

二十年目覩怪現狀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新一版

二十年目覩怪現狀

洋裝二冊 定價二十四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周郁浩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第六十一回 因賭博入棘闈舞弊 誤虛驚製造局班兵

我說了這一句話，以為繼之必笑了，誰知繼之不笑，說道：「這一個附會得堂有此理。麻瘋這個毛病，要地土熱的地方纔有，大約總是溼熱相鬱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這個病。病源是山東人，怎麼會害起這個病來？並且癩雖然是一個惡疾，然而惡疾焉見得就是麻瘋呢？這句注，並且曾經毛西河駁過的。」我道：「那一班爛爛得血肉根籍的，拈香行禮起來，那丹子纔是血食呢。」述農糊眉道：「在這裏吃着喝着，你說這個怪惡心的。」我道：「廣東人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極不在理的。他們醫家，只止有個華陀，那些華陀廟裏，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農氏，這不是無理取鬧麼？至於張仲景，竟是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不幸我在江浙一帶，看見水木兩作，都供的是魯班，廣東的泥水匠，却供着個有巢氏，這不是還在理麼？」繼之搖頭道：「不在裏，有巢氏築木為巢，還應該是木匠的祖師。」我道：「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們供的不是古人。」述農道：「難道供個時人？」我道：「供的是個人，也倒罷了，他們供的，却是一個蜘蛛，說他們搭棚，就和蜘蛛佈網一般，所以他們就奉以為師了。這個還說有所取意的。最奇的，在雜頭匠這一行事業，本來中國沒有的，他又不懂得到滿洲去查攷，查攷這個事業是誰所創，却供了一個呂洞賓。他還附會着說，有一回呂洞賓座下的柳仙下凡，到雜頭店裏去擺開，叫他們雜頭，那頭裏只管隨劍隨杖，足足刺了一整天，還嫌不乾淨，幸得呂洞賓知道了，也掃身一變，變了個凡人模樣，把那斬青龍的飛劍取出來，吹了一口仙氣，變了一把薙刀，走來代他薙乾淨了。柳仙不覺驚奇起來，問：「你是甚麼人，有這等法力？」呂洞賓微微一笑，現了原形。柳仙纔知道是師傅，連忙也現了原形，腦袋上

長了一棵柳樹，倒身下拜。師徒兩個，化一陣清風而去。一班蘿頭匠，方纔知道是神仙臨凡，連忙焚香叩謝。從此就奉爲祖師。繼之笑道：「這纔像鄉下人講對神榜呢。」述農道：「蘿頭雖是滿洲的制度，然而漢人蘿頭有名色的，第一要算范文程了。何不供了他呢？」繼之道：「范文程不過是被蘿的，不是主蘿的，必要查着當日第一個和漢人蘿頭的人，那纔是蘿頭祖師呢。」我道：「這些都是他們各家的私家祖師，還有那公用的，無論甚麼店舖，都是供着關神。其實關壯繆並未到過廣東，不知廣東人何以這般恭維他？還有一層最可笑的，凡姓關的人都說他是原籍山西，是關神之後，其實三國志載（龐德之子龐會隨鄧艾入蜀，滅關氏家）那裏還有個後來？」繼之道：「這是小說之功。那一部三國演義，無論那一種人，都喜歡看的。這部小說，却又做得好，却又極推尊也，好像這部大書都是爲他而作的。所以就哄動了天下的人。」我道：「三國這部書，不錯是好的，若說是爲關壯繆而作，却沒有憑據。」繼之道：「雖然沒有憑據，然而一部書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沒有一個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有敘到他的事，必稱之爲（公）。這還不是代一個人作墓碑家傳的體裁麼？其實講究敬他忠義，我看岳武穆比他還完全得多，先沒有他那種驕矜之氣，然而後人敬的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爲那一部岳傳，做得不好之故。大約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奧的書，見了一部小說，就是金科王律，說起話來，便是有書爲證。不傳我們看小說，是當一件消遣的事。小說能把他們哄動了，他們敬信了，不因不由的，便連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就鬧的請加封號，甚麼王明帝，鬧這種把戲。其實那古人的魂靈，已經不知散到那裏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我道：「此刻還有人議論岳武穆不是的呢。」繼之道：「奇了，這個人還有甚批評，倒要請教。」我道：「有人說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且十二道金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何必就班師回去，以致功敗垂成。」繼之道：「生在千年以後，去議論古人，也要代古人想想，所處的境界，那時候嚴旨催迫，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師的話，看他百姓遮留時，出詔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可見得他自有必不能留。」

的道理，不過史上沒有載上那道詔書罷了。這樣批評起古人來，那裏不好批評，怪不得近來好些念了兩天外國書的，便要譏誚孔子，不知洋務，看得一張平圓地球圖的，便要罵孔子動輒講平天下，說來說去都是千乘之國，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萬國的了。」我笑道：「天下未必有這等人。」繼之道：「今年三月裏，一個德國人到揚州遊歷，來拜我，帶來的一個繙譯，就是這種議論。」述農道：「這種人談他做甚麼，談起來，慚氣，還是談我們那對着迷信的見解，還可以說說笑笑。」我道：「要講究迷信，倘使我開個店舖，情願供桓侯，斷不肯供壯繆。」述農道：「這又爲甚麼？」我道：「俗人凡事都取個吉利，店舖開張交易，供了桓侯，還取他的姓，是個開張的張字，若供了壯繆，一面纔開張，一面便供出那開門的關字來，這不是不祥之兆？」說得述農繼之一齊笑了。述農道：「廣東的賭風，向來是極盛的，不知你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賭過沒有？」我道：「說起來，可是奇怪。那攤館，我也到過，但是擠擁的，不堪，摸不到檯邊去看，我倒並不要賭，不過要見識見識，他們那個賭法，誰知他們的賭法，不會看見，倒又看見了他們的租師，用綠紙寫了，甚麼地主財神的神位，不住的燒化紙帛，那香燭，更是曉得煙霧騰天的。」述農道：「地主是廣東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甚麼租師。」我道：「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爲甚用綠紙寫的，不能無疑，問問他的土人，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述農道：「這龍門攤的賭博，上海也很利害，也是廣東人頑的，而且他們的神通實在大，巡捕房那等嚴密，却只拿他們不着，有一回巡捕頭，查得許多人都得了他們的陋規，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風聲，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個廣東包探，帶了幾十個巡捕，自己還親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厲風行，說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呂宋煙，到一家烟店去買，揀了許久，纔揀了一枝，要自來火來吃着了，及至走到賭檯時，連桌椅板橙都搬空了，只剩下兩間大篷廠，巡捕頭也賸住了，不知他們怎樣得的信，沒奈何，只放一把火，把那篷廠燒了回來。」我驚道：「怎麼放起火來？」述農笑道：「他的那篷廠，是搭在空場上面，縱使燒了，也是四面干連不着的。」我道：「這只可算是聊

以解嘲的舉動，然而他們到底那裏得的信呢？」述農道：「他們那個賭場，也是合了公司開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多少。那家烟舖子，也是個股東，那包探去買烟時，輕輕的遞了一個暗號，又故意以揀烟爲名，俄延了許久。那舖子裏早差人從後門出去，坐上車子，飛奔的報信去了。這邊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搬一個空？」繼之道：「不知是甚麼道理，單是廣東人歡喜賭，那骨牌紙牌骰子製成的賭具，拿他去賭，到也罷了，那絕不是賭具，落了廣東人的手，也要拿來賭，豈不奇麼？像那個關姓人家好好的考試，他却借着他去做輸贏。」述農道：「這種賭法，倒是大公無私，不能作弊的。」我道：「我從前也這麼想，這回走了一次廣東，纔知道這裏頭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學台，自己買了關姓那個毛病，便說不盡了，還有透了關節，給主考學台，中這個不中那個的，最奇的，俗語常說（沒有場外學子），廣東可鬧過不會進場，中了舉人的了。」述農道：「這個奇了，不曾入場，如何得中？」我道：「他們買關姓的賭，所爭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間，倘能多中了一個姓，便是頭彩，那一班賭棍，揀那最人少的姓買上一個，這是大衆不買的，他却查出這一姓裏的一個不去考的，生員請了槍手，或者運了關節，冒了他的姓名進場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來，報子報到那個被人冒名去考的，還疑心是做夢，或是疑心報子報錯的呢。」繼之道：「犯到了賭，自然不會作弊的，然而這種未免太胡鬧了。」我道：「這個鄉科冒名的，不過中了就完了，等到赴鹿鳴宴，鶴鳴座主，還通知本人，叫他自已來，還有那外府荒僻小縣，冒名小考的，並錫聖簪花，謁師，都一切冒頂了。那個人竟是事後安享一名秀才呢。」述農道：「聽說廣東進一名學，頗不容易，這等被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我道：「說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甚麼？聽說他們院考的時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銀票夾在卷裏，希冀學台取進他的呢。」繼之道：「隨便那一項，都有人發迷的，像這種真是發秀才迷了，其實我也嘗過秀才，回想起來，有甚麼意味呢？我們且談正經事罷。我這幾天，打算到安慶去，一走，你可到上海去，先找下一處房子，我們仍舊同住，只是述農就要分手，我們相識慣了，倒有點難以離開的。我們且設個甚

麼法子呢？」述農道：「我這幾年，總沒有回去過。繼翁又說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個館；一則我也免於出門，二則同在上海，時常可以往來。」繼之想了一想道：「也好，我來同你設一個法，但不知你要一個甚麼館地？」述農道：「那倒不必論定，只要有個名色，說起來不是賦閒就罷了。我這幾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們將來在上海會罷。」當下說定了，過得兩天，繼之動身到安慶去，我和述農同到上海。述農自回家去了，我看定了房子，寫信通知繼之，約過了半個月，繼之帶了兩家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裏，住了幾天，纔忙定了。繼之託我去找述農，我素知他住在城裏（也是圍濱）的，便進城去訪着他，同到（也是圍）一逛。這小小的一座花園，也還有點曲折，裏面供着李中堂的長生祿位，遊了一回出來，迎面遇見一個人，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却留了一部濃鬍子，走起路來，兩眼望着天。等他走過了，述農問道：「你認得他麼？」我道：「不。」述農道：「這就是爲參了李中堂被議的那位太史公。此刻因爲李大先生做了兩廣，他迴避了出來，住在這裏蘇珠書院呢。」我想起繼之說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見了他的相親，大約是色厲內荏的一流人。一面和述農出城，到字號裏去，與繼之相見。述農先笑道：「繼翁此刻居然棄官而商了，其實當商家，倒比做官的少操心些。」繼之道：「耽心不耽心，且不必說，先免了受那一種齷齪氣了。我這回到安慶去，見了中丞，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說起要代你在上海謀一個館地，又不知你怎樣的纒合式，因和他要了一張啓事名片，等你想定了那裏，我就代你寫一封薦信。」述農道：「有這種好說話的薦主，真是了不得。但是局卡衙門的事，我不想幹了。這些事情，東家走了，我們也跟着散，不如弄一個長局的好。好在我並不較量薪水，只要有了個處館的名色罷了。這裏的製造局，倒是個長局。」我不等說完，便道：「好好！我聽說那個局子裏面，故事很多的。你進去了，我們也可以多聽點故事。」述農也笑了一笑，議定了。繼之便寫了一封信，夾了片子，交給述農。不多幾天，述農來說，已經投了信，那總辦已經答應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裏去住，只等派事。坐了一會，就去了。此時已過了中秋。

節，繼之要到各處去逛逛，所以這回長江蘇杭一帶，都是繼之去的。我在上海沒有甚事，一天坐了車子，到製造局去訪述農。述農留下該天，不覺談的晚了。述農道：「你不如在這裏下榻一宵，明日再走罷。」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就答應了。到得晚上，一同出了局門，到街上去散步。到了一家酒店，述農便邀我進去，燙了一壺酒對吃。說道：「這裏倒很有點鄉村風味，爲十里洋場所無的，也不可不領略領略。」一面談着天，不覺吃了兩壺酒。忽聽得門外一聲洋號吹起，接連一陣咯噔咯噔的脚步聲，連忙抬頭往外望時，只見一隊兵，排了隊伍，向局子裏走去。正不知爲了甚麼事。等那隊兵走過了，忽然一個人闖進來道：「不好了，局子裏來了強盜了！」我聽了，吃了一驚，取出錶來一看，只得入點一刻鐘。暗想時候早得很，怎麼就打劫了呢？此時述農早已開發了酒錢，就一同出來。走到柵門口，只見兩排兵，都穿了號衣，拿着洋槍，在黑暗地下對面站着。進了柵門，便望見總辦公館門口也站了一排兵，嚴陣以待。走過護勇棚時，只見一個人，生得一張狹長青灰色的臉兒，濃濃的眉毛，一雙握了進去的大眼睛，下頰上生成的掛臉鬍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將袍脚撩起，掖在腰帶上面。外面單一件馬褂，腳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佩了一把三尺多長的腰刀，頭上却還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在那裏指手畫腳，搬着京腔說話。一班護勇，都垂手站着。述農拉我從旁邊走過道：「這個便是總辦。」走過護勇棚，向面轉彎，便是公務廳。這裏又是兩排兵守着。過了公務廳，往北走了半箭多路，便是述農的住房。述農到得房裏，叫當差的來問，外面到底是甚麼事。當差的道：「說是洋槍樓藏了賊呢。」述農道：「誰見來？」當差的道：「不知道。」正說話間，聽得外面又是一聲洋號，出來看時，只見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隊洋槍隊來，看他那號衣，頭一隊是督標忠字營，第二隊是督標信字營字樣。正是：

調來似虎如獾輩，要捉偷雞盜狗徒。

未知到底有多少強盜，如何捉獲，且待下回再記。

寫種種迷信情形，支離附會，原不值一笑。然阻社會之進化者，未嘗非此大魔障也。

當科舉取士之時，熱心科舉之士，種種舞弊，不一而足。要皆士子之自爲之，爲科名計耳。而乃竟有旁人代爲之者，真是無奇不有。

無端而大張旗鼓，徵調各兵，正不知有何大盜，覬覦此局，閱者試掩卷猜之。

第六十二回

大驚小怪何來強盜潛踪

上張下羅也算商人團體

述農指着西北角上道：「那邊便是洋槍樓，到底不知有了甚麼賊。這忠字營在（徽州會館）前面，信字營在（日暉港）都調了來了。」我道：「我們何妨跟着去看看呢？」述農道：「倘使認真有了強盜，不免要放槍，我們何苦去冒險呢！」說話間，兩隊兵都走過了。跟着兩個藍頂行裝的武官，押着陣，那總辦也跟在後頭，一個家人扛着一枝洋槍，伺候着過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幾步，再往西一望，只見那些兵一字兒面北排班站着，一個個擎槍在手，蕭靜無聲，到底不知強盜在那裏，只得回到述農處。述農已經叫當差的，打聽去了一會兒，回來說道：「此刻東柵門，只放人進來，不放人出去。進來的兵，只有兩哨，其餘的也有分派在碼頭上，也有分派在西砲臺。泥軍營也調來了，都在局外面團團圍住，聽見有幾十個強盜，藏在洋槍樓裏面呢。此刻又不敢開門，恐怕這裏一開門，那裏一擁而出，未免要傷人呢。」述農道：「奇了，洋槍樓是一放了工便鎖門的，難道把強盜鎖在裏頭去了？」正說話間，外面來了一羣人，當頭一個，身穿一件蜜色甯綢單缺襟袍，罩了一件嶄新的團花天青甯綢對襟馬褂，腳穿的是一雙粉底內城式京靴，頭上却是光光的，沒有戴帽。後面跟着兩個家人，打着兩個燈籠，家人後面跟了四名穿號衣的護勇，手裏都拿着回光燈，在天井內亂照。述農便起身招呼，當頭那人，只點了點頭，對我看了一眼，便問道：「誰？」述農道：「這是晚生的兄弟。」那人道：「兄弟還不要緊，局子裏不要胡

亂留人住。」述農道：「是。」又道：「本來吃過晚飯要去的，因為此刻東柵門不放出去，不便走。」那人也不同話，轉身出去。跟來的人，一窩蜂是的都去了。述農道：「這是會辦，大約因為有了強盜，出來查夜的。」我道：「這會辦，生得一張小白臉兒，又是那麼打扮，倒很像個京油子。可惜說起話來是湖南口音。」說話間，忽聽得遠遠的一聲槍響，我道：「是了，只怕是打強盜了。」過了一會，忽聽得有人說話，述農喊着問是誰，當差的進來說道：「聽說提調在大廳上，打倒了一個強盜。」述農忙叫快去打聽，那當差答應着，去了一會，回來笑了個彎腰捧腹。我和述農忙問甚麼事情，當差道：「今天晚上出了這件事，總辦親自出來督兵，會辦和提調便出來查夜，提調查到大廳上面，看見角子上一團黑影，窺窺有聲，便喝問是誰，喝了兩聲，不見答應，提調手裏本來拿了一枝六響手槍，見喝他不答應，以為是個賊，便放了一槍，誰知道這一槍放去，汪的一聲叫了起來，不是賊，是兩隻狗，打了一隻，跑了一隻，那隻跑的，直撲門口來，在提調身邊擦過，提調吃了一驚，把手槍掉在地下，拾起來看時，已經跌壞了機簧。此刻在那裏躲腳罵人呢。」說得我和述農一齊笑了。我道：「今天我進來時，看見這局裏許多狗，不知都是誰養的？」述農道：「誰去養他，大約在衙門大局子，都有一羣野狗，聽其自己草生，左右大廚房裏，現成的膳菜，餵他吃了。這裏的狗，聽說曾經捉了送到浦東去，誰知他過了渡江的船，仍舊渡了過來。」我道：「狗這東西，本來懂點人事的，自然會渡回來。」述農道：「說這件事，我又想起一件事來。浙江撫合衙門，也有許多狗，那位撫合討厭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錢塘江當中，一塊滾灘上去。這塊滾灘上面，有幾十家人家，那灘地都已極開墾的了，那灘上的居民，除了完糧以外，絕不進城。大有與世隔絕的光景。那一羣狗送到之後，一天天草生起來，不到兩年，變了好幾百。內中還有變了瘋狗的，踐踏得那田禾不成樣子。鄉下人要趕他，又沒處可趕，迫得到錢塘縣去報荒。錢塘縣派差去查過，果然那些狗東奔西竄，踐踏田禾。差人回來稟知錢塘縣，回了撫合，派了兩篷兵，帶了洋槍去剿狗。你說不是笑話麼？」我聽了，又說笑了一會。聽記着外面的事，便和述

農出來望望，見那些兵仍舊排列着，那兩個押隊官和總辦，却在熟鐵廠房裏坐着。此時已有三更時分，蓋了一會，殊無動靜，仍回到房裏去。方纔坐下，外面查夜的又來了。當頭那人生得臃腫肥胖，唇上長了幾根八字鼠鬚，臉上架了一付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鏡，身上穿的是半截湖色熟羅長衫，也沒單馬褂，挺着一個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雙靴子，一樣的帶了家人護勇，只站在門口望了一望。述農起身招呼，那人道：「還沒睡麼？」述農道：「沒有呢。外面亂得很，也睡不安穩。」那人自去了。述農道：「這個是提調。」我道：「這局子，只有一個總辦，一個會辦麼？」述農道：「還有一個裏辦。這兩天到蘇州去了。」（兩個談至更深，方纔安歇。）外面那洋號，一回一回的吹得嗚嗚響，人來人往的腳步聲音，又是那打更梆子，敲箇不住，如何睡得着？方纔朦朧睡去，忽聽得外面嗚嗚的洋號聲，整整的銅鼓聲，大振起來。連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經微明，看看桌上的鐘，纔交到五點半的時候。述農也起來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見忠字營、信字營、泥軍營、炮隊營的兵紛紛齊集到洋槍樓外面。我見路旁邊一棵柳樹，柳樹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鐵傢伙，也不知是甚麼東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墊了脚，扶住了柳樹，向洋槍樓那邊望去。恰好看見兩個人在門口，一個拿了鑰匙開鎖，這邊站的三四排兵，都拿洋槍對着洋槍樓門口。那開鎖的人開了，便一人推一扇門，只推開了一點，便飛跑的走開了。却又不見有甚動靜。忽見一個戴水晶頂子的，嘴裏喊了一句甚麼話，那穿炮隊營號衣的兵，便一步向洋槍樓走去，把那大門推的開足了，魚貫而入。這裏忠信兩營，及泥軍營的兵，也跟着進去。不一會，只見樓上樓下的窗門，一齊開了，處兵在裏面來來往往，一會兒又都出來了。便是嘻嘻哈哈一陣說笑進去的是兵，出來的是兵，何嘗有半個強盜影子？便下來知述農回房。述農道：「驚天動地的鬧了一夜，這纔是笑話呢。」我道：「倒底怎樣鬧出這句話來的呢？」說話時，當差送上水盥洗過，又送上點心來。當差說道：「真是笑話，原來昨天晚上熟鐵廠裏的一個師爺提了手燈，到外面牆脚下出恭，那手燈的火光，正射在洋槍樓向東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護勇，從東面走來，這

連的看見玻璃窗裏面的燈影子，便飛跑到總辦公館去，報說洋槍樓裏面有了人。那家人傳了護勇的話進去，却把一個人字說成了一個賊字；那總辦慌了，却又把一個賊字聽成了強盜兩個字，便即刻傳了本局的炮隊營來，又揮了條子，請了忠信兩營來，去請滬軍營請不動，還專差人到道台那裏，請了令箭調來呢。此刻聽說總辦在那裏發氣呢。」我和述農不覺一笑，吃過點心，不久就聽見放汽筒開工了。開過工之後，述農便帶着我到各廠去看看。十點鐘時候，方纔同房走過一處，聽得裏面人聲嘈雜，抬頭一看，門外掛着（議價處）三個字的牌子。我問這是甚麼地方？述農道：「這不明明標着議價處麼？是買東西地方，你可要做生意，進去看看，或者可以做一票。」我道：「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進去見識見識，怎麼個議法。」述農便領了我進去，只見當中一間是空着的，旁邊一間擺着一張西式大桌子，圍着許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橫坐了三個人。述農介紹了，與我相見，道過姓名，方知兩個是議價委員，一個是膳帳司事。那委員問我：「可是要做生意？」我道：「進來見識見識罷了，有合式的也可以做點。」委員一面問我實號，一面遞一張紙給我，我一面告訴了一面接過那張紙，看時，上面寫着（請飭購可介子煤三千噸，豆油十隻，高粱酒二隻）等字。旁邊又批了（照購）兩個字。還有兩個長方圖畫，在上面。我想那一票煤，倒有萬把銀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這裏買來何用？看罷了，交還委員。委員問道：「你可會做煤麼？這是一票大生意呢。」我道：「會是會的，不知要棧貨還是路貨？」旁邊一箇甯波人接口道：「此地向來不用棧貨的，都是買路貨。」我道：「這兩年頭，可介子很少了。」委員道：「我們不管頭番二番，只要東西好，價錢便宜。」我道：「關稅怎樣算呢？」委員道：「關稅是由此地請免單的。」我道：「不知要幾天交貨？」委員道：「二十天一個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碼頭，就是起到岸上，是我們的事。」多少銀子一噸，你說罷。」我默算一算道：「每噸四兩五錢銀子罷。」一個甯波人看了我一眼道：「我四兩四。」那委員又對那些人道：「你們呢？」（却沒人則聲。）委員又對我道：「你呢，再減點，你做了去。」我道：「那

麼就四兩三罷。」又一個甯波人搶着道：「我四兩二。」我心中暗想，這個那裏是講價，只是在這裏跌價。外國人的拍賣行，是拍賣這裏是拍買呢？算一算，這個價錢沒甚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甯波人對我道：「你再跌罷，再跌一錢，你做了去。」我道：「三千噸呢，跌一錢，便是三百兩，好胡亂跌麼？」委員道：「你再減點罷，早得很呢。」我籌算了一會道：「再減去五分罷。」說猶未了，忽聽得一聲拍桌子響，接著一聲大吼道：「我四兩齊頭數。」接着哄然一聲叫好。我暗想，這個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對，這個情形，外頭拍賣行也有的，幾個老拍賣聯合了，不肯抬價，及至有一個生人到要拍，他們便很命把價抬起來，照這樣看起來，縱使我再跌，他們也不肯讓給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們一弄，看他們怎樣想罷，便道：「三兩九罷。」道猶未了，忽聽一聲跳起一個甯波人來，把手一揚喊道：「三兩五。」接着又是一聲哄然叫好。委員拿了一張承攬紙，叫他寫。我在旁邊看時，那承攬紙上印就的格式，甚麼限月日交貨，甚麼不得以低貨朦充等字樣，都是刻就的。只要把現在所定的貨物價目填寫上去便是了。看他拿起筆要寫時，我故意道：「三兩四如何？」那人拿着筆往桌子上，一拍道：「三兩三。」我道：「三兩二。」便有一班人，勸他道：「讓他做去罷了。」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倘讓我做了，吃虧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猶未了，只聽他大喊道：「三兩一。」我今日要讓旁人做了，也不是個好漢。我笑道：「我三兩，你還能進關麼？」他搶着喊道：「二兩九。」我也搶着道：「二兩八。」他把雙脚一跳，直站起來道：「二兩五。」我道：「四錢半。」他便道：「讓你讓你。」我一想，不好了，這回真上當了。便坐下去，拿過承攬紙來，提筆要寫。忽聽得另外一個人道：「四兩四我來。」我聽了，方纔把心放下，樂得推給他去做了。那個人寫好了，兩個委員查了押，又議那豆油高粱酒，却是一個南京人做去的，並沒有人向他搶跌價錢。等他寫好時，已聽得嗚嗚的氣筒響，放工了。我回頭一看，不見了述農。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議價處，好得貼着隔壁，便是述農往的地方，我見了述農，說起剛纔的情形，因說道：「這黑煤，最少也要賠兩把銀子一噸，不知他怎麼做法，你

在這裏頭，我倒要託你打聽打聽呢！」逃農道：「這裏是各人管各事的，怎樣打聽得出來？而且我這生得很呢。」我道：「倒是那票油酒是好生意，我看見爲數太少了，不去和他搶奪罷了。」說話間，已經開飯，飯後別過述農出來叫了車，回家走了一次，再到號裏去，閉閉的又和管德泉說起製造局買煤的情形來。德泉吐出舌頭來道：「你幾乎惹出事來，這個生意做得的麼？只怕就是四兩五錢給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個不亦樂乎呢！」我道：「我算過從日本運到這裏，不過三兩七八錢左右便穀了；如果四兩五錢做了，何至受累？」德泉道：「就算三兩八辦到了，賺了七錢銀子一噸，三七二千一到手了，輪船到了黃埔江，你要他駛到南頭，最少要加他五十兩，到了碼頭上，看煤的人來看了，憑你是拿花旗白煤代了東洋可介子，也說你是次貨，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剔了多少，有神通的，花上二三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萬幸了。等到要起貨時，歸庫房長夫經手，不是長夫忙得沒有工夫，便是沒有小工，給你一個三天起不消，輪船上就閣他一天，最少也要賠他五百兩。三五已經去了一千五了，好容易，交清了，貨，要領貨價時，他却給你個一閣半年，這筆拆息，你和誰算去？他們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應酬裏面的人，也應酬到了。所有裏面議價處，核算處，庫房帳房，處處都要招呼到，見了委員司事，卑污苟賤的，稱他老爺師爺，見了長夫聽差，呵腰打拱的，和他稱兄道弟。到了禮拜那天，白天裏在青蓮閣請長夫聽差喝茶開燈，晚上請老爺師爺在審姐兒裏碰和喝酒，這都是好幾年的歷練資格呢。」我道：「既如此，他們免不得要通行賄賂的了。那裏面人又多，照這樣辦起來，縱使做點買賣，那裏還有好處？」德泉道：「賄賂遍不過，未曾見他過來，不能亂說；然而他們是聯絡一氣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們便拚命的和你跌價，等你下次不敢去，他吃虧做了的買賣，便拿低貨去充。譬如今天做的（可介子），他却去弄了（蕭古）來充，如果還要吃虧，他便攙點石頭下去，也沒有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們便把價錢攔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值一兩銀子的東西，他們要價的時候，却要十兩，幾個人輪流減跌下來，到了五六兩，也就成交了。那議價委員，是一點事也不

懂得，單知道要便宜，他們那嫌疑，却是大家記了帳，到了飾下，照入數公攤的，你想初進去的人，怎麼做得他們過？」我聽了這話，不覺恍然大悟，正是：

回首前情猶在目，頓將往事一搜心。

不知悟出些甚麼來，且待下回再記。

朱驚打怪，請兵調將，想其終夜榜徨時，未嘗不打算擒獲強盜，居然奇功也。詎至天明關門搜索，蹤影全無，冰清水冷，正不知其當日何以下場耳。吳儂諺云：（笑煞七千人）堪以移贈。下半回敘種種把持，傾軋賄賂，阿諛何足為奇，所奇者儼然議價委員一事不知，惟解賤值耳。

第六十二回

設騙局財神遭小劫

謀後任臧獲託空談

我聽德泉一番話，不覺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今日那承攬油餉的，沒有人和他搶奪。這兩天豆油的行情，不過三兩七八錢，他却做了六兩四錢，高粱酒行情不過四兩二三，他却做了七兩八錢，可見得是通同一氣的了。」德泉道：「這些話，我也是從侯廬聽來的。不然，我那裏知道他們當日本來是用了買辦出來採辦的，後來一個甚麼人，上了條陳，說買辦不妥，不如設了報價處，每日應買甚麼東西，掛出牌去，叫各行家彌封報價，派了委員會同開拆，揀最便宜的定買。誰知一班行家，得了這個信，便大家聯絡起來，後來局裏也看着不對，纔行了這些當面跌價的規矩，報價處便改了議價處。起先大家要搶生意，自然總跌得賤些，不久却又聯絡起來了。其實做買賣聯絡了同行，多要點價錢，不能算弊病，那賣貨的和那受貨的聯絡起來，那個貨却是公家之貨，不是受貨人自要之貨，這個裏面，便無事不可爲了。」我道：「從前既是用買辦的，不知爲甚麼，又要改了章程，只怕買辦也出了弊病了。」德泉道：「這個就難說了。官場中的事情，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裏要錢。其實用

買辦倒沒有弊病，商家交易一個九五回佣，幾乎似個通例的了。製造局每年用的物料，少說點也有二三十萬，那當買辦的，安分照例辦去，便坐享了萬把銀子一年。他何必再作弊呢？雖然說人心沒厭足，誰能保他不曾作了弊？萬一給人家攻擊起來，撤了這個差使，便連那萬把一年的好處也沒了。不比這個單靠幾兩銀子薪水的，除了舞弊，再不想有絲毫好處，就是鬧穿了，開除了，他那個事情本來不甚可惜，這般利害相衡起來，那當買辦的，自然不敢舞弊了。誰知官場中，却不這麼說。拿了這照規矩的佣金，他一定要說是弊，不肯放過，單立出這些名目來，自以為弊絕風清，中間却不知受了多少賸被。我道：「他買貨是一處，收貨是一處，發價又是一處，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德泉道：「豈但這幾處，那專跑製造局做生意的，連小工都是通同一氣的小工頭，上海人叫做（籬間），那邊做籬間的人，却兼着做磚灰生意，製造局所用的磚灰，都是用他的。他也天天往議價處跑，所以就格外容易串通了。有一回買了一票磚，害得人家一個痛快淋漓。這裏起造房子的磚，叫做（新放磚），名目是二寸厚，其實總不免有點厚薄。製造局買磚，向來是要驗過厚薄的，其實此舉也是多事，一二分的上下，起造時，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設法的。他那驗厚薄之法，是用五塊磚疊起，把尺一量，是十寸，便算對了；那做磚灰生意的，自己是個籬間，驗起來時，自然容易設法。厚的薄的攙起來，自然總在十寸光景。他也不知壟斷了若干年了。有一回，跑了個生臉的人，去承攬了十萬新放磚，等到送貨的時候，不免要請教他的小工。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疊在一處，薄的和薄的疊在一處，拿尺量起來，不是量了十一寸，便是量了九寸。收貨的司事，便擺出滿臉公事樣子來，說一定不能用，完全要退回去，又說甚麼工程緊急，限時限刻，要換了好貨來，害得那家人家，僱了他的小工，一塊一塊的揀起來，十成之中，不過三成，是恰合二寸厚的，只得到裏去商量，裏裏也不能設法，一律勻淨，十萬磚送了七次，還揀不到四萬；一面又是風雷火炮的催貨。那家人家沒了法，只得不做這個生意，把下餘未曾交齊的六萬多磚，讓給他去交貨。每萬還貼還他若干銀子，方纔了結。還要把人家

那三萬多的貨價，捺了五個月纔發出來。照這樣看去，那製造局的生意還做得麼？這樣把持的情形，那當總辦的木頭人，那裏知道說起來，還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我道：「發價是局裏的事，他怎樣能捺得住？」德泉道：「他只要弄個元虛，叫收貨的人，不把發票送到帳房裏，帳房又從何發起？縱使發票已經到了帳房，他帳房也是通的，又奈何呢？」（凡做小說的，有一句老話，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等到離之查察了長江蘇杭一帶回來，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時外面倒了一家極大的錢莊，一時市面上沸沸揚揚起來，十分緊急。我們未免也要留心打點。一時談起這家錢莊的來歷，德泉道：「這位大財東，本來是出身極寒微的，是一個小錢店的學徒，姓古名叫雨山，他當學徒時，不知怎樣，認識了一個候補知縣，往來得甚是親密。有一回，那知縣太爺要緊要用二百銀子，沒處張羅，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裏偷了二百銀子給他，過得一天，查出知道了，是他偷的，問他偷了給誰，他却不肯說。百般拷問他，也只承認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給誰。累得薦保的人，受了賠累，店裏把他趕走了。他便流離浪蕩了好幾年，碰巧那候補知縣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開個錢莊，把一應公事銀子存在他那裏。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經營的手段，也實在利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碼頭都有他的商店，也真會籠絡人。他到一處碼頭開一處店，便要一房小老婆，立一個家。店裏用的總理人，到他家裏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同避的。住上幾個月，他走了，由得那小老婆和總理人鬼混。那總理人辦起店裏事來，自然格外巴結了。所以沒有一處店不是發財的。外面的人都說他是美人局。像他這種專會設美人局的，也有一同被人家局騙了。你說奇不奇？」我道：「是怎麼個騙法呢？」德泉道：「有一個專會做洋錢的，常常拿洋錢出來賣，却費不多，不過一二百二三百光景，然而總便宜點。譬如今天洋價七錢四分，他七錢三就賣了。明天洋市七錢三，他七錢二就賣了。也總便宜一分光景。這些錢莊上的人，眼睛最小，只要有點便宜給他，那怕叫他給你捧口口，都是肯的。上海人恨約他（錢莊鬼），一百元裏面有了一兩銀子的好處，他如何不買？甚至於有定着他的，久而久之，鬧得大家

都知道；問他洋錢是那裏來的，他說是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錢，絲毫看不出是私鑄的。這件事叫古雨山知道了，託人買了他二百元，請外國人用化學把他化了，和那真洋錢比較，那成色絲毫不低，不覺動了心。託人介紹請了他來，問他那洋錢是怎麼做的？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他道：「做是很容易做的，不過可惜我本錢少，要是多做了，不難發財。成本每元不過六錢七八分的譜子。」古雨山聽了，不覺又動了心。要求他教那製造的法子。他道：「我就靠這一點手藝吃飯，教會了你們這些大富翁，我們還有飯吃麼？」雨山又許他酬謝，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沒奈何，便道：「你既然不肯教我，我就請你代做可使得？」他道：「代做也不能，你做起來，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銀子拿去，一定要我到你家裏來做。這件東西，只要得了竅，做起來是極容易的。不難就被你們偷學了去。」雨山道：「我就信你，請你拿了銀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他道：「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擔承得多，至於做起來，一天大約可以做三四千。」雨山道：「那麼我和你定一個合同，以後你自己不必做了，專代我做。你六錢七八的成本，我照七錢算給你，先代我做一萬元來，我這裏便叫人先送七千兩銀子到你那裏去。」他只推說不敢擔承，說之再四，方纔應允。訂了合同，還請他吃了一頓館子，約定明天送銀子去。除了明天不算，三天可以做好。第四天便可以打發人去取洋錢。到了明天，這裏便慎重其事的，送了七千兩現銀子過去。到第四天，打發人去取洋錢，誰知他家裏大門關得緊緊的，門上粘了一張召租的帖子，這纔知道上當了。」我道：「他用了多少本錢，費了多少手脚，只騙得七千銀子，未免小題大做了。」德泉道：「你也不是個好人，還可惜他騙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錢，頂多費過一萬洋錢，也不過蝕了一百兩銀子罷了。好在古雨山當日有財神之目，去了他七千兩，也不過是九牛一毛，太倉一粟。若是別人還了得麼？」我道：「別人也不敢想發這種財，你看他這回的倒帳，不是為屯積了多少絲，要想壟斷發財所致麼？此刻市面各處都被他牽動吃虧的，還不止上海一處呢！」正說話間，繼之忽然跑了來，對我道：「苟才那傢伙又來了，他來拜我一次，我去

同拜過他一次，都說些不相干的話。我厭煩的了不得，交代過家人們，他再來了，只說我不在家擋駕。此刻他又來了，直闖進來，家人們同他說不在家，他說有要緊話，坐在那裏，叫人出來找我。我從後門溜了出來，請你回去敷衍他幾句，說到我的事情，你是全知道的，隨意回覆他就是了。我聽了，莫名其妙，只得回去。原來我們住的房子和字號裏，只隔一條街，走不多路就到了。當下與荀才相見，相讓坐下。荀才便問繼之到那裏去了？我道：「今天早起還在家，午飯後出去，過了兩個朋友，約着到南翔去了。」荀才愕然道：「到南翔做甚麼？怎麼家裏人也不曉得？」我道：「是在外面說起就走的，家裏自然不知。」聽說那邊有個古精園，比上海的花園較為古雅，還有人在那邊起了個（槎東詩社），只怕是尋詩玩景去了。」荀才道：「好雅興，但不知幾時纔回來。」我道：「不過一兩天罷了，不知有甚麼要緊事。」荀才沉吟道：「這件事，我已經和他當面說過了，倘使他明天回來，請他儘明天給我個信，我有人到南京。」我道：「到底為甚麼事？何妨告訴我。」繼之的事，我大半可以和他作主的，或者馬上就可以說定，也未可知。」荀才又沉吟半晌道：「其實這件事，本是他的事，不過我們朋友彼此要好，特地來通知一聲罷了。兄弟這回到上海，是奉了札子來辦軍裝的，藩臺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兒，順便託兄弟在上海代辦點衣料之類。臨行的時候，偶然說起，說是還差四十兩金子進去，怕藩台不請他回江都去麼？」繼之還在上海，一想這是他同任的好機會，能託人送了四十兩金子進去，怕藩台不請他回江都去麼？」我道：「大人先和繼之說時，繼之怎樣說呢？」荀才道：「他總是含糊糊糊的。」我道：「他請假措資，此時未必便措了多少，一時怕拿不出來。」荀才道：「他那裏要措甚麼？我看他不過請個假，暫時避避大帥的怒罷了。那裏有措資的人，堂哉皇哉，在上海打起公館的？」我暗想，大約繼之被他這種話聽得麻煩了，不如我代他回絕了罷。想罷，便道：「大人這一個避字，倒是說着了，然而只着得一半。繼之的避，並不是暫時避大帥的怒，却是要某避開仕路的意思。此刻莫說是要化錢回任，便是不化錢，叫他回任，只怕他也不願意的了。他常常和我說，

等過了一年半載，上頭不開他的缺，他也要告病開缺。還要自己去註銷這個知縣呢。」苟才愕然道：「這個奇了！江都又不是個要賠累的缺，何至如此？若說碰釘子呢，我們做官的人，那一天不碰上個把釘子，要都是這麼使脾氣，官場中的人，不要跑光了麼？」我道：「便是我已勸過他好幾次，無奈他主意打定了，憑勸也勸不過來。大人這番美意，我總達到就是了。」苟才道：「就是繼翁，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此刻已經得了實缺，巴結點幹將來，督撫也是意中事。」我沒得好說，只答應了兩個是字。」苟才又道：「令伯許久不見了，此刻可好在那裏當差？」我道：「在湖北，此刻當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苟才道：「這個差事怕不壞罷？」我道：「這倒不知道。」苟才道：「沾着釐捐的左右，沒有壞差使。」說着兩手拿起茶碗，往嘴唇上送了一送，並不會噉着一點茶，放下茶碗，便站起來說道：「費心，繼翁跟前達到這個話，並勸勸他，不用那麼固執，還是早點出山的好。」我一面答應着，便送他出去，我要送他到衙門口上馬車，他一定攔住，我便回了進來。繼之的家人（高升）對我道：「這麼一個送上門的好機會，別人求也求不着的，怎麼我們老爺不答應？求老爺好歹勸勸我們老爺答應了，家人們也沾點兒光。」我笑道：「你們老爺自己不願意做官，叫我怎樣勸呢？」高升道：「這是一時氣頭上話，不願意做官當初又何必出來考試呢？不要說有這麼個機會，就是沒有機會，也要找路子呢。前年鹽城縣王老爺不是的麼？到任不滿三個月，上忙沒趕上，下忙還未到，爲了鄉下人一條牛的官司，叫他那舅老爺出去左弄右弄，不知怎樣弄擇了，就撤了任，闖了一身的虧空。後來找了一條路子，是一個候補道蔡大人和藩台有交情，能說話，可是王老爺沒有錢化，還是他的兩三個家人，湊上了一吊多銀子，不就回了任嗎？雖然趕回任的時候，把下忙又過了，明年的上忙還早着，到此刻可是好了，倘使我們老爺不肯拿出錢來，就是家人們代湊着先墊起來，也可以使得。請老爺和家人說說。」我道：「你跟了你老爺這幾年，還不知他的脾氣嗎？我可不能代你去碰這個釘子，要說你自己說去。」高升道：「家人們去說更不對了。」（我正要走進去）字號裏來了個出

店說有客來了，我便仍到字號裏來，正是

仕路方聆新怪狀，家庭又聽出奇聞。

不知那來客是誰，且聽下回再記。

官場辦事，每喜多立名目，故為週折，使辦事者互相牽制，亦藉以分辦事者之權，以為可以杜絕弊端；不知適足以供他人傀儡之用，觀於此而益信。

一部怪現狀，記騙術之事為多，而觀於各種行騙之術，無非動之以利，而使之卒蒙其害。俗諺之稱人之尖刻，事之劇烈者曰（利害），以害字緊接利字，當日造此語者，殊有深意存焉。世人奈何弗悟耶！

此書於吳繼之無貶詞，且一經撤任，即高蹈遠引，飄然竟去，不可謂非高尚之流。而數年江都，其家人即力足以墊巨款，其甘墊巨款之故，欲繼之仍得江都也。其欲繼之仍得江都何故，蓋可想矣。甚哉，臧獲之可畏乎！此無筆墨處之筆墨，不可囫圇讀過者也。

第六十四回 無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縱非因果惡人到底成空

那客不是別人，正是文述農。述農一見了我便猝然問道：「你那個搖頭大老爺，是那裏弄來的？」我愕然道：「甚麼搖頭大老爺？我不懂啊。」繼之笑道：「官場禮節，知縣見了同通，都稱大老爺。同知五品，比知縣大了兩級，就叫他一聲大老爺。似乎還情願的，所以叫做點頭大老爺。至於通判，止比他大得一級，叫起來未免有點不情願，不情願就要搖頭了。所以叫做搖頭大老爺。那同我和你說過，請封典之後，我知道你於此等事是不在心的，所以託你令姊抄了那卯數號數出來，託述農和你辦去。其餘你問述農罷。」我道：「這是家伯託人在湖南捐局辦來的。」述農道：「你令伯上了人家的當了，這張照是假的。」我不覺愕然，酸了半天道：「難道部裏

的印信，都可以假的麼？你又從那裏知道的呢？」述農道：「我把你官照的號碼，抄去託人和你辦封典，部裏覆了出來，說沒有這張照，這不是假的麼？」我道：「這真奇了！那一張官照的板，可以假得怎麼假起紫花印信來？這做假的膽子就很不小。」繼之道：「官照也是真的，印信也是一點也不假，不過是個廢的罷了。你未曾辦過，怪不得你不知道。本來各處辦捐的老例，係先填一張實收，由捐局彙齊捐款，解到部裏，由部裏填了官照發出來，然後由報捐的拿了實收，去倒換官照。遇着急於籌款的時候，恐怕報捐的不踴躍，便變通辦理，先把空白官照填了號數，發了出來，由各捐局分領了去勸捐。有來報捐的，馬上就填給官照。所有廢下來用不完的不清繳部，只要報明，由第幾號起，用第幾號，其餘均已銷燬。部裏便註了冊，自第幾號至第幾號作廢，叫做廢照。外面報過廢的照，却不銷燬，仍舊存着，常時填上個把功名，送給人作個頑意兒，也有就此穿了那個冠帶，充做有職人員的，誰還去追究他？也有拿着這廢照去騙錢的。聽說南洋新加坡那邊最多，大約一個人有了幾個錢，雖不想做官，也想弄個頂戴。到新加坡那邊發財的人很多，那邊捐官極不容易，所以就有人搜羅了許多廢照，到那邊去騙人。你的那張，自然也是廢照，你快點寫信給你令伯，請他向前路追問，只怕——」說到這兩個字，繼之便不說了。述農道：「其實功名這樣東西，便真的便怎麼假的弄一個頑頭也好。」我聽了這話，想起荀才的話來，便告訴了繼之。繼之道：「這般回絕他也好了，省得他再來麻煩。」我道：「大哥放着現存真的不去幹，我却弄了個假的來，真是無謂。」述農道：「這樣東西，真的假的，最後有憑據。我告訴你一個笑話，我們局裏前幾年上頭，委了一個鹽運同來做總辦，這局子向來的總辦，都是道班，這一位是破天荒的。到差之後，過了一年多，纔捐了個候選道。你道他爲甚麼加捐起來？原來他那鹽運同是假的。」繼之道：「假功名戴個頂子頑頭就罷了，怎麼當起差來？」述農道：「他還是奉憲准他冒官的呢？他本是此地江蘇人，他的老兄是個實缺撫台，他是個廣東鹽大使，那年丁憂回籍，辦過喪事之後，不免出門謝吊，謝過吊，就不免拜客。他老兄見了兩江總督，便

代自家兄弟求差使，說本籍人員雖然不能當地方差使，但如洋務工程等類，也求賞他一個。兩江答應了他，便遞了一張廣東候補鹽大使某某的條子。說過之後，許久沒有機會。忽然一天，這局子裏的總辦報了丁憂，兩江總督便想着了他，可巧那張條子不見了，書桌上書架上，護書裏抽屜裏，翻遍了，都沒有。便仔細一想，把他名字想了出來，却忘了他的官階，想了又想，彷彿想起一個鹽字，便糊裏糊塗，給他填上一個鹽運同。這不是奉憲冒官麼？我道：「他已經捐過了道班，這件事又從那裏知道他呢？」述農道：「不然，那裏知道，後來他死了，出的訃帖，那官銜候補道之下，便是廣東候補鹽大使，竟沒有鹽運同的銜頭。大家纔知道的啊。」繼之道：「自從開捐之後，那些官兒，竟是車量斗載，誰還去辦甚麼真假？我看將來，是穿一件長衣服的都是個官，只除了小工車夫，與及小買賣的是百姓罷了。」述農道：「不然，不然，上一個禮拜，有一個朋友，請我吃花酒，吃的時候，晚了，我想回家去，叫開老北門，或新北門，到也是圍牆，遠遠得狠，不如同局裏去，趕到（寧波會館）叫了一輛東洋車，那車夫是個老頭子，走的慢得狠。我叫他走快點，情願加他點車錢，他說走不快了，年輕時候出來打長毛，左腿上受過槍彈，所以走起路來，狠不便當。我聽了，狠以為奇怪，問他跟誰去打長毛，也便一五一十的背起履歷來。他還是花翎黃馬褂，碩勇巴圖魯，記名總兵呢。背出那履歷來，狠是內行，斷不是個假的。還有這裏虹口鴻泰木行，一個出店的，也是個花翎參將銜的都司。這都是我親眼看見的，何必穿長衣的纔是個官呢？」德泉道：「方侯廬那裏一個看門的，聽是還是一個會經補過實缺的參將呢。」繼之道：「軍興的時候，那武職功名，本來太不值錢了。到了兵事過後，沒有地方安插他們，統統下來也是有的。那年我進京，在客店裏看見一首題壁詩，畧款是（解弁將軍）那首詩很好的，可惜我都忘了。只記得第二句是（到頭贏得一聲驅）只這七個字，那種抑鬱不平之氣，也就可想了。」（當下談了一會，述農去了，各自散開。）我想這慶照一節，不便告訴母親，倘告訴了，不過白氣惱一場，不如我自己寫個信去，問問伯父便了。於是寫了一封信，交信局寄去，回到家來，我背着

母親嬖娘，把這件事對姊姊說了。姊姊道：「這東西一寄了來，我便知道有點蹊蹺；伯娘又不曾說過，要你去當官，你又不是想做官的人，何必費他的心，弄這東西來？你此刻只不要對伯娘說，穿有心代他瞞到底，免得伯娘白生氣。」我道：「便是我也是這個意思。姊姊真是先得我心了。」姊姊道：「本來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是真的，你未必能出去做，就出去了，也未必混得好。前回在南京時候，繼之得了缺，接着方伯升到安徽去，那時你看乾娘歡善得甚麼似的，以為方伯升了撫台，繼之更有照應了。他未曾明白隔了一省，就是鞭長不及馬腹了。俗語說的好，（朝裏無人莫做官，）所以纔有撤任的這件事。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補，靠着誰來照應呢？並且就算有人照應，這事人終不是個事情，並且一走了官場，就是你前回說的話，先要學的卑劣苟賤，滅絕天良；一個人有好人不學，何苦去學那個呢？這麼一想，就管他真的也罷，廢的也罷，你左右用他不着，不過」（說到這裏就頓住了口，）歇一歇道：「這兩年，字號裏的生意也狠好，前兩天，我聽繼之和伯娘說起，我們的股本積年將利作本，也上了一萬多了，那裏不弄回三千銀子來！只索看破點罷了。」我道：「不錯，這裏面狠像有點盈虛消息，倘使老人家的幾個錢，不這般糊裏糊塗的弄去了，我便不至於出門不出門，便不邊見繼之，那裏能掙起這個事業來呢？到了此刻，却強我做達人。」說語之間，嬖娘走了進來道：「姪少爺在這裏說甚麼大喜啊！我愕然道：「嬖娘說甚麼喜從何來？」嬖娘對我姊姊說道：「你看他一心只巴結做生意，把自己的事全然不管，連問他也裝做不知道了。」姊姊道：「這件事來往信，一切都是我經理的，難怪他不知道。」嬖娘道：「難道繼之也不向他題一句？」姊姊道：「他們在外面遇見時，總有正經事談，何必提到？况且繼之那裏知道我們瞞着他呢？」說着又回頭對我道：「你從前定下的親，近來來了好幾封信，催娶了，已經定了明年三月的日子，這裏過了年，就要動身回去辦喜事，瞞着你是伯娘的主意，說你起復那一年，伯娘和你說過好幾遍，要同去娶媳婦兒，你總是推三阻四的，所以這回不和你商量，先定了日子，到了時候，不由你不去。」我笑着站起來道：「我

明年過了年正月裏便到宜昌去看伯父住他一年半載纔回來。」說着走了下樓。光陰荏苒，轉瞬又到了年下。正忙着各處的帳目，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我拆開一看，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話，末後寫着說：「我因知王祖香在湘省辦捐，吾姪之款，被其久欠不還，屢次函催，伊總推稱匯兌不便，故託其即以此款代捐一功，名以爲吾姪他日出山之地。不圖其廢照塞責，以今祖香已死，雖剖吾心無以自明，惟有俟吾死後於九泉之下，與之核算。」云云。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到了晚上回家，給姊姊看了，姊姊也是一笑。臘月的日子格外易過，不覺又到了新年。過年之後，便商量動身。繼之老太太也急着要帶撤兒回家謁祖，一定要繼之同去。繼之便把一切的事都付託了管德東，退了住宅房子，一同上了輪船。在路走了四天，回到家鄉，真是河山無恙，桑梓依然。在上海時先已商定，由繼之處撥借房子一所，給我居住。好在繼之房子多，儘撥得出來，所以起岸之後，一行人騎馬紛紛，都向繼之家中進發。伯衡接着照應，一切行李，當日草草在繼之家中歇了一天。次日繼之把東面的一所三開間，兩進深的宅子，指撥給我。我道：「我住不了這些房子啊。」繼之道：「住是住不了，然而辦起喜事來，却用得着。並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熱鬧慣了，住遠了不便。我自己這房子後面一所花園，却跨到那房子的後面，只要在那邊開個後門，內眷們便可以不出大門一步，從花園裏往來了。這是家母的意思，你就住了罷。」我只得依了。繼之又請伯衡和我過去，叫人掃除一切。原來這所房子，是繼之租老太太爺晚年習靜之處，正屋是三開間，兩進深，西面還有一個小小院落，一間小小花廳，帶着一間精雅書房，東面另有一間廚房，位置得十分齊整。伯衡幫着忙，掃除了一天，便把行李一切搬了過來，動用的木器傢伙，還是從前託伯衡寄存的。此時却好應用，不般的便添置起來。母親住了裏邊上首房間，嬉娘暫時住了花廳，姊姊急着回婆家去了。我這邊張羅辦事，都是伯衡幫忙，安頓了三天，我纔到各族裏處走了一次。於是大家都知道我回來娶親了。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裏來，這個說來幫忙，那個說來辦事。我和母親都一一謝去了。有一天，要配兩件零碎首飾，我暗想尤雲

岫向來開着一家首飾店的，何不到他那裏去買，也順便看看他。想罷便一路走去。久別同鄉之人，走到路上，看見各種店舖，各種招牌，與及路旁擺的小攤，都是似曾相識，如過故人，心中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景。走到雲岫那店時，誰知不是首飾店了，變了一家綢緞店。暗想：莫非我走錯了仔細一認，却並未走錯。只得到左右鄰居店家去問一聲，是搬到那裏去了。誰知都說不是搬去，却是關了。我暗想：雲岫這個人，何等會算計，何等尖刻，何至好好的第一家店關了呢？只得到別家去買。這條街本是一個熱鬧所在，走不上多少路，就有了首飾店。我進去買了，因為他們同行，或者知道實情，順便問問雲岫的店，為甚麼關了？一個店夥笑道：「沒有關。（說着把手往南面一指道）搬到那邊去了。往南走出了柵欄路東第一家，便是他的寶號。」我聽了，又暗暗詫異，怎麼他的舊鄰，又說是關了呢？謝過了那店伙，便向南走去。走出半里多路，到了柵欄，踱了過去，向路東第一間一望，只是這間房子，統共不過一文開闊，還不到五尺深，地下擺了兩個矮腳架子，架着兩個玻璃扁匣，匣裏面擺着些殘舊破缺的日本要貨；匣旁邊坐了一個老婆子，臉上戴着黃銅邊老花眼鏡，在那裏糊自來火匣子。連櫃檯也沒有一張。回過頭來一看，却有一張不到三尺長的櫃檯，櫃檯上面也放着一個玻璃扁匣，匣裏零零落落的放着幾件殘缺不全的首飾，旁邊放着一塊寫在紅紙貼在板上的招牌，是（包金法藍）四個字。櫃檯裏面坐着一個沒有留鬍子的老頭子，戴了一頂油膩膩的瓜皮小帽，那帽頂結子變了黑紫色的了，露出那蒼白短頭髮，足有半寸多長，猶如洋灰鼠一般，身上穿了一件灰色洋布棉襖，肩上襟前打了兩個大補釘。仔細一看，正是尤雲岫。不過面貌憔悴了好些。我跨進去一步，拱拱手叫一聲世伯。（他抬起頭來）我道：「世伯還認得我麼？」雲岫連忙站起來，彎着腰道：「嘆嗟啊，唔哦，哦，認得認得到那裏去，請坐請坐。」我見他這種神氣，不覺忍不住要笑，正要答話，忽聽得後面有人叫我，我回頭一看，却是伯衡。我便對雲岫道：「我有一點事，回來再談罷。」彎了彎腰，辭了出來，問伯衡甚麼事。伯衡道：「繼之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叫我剪料，恰好遇了你，請你同去看。」

看花樣顏色。」我道：「這個隨便你去買了就是，那有我自己去揀之理？」伯衡道：「既如此，買了穿不得的顏色，你不要怨我。」我道：「又何苦要買穿不得的顏色呢？」伯衡道：「不是我要買，老太太交代袍料要出爐銀顏色的呢？」我笑道：「老太太總還當我是小孩子，在他跟前穿得老實點，他就不歡喜。今年新年裏，還送我一條灑花腰帶，硬督着要我束上，你想怎好拂他的意思？這樣罷，袍料你買了蜜色的罷，只說我自己歡喜的，他老人家看了，也不算老實，我還可以穿得出。就勞了你駕罷。我要和雲岫談談去。」伯衡答應去了。我便回頭再到雲岫那裏，雲岫見了我，連忙站起來道：「請坐請坐。你幾時回來的？我這纔想起來了。你頭回來時，我實在茫然。後來你臨去那一點頭一呵腰，那種神氣，活像你尊大人，我這纔想起來了。請坐請坐。」我看他只管說請坐，櫃檯外面，却並沒一把椅子，正是：

賸有階前盈尺地，不妨同作立談人。

櫃檯外面既沒有椅子，不知坐到那裏，且待下回再記。

化了錢買來一張皮紙，弄個顏色頂珠，戴在頭上，不知有何意味。市儈之流，尤趨重之，無怪乎此輩不避艱險，攜履鼎至外洋以贈之也。此編一出，當有見之而悔恨者矣。

功名云者，立功而後得名之意也。此以錢買來者，亦稱之曰功名，吾欲為功字訟寃。特宜稱之為錢名銀名財名耳。至於以一紙廢照抵欠，此中是誰之手段，明眼人自當一望而知，而歎家庭怪現狀之多也。數年之間，尤雲岫卽一寒至此，紛紛營謀，欺詐者夫復何為？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隨冷煖

忽從忽違辯語出溫柔

雲岫一口氣說了六七句請坐，猛然自己覺着櫃檯外面沒有椅子，連忙彎下腰去，要把自己坐的椅子端出

來。我忙道：「不必了，我們到外面去談談罷。但不知道這裏要看守否？」雲岫道：「好好，我們外面去談，這裏不要緊的。」於是一同出來，揀了一家酒樓要上去。雲岫道：「到茶樓上去談談，省點罷。」我道：「喝酒的好。」於是相將登樓，揀了坐位，跑堂的送上酒菜。雲岫問起我連年在外交景，我約略說了一遍，轉問他近年景况。雲岫歎口氣道：「我不料到了晚年，纔走了壞運，接二連三的出幾件事，便弄到我一敗塗地。上前年先母見背下來，不上半年，先兄先嫂與及內人小妾，陸續的都不在了，半年功夫，我便辦了五起喪事。正在鬧的筋疲力盡，接着小兒不肯，鬧了個禍，便鬧了個家散人亡，直是令我不可堪回首。」我道：「此刻實號裏生意還好麼？」雲岫道：「這個那裏好算一個店？只算個攤罷了。並且也沒有貨物，全靠代人家包金法藍賺點工錢，那裏算得個生意？」我道：「那個老婆子又是甚麼人？」雲岫道：「我租了那一點點地方，每年租錢要十元洋錢，在這個時候，那裏出得起？因此分租給他，每年也得他七元，我只要出三元就夠了。」說時不住的歎歎歎。我道：「這個不過暫屈一時，窮通得失，本來沒有一定的。像世伯這等人，還怕翻不過身來麼？」雲岫道：「這麼一把年紀，死期也要快到了，纔鬧出個朝不謀夕的景况來，不餓死就好了，還望翻身麼？」我道：「世伯府上此時還有甚人？」雲岫見問，搖頭不答，好像就要哭出來的樣子。我也不便再問，讓他吃酒吃菜，又叫了一盤炒麵，他就不客氣，風捲殘雲的吃起來。一面又訴說他近年的苦况，竟是斷炊的日子也過過了，去年一年的租錢還欠着，一文不會付過，分租給人家的七元，早收來用了。我看他窮得着實可憐，在身邊摸一摸，還有幾元洋錢，兩張鈔票，洋錢留着恐怕還要買東西，拿出那兩張鈔票一看，却是十元一張的，便遞了給他道：「身邊不會多帶得錢，世伯不嫌裏邊請收了這個；一張清了房錢，一張留着零用罷。」雲岫把臉漲得緋紅說道：「這個怎好受你的？」我道：「這個何須客氣？朋友本來有通財之義，何況我須世交，這總急相濟，更是平常的事了。」雲岫方纔收了，嘆道：「人情冷暖，說來實是可嘆。想我當日光景好的時候，一切的鄉紳世族，那一家那一個不和我結交，辦起大事來，那一

家不請我幫忙，就是你們貴族裏，無論紅事白事，那一回少了我的，自從倒敗下來，一個個都掉頭不顧了。先母輪了下來，還是很熱鬧的，及至內人死後，散出訃帖去，應酬的竟就寥寥了。到了今日，更不必說了。難得你這等慷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尊翁在家時，我就受他的惠不少，今天又叨擾你了，到底出門人，市面見得多，手段是兩樣的。」說着不住的恭維。一時吃完了酒，我開發過酒錢，吃得他醺然別去。我也就回家。晚上沒事，我便到繼之那邊談天。可巧伯衡也在書房裏，我談起雲岫的事，不覺代他嘆息。伯衡道：「你便代他嘆息，這裏的人，看看他敗下來，無不拍手稱快呢！你從前年紀小，長大了就出門去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他本是一個包攬訟詞，無惡不作的人啊。」我道：「他好好的，一家鋪子，怎樣就至於一敗塗地？」伯衡道：「你今天和他談天，有說起他兒子的事麼？」我說：「不會說起，他兒子怎樣？」伯衡道：「殺了頭了。」我猛吃了一大驚道：「怎樣殺的？」伯衡笑道：「殺頭就殺了，還有多小樣子的麼？」我道：「不是是我說急了，爲甚麼事殺的？」伯衡道：「他家老大沒有兒子，雲岫也只有這一個庶出兒子，要算是兼祧兩房的了。所以從小就驕縱得非常。到長大了，便吃喝嫖賭，沒有一樣不幹。沒錢化，到家來要賭輸了，也到家來要。雲岫本來是生性慳吝的，如何受得起？無奈他仗着祖母疼愛，不怕雲岫不依。及至雲岫丁了憂，便想管束他，那裏管束得住？接着他家老大夫妻都死了，手邊未免拮据，不能應他兒子所求。他那兒子妙不可言，不知跑到那裏，弄了點悶香來，把他夫妻三個都悶住了。在父母身邊，搜出鑰匙，把所有的現銀首飾，搜個一空。又搜出雲岫的一本底稿來。這本底稿，在雲岫是非常秘密的，內中都是代人謀佔田產，謀奪孀婦等種種信札，與及誣捏人家的呈子。他兒子得了這個，歡喜的了不得，說道：『再不給我錢用，我便拿這個出首去。』雲岫雖然悶住，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只不過說不出話來，動彈不得。他兒子去了許久，方纔醒來，任從氣惱暴跳，終是無法可施。他兒子從此可不同家來了。有時到店裏去走走，也不過匆匆的就去了。你道他在外面做甚麼，原來是做了強盜，搶了東西，便拿到店裏。店裏本有他的一個臥房，

他便放在自己臥房裏面。有一回，又糾聚打劫，拒傷事主，告發之後，被官捉住了。這間賊物窩藏所在，他供了出來，官派差押着，到店裏起出賊物，便把店封了。連雲岫也捉了去。拿他的同知職銜也參革了。罄其所有，打點過去，方纔僅以身免。那家店就此沒了。因為案情重大，並且是積案疊疊的，就辦了一個就地正法。雲岫的一妻一妾也爲這件事，連嚇帶痛的死了。到了今日，雲岫竟變了個孤家寡人了。我聽了，方纔明白日裏我問他還有甚人，他現出了一種悽惶樣子的緣故。當下又談了一會，方纔告別回去。這幾天沒事，我便到族中各處走走。有時談到尤雲岫，却是沒有一個不恨他的。我暗想雖然雲岫爲人可惡，然而還是人情冷暖之故，記得我小的時候，雲岫那一天不到我們族中來，那一個不和他拉相好。既然知道他不是個好人，爲甚麼那時候不肯疏遠他，一定要到了此時纔恨他呢？這種行徑，雖未嘗投井，却是從而下石了。炎涼之態，想着實在可笑可怕。閒話少題，不知不覺，已到了三月初旬，娶親的吉期了。到了這天，雲岫也運備了蠟燭、花爆等四式禮物送來，我意他窮到這個樣子，那裏還好受他的。然而這些東西，我縱然退了回去，他却不能退回店家的了，只得收了下來，交代多給他腳錢。又想到這腳錢是來人得的，與他何干？因檢出一張五元的鈔票，用信封封固了，交與來人，只說是一封要緊信，叫他帶回去，交與雲岫。這裏的拜堂合巹，鬧房回門等事，都是照例的，也不必細細去說他了。匆匆過了喜期，繼之和我商量道：「我要先回上海去了，你在家裏多住幾時，從此我們兩個人，替換着回家。我到上海之後，過幾時寫信來叫你，等爾到了，我再回來。」我道：「這個倒好，正是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呢。」繼之道：「我們又不是成兵，何必約定日子，不過輪流替換罷了。」商量既定，繼之便定了日子到上海去了。一天，雲岫忽然着人送一封信來，要借一百銀子，我回信給他，只說我的錢都放在上海，帶回來有限，辦喜事都用完了，回信去核，他又來了一封信，說甚麼（苟翁）去世時，弟不遺千里，送足下到浙，不無微勞，足下豈遂忙之？云云。我不禁着了惱，也不寫回信，只對來人說知道了。來人道：「尤先生交代說，要取回信呢。」我道：「回信明日送來。」那

人纏去了。我暗想你我要和我借錢，只訴訴窮苦還好；若提到前事，我已不得吃你肉呢。此後你莫想我半文當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個交情，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豈有不幫忙之理。」（到了明日，雲岫又送了信來。）我不覺厭煩了，叫人把原信還了他，同說我上墳修墓去了。要半個月纔得回來。從此我在家裏一住三年，嬌娘便長住在我家裏，姊姊時常歸甯，住房後面開了個便門，通到花園裏去，便與繼之的住宅相通，兩家時常在花園裏聚會。這日子過得比在南京上海又覺有趣了。撒兒已經四歲，生得雪白肥胖，十分乖巧，大家都逗着他頑笑，更不寂寞。所以日子更容易過了。直到三年之後，繼之纔有信來叫我去。我復定了日子，別過衆人，上輪船到了上海，與繼之相見。德泉子安都來道候，盤桓了兩天。我問繼之幾時動身回去，繼之道：「我還不走，却要請你再走一遍。」我道：「又到那裏？」繼之道：「這三年裏面，辦事倒還順手，前年去年，我親到漢口辦了兩年茶，也碰了好機會。此刻打算請你到天津京城兩處去走走，察看那邊的市面，能做些甚麼？」我道：「幾時去呢？」繼之道：「隨便幾時，這不是限時限刻的事。」說話之間，文述農來了，大家握手道契闊，說起我要到天津的話，文述農道：「你到那邊很好，舍弟杏農在水師營裏，我寫封信給你帶去，好歹有個人招呼招呼。」我道：「好極，你幾時寫好，我到你局裏來取。」文述農道：「不必罷，那邊路遠，今天是禮拜，我纔出來，等再出來，又要一禮拜了。我就在這裏寫了罷。」說罷，就在帳桌上一揮而就，寫了交給我。我接過來收好了，大家談些別後之事。我又問別後上海的情形，文述農道：「你到了兩天，這上海的情形，總有人告訴過你了。我來告訴你，我們局裏的情形罷。你走的那年夏天，我們那位總辦，便高升了，放了上海道，換了一個總辦來。局裏面的風氣就大變了。前頭那位總辦，是愛樸素的，滿局裏的人，都穿的是布長褂子布袍子，這一位是愛闊的，看見這個人樸素，便說這個人沒用，於是乎大家都闊起來。他愛穿紅色的，到了新年裏團拜，一色的都是紅摹本緞袍子，有一個委員和他同姓，出來嫖，嫖姐兒裏都叫他大人，到了節下，嫖姐兒裏照例送節禮給嫖客，那送給委員的，到了局裏，便問某大人

須知局子裏，只有一個總辦是大人，那看柵門的護勇見問，便指引他到總辦公館裏去了。底下人同上去，他却茫然叫了來人進去問，方知是送那委員的。他還叫底下人帶了他到委員家去。若是前頭那位總辦，還了得麼？「我道：「那麼說，這位總辦也嫖的了？」述農道：「怎麼不嫖？還嫖出笑話來呢。我們局裏的議價處，是你到過的。此刻那議價處沒了權了，不過買些零碎東西，凡大票的煤鐵之類，都歸了總辦自己買。有一個甚麼洋行的買辦，叫做甚麼舒淡湖，因為做生意起見，竭誠盡瘁的巴結，有一回請總辦吃酒，代他叫了個局，叫甚麼金紅玉，總辦一見了，便賞識的，了不得。當堂結了他一百元的鈔票。到第二回吃酒，又叫了他，不住口的讚好。舒淡湖便在自己家裏，給撥了一間密室，把總辦請到家裏來，把金紅玉叫到家裏來，由他兩個去鬼混了兩次。我們這位總辦得了迷了，一定要娶他。舒淡湖便挺了腰子，攬在身上，去和金紅玉說，往返說了幾遍，說定了身價，定了日子要娶了。誰知金紅玉有一個客人，聽見紅玉要嫁人，便到紅玉處和他道善，說道：「恭喜的高升了，做姨太太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代你耽心。」紅玉問耽心甚麼？客人道：「我個耽心做官的人脾氣不好，況且他們湖南人，長毛也把他殺絕了，你看凶的還了得麼？」紅玉道：「我又不是長毛，他未必殺我，況且殺長毛是一事，娶妾又是一事，怎麼好扯到一起去說呢？」客人道：「話是不错，只是做官的人家，與平常人家不同，斷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況且他五十多歲的人，已經有了六七房姬妾了，今天歡喜了你，便娶了去，可知你進門之後，那六七個都冷淡的了，你保得住他過幾時，不又再看上一個，又娶回去麼？須知再娶一個回去時，你便和這六七個今天一樣了。若在平时人家，或者還可以重新出來，或者嫁人，或者再做生意，他們公館裏能放你出來麼？還不是活著在那裏受冷淡？我是代你耽心到這一層，好意來關照你，隨你自己打主意去。」紅玉聽了，總如冷水澆背一般，辱也肯了，面也白了，做聲不得。等那客人去了，便叫外場去請舒淡湖。舒淡湖是認定紅玉是總辦的姨太太的了，莫說請他，他不敢不來，就是傳他，他也不敢不來。來了之後，恭恭敬敬的請示。紅玉劈頭一句便道：「

我不嫁了。」舒淡湖吃了一驚道：「這是甚麼話？」紅玉道：「承某大人的情抬舉我，我有甚不願意之理？但是我想來想去，我的娘只有我一個女兒，嫁了去，他便舉目無親了。雖說是大人賞的身價不少，但是他幾十歲的一個老太太，拿了這一筆錢，難保不給歹人騙去。那時叫他更靠誰來？」舒淡湖道：「我去和大人說，接了你娘到公館裏，養他的老，不就行了麼？」紅玉道：「便是我何嘗不想到這一層，須知官官人家，看那小老婆的娘，不過和老媽子一樣，和那丫頭老媽子同食同睡，我嫁了過去，便那般錦衣肉食，却看着親生的娘，這般作踐，我心裏實在過不去。若說和親戚一般看待呢，莫說官官人家沒有這種規矩，便是大人把我寵到頭頂上去，我也不敢拿這種非禮的事去求大人啊。我十五歲出來做生意，今年十八歲了，這幾年裏面，只掙得兩付金鑰子。」（說着便手上，每付除下一隻來，交給舒淡湖）道：「這是每付上面一隻的，費心舒老爺，代我轉送給大人，做個記念，以見我金紅玉，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上海標緻女人儘多着，大人一定要娶個人，怕少了比我好的麼？」舒淡湖聽了一番言語，竟是無可挽回的了，就和紅玉剛纔聽了那客人的話一般，辱也青了，面也白了，如水澆背，做聲不得。接了金鑰子，快快回去，暗想：只恨不曾先下個定，倘是下了定，憑他怎樣，也不能悔議。此刻弄到這個樣子，別的不打緊，倘使纔辦惱了，說我不會辦事，以後的生意便難做了。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在床上翻來覆去想法子，總不得個善法。直至天明，忽然想了一條妙計，便一躍而起，只因這一條妙計，「有分教：

諍語不如蜚語妙，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知是一條甚麼妙計，且待下回再記。

每怪世俗之為父母者，其對於子女，惟知婚嫁是其責任；婚嫁既畢，則曰向平了願，一若此外更無他事也。者於教育一道，絕不知講求，復何怪滅倫沒理之事，層見疊出而不窮也？如尤雲岫之自陷於潦倒，陷其子於大辟，真世俗之龜鑑也。吾欲稱之為父母藏。

人當盛時，雖惡人亦能容於社會，且從而暱之；一旦敗壞，則羣起而攻之矣。此中有微意焉。豈僅寫人情之冷燠已哉。自電學發明之後，知凡雷擊者，皆觸電耳；有問何以雷擊皆惡人者，或辯曰：雷不擊者皆好人，雷擊者皆惡人。此是一定之理，蓋非雷必擊惡人也。雷未擊時，其惡處人皆不知，或知之而諱之，迨豐隆一下，則羣起而暴其平日之惡矣。斯言諒哉。

第六十六回 妙轉圓行賄買蜚言

猜啞謎當筵宣謔語

「舒淡湖一躍而起，匆匆梳洗了，藏好了兩隻金鑰子，拿了一百元的鈔票，坐了馬車，到四馬路波斯花園對面，去找着了（品花寶鑑）上侯石翁的一個孫子，叫做侯期初的，和他商量。這侯期初是一家甚麼報館的主筆，當下見了淡湖，便也斜着眼睛，放出一張似笑非笑的臉來道：『好早啊，有甚麼好意？你許久不請我吃花酒了，想是單裝生意忙。』淡湖陪笑道：『一向少候，今日特來有點小事商量。』期初拍手道：『你進門我就知道了，你們這一班單裝大買辦，平日眼高於天，何嘗有個朋友在心上？除了呵外國人的口脣，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馬屁，天天拿這兩件事當功課做，餘下的時候，便是打茶圍吃花酒，放出闊老的面目去，騙其娼妓了。那裏有個朋友在心上？所以你一進門，我就知道你是有為而來的了。這纔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啊。』淡湖被他一頓搶白，倒沒意思起來，搭禮了良久，方纔說道：『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求你代我設一箇善法，我好好的謝你。』期初搖手道：『莫說莫說，說到謝字，樞得死人。前同一個朋友，代人家來說項了一件事，你道是甚麼事呢？是一箇賭案裏面牽涉着三四個體面人，恐怕上出報來，聲名有礙，特地來託我，請我不要上報。我念朋友之情，答應了他，更兼代他轉求別家報館，一齊代他諱了。到了案結之後，他却送我一一份厚禮，用紅封套封了，箋子上寫了袍金兩個字。我一想也罷了，今年恰好我的狐皮袍子要換面子，這一封禮，只怕換兩箇面子也敷了。及至拆開一

看，却是一張新加坡甚麼銀行的五元鈔票。這個鈔票上海是不流通的，拿出去用，每元要貼水五分，算起來只有四元七角半到手。我想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運了，要靠着他，只怕換個斗紋布的面子還不敷呢。你說可要恆死人！」舒淡湖道：「翔翁你不要罵人，我可不是那種人。你若不放心時，我先謝了你再商量事體也使得。」說罷，拿出一百元鈔票來，擺在桌上道：「我們是老朋友，我也不客氣，不用甚麼封套簽子，也不寫甚麼袍金褂金，簡直是送給你用的。聽憑你換面子也罷，換裏子也罷。」翔初看見了一百元鈔票，便登時眉花眼笑起來，說道：「俊翁有事只管商量，我們老朋友，何必客氣？」淡湖方纔把金紅玉一節事，詳細細訴說了一遍。翔初聳起了一面的肩膀，側着腦袋聽完了，不住口的說：「該死該死，此刻有甚法子挽回呢？」淡湖道：「此刻那裏還有挽回的法子？只要設法弄得那一邊也不要討就好了。」翔初道：「這有甚麼法子呢？」淡湖便坐近一步，向翔初耳邊細細的說了兩句話。翔初笑道：「虧你想得好法子，却來叫我無端誣謗人。」淡湖站起來，一揖到地，說道：「求你老哥成全了我，我生生世世不忘報答。」翔初看在一百元的面子上，也就點頭答應了。淡湖又叮囑明天要看見的，翔初也答應了。淡湖纔歡天喜地而去。這一天心曠神怡的過去了。到了次日，一早起來，便等不得送報人送報紙來，先打發人出去買了一張報紙，略略看了一遍，歡天喜地的，坐了馬車，到總辦公館裏去。總辦還沒有起來，好得他是走攏慣的，一切家人又都常常得他的好處，所以他到了絕無阻擋。先引他到書房裏去坐。一直等到十點鐘，那總辦醒了，知道淡湖到了，想來是爲金紅玉的事，便連忙升帳，匆匆梳洗，踱到書房相見。淡湖那廝也虧他真做得出，便大人長大人短的亂恭維一陣，然後說：「是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卑職都預備了；他們向來是沒有妝奩的，新房裏動用物件，卑職也已經敬謹預備；那個馬桶，卑職想來桶店裏買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職親自到福利公司去買了一個洋式白磁的，是法蘭西的上等貨，今天特地來請大人的示，幾時好送到公館裏來，專等大人示下，卑職好遵辦。」總辦聽了，也是喜歡，便道：「一切都費心。」

得狠明後天隨便都可以送來。至於用了多少錢，請你開箇帳來，我好叫帳房還你。」淡湖道：「卑職孝敬大人的，大人肯賞收，便是萬分榮耀，怎敢領價？到了喜期那天，大人多賞幾鍾喜酒，卑職是要領吃的。」一席話說的，那一位總辦大人，通身鬆快，便留他吃點心。這時候家人送進三張報紙來，淡湖故意接在手裏，自己拿着兩張，單把和候期初打了關節的那張，放在桌上。總辦便拿過來看，看了一眼，顏色就登時變了，再匆匆看了一會，忽然把那張報紙，往地下一扔，跳起來大罵道：「這賤人還要得麼？」淡湖故意做成大驚失色的樣子，連忙站起來，垂了手問道：「大人爲甚麼忽然動氣？」那總辦氣喘如牛的說道：「那賤人我不要了，你和我去回絕了他，叫他還是嫁給馬夫羅。至於這個情節，我不要談他。」（說時又指着扔下的報紙）道：「你自己看罷。」淡湖又裝出一種惶恐樣子，彎下腰拾起那張報來一看，那論題是（「論金紅玉與馬夫羅別事」）這箇論題，本是他出給候期初去做的，他早起在家已是看過的了，此時見了，又裝出許多詫異神色來，說道：「只怕未必罷。」又嚙嚙叨叨的說道：「上海同名的妓女也多得狠呢。」總辦怒道：「他那篇論上，明明說是（將近嫁入與馬夫羅別）。」難道別個金紅玉也要嫁人了麼？」淡湖得了這句話，便放下報紙不看，垂了手道：「那麼請大人示下辦法。」總辦啐了他一口道：「不要了，有什麼辦法？」他得了這一句話，如死囚得了赦詔一般，連忙辭了出來，回到家中，把那兩隻金鑰子秤了一秤，足有五兩重，金價三十多換，要值到二百多洋錢，他雖給了候期初一百元，還賺着一百多元呢。（述農滔滔而談，大家側耳靜聽。）我等他說完了，笑道：「依你這樣說，那舒淡湖到總辦公館裏的情形，算你近在咫尺，有人傳說的，那總辦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你又從何得知？況且舒淡湖的設計一層，只有他心裏自己知道的事，你如何也曉得了？這事未必足信，其中未免有些點染出來的。」述農道：「你那裏知道，那舒淡湖後來得了個瘋癱的毛病，他的兒子出來濫嫖，到處把這件事告訴人，以爲得意的，所以我們纔知道啊。」繼之道：「你們不必分辨了，這些都是人情險惡的去處，儘着談他作甚麼？我們三個人

多年沒有暢敘，今日又碰在一起，還是吃酒罷。明天就是中秋，天氣也甚好，我們找一個甚麼地方去吃酒，消遣他半夜，也算賞月。」述農道：「是啊，我居然把中秋忘記了。如此說，我明天也還沒有公事，不要到局，正好陪你們痛飲呢。」我道：「這裏上海，紅塵十丈，有甚麼好去處？莫若就在家裏的好。」子安、德泉都是好量，若是到外面去，他們兩個人總不能都去，何不就在家裏，大家在一起啊？」繼之道：「這也好，就這麼辦罷。」德泉聽說，便去招呼廚房弄菜，我對繼之道：「離了家鄉幾年，把故園風景都忘了。這一次回去，一住三年，方纔溫熟了。說起中秋節來，我想起一件事，那打燈謎，不是元宵的事麼？原來我們家鄉中秋節，也弄這個頑意兒的。」繼之道：「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燈謎來了。」我道：「看是看得不少，好的却極難得。內中還有粗鄙不堪的呢，我記得一個很有趣的，是（一畫一豎一畫一豎一畫一豎一畫一豎一畫一豎一畫一豎一畫一豎）打一箇字。大哥試猜猜。」繼之聽了，低頭去想，述農道：「這個有趣，明明告訴了你，一豎一畫的寫法，只要你寫得出來就好了。」金子安、管德泉兩個便伸着指頭，在桌子上亂畫。述農也仰面尋思。我看見子安等亂畫，不覺好笑。繼之道：「自然要依着你所說寫起來，纔猜得着啊。這有甚麼好笑？」我道：「我看見他兩位，拿指頭在桌子上寫字，想起我們在南京時所談的那個旗人，上茶館吃燒餅蘸芝麻，不覺好笑起來。」繼之笑道：「你單拿記性去記這些事。」述農道：「我猜着一半了，這個字一定是弓字旁的。這弓字不是一畫一豎一畫一豎一畫一豎一畫一豎的麼？」我道：「弓字多一箇鈎，他這個字並沒有鈎的。」繼之道：「曹字可惜多了一畫，不然都對了。」於是大家都伸出指頭，把曹字寫了一回。」述農笑道：「只可以向那做燈謎的人商量，叫他添一畫，算那曹字呢。我猜不着了。」金子安忽然拍手道：「我猜着了，可是個（亞）字？」我道：「正是，被子翁猜着了。」大家又寫了一回，都說好。述農道：「還有好的麼？」我道：「還有一個猜錯的，比原做還好的，是一個不成字的謎面（川）打一句四書原做的謎底是（一介不以與人）你猜那猜錯的是甚麼？」子安道：「我們書本不熟，這個便難猜了。」繼之道：「這個做的

本不甚好，多了一個（以）字；若這句書是（一介不與人）就好了。」說話間，酒菜預備好了。繼之起來讓坐。坐定了，述農便道：「那個猜錯的你也說了出來罷。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不要把心嘔了出來。」我道：「那猜錯的是（是非之心）。」繼之道：「好，却是比原做的好。大家賞他一杯。」吃過了，繼之對述農道：「你怕嘔心出來，我却想要借燈謎打行酒令呢。」述農未及回言，子安先說道：「這箇酒令，我們不會行，打些甚麼書句。我們肚子裏，那裏還掏得出來，只怕算盤歌訣，還有兩句。」繼之笑道：「會打謎的打謎，不會的只管行別的，令不要緊。」述農道：「既然如此，我先出一個。」繼之道：「我是令官，你如何先出？」我道：「不如指定要一個人猜，猜不出罰一杯，猜得好大家賀一杯，倘被別人先猜出了，罰說笑話一個。」德泉道：「好好！我們聽笑話下酒。」繼之道：「就依這個主意，我先出一個給述農猜。我因為去年，被新任藩台開了我的原缺，通身爲之一快，此刻出一個是：

光緒皇帝有旨，殺盡天下暴官汚吏。

打四書一句。」我拍手道：「大哥自己離開了那地位，就想要殺盡他們了，但不知爲甚麼事開的缺，何以家信中總沒有題及？」繼之道：「此刻吃酒猜謎，你莫問這個。」述農道：「這一句倒難猜，孔孟均沒有這種辣手段。」我道：「猜謎不能這等老實，總要從旁面着想，其中虛虛實實，各具神妙，若要刻舟求劍，只能用朱註去打四書的了。」說到這裏，我忽然觸悟起來道：「我倒猜着了。」述農道：「你且莫說出來，我不會說笑話。」繼之道：「你猜着了，何妨說出來，看對不對？」我道：「（今之從政者殆而）。」述農拍手道：「妙妙，是罵盡了也。只是我不會說笑話，我情願吃三杯。」發請你代勞了罷。」說罷先自吃了三杯。德泉道：「我們可有笑話聽了？你不要把（笑林廣記）那個粗笑話的說了出來，可不算數的。」繼之道：「他沒有這種粗鄙的話，你請放心，並且老笑話也不算數。」我道：「玉皇大帝一日出巡，羣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駕，只有李鐵拐坐在地下，偃蹇不爲禮。」

玉皇大怒道：「你雖然跛了一隻脚，却還站得起來，何敢如此傲慢！」拐仙奏道：「臣本來只跛了一隻脚，此刻却兩隻都跛了也。」玉皇道：「這却為何？」拐仙道：「下界的畫家，動輒喜歡畫入仙，那七個都畫的不錯，只有畫到臣像，有個畫臣跛的左脚，有個畫臣跛的右脚，豈非兩脚全跛了麼？」衆人笑了一笑。繼之道：「你猜着了，應該還要你出一箇我們猜。」我道：「有便有一箇，我說出來，大家猜，不必限定何人猜着了，我除飲酒之外，再說一個笑話助興。」述農道：「這一定是好的，快說出來。」我道：

含情疊問耶

四書一句，唐詩一句。」述農道：「好個旖旎風光的謎兒，娶了親，領略過溫柔鄉風味，作出這等好燈謎來了。」繼之道：「他這一箇謎面，倒要佔兩個謎底呢。我們大家好好猜着他的好聽他的笑話。」述農道：「這箇要往溫柔那邊着想。」繼之道：「四書裏面，除了一句寬裕溫柔，那裏還有第二句？只要從問的口氣上着想，只怕還差不多。」述農道：「如此說，我猜着了。四書是（夫子何爲？）唐詩是（夫子何爲者？）」繼之道：「這個又妙，活畫出美人香口來，傳神得很。我們各賀一大杯，聽他的笑話。」我道：「觀音菩薩到玉皇大帝處告狀說：『我本來是西竺國公主，好好一雙大脚，被下界中國人搬了我，無端裏成一雙小脚，鬧的筋枯骨爛，痛徹心脾，求請做主。』玉皇皺眉道：『我此刻自顧不暇，焉能再和你做主呢？』觀音詫問何故？玉皇道：『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觀音大驚道：『陛下是個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道：『不然，我久矣變成女身了。』觀音不信，玉皇道：『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間去打聽，那班懼內的朋友，沒有一個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說的合席大笑。述農道：「只怕你是叫慣了玉皇大帝的，所以知道。」我道：「你不要和我取笑，你猜着了，你快點出一個我們猜。」述農道：「有便有一個，只怕不好，我們江南的話，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叫做戳，我出一句上海俗話。」

截弗殺。

打西廂一句，請你猜。」我道：「這有何難猜？我一猜就着了。是（銀樣蠟槍頭。）」述農道：「我也知道這個不好，太顯了我罰一杯。」我道：「我出一個晦的你猜。」

大會於孟津

孟子二字。」述農道：「只有兩個字，倒難了。不然就可以猜（武王伐紂。）」我道：「這兩個字，其實也是一句，所以不說一句，要說二字的原故，就怕猜到那上頭去。」繼之道：「這個謎好的，我猜着了。是（征商。）」子安道：「妙妙，今夜儘有笑話聽呢。」述農道：「我向不會說笑話，還是那一位代我說個罷。」我道：「你吃十杯，我代你說一個。」述農道：「只要說發得笑，便是十杯也無妨。」我道：「你先吃了，包你發笑。」述農道：「你是會說菩薩，若再說了菩薩，雖笑也不算數。」我道：「只要你先吃了，我不說菩薩說鬼如何？」述農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正是：

只要蓮花翻妙舌，不妨蘿葉落歡腸。

未知說出甚麼笑話來，且待下回再記。

官場挾妓飲酒，納妓作妾，已等於司空見慣矣。豈猶以為怪而記之耶？雖然舒淡湖之作用，真可謂鬼神不測之機，能使墮其術中者，渾不自覺，吁可畏也。

皇帝要殺盡暴官汚吏，則今之從政者殆而抑何言之痛也？

第六十七回

論鬼蜮挑燈談宦海

冒風濤航海走天津

我等述農吃過了十杯之後，笑說道：「（無常鬼，韃靼鬼，冒失鬼，酒鬼，刻薄鬼，吊死鬼，圍坐吃酒行酒令，要各

誇說自己的能事，誇說不出的罰十杯。」述農道：「不好了，他要說我了。」我道：「我說的是鬼，不說你，你聽我說下去。」當下無常鬼道：「我能勾魂攝魄，免吃。」齷齪鬼道：「我最能討人嫌，免吃。」冒失鬼道：「我最工於開禍，免吃。」酒鬼道：「我最能吃酒，也免吃。」刻薄鬼道：「刻薄是我的專長，已經著名，不必再說，也免吃。」輪到吊死鬼說，吊死鬼攢眉道：「我除了求代之外，別無能處，只好認吃十杯的了。」（說得衆人一齊望着述農大笑。）述農道：「好好，罵我呢，我雖是個吊死鬼，你也未免是刻薄鬼了。」繼之道：「不要說了，子安們說是書句不熟，我出一個小說上人名，不知可還熟？」子安道：「也看甚麼小說。」繼之道：「三國演義，總熟的了。」子安道：「姑且說出來看。」繼之道：「我說來大家猜罷。」

曹丕代漢有天下

三國人名。德泉道：「三國人名多得很呢。劉備、關公、張飛、趙雲、黃忠、曹操、孔明、孫權、周瑜。」述農道：「叫你猜，不叫你念，你只管念出來做甚麼？」德泉道：「我僥倖念著了，不是好麼？」我笑道：「這個名字，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德泉道：「這就難了，然而你怎麼知道我不念著呢？」我道：「我已經猜着了，是（劉禪）。」子安道：「三國演義上，那裏有這個名字？」我道：「就是阿斗。」德泉道：「這個我們那裏留心，怪不得你說念不到的。」繼之道：「你猜了，快點出一個來。」我道：「我出一個給大哥猜。」

今世孔夫子

古文篇名。繼之疑思了一會道：「虧你想得好，這是（後出師表）。」述農道：「好極好極，我們賀個雙杯。」於是大衆吃了。子安道：「我們跟着吃了賀酒，還莫名其妙呢。」述農道：「孔夫子只有一個，是萬世師表，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是又出了個孔夫子了，豈不是後出的師表麼？」子安德泉都點頭領會。繼之道：「我出一個。」

大勾決。

西廂一句大衆猜罷，不必指定誰猜了。」我道：「大哥今天爲何只想殺人，方纔說殺暴官污吏，此刻又要勾決了。」述農拍手道：「妙啊，（這筆尖兒橫掃五千人）」我道：「果然是好，若不是五千人，也安不上這個大字。」述農拿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寫了半個字是：

不。

說道：「四書一句。」子安道：「只半個字，要藏一句書，却難。」我道：「並不難，是一句（視而不見）。」述農道：「我本來不長此道，所以一出了來，就被人猜去了。」我道：「我出一個。」

山節藻梲，素腰格。

三字經一句，這個可容易了。子翁德翁都可以猜了。」子安道：「三字經本來是容易，只是甚麼素腰格可又不懂了。」述農道：「就是白字格，若是頭一個字是白字，叫白頭格。末了一個是白字，叫粉底格。素腰格，是白當中的一個字。」德泉道：「照這樣說來，過了頭一個字，是要圈聲的，應該叫紅頭格；末了一個圈聲的，要叫赤脚格。上下都要圈聲，只有當中的一個不圈的，要叫黑心格。若單是圈當中的一個字的，要叫破肚格了。」我道：「爲甚麼要叫破肚？」德泉道：「破了肚子流出血來，不是要紅了麼？」繼之道：「不必說那些閒話，我猜着了，是（有歸藏）我也出一個。」

南京人 捲簾格

也是一句三字經。」子安道：「甚麼又叫捲簾格？」述農道：「要把這句書倒念上去的。你看捲簾子，不是從下面捲上去的麼？」我笑道：「纔說了有龜藏，就說南京人，叫南京人聽了，還當我們罵他呢。這南京人可是（漢業建）繼之道：「是。」述農道：「我們上海本是一個極純樸的地方，自通商之後，五方雜處，壞人日見其多。」

了我不禁有所感慨出一個

良莠雜居教刑乃窮。

孟子二句。我接着說道：「（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述農道：「怎麼我出的，總被你先搶了去？」繼之道：「非但搶了去，並且亂了令了。他猜着我的，應該他出，怎麼你先出了？」一言未了，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大嚷大亂起來。大眾吃了一驚，停聲一聽，彷彿聽說是火。於是連忙同到外邊去看，只見衙街口一股濃烟冲天而起。金子安道：「不好，真是走了火也。」連忙回到帳房，把一切往來帳簿，及一切緊要信件票據，歸到一個帳箱裏鎖起來。叫出店的拿著往外就走。我道：「在南面衙街口，遠得很呢，真燒到了，我們北面衙街口也可以出去，何必這樣忙？」金子安道：「不然，上海不比別處，等一會巡捕到了，是不許搬東西的。」說罷，帶了出店，向北面出去了。我們站在門口，看着那股濃煙，一會工夫，烘的一聲，通紅起來，火星飛滿一天。那人聲更加嘈雜。又聽得警鐘亂響，不多一會，救火的到了，四五條水管，望著火頭射去，幸而是夜沒有風，火勢不大，不久便救熄了。大家回到裏面，只覺得滿院子裏全是濃烟。大家把酒意都嚇退了，也無心吃飯，叫打雜的，且收過去。等一會再說。過了一會，金子安帶着出店的，把帳箱拿回來了。我道：「金子安到那裏去了一趟？」金子安道：「就在北面衙街外頭，熟店裏坐了一會，也算受了個虛驚。」我道：「火燭起來，巡捕不許搬東西，這也未免過甚。」金子安道：「他這一個例，是一則怕搶火的，二則怕搬的人多，礙着救火說來，雖在理上，然而據我看來，只怕是保險行也有一大半主意。」我道：「這又爲何？」金子安道：「要是不准你們搬東西，纔逼得着你們家家保險啊。」德泉道：「凡是搬東西，都一律以爲是搶火的，也不是個道理，人家莫說沒有保險，就算保了險，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東西。譬如我們此地，也是保了險的，這種帳簿等，怎麼能搬？最好笑，有一回三馬路富潤里，左右火燭，那富潤里裏面住的，都是窮人家居多，有一個聽說火燭，連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類，歸在一隻箱子裏，扛起來就跑。巡捕當他是

搶火的，捉到巡捕房裏去，押了一夜。到明天早堂解審，那問官也不問青紅皂白，就叫打了二十板，又判贓候失主具領。那人便叩頭道：「小人求領這個贓。」問官怒道：「你還嫌打得少麼？」那人道：「這箱子本來是小人的東西，裏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窩，一床老藍布褥子，那褥子並且是破了一塊的，還有幾件布衣服。因為火起，嚇得心慌，把鑰匙也鎖在箱子裏面。老爺不信，撬開來一看，便知道了。」問官叫差役當堂撬開，果然一點不錯。未免下不了檯，乾笑着道：「我替你打脫點晦氣也。」你說冤枉不冤枉？金子安道：「這點冤枉，算得甚麼？我記得有一回，一個鄉下人纔冤枉呢。靜安寺路（上海馬路名）一帶多是外國人的住宅，有一天，一個鄉下人放牛，不知怎樣被那條牛走掉了，到走靜安寺路一個外國人家去，把他家草皮地上種的花都踐踏了。外國人叫人先把那條牛拴起來。那鄉下人不見了牛，一路尋去，尋到了那外國人家，外國人叫了巡捕，連人帶牛交給他，巡捕帶回捕房，押了一夜。明日早上，解送公堂，真明原由。那原告外國人，却並沒有到案，那官聽見是得罪了外國人，被外國人送來的，便不由分說，給了一面大枷，把鄉下人枷上。判在靜安寺路一帶遊行示衆一個月。期滿還要重責三百板釋放。任憑那鄉下人叩響頭求，只是不理。於是枷起來，由巡捕房派了一個巡捕，押着在靜安寺路遊行。遊了七八天，忽然一天，那巡捕要拍外國人馬屁，把他押到那外國人住宅門口站着，意思要等那外國人看見，好喜歡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國人從外面坐了馬車回來，下了車，看見了認得那鄉下人，也不知他爲了甚事，要把這木頭東西箍着他的頸頸子。便問那巡捕，巡捕一一告訴了。那外國人吃了一驚，連忙仍跳上馬車，趕到新衙門去，拜望那官兒。那官兒聽說，是一個絕不相識的外國人來拜，嚇得魂不附體，手足無措，連忙請到花廳相見。外國人說道：「前個禮拜，有個鄉下人的一隻牛，跑到我家裏。」那官兒恍然大悟道：「是是，是這件事，兄弟不敢怠慢，已經判了，用五十斤大枷，枷號在尊寓的一條馬路上，遊行示衆，等一個月期滿後，還要重責三百板，方纔釋放。如果密司不相信，到了那天，兄弟專人去請密司來監視行刑。」外國人

道：「原來貴國的法律是這般重的。」官兒道：「敝國法律上，並沒有這一條專條，兄弟因為他得罪了密司，所以特為重辦的。如果密司嫌辦得輕，兄弟便再加重點也，使得只請密司吩咐。」外國人道：「我不是嫌辦得輕，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兒聽了，以為他是反話，連忙說道：「是是，兄弟本來辦得太輕了，因為那天密司沒有親到，兄弟暫時判了枷號一個月，既是密司判了，兄弟明天改判枷三個月，期滿賞一千板罷。」那外國人惱了道：「豈有此理！我因為他不小心，放走了隻牛，踏踏我兩棵花，送到你案下，原不過請你申斥他兩句，警戒他下次小心點，大不了罰他幾角洋錢就了不得了。他總是個耕田安分的人，誰料你為了這點小事，把他這般凌辱起來，所以我來請你趕緊把他放了。」那官兒聽了，方纔知道這一下馬屁，拍在馬腳上去了。連忙說道：「是是，既是密司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國人道：「說過放就把他放了，為甚麼還要等到明天，再押他一夜呢？」那官兒又連忙說道：「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國人聽說，方纔一路乾笑而去。那官兒便傳話出去，叫把鄉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國人不知道他馬上釋放的，於是格外討好，叫一名差役，押着那鄉下人到那外國人家裏去叩謝。面子上是這等說，他的意思，是要外國人知道他惟命是聽，如奉聖旨一般。誰知那外國人，見了鄉下人，還把那官兒大罵一頓，說他豈有此理，又叫鄉下人去告他。鄉下人嚇得吐出了舌頭道：「他是個老爺，我們怎麼敢告他。」外國人道：「若照我們西例，他辦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並且你是個清白良民，他把那辦地痞流氓的刑法來辦你，便是損了你的名譽，還可以叫他賠錢呢。」鄉下人道：「阿彌陀佛，老爺都好告的麼？」那外國人見他着實可憐，倒不忍起來，給了他兩塊洋錢，你說這件事，不更冤枉麼？」繼之道：「冤枉個把鄉下人，有甚麼要緊！我在上海住了幾年，留心看看官場中的舉動，大的只要巴結上外國人，就可以升官的；至於民間疾苦，冤枉不冤枉，那個與他有甚麼相干？」我道：「此風一開，將來怕還不止這個樣子，不難有巴結外國人去求差缺的呢。」述農道：「天下奇奇怪怪的事，想不到的，也有人會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這

一層說不定已經有人做了也未可知。繼之歎了一口氣，大衆又談談說說，夜色已深，遂各各安歇。述農也暫在號裏。明日是中秋佳節，又暢敘了一天。述農別去過了幾天，我便料理動身上天津去，附了招商局的（普濟）輪船。子安送我到船上。這回搭客極多，我雖定了一個房艙，後來也被別人搭了一個鋪位，所以房屋擠的，不得子安到來，只得在房門外站着說話。我想起繼之開缺的原故，子安或者得知，因問道：「我回家去了三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繼之前天說起開了缺，到底不知是甚麼原故？」子安道：「我也不知底細，只聞得年頭上，換了一個旗人來做江甯藩台，和苟才是甚麼親戚，苟才到上海來找了繼翁幾次，不知說些甚麼，看繼翁的意思，好像很討厭他的，後來他同南京去了，不上半個月光景，便得了這開缺的信了。」我聽了子安的話，纔知道又是苟才做的鬼，好在繼之已棄功名如敝屣一般的了，莫說開了他的缺，便是奏參了他，他也不在心上的。當下與子安又談了些別話，子安便說了一聲順風，作別上岸去了。我也到房裏，拾掇行李。同房的那個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纔知道他姓莊，號作人，是一個記名總兵，山東人氏，向來在江南當差，這同是到天津去，見李中堂的，彼此談談說說，倒也破了許多寂寞。忽然一個年輕女人，走到房門口對作人道：「從上船到此刻，還沒有茶呢，渴的要死。這便怎樣？」作人起身道：「我給你泡去。」說罷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紀不過二十歲上下，說出話來又是蘇州口音，生得雖不十分體面，却還五官端正，而且一雙眼睛，極其流動，那打扮又十分趨時。心中暗暗納罕。過了一會，莊作人回到房裏說道：「這同帶了兩個小妾出來，路上又沒有人招呼，十分受累。」我口中唯唯答應，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當差的人，何以男女僕人都不帶一個？說是個窮候補，何以又有兩房姬妾之多？心中十分疑惑，不便詰問，只拿些閒話和他胡亂談天。到了半夜時，輪船啓行，及至天明，已經出海多時了。我因為艙裏悶得慌，便終日在艙面散步閒眺。同船的人也多有出來的。那莊作人也同了出來。一時船舷旁，便站了許多人。我忽然一轉眼，看見有兩個女子，在那邊和一夥搭客調笑，內中一個，正是莊作人叫泡

茶的那個；其時莊作人正在我這一邊和衆人談天，料想他也看見那女子的舉動，却只不做理會。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稱奇。站了一會，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顛簸起來，衆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艙裏去了。慢慢的風浪加大，船身搖撼更甚，各人便都一齊回房。到了夜來，風浪更緊，船身兩邊亂歪，搭客的衣箱行李，都存放不穩，滿艙裏亂滾起來。內中還有女眷們帶的馬桶，也都一齊滾翻，鬧的臭氣逼人。那暈船的人，嘔吐更甚。足足鬧了一夜一天，方纔略略寧靜。及至船到天津，我便起岸，搬到紫竹林佛照樓客棧裏，揀了一間住房，安置好行李。歇息了一會，便帶了述農給我的信，僱了一輛東洋車，到三岔河水師營，去訪文杏農。正是：

閱盡南中怪狀，

來尋北地奇聞。

未知訪着文杏農之後，還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戲提大王尾

恣器威打破小子頭

當時我坐了一輛東洋車，往水師營去。這裏天津的車夫跑的如飛一般，風馳電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點害怕。況且他跑的又一點沒有規矩，不似上海只靠左邊走，便沒有碰撞之虞。他却橫衝直撞，恐後爭先，有時到了擁擠地方，擠住了半天，走不動一步。街路兩旁又是陽溝，有時車輪陷到陽溝裏面，車子便側了轉來，十分危險。我被他擠了好幾次，方纔到了三岔河口，過了浮橋，便是水師營。此時天色已將入黑，我下了車，付過車錢，正要進去，忽然耳邊聽見哈哈打打的一陣喇叭響。抬頭看時，只見水師營門口懸燈結綵，一個營兵正在那裏點燈。左邊站了一個營兵，手中拿了一個五六尺長的洋喇叭，在那裏鼓起兩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哈打打打打吹個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貼地，我雖在外多年，却沒有看見營裏的規矩，看了這個光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見識，不覺看的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聽得咚咚的鼓聲，原來右邊坐了一個營兵，在那

裏擗鼓。此時營裏管外，除了這兩種聲音之外，却是寂靜無聲，也不見別有營兵出進。我到了此時，倒不好冒昧進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說。抬眼望進去，裏邊燈火已是點的通明，彷彿看甬道上黑魃魃的，站了不少人，正不知裏面辦甚麼事。足足等了有十分鐘的時候，喇叭和鼓一齊停了，又見一個營兵轟轟轟的放了三響洋鎗。我方纔走過去，向那吹喇叭的問道：「這營裏有一位文師爺，不知可在家？」那兵說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進去問來。」說罷，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見甬道當中，對站了兩排兵士，一般的號衣齊整，擎着光燒的刀槍。我們只在甬道旁走進去，行了一箭之地，旁邊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門口道：「這便是文師爺的住房。」說罷，先走到門口問道：「文師爺在家麼？有客來！」裏邊便走出一個小廝來，我把名片交給他，說有信要面交。那小廝進去了一會，出來說請我，我便走了進去。杏農迎了出來，彼此相見已畢，我把述農的信交給他。他接來看過道：「原來與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親炙，得很。」我聽說也謙讓了幾句，因為初會，彼此沒有甚麼深談。彼此敷衍了幾句客氣說話。杏農方纔問起我到天津的原故，我不免告訴一二，談談說說，不覺他營裏已開夜飯。杏農便留我便飯。我因為與述農相好多年，也不客氣，杏農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時，已來不及。當下兩人對酌了數杯。我問起今日營裏有甚麼事，裏外都懸燈結綵的原故。杏農道：「原來你還不知，我們營裏接了大王進來呢。」我不覺吃了一驚道：「甚麼大王？」杏農笑道：「你向來只在南邊，不會到北邊來過，怨你不得不懂。這大王是河神，北邊人沒有一個不尊敬他的。」我道：「就是河神，應該尊敬，你們營裏怎麼又要接了他來呢？」杏農道：「他自己來了，指名要到這裏，怎麼好不接他呢？」我吃驚道：「那麼說，這大王居然現出形來，和人一般，並且能說話的了？」杏農笑道：「不是現人形，他原是個龍形。」我道：「有多少大呢？」杏農道：「大小不等，他們船上人都認得，一見了便分得出道是某大王，某將軍。」我道：「他又怎會說話，要指名到那裏那裏呢？」杏農道：「他不說話，船上人見了他，便點了香燭，對他叩頭行禮，然後替卜他的去處。他要到那

裏問的對了，跌下來便是勝簪，得了勝簪之後，便飛跑往大王要到的地方去報。這邊得了信，便排了執事，請去迎接了來。我們這裏是昨天接着的，明天還要唱戲呢。」我道：「這大王此刻供在甚麼地方，可否瞻仰瞻仰？」杏農道：「我們飯後可以演武廳上去看看，但是對了他，不能胡亂說話。」我笑道：「他又不能說話，我們自然沒得和他說的了。」一會飯罷之後，杏農便帶了我，回到演武廳上去。走到廳前，只見簷下排了十多對紅頂藍頂花翎藍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箭袍馬褂，佩刀，對面站着一動也不動，聲息全無。這十多對武官之下，纔是對站的營兵，這便是我進營時看見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廳上看時，只見當中供桌上，明晃晃點了一對手臂粗的蠟燭，古鼎裏香煙裊裊燒着，上等檀香，供桌裏面，掛了一堂繡金杏黃幔帳，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帳一般，不過他是金黃色的罷了。上頭掛了一堂大紅緞子紅木宮燈，地下鋪了五彩地毯，當中加了一條大紅拜墊。供桌上繫了杏黃繡金桌帷。杏農輕輕的掀起幔帳，招手叫我進去，我進去看時，只見一張紅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個描金珠漆盤，盤裏面盤了一條小小花蛇，約摸有二尺來長，不過小指頭般粗細，緊緊盤着，猶如一盤小盤香模樣。那蛇頭却在當中直昂起來。我低頭細看時，那蛇頭和那毒蛇差不多，是個方的，週身的鱗，溼膩且滑，映着燭光，顯出了紅藍黃綠各種顏色，其餘沒有甚麼奇怪的去處。心中暗想，爲了這一點點小麼，便鬧的勞師動衆，未免過於荒唐了。我且提牠起來，看是個甚麼樣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細看準了蛇尾所在，伸手過去捏住了，提將起來。（凡捕蛇之法，提其尾而抖之，雖至毒之品，亦不能施其惡力矣。此老於捕蛇者所言也。）還沒提起一半，杏農在旁邊慌忙在我肘後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握不住，仍舊跌到盤裏去。杏農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裏，喘息了一會，方纔說道：「幸而沒有鬧出事來。」我道：「這件事荒唐得很，這麼一條小蛇，怎麼把他奉如神明起來？我實有點不信。」方纔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他起來，把他一陣亂抖，抖死了他，看便怎樣？」杏農道：「你不知道，這順直豫魯一帶，凡有河工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況且這是個金龍。」

四大王，又是大王當中最靈異的。你要不信，只管心裏不信，何苦動起手來？萬一鬧個笑話，又何苦呢？」我道：「這有甚麼笑話可鬧？」杏農道：「你不知道，今天早起，纔鬧了事呢。昨天晚上四更時候，排隊接了進來，破天亮時，李中堂便委了委員來敬代拈香。誰知道委員纔叩下頭去，旁邊一個兵丁，便昏倒在地。一會兒跳起來亂跳亂舞。原來大王附了他的身，嘴裏大罵：『李鴻章沒有規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營裏，你還裝了大模大樣，不來叩見，委甚麼委員恭代！須知我是受了煌煌祀典，只有論祭是派員拈香的。李鴻章是甚麼東西，敢這樣胡鬧起來？』說時還舞刀弄棒，跳個不休，嚇得那委員重新叩頭行禮，應允回去稟復中堂，自來拈香。這兵丁纔躺了下來，過一會醒了。此刻中堂已傳了出來，明天起早親來拈香呢。」我道：「這又不足為信的，這兵丁或者從前賞罰裏面，有憾於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無可發洩，忽然遇了這件事，他便借着神道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乎一罵，以洩其氣，也是料不定的。」杏農笑了一笑道：「那兵丁未必有這麼大膽罷！」我道：「總而言之，人為萬物之靈，怎麼向這種小小麼，叩頭禮拜起來？當他是神明菩薩，我總不服。何況我記得這四大王是宋理宗謝皇后之姪，謝暨因為宋亡投錢塘江殉國，後來封了大王。因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後人怎樣，又加上金龍二個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變了一條蛇起來呢？」杏農笑道：「所以牛鬼蛇神，連類而及也。」說的大家都笑了。杏農又道：「說便這樣說，然而這樣東西，也奇得很。聽說這金龍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工出了事，一羣河工人員，自然都忙的了不得，忽然他出現了，驚動了河督，親身去迎接他，排了執事，用了顯轎，預備請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願坐顯轎起來，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來。如此數次，只得向他卜筮，誰知他要坐河督大帥的轎子。那位河督，只得要讓。然而又沒有多預備轎子，自己總不能步行，要騎馬罷，他又是賞過紫纒的，沒有紫纒，就不願意騎。後來想了個通融辦法，河督先生，坐到轎子裏，然後把那描金珠漆盤放在轎裏扶手板上，說也作怪，走得沒有多少路，他却忽然不見了。只賸了一個空盤。那河督是

真真近在咫尺的，對了他也不會看見，他怎樣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誰知到了河督衙門下轎時，他却盤在河督的大帽子裏，把頭昂起在頂珠子上。你道奇不奇呢？這還是我傳聞得來的。還有一回，是我親眼看見的事。我那回同了一個朋友去辦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隸州，還那回的保案從知縣上過的班，我那個同事姓張，別字星甫，我和他一同奉了札去查勘要工。一天到了一個鄉莊上，在一家人家裏借住，就在那裏耽閣兩天，這是我們辦河工常有的事。住了兩天，星甫偶然在院子裏，一棵向日葵的葉子上，看見一個壁虎（即守宮，北人呼為壁虎，專中謂之鹽蛇），生得通身碧綠，而且佈滿了淡黃斑點，十分可愛。星甫便叫我去看，我便拿了一個外國人吃皮廂的玻璃杯出來，一手托着葉子，一手拿杯，把他蓋住，叫星甫把葉子摘下來，便拿到房裏，蓋在桌上，細細把玩。等到晚飯過後，我們兩個還在燈底細看，星甫還輕輕的把玻璃杯移動，把他的尾巴露出來，給他拴上一根紅線，然後關門睡覺。這房裏除了我兩個之外，再沒有第三個人了。誰知到了明天，星甫一早起來看時，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的蓋住，裏面的東西卻不見了。星甫還罵底下人放跑了的。然而房門的確未開，是沒有人進來過的。鬧了一陣，也就罷了。又過了幾天，我們趕到工上，只見工上的人，都喧傳說大王到了，就好望合攏了。我和星甫去看那大王時，正是我們捉住的那個壁虎，並且尾巴上拴的紅線，還在那裏。問他們幾時到的，他們說就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說的正是我們拿住他的那天。你說這件事奇不奇呢？我道：「那裏有這等事，不過故神其說罷了。」杏農道：「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怎麼還是故神其說呢？」我道：「又焉見得不是略有影嚮，你却故神其說，作為談天材料呢？聽而言之，後人治河，那一個及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貢上面，何嘗有一點這種邪魔怪道的話？他却實實在在把水治平了。當日敷土刊木，莫高山大川，又何嘗仗甚麼大王之力？那莫高山大川，明明是測量高低廣狹深淺，以為納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穎達疏尚書，不該說是以別祀禮之崇卑，遂開後人迷惑之漸。大約當日河工極險的時候，曾經有人提倡神明之說，以壯那工人的膽，未嘗沒有小小效

驗，久而久之，變本加厲，就鬧出這邪說。誣民的舉動來了。時候已經將近二炮了，我也暫時告辭。明日再來請教一切罷。」說罷起身告辭。杏農送我出來，我仍舊坐了東洋車，回到紫竹林佛照樓客棧。夜色已深，略為拾掇，便打算睡覺了。此時雖是八月下旬，今年天氣却還甚熱，我順手推開扇窗乘涼，恰好一陣風來，把燈吹滅了，我便暗中摸索洋火。此時棧裏已是靜悄悄地，忽然間一陣抽抽噎噎的哭聲，直刺入我耳朵裏，不覺呆了一呆。且不摸索洋火，一定神仔細聽去，彷彿這聲音出在房裏。黑暗中看見板壁上，一個脫飾地方，成了一個圓洞，洞中却射出光來，那哭聲好，傳就在那邊過來的。我便輕移脚步，走近板壁那邊，那洞却比我高了些，我又移過一張板檯，墊了脚，向那洞中望去，只見隔壁房裏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領白婦人，穿了一件三寸寬黑緞滾邊的半舊藍熟羅衫，藍竹布紮腿袴，伸長兩腿，交放起一雙四寸來長的小脚，頭上梳了一個京式長頭，手裏拿了一根近五尺長的旱烟筒，在那裏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子，穿一件補了兩塊的竹布長衫，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只對着那婦人嗚嗚飲泣。那婦人面罩重霜般，一言不發，再看那小子時，却是生得骨瘦如柴，臉上更是異常瘦削。看了許久，他兩個人只是不做聲。那小子却哭得更利害。我看了許久，看不出其所以然來，便輕輕下了板檯。正要重新去摸洋火，忽又聽得隔壁一陣劈拍之聲，又是一陣詈罵之聲。不覺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檯，向那邊一張，只見那婦人站了起來，拿着旱烟筒，向那小子頭上亂打。嘴裏說道：「我只打死了你，銷銷我這口氣。我只打死了你，銷銷我這口氣。」說來說去，只是這兩句。手裏却是不住的亂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伸着頸子受打，不提防拍拆一聲，烟筒打斷了，那婦人嚷道：「我吃了二十多年的烟袋，（北人通稱烟袋）在你手裏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討賠。」說時又拿起那斷烟筒，狠命的向那小子頭上打去，不料烟筒杆子短了，格外力大，那銅煙鍋兒（粵人謂之煙斗，蘇滬間謂之煙筒頭）恰恰打在頭上，把頭打破了，流出血來，直向臉上淌下去，那小子先把袖子揩拭了兩下，後來在袖子裏取出手帕來擦，仍

舊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動。那婦人彎下腰來一看，便搥胸頓足號啕大哭起來，嘴裏嚷道：「天呵天呵，我好命苦呵，一個兒子也守不住呵。」我起先只管尋看，還莫名其妙，聽到這兩句話，方纔知道他是母子兩個，却又不不知爲了甚麼事，若說這小子是個逆子呢，看他那欽泣受杖的情形，又不像；若說不是逆子呢，他又何以惹得他母親動了如此大氣？至於那婦人，也是測度他不出來。若說他是個慈母呢，他那副狼惡凶悍的尊容，又不像；若說他不是個慈母，何以他見兒子受了傷，又那麼痛哭起來？正在這裏胡思亂想，忽然他那房門已被人推開，便進來了四五個人，認得一個是棧裏管事的，其餘只怕是同棧看熱鬧的人，那管事的道：「你們來是一個人來的，雖是一個人吃飯，却天天是兩個人住宿，住宿也罷了，還要天天晚上鬧甚麼神號鬼哭，弄得滿棧住客都討厭，你們明天搬出去罷。」（此時跪下的小子早已起來了。）管事的回頭一看，見他血流滿面，又厲聲說道：「你們吵也罷，哭也罷，怎麼鬧到這個樣子？不要鬧出人命來。」管事的一面說，那婦人一面哭喊，那小子便走到那婦人跟前說道：「娘不要哭，不要怕，兒子沒事，破了一點點皮，不要緊的。」那婦人咬牙切齒的說道：「就是你死了，我也會和他算帳去。」那小子一面對管事的說道：「是我們不好，驚動了你貴棧的寓客，然而無論如何，總求你擔代這一回，我們明日搬到別家去罷。」管事的道：「天天弄我擔代，擔代了七八天了，我勸你們安靜點罷，要照這個樣子，隨便到誰家去，都是不能擔代的。」說罷出去了。那些看熱鬧的，也就一哄而散，我站的久了，也就覺得困倦，便輕輕下了板櫓，摸着洋火點了燈，拿出表來一看，誰知已經將近兩點鐘了，便連忙收拾睡覺。正是：

貪觀隔壁戲，

竟把睡鄉忘。

未知此一婦人，一男子，到底爲了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河工大王將軍之說，不知始於何時，千載迷信，終不能破除，真有欲索解人而不可得之概。此篇之說，似仍

非確論，夫烏得大智慧人一破之耶？

後半回，一婦人一小子，明明是家庭之事，願何以出於旅舍之中，令人懷疑不定。急欲尋擇下文，而記者忽然要睡覺，毋乃惡作戲。

第六十九回

貴孝道家庭變態

權寄宿野店行沽

且說自從打破了頭之後，那邊便聲息俱寂，我便安然鼾睡。一覺醒來，已是九點多鐘，連忙叫茶房來，要了水，淨過嘴臉，寫了兩封信，拿到帳房裏，託他代寄。走過客堂時，却見杏農坐在那裏，和昨夜我看見的那小子說話。原來佛照樓客棧，除了房客之外，另外設了兩座客堂，以為寓客會客之用。杏農見我走過，便起身招呼道：「起來了麼？」我道：「想是到了許久了。」杏農道：「到了一會兒。」說着便走近過來。我順便讓他到房裏坐，他一面走，一面說道：「方纔來時候，你未起來，恰好遇了一個朋友，有事託我料理。此時且竣工夫談天，請你等我一等。我去再來。」說罷拱手別去。我回到房裏，等了許久，直到午飯過後，仍不見杏農來。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來的了。我便出門到外面逛了一晌，又到向來有來往的幾家字號裏去走走。及至回到棧時，已經四點多鐘。客棧飯早，茶房已經開上飯來。吃飯過後，杏農方纔匆匆的來了，喘一口氣，坐定說道：「有勞久候了。」我道：「我飯後便出去辦了一天事，方纔回來。」杏農道：「今天早起，我本來專誠來回候你，不料到得此地，遇了一個敝友，有點為難的事，就代他調排了一天，方纔停當。」我道：「就是早起在客堂裏那一位麼？」杏農道：「正是他。本來住在你這裏，貼隔壁的房間，我到此地時，纔入點鐘，打你的門，你還沒有起來。我正要先到別處走走。不期遇了他開門出來，我便攬了這件事，直到此刻纔辦妥了。」我道：「昨夜我聽見隔壁房裏有人哭了許久，後來又吵鬧了一陣，不知為的是甚麼事？」杏農嘆道：「說起來話長得很。我到了天津，已經十多年，初到

的時候，便識了這個朋友。那時彼此都年輕，他還沒有娶親，便就了這裏招商局的事。只有一個母親在城裏租了我的兩間餘屋，和我同住著，幾兩銀子薪水，雖未見得豐盛，却也還過得去。我笑道：「你說了半天，他究竟姓甚名誰？」杏農道：「他姓石，別字映芝，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個翰林，只放過兩回副主考，老死沒有開坊，所以窮的了不得。他老子是個江蘇知縣，署過幾回事，臨了鬧了個大病，幾乎要查鈔家產，為此急死了。遺下兩房姨太太，都打發了。那時映芝母子，本沒有隨任得信之後，映芝方纔到南京去，運了靈柩回來，可憐那年映芝，只得十五歲。」我聽了這話，不覺心中一動，暗想我父親去世那年，我也只得十五歲，也是出門去運靈柩回家的，此人可謂與我同病相憐的了。因問道：「你怎麼知道的這般詳細？」杏農道：「我同他一相識之後，便氣味相投，彼此換了帖，無話不談的。以後的事，我還記得詳細呢。他運柩回來之後，便到京裏求了一封薦信，薦到此地招商局來。通州離這裏不遠，便接了他母親來津。那時我的家眷，也在這裏，便把我住的房子，騰出兩間，轉租給他。因此兩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時却也相安無事。映芝爲人，十分馴謹，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映芝因家道貧寒，雖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應。及至服闋之後，纔定了天津本城裏的一位貧家小姐，却也是個書香人家。文人是個老儒士，誰知過門之後，不到一年光景，便鬧了個婆媳不對，天天吵鬧不休，連我們同居的，也不得安。」我道：「想是娶了個不賢的婦人來了。這不要緊，不孝子，最是人生之累。」杏農歎道：「在映芝說呢，他母親在通州，和妯娌親戚們，都是和和氣氣的，從來不會和人家拌嘴，在我們旁觀的呢，實在不敢下斷語。從此那位老太太，因爲和媳婦不對，便連兒子也厭惡起來了。逢着人便數說他兒子不孝，鬧的映芝沒有法子，便寫了一紙休書，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更鬧的天翻地覆起來，說映芝有心和他賭氣，難道你休了老婆，便罷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拚了這條命。如此一來，嚇得映芝，又不敢休了。這位媳婦，受氣不過，便回娘家去住幾天。那柴米油鹽的家務，未免少了人照應。老太太又不答應了，說道是我催大年紀了，兒子也長大了，媳婦又

娶了，還要我當這個窮家。映芝沒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來。映芝在招商局領了薪水回來，總是先交給母親。老太太又說我不當家，交給我做甚麼？只得另外給老太太數塊錢零用。他又不愛，及至吵罵起來，他又說兒子媳婦沒有錢給我用，我要買一根針一條線，都要求媳婦指頭縫裏寬一寬，纔流得出來。諸如此類的鬧法，一個月總有兩三回。他老太太高興起來，便到街坊鄰舍上去，數落他兒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映芝朋友家裏去，也不管人家認得他不認得，走進去，便把自己兒子盡情數落。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個舍親從南邊來了，便到我家裏去談起來，是和映芝老人家認得的。我那舍親姓丁，別字紀昌，向來在南京當朋友的，談起映芝老人家，虧空急死的，也十分嘆息。却被那老太太聽見了，便到我這邊來，對紀昌着實實的把映芝數落了一頓。總說他怎麼的不孝，這是路過的一個人，說過也就罷了。誰知後來却累的映芝不淺。我道：「怎麼累呢？」杏農道：「你且莫問，等我慢慢的說來。到後來，他竟跑到招商局裏去，求見總辦，要告他兒子的不孝。總辦那裏肯見他，他便坐在大門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訴說他兒子怎麼不孝。經映芝多少朋友勸了他纔回來。還有一回，白天鬧的不夠，晚上也鬧起來。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櫓的大罵。又把磁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裏亂摔。攪了個雞犬不甯。到明天實在沒有法子，映芝的老婆，避回家去了。映芝也住在局裏，不敢回家。過了一夜，這位老太太，見一個人鬧的沒味了，便拿了一根帶子，自己勒起頸子來，恰好被我用的老媽子看見了，便嚷起來。那天剛剛我在家，便同內人過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個小孩子，到招商局叫映芝回來，偏偏映芝又不在局裏。那小孩子沒輕沒重的，便說不好了，石師爺的老太太上了吊了。這句話，恰被一個和映芝不睦的同事聽了，便大驚小怪的傳揚起來，說甚麼天津地方，要出逆倫重案了，快點叫人去捉那逆子去，不要叫他逃脫了。這麼一傳揚起來，叫總辦知道了，便把映芝的事情撤去。好好的二十兩銀子的館地，從此沒了。天津如何還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住了一年，終不是事，聽說有幾個祖父的門生，父親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湊了盤纏，到

南京去希圖討個館地，不料我方纔說的那位舍親丁紀昌聽了他老太太的話，回到南京之後，逢人便說，沒處不談。趕映芝到了南京，一個個的無不是白眼相加。映芝起初還莫明其妙，後來有人告訴了他丁紀昌的話，方纔知道。幸虧回到上海，尋着了述農家兄，方纔弄了一分盤纏回來。你說這個不是大受其累麼？誰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樣了。不住在家裏，躲向親戚家裏去了。映芝去接他回家時，他一定不肯，說是我，不慣和他同居。映芝沒法，把老婆送到天津來，住到娘家去了。然後把自家母親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謀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來，謀了東局的一件事。東局離這裏遠，映芝有時到市上買東西，或到這裏紫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樣，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從通州跑到天津來，到親家家裏去大鬧，說親家不要臉，嫁女兒猶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裏住宿。我道：「難道映芝的老婆，一同娘家之後，便永遠不同夫家了麼？」杏農道：「只有過年過節，由映芝領回去，給婆婆拜年拜節，不過住一兩天便走了，倒是這個辦法，家裏過得安靜些。然而映芝却又擔了一個大名氣了。」我道：「甚麼名氣呢？」杏農道：「他那位老太太滿到四處的去說，說他的兒子賺了錢，只顧養老婆的全家，不顧娘死活的。所以映芝便擔了這個名氣。那東局的事也沒有辦得長，不多幾個月，就空下來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賦閒的，所謂人窮志短。那映芝這兩年鬧的神采也沒有了。今年春上弄了一個籌防局的小館地，一個月只有六吊大錢，他自己一個人連吃飯，每月只限定用一吊五百文，給老婆五百文的零用，其餘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館地愈小，事情愈忙，這是一定之理。他從春上得了這件事之後，便沒有回通州去過。所以他老太太這回趕了來，先把行李落在這裏，要到籌防局去找兒子，却不料找錯了，找到巡防局裏去。人家對他說我們局裏沒有這個人，他便說是兒子串通了門丁，不認娘了。在那裏叫天叫地的哭罵起來。人家辦公事的地方，如何容得這個樣子？便有兩個局勇驅趕他。他又說兒子趕娘了。人家聽了這個話，越發恨了，在那裏受了一場大辱。方纔回到這裏，哭喊了一夜。

第二天映芝打聽着了，連忙到了這裏來求他回去。他見了映芝，便是一場大罵，說他指使局勇，羞辱母親。映芝和他分辯，說兒子並不在那個局裏，是母親走錯了地方。他說既然不是這個局，是那個局？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親鬧掉了的，這回怕再是那個樣，如何敢說？他見映芝不說，便天天和映芝鬧。可憐映芝白天去辦公事，晚上到這裏來捱罵，如此一連八九天。這裏房飯錢又貴，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五天一結算，映芝實在是窮，把一件破舊熟羅長衫當了，纔開銷了五天房飯錢。再一耽擱，又是第二個五天到了。昨天晚上，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樣觸怒了他，便把映芝的頭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來了，知道了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連哄帶騙的，請到了我一個朋友家裏。然後勸了他一天，映芝還磕了多少頭，陪了多少小心，直到方纔纔把他勸肯了。和他僱定了船，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說妥了。我方纔得脫身到這裏來。這一席長談，不覺已掌燈多時了。知道杏農沒有吃夜飯，便叫廚房裏，弄了兩樣菜，請他就在棧裏便飯。飯後，又談些正事。杏農方纔別去。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料理定了幾樁正事，便要進京。我因為要先到河西務去辦一件事，河西務雖係進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邊有耽擱，就沒有僱長車，打算要騎馬。誰知道這裏馬價很貴，只有騎驢的便宜。我便僱了一頭驢，好在我行李無多，把衣箱寄在杏農那裏。只帶了一個馬包，跨驢而行。說也奇怪，驢這樣東西，比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馬壞。我向來沒有騎過，居然使他不動，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騎慣了馬的，沒有被他摔下來。然而儘拉韁繩，他總不肯站起來了。只得下來把他拉起，重新騎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幾次，我心中無限焦燥，只得拉着韁繩，步行一程，再騎一程。走到太陽偏西，還沒有走到揚村（由天津進京車站）越覺心急。看見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暫且住下，到明天再走。入到店裏，問起這裏的地名，纔知道是（老米店）。我曾過嘴臉之後，拿出幾十錢，叫店家和我出買點酒來。店家答應出去了。我見天時尚早，便到外面去閒步。走出門來，便是往來官道。再從旁邊一個小巷子裏走進去，只見巷裏頭一家，便是

個燒餅攤。餅攤旁邊，還擺了幾棵半黃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鴉片烟店；再走過去，約莫有十來家人家，便是盡頭；那盡頭的去處，却又是一家賣鴉片烟的，從那賣鴉片烟的人家，前面走過去，便是一片田場，再走幾十步，回頭一望，原來那老米店，通共只有這幾家人家，便算是一條村落的了。信步走了一回，仍舊回到店裏，呆呆的坐了一大會，看看天要黑下來了，那店家纔提了一壺酒回來交給我。我道：「怎麼去這半天？」店家道：「客人只怕是初走這裏。」我道：「正是。」店家道：「這老米店沒有賣酒的地方，要喝一點酒，要走到十二里地方去買呢。客人初到這裏，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聽他說話，一面舀出酒來呷了一口，覺得酒味極劣，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這般惡劣起來？想是去買酒人賺了我的錢，所以買這劣酒搪塞。深悔方纔不曾多給他幾文，心裏正是這麼想着，外面又來了一個客人，却是個老者，鬚髮皆白，臉上却是一團書卷氣，手裏提着一個長背搭，也走到房裏來。原來北邊地方小客店，每每只有一個房，一舖匹，無論多少寓客，都在一個坑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背搭，要了水淨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隨意同他點頭。因見桌上有一個空茶碗，順手便舀一碗酒，讓他喝。他也不客氣，舉杯便飲。我道：「這裏的酒，很不好。」老者道：「這已經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簡直和水一般。」我道：「這裏離天津不遠，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邊販來呢？」老者道：「這裏嗎？」（北直人通稱天津爲衛裏，以天津本衛也。）那裏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走這邊，不知道這些情形。做酒的燒鍋都在衛裏，衛裏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過西沽，就不行了，爲的是釐卡上的捐太重，西沽就是頭一個釐卡，再往這邊來，過一個卡子，就捐一踰，自然把酒捐壞了。」我道：「捐貴了，還可以說得，怎麼會捐壞了呢？」老者道：「買貴了人家喝不起，只得攪和些水在酒裏。那釐捐越是抽得利害，那水越是攪得利害。你說酒怎麼不壞？」我問道：「那抽捐是怎麼算法？可是照每擔捐多少算的嗎？」老者道：「說起來可笑得很呢，他並不論擔捐，是論車捐，却又不講每車捐多少，偏要講每個車輪子捐多少，說起來是那做官的混帳了。不知道，這做買賣的也不是個好東

西；他要照車輪子收捐，這邊就不用牲口拉的車，只用人拉的車。」我道：「這又有甚麼分別？」老者道：「牲口拉的車，總是兩個輪子，他們却做出一種單輪子的車來，那輪子做的頂小，安放在車子前面的當中，那車架子却做的頂大，所裝的個籃子，比牲口拉的車裝的多。這車子前面用三四個人拉，後頭用兩個人推，就這麼個玩法。正是：

一任你刻舟求劍，
怎當我掩耳盜鈴。

未知那老者還說出甚麼來，且待下回再記。

嗚呼！吾讀此回，而嘆家庭骨肉間之怪狀，何竟層出不窮，至於如是也！天倫之親，莫如父母子女，而愛情之摯者，尤莫如母女，乃如是，乃如是，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蓋至是而極矣。吾聞先哲有言：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吾何敢責石映芝之母也！雖然，子與子言孝，操是說以往，是為至德。苟父與父言慈，而仍操是說，則難乎其為人子矣。吾於此知先哲之言，必有所為而發者，固非籠統之言也。而適足以為後世頑鄙者之口實，是誠先哲所不及料，抑亦增子道之大哀已。

十餘家之村落，且無行兌處，而烟館乃有二家，真是一舉目一投足，無非怪現狀。

吾更歎觀夫吾中國矣，商務最盛，莫如上海，上海精華，萃於租界，租界之繁盛，又以大馬路四馬路為首屈一指，此大馬路四馬路者，各長三里餘，其兩旁市肆之宏闊，裝潢之富麗，幾眩人目。其間鴉片烟館，大小不知其數，幾為各種行業之冠。獨於此兩馬路中，欲求一米肆而不可得，荒涼如老米店者，如彼繁盛如大馬路四馬路者，又如此。嗚呼！怪現狀，可勝僕指計哉！

第七十回 惠雪舫遊說輪苑

周輔成誤娶填房

我聽那老者一席話，纔曉得這裏酒味不好的緣故，並不是代我買酒的人落了錢，於是再啣一腕，讓他喝，又開了一罐罐頭牛肉，請他大家盤坐在坑上對吃。我又給錢與店家，叫他隨便弄點麵飯來，方纔彼此通過姓名。那老者姓徐，號宗生，是本處李家莊人。這回從京裏出來，因為此地離李家莊還有五十里，恐怕趕不及，就在這裏下了店。我順便問問京裏市面情形，宗生道：「我這回進京，滿要見焦侍郎，代小兒求一封信，謀一個館地。不料進京之後，他碰了一樁很不自在的事，我就不便和他談到謀事一層，只住了兩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我道：「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理儒？」宗生道：「正是他。」我道：「我在上海看了報，他這侍郎，是纔陞轉的，有甚麼不自在的事呢？」宗生道：「他們大老官，一帆風順的升官發財，還有甚麼不自在？不過為點小家事罷了。然而據我看來，他實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個絕頂聰明人，筆底下又好，却是學也不會入得一名。如今雖然堂堂入座，却是異途出身。四五個兒子，都不肯好好的念書，都是些不成材的東西。只有一位小姐，愛同拱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馬的貴婿。誰知立了這麼一個志願，便把那小姐就誤了。直到了去年，已過二十五歲了，還沒有人家就誤了。點年紀，還沒有甚麼要緊，還把他的脾氣，憤得異乎尋常的出奇。又吃上鴉片烟癮，鬧的一發沒有入敢問名的了。去年六月間，有一位太史公，斷了絃，這位太史，姓周，號輔成，年紀還不滿三十歲，二十歲上便點了翰林，放過一任貴州主考，宦囊裏面多了三千金，便接了家眷到京裏來，省吃儉用的過日子。望開坊，誰知去年春上，染了個春瘟病，捱到六月間死了。你想這般一位年輕的太史公，一旦斷了絃，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這太史公，倒也仗儀情深，一概謝絕。這信息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這風流太史，做個快婿，雖然是個續絃，且喜年紀還差不多，想定了主意，便打算央媒說合。既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聽得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謝去，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等到今年春天，纔請出一個人來商量。這個人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是兩榜同年，却是個旗人，名叫惠單，號叫雲舫，為人極其能言善

辨。焦侍郎請他來把這件事直告訴了他，又說明不願自己先求他的意思。雪舫便一力擔承在身上，說道：「大人放心，司官總有法子，說得他服服帖帖的來求親。大人這裏，還不要就答應他，放出一個欲擒故縱的，然後許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這邊的門面。」焦侍郎大喜，便說道：「那麼這件事，就盡託在老兄身上了。」雪舫得了這個差使，便不時去訪周輔成談天。周輔成老婆雖死了，却還留下一個六歲大的男孩子，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雪舫到了，總是逗他玩笑，考他認字，偶然談起，說道：「怪可憐的一個小孩子，小小年紀，沒了娘了，你父親怎麼就不再娶一個？」輔成聽了，笑道：「傷心還沒有得過，那裏便談到這一層？況且我是立志齋居以終的了。」雪舫道：「你莫嘴強，這是辦不到的，縱使你伉儷情深，一時未忍，久後這中缺乏人，纔不是事。況且小孩子說大不大，總得要有人照應的，你此刻還趕傷心追悼的那邊去，未必肯信我這個話。久後你便要知道的。」輔成未及回答，雪舫又道：「說來也難，娶了一個好的來，也罷了，倘使娶了個不賢的，那非但自己終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對付晚娘，也不容易。」輔成道：「可不是嗎？我這立定齋居以終之志，也是看到這一着。」雪舫道：「這也足見你的深謀遠慮，其實現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聽見人家說起某家的晚娘待兒子怎樣，某家的晚娘待兒子怎樣，聽着也有點害怕。輔成兄，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何不把令郎送回家鄉去，自己住到會館裏，省得賃宅子，要省得多呢。」輔成道：「我何嘗不想？只爲家母生平最愛的是內人，去年得了我這裏的信息，已經不知傷心的怎樣了，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見子思母，豈非又撻撻起他的傷心來？何況小兒說大雖不大，也將近可以讀書了，我們衙門清閒無事，也想借課子消遣，因此未果。」雪舫道：「既然如此，你也可以搬到會館裏面去，到底省點澆裹。」輔成道：「我何嘗不想，只因這小孩子還小，一切料理，打辦洗澡，還得用個老媽子伺候。」雪舫道：「就是這個難，並且用老媽子，也不容易用着好的。」輔成道：「這倒不然，我現在用的老媽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還是從家鄉帶來的。」雪舫道：「這麼說，你夫人雖是沒了，這過日子澆裹還是一文不能

省的。」輔成道：「這個自然。」雪舫道：「這麼說，你還是早點續絃的好。」輔成道：「這話怎講？」雪舫笑了一笑，却不答話。輔成心下狐疑，便追着問甚麼道理。雪舫道：「我待要不說，又對你不起，要待說了出來，一則怕你不信，二則怕你發急。」輔成道：「說的不近情理，不信或者有的，又何至於發急呢？」雪舫又笑了一笑，依然沒有話說。輔成道：「你這個樣子，倒是令我發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甚麼話不好說，要這等藏頭露尾作甚麼呢？」雪舫正色道：「我本待不說，然而若是終於不說呢，未免對朋友不起，所以我只得真說了，但是說了，你切莫發急。」輔成發急道：「你說了半天，還是未說，你這才算甚麼呢？」雪舫道：「此刻我直說了罷，若是在別的人呢，這是稀不相干的事，無奈我們是做官的人，說着又頓住了。」輔成恨道：「你簡直爽快點，一句兩句說罷，我又不和你作甚麼文字，只管在題前作虛冒發多少議論作甚麼？」雪舫道：「你是身居清貴之職的，道個上頭更要緊。」輔成更急了道：「你還要故作盤旋之筆呢，快說罷。」雪舫道：「老實說了罷，你近來外頭的聲名不大好聽呢！」輔成生平是最愛惜聲名的，平日為人謹飭的，了不得，忽然聽了這句話，猶如天上吊下了一个大霹靂來，直跳起來問道：「這是那裏來的話？」雪舫道：「我說呢，叫你不要着急。」輔成道：「到底是那裏來的話，我不懂啊。到底說的是那一行呢？」雪舫拍手道：「你知道我近來到你這裏來坐，格外來得勤，是甚麼意思，我是要來私訪你的。誰知私訪了這幾天，總訪不出個頭緒來，只得直說了。外頭人都說你自從夫人嫁了之後，便和用的一個老媽子搭上了纏綿的了不得，所以凡是來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絕。」輔成道：「這些謠言從那裏來的？」雪舫道：「外頭那個不知，還要問那裏來的呢？不信你去打聽你們貴同鄉，大約同鄉官沒有一個不知道的。」輔成直跳起來道：「這還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話，搬到會館去住，樂得省點澆裏。」雪舫道：「這一着也未嘗不是，然而你既買了宅子，自己又住到會館裏，怎麼見得省？」輔成道：「那裏的話，我既住到會館，便先打發了老媽子，帶着小孩子，住進去了。」雪舫道：「早就該這樣辦法的了。」輔成便忙着要

揀日子就搬。雪舫道：「你且莫忙，這不是一時三刻的事，我也在這裏代你打算呢。小孩子說小，雖然不小，然而早起晚睡，還得要人招呼，還有許多說不出的零碎事情，斷不是我們辦得到的。譬如他頑皮，攪漏了衣服，或者掛破了衣服等類，都是馬上要找替換，要縫補的；試問你我可以辦得到麼？這都是平常無事的話，萬一要有甚麼傷風外感，那更費手脚麼？我正在這裏和你再三盤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不出這麼一件小小事情，倒是很費商量的。」一席話說的輔成呆了，歇了半晌道：「不然，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鄉去也好。」雪舫道：「你方纔不是說怕傷太夫人的心麼？」輔成搓手頓足了半晌，沒個理會。雪舫又道：「不如我和你想個法子罷，是輕而易舉，絕不費事的，不知你可肯做？」輔成道：「你且說出來，可以做的便做。」雪舫道：「你若肯依了我做去，包管你就可以保全聲名。」輔成道：「你又來作文字了，又要在題前盤旋了，快直說了罷。」雪舫道：「你今日起，便到虞託人做媒，只說中饋乏人，要續絃了，這麼一來，外頭的謠言自然就消滅了。」輔成道：「這個不過是暫時之計，不可久長的。況且央人做媒，做來做去，總不成功，也不是個事。萬一碰了合式的，他樣樣肯將就，任我怎樣挑剔，他都答應，那却如何是好呢？」雪舫正色道：「那不就認真續了絃就完了？我勸你不要那麼默天，下那裏有從一而終的男子。你此刻還是熱烘烘的，自然這樣說，久而久之，中饋乏人，你便知道餓居的難處了。與其後來懊悔，還是趕早做了的好。依我勸你，趁此刻自己年紀不十分大，兒子也還小，還容易求配，倘使耽擱幾年，自己年紀也大了，小孩子也長成了，那時後悔想到續絃，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兒，未必肯嫁給于思，于思的老翁了。況且說起來，前妻的兒子，已經若干大了，人家更多一層嫌棄，還有一層比妨你始終不續絃的話，將來開坊了，外放了，老大人太夫人，都是要迎養的，同寅中官眷往來，你沒有個夫人，如何得便？難道還要太夫人代你應酬麼？你細想想，我的話是不是？」輔成聽了，低下頭去，半晌沒有話說。雪舫又道：「說雖如此說，這件事却是不能由我的，最要緊是打聽人品，倘使弄了一個不賢的來，那可不是鬧頑的。」輔成歎了一口氣，却不言。

語。雪舫又道：「此刻你且莫愁，這些先撒開了話，要求人做媒，趕緊要續絃，先把謠言息一息再講。」輔成也沒有話說，雪舫又談些別樣說話，然後辭去。過了一日，雪舫未曾出門，輔成先去拜訪了，說是躊躇了一天一夜，沒有別的法子，只好依你之計，暫時息一息謠言再說的了。雪舫道：「既然如此，便從我先做起媒來，陸中堂有一位小姐，是才貌兼備的，等我先去碰一碰看。」輔成道：「你少胡鬧，他家女兒，怎肯給我們寒士？何況又是個填房。」雪舫道：「求不求在你，肯不肯由他，問一問不見得就玷辱了他。那又何妨呢？」輔成也就沒有言語了。再過一天，雪舫便來回話，說陸中堂那邊白碰了，今日我又到張都老爺那邊去說，因為聽說張都老爺有個妹子，生得十分福氣，今日沒有回話，過幾天聽信罷。此時輔成因為謠言可怕，也略略活動了一點。這兩天也在別個朋友跟前，提起續絃的話，一時同衙門的同鄉的，都知道周太史要續絃了。那做媒的，便絡繹不絕。這個詩說張家小姐才能，那個誇說李家小姐標緻，說的心如楠木的一位太史公，心中活潑潑起來。雪舫又時時走來打動商量要怎麼的好，怎麼的不好。又說第一年紀要大的好，輔成問他是甚麼緣故，雪舫道：「若是元配，自然年紀不怕小的；此刻你的是續絃，進了你門，就要做娘的，翁姑又不在跟前，倘使年紀過輕，怎麼能當得起這個家？若是年紀大點的，在娘家縱使未曾經練過，也看見得多了，招呼小孩子，料理家務，自然都會的了。你想不是年紀大的好麼？」說的輔成合了意，他却另外挽出一個人來，和輔成做焦侍郎小姐的媒。輔成便向雪舫打聽。雪舫道：「這一門我早就想着了，一則怕這位小姐不肯許人家做填房，二則我和焦老頭子有堂屬之分，般不上去說這些事，所以未曾提及。這門親倘是成了，倒是好的。聽說那一位小姐，雅的是琴棋書畫，俗的是寫算操作，沒有一件不來的。況且年紀好像在二十以外一點了，於料理小孩子一層，自然是好的了。」輔成聽了，也巴望這門親定了，好得個內助，偏偏焦侍郎那邊，又沒有着實回話，倒鬧得輔成心焦起來。又託雪舫去說求之再四方，纔應允。一連跑了四五天，把這頭親事說定，一面擇日行聘。過了幾時，又張羅行親迎大禮，央了欽天監選擇了

黃道吉日，打發了鼓吹彩輿去迎娶。擇定了午正三刻拜堂合巹。這一天周太史家裏，賀客盈門，十分熱鬧；格外提早點吃了中飯，預備彩輿到了，好應吉時拜堂。一班同年同館的太史公，都預備了催妝詩，合巹詞。誰知看看到了吉時，不見彩輿到門。衆親友都呆呆等着，看新人的等般多時，已是午過未來，還是寂無消息。辦事的人，便打發人到坤宅去打聽，回報說新人正在那裏梳妝呢。衆人只得仍舊呆呆等。等到了未末申初，兩頂大媒老爺的轎子到了，說來了來了，快了快了，馬上就登輿了。周太史一面款待大媒，鬧了一會，已交酉刻。天已晚下來了，只得張羅開席，宴客吃到半席時，忽然間鼓樂喧天的，新娘娶了回來。便連忙撤了席，拜堂，送房合巹，又忙了一陣。直到戌正，纔重新入席。那新人的陪嫁，除了四名丫頭之外，還有兩房僕婦，兩名家人，都是很漂亮的。衆人盡歡散席時，已是亥正了。大家寬坐了一會，便要到新房裏看新人。周太史只得陪着到新房裏去。衆人舉目看時，都不覺醜了一酸，原來那位新人，早已把風冠除去，却仍舊穿的蟒袍霞帔，在新床上擺了一付廣東紫檀木的鴉片煙盤，盤中烟具十分精良，新人正躺在新床上吃著公煙呢。看見衆人進來，纔慢慢的坐起，手裏還拿着煙槍，兩個老媽子伴房，連忙過去接了煙槍，打橫放在煙盤上，一個接手代，他帶上風冠，陪嫁家人過來，把煙盤收起來，回身要走。忽聽得嬌滴滴的聲音，叫了一聲（來！）這個聲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來的。那陪嫁家人便回轉身子，手捧煙盤，端端正正的站着，只聽得那新人又說道：「再預備十二個炮就殺了。」那陪嫁家人連答應了三四個是字，方纔退了出去。衆人取笑了一回，見新人老氣橫秋的那個樣子，便紛紛散去。新人見客散了，仍舊叫拿了煙具來，一口一口的吹，吹足了十二口，時天色已亮，方纔卸妝睡覺。周輔成這一氣，幾乎要死。然米已成飯，無可如何了。只打算日後設法禁制他罷了。那位新人，一睡直到三下鐘方纔起來。梳洗已畢，便有他的陪嫁家人，帶了一個面生人，手裏拿了一包東西，到上房裏去。輔成此時，一肚子沒好氣，也沒做理會。第二天晚上，便自己睡到書房裏去了。到了第三天，是照例回門。新婿新人，先後回去，行禮已完，新婿也照例先回，及至輔成回

到家時，家人送上兩張帳單，輔成接過來一看，一張是珠寶市美珍珠寶店的，上面開着珍珠頭面一副穿珠手鐲一副西洋鑽石戒指五個，共價銀四千五百兩；又一張是寶興金店的，上面開着金手鐲一付，押髮簪子等件，零零碎碎，共價是三百十五兩。輔成看了，便道：「我家裏幾時有買過這些東西？」家人回道：「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裏送來的。」輔成嚇了一跳，呆了半晌，沒有話說。慢慢騰騰的踱到書房，換過便衣，唉聲嘆氣的，坐立不安。直等到晚上十二點多鐘，新人方纔回來。輔成一肚子沒好氣，走到上房，只見那位新夫人已經躺下吃煙了。看見丈夫進來，便慢慢騰騰的坐起。輔成不免也欠欠身坐下。半晌開口問道：「夫人昨天買了些首飾？」新人道：「正是，我看見今天同門，倘便還戴了陪嫁東西，不像樣子，所以叫他們拿了來，些微揀了兩件，其實還不甚合意。」輔成道：「既然不甚合意，何不還還了他呢？」說時臉上狠現出一種不喜歡的顏色。新人聽了這話，看了新婿的顏色，不覺也勃然變色起來。正是：

房帷未遂齊眉樂，易象先呈反目文。

未知一對新人，鬧到怎麼樣子，且待下回再記。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婦難

焦侍郎入粵走官場

當下新人變了顏色，一言不發。輔成也忍耐不住，說道：「不瞞夫人說，我當了十年的窮翰林，只放過一回差，不曾有甚麼積蓄。」新人不等說完，便搶着說道：「罷罷，幾吊錢的事情，你不還，我娘家也還得起，我明日打發人去要了來，不煩你費心。不過我這個，也是擇你的體面。今天同門去，我家裏甚麼王爺貝子，貝勒福晉姑娘，中堂尙書侍郎夫人小姐，擠滿了一屋子，我只插戴了這一點撈什子，還覺着怪寒廔的，誰知你到那裏，驚天動地起來，早知道這樣，你又何必娶甚麼親？」說着又叫了一聲來，那陪嫁家人便走了進來，垂手站着。新人拿眼

晴對那鴉片煙盤看了一眼，那家人便走到床前，半坐半輪的，燒了一口爐，裝到斗上。輔成冷眼覷着，只見那家人把烟槍向那邊一送，新人輪下來接了，向燈上去吸。那家人此時簡直也輪了下來，一手擋着槍槍，一手拿着烟籤子，撥那斗門上的煙，輔成見了，只氣得三尸亂暴，七竅生煙。只因纔做了親，不過三朝，不便發作，忍了一肚子氣，仍到書房裏去安歇了。從此那珠寶店金子店的人，三天五天便來催一次。輔成只急得沒路投奔，雪舫此時却不來了。終日悶着一肚子氣，沒處好告訴，沒人好商量。一連過了二十多天，看看那娶來的新人，非但愈形驕寒放縱，並且對於那六歲孩子，漸漸露出晚娘的面目來了。輔成更加心急，想想轉恨起雪舫來，然而徒恨也無益，總要想一個善後之策，因此焦灼的一連幾夜，總睡不着。並且自從娶親以來，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足跡輕易不踏到裏面。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氣，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益加煩悶。忽然一日，自己決絕起來，定下一個計策，暗地裏安排妥當，只推說家中老鼠多，損傷了書籍字畫，把一切書畫都歸了箱，送到會館裏存放。一共運去了十多箱書畫，暗中打發一個家人到會館裏取了運回家鄉去。等到了滿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門去了。這一次回門，照例要娘家住幾天，這位周太史等他夫人走了，便寫了個名條，到清祕堂去請了一個回籍措資的假，僱了長車，帶了小孩子，收拾了細軟，竟長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個家人看門，給了他一個月的工錢，叫他好好看守門戶，誰他說到天津去，去就來的。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後，却寄了一封信給他丈人焦侍郎，這封信却是駢四驪六的，足有三千多字，寫得異常的哀感頑豔。焦侍郎接了這封信，一氣一個死，無可奈何，只得把女兒權時養在家裏，等日後再做道理。我進京找他求信，恰好碰了這個當口，所以我也不便多說。就關了幾天，只得且回家去。過幾時再說的了。」徐宗生一席長談，一面談着，一面喝着，不覺把酒喝完了。飯也吃了，鬧店家要了水來淨了面。我又問起焦侍郎為甚麼把一位小姐，慣到如此地位。宗生道：「這也不懂，論起來焦侍郎是很有閱歷的人。世途上仕途上，都走的爛熟的，不知為甚麼家庭中却是如此。」我道：「世路仕路的閱歷，

本來與家庭的事是兩樣的。一宗生道：「不是這樣說這位焦理儒，他是經過極貧苦來的，不應把小孩子慣得驕縱到這步田地。他焦家本是個富家，理儒是個庶出的晚子，十七八歲上便沒了老子，弟兄們分家，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萬的家當，閑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賭，無一不來，不上幾年，一份家弄個精光。鬧的弟兄不理，族人厭惡，親戚冷眼，朋友遠離，在家鄉站不住了，賭一口氣走了出來。走到天津，住在同鄉的一家字號裏，自吃兩頓飯，人家也沒有好面目給他。可巧他的運氣來了，字號裏的棧房，碰破了兩箱花椒，連忙修釘好了，總不免有漏出來的，字號的小伙計，把他掃了回來，被這位焦侍郎看見了，不覺觸動了他的一門手藝，把那好的整的花椒，揀了出來，用一根線，一顆一顆的穿起來，盤成了一個班指，被字號裏的夥計看見了，歡喜他精緻，和他要了。於是這個要穿一個，那個要穿一個，弄得天天很忙，他又會把他盤成珠子，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穿了香珠，却沒有人要。只有班指要的人多，甚至有出錢叫他穿的。齊巧有一位候補道，進京引見，路過天津，是他的世伯朝珠，又穿了一個細緻的班指，作一份禮送了去。那位候補道，喜歡的了不得，等他第二次去見了，便問他在天津做甚麼。他一時不得好回答，便隨嘴答應說要到廣東去謀事。那候補道便送了他五十兩銀子程儀，他得了這筆銀子，便當真到廣東去了。原來他有一位姑丈，是廣東候補知府，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誰知他在家鄉那等行爲，早被他哥哥們寫信告訴了姑丈了，所以他到了廣東，那位姑丈只給他一個不見，他姑丈是早已亡故的了。他姑丈就在廣東續的姓，他向來沒有見過，就是請見也見不着。五十兩銀子有限，從天津到廣東，已是差不多的了，再是姑丈不見，住了幾天客棧，看看銀子也沒有了，他心急了，便走到他姑丈公館門口等着。等他姑丈拜客回來，他抓住了轎槓，便叫姑丈。他姑丈到了此時，沒有法子，只得招呼他進去。問他來意，他說要謀事。他姑丈說談何容易，這裏廣東地方雖大，可知人也不少，非有大帽子壓下來，不能謀一個館地，並且你在

家裏荒唐慣了，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規矩，你怎樣辦得到？不如仍舊回去罷。他說：「此刻盤纏也用完了，回去不得，只得在這裏等機會。我就搬到姑丈公館來住着，想姑丈也不多我這一碗閒飯。」他姑丈沒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館裏住。這一住又是好幾個月，喜得他還安分，不會惹出逐客令來。他姑丈在廣東，原是一個紅紅兒的人，除了外面兩三個差使不算，還是總督衙門的文案。這一天總督要起一個摺稿，三四個文案擬了出來，都不合意，便把這件事交代了他姑丈。他姑丈帶回公館裏去弄，也弄不好。他看見了那奏稿節略，便自己去擬出一篇稿來，送給他姑丈看，閱使得使不得。他姑丈向來鄙薄他的，如何看得在眼裏，拿過來便攔在一旁，但苦於自己左弄不好，右弄不好，姑且拿他的來看看，看了也不見好得。暗想：「只要管他，明天且拿他去塞責。」於是到了明天，果然袖了他的稿子去上轎。誰知那位制軍一看，見了便大加賞識，說好得很，却不像老兄平日的筆墨。他姑丈一時無從隱瞞，又不便撒謊，只得直說了，是卑府親戚某人代作的。制軍道：「他現在辦甚麼事？是個甚麼功名？」他姑丈回說沒有事，也沒有功名。制軍道：「有了這個才學，不出身可惜了我近來正少一個談天的人，老兄回去，可叫他來見我。」他姑丈怎麼好不答應，回去便給他一身光鮮衣服，叫他去見制軍。那制軍便留他在衙門裏住着，閒了時候便和他談天。他談風却極好，有時悶了和他下圍棋，他却又能殺下兩子，並且輸贏當中極有分寸。他的棋子雖然下得極高，却不肯叫制軍大敗，有時自己還故意輸去兩子，偶然制軍高興了，在簽押房裏和兩位師爺小酌，他的酒量却又不輸與別人，並且出主意行出個把酒令來，都是雅俗共賞的。若要和他考究經史學問，他却又樣樣對答得上來，有時唱和幾首詩，他雖非元白李杜，却也才氣縱橫。因此制軍十分隆重他。每月送他五十兩銀子的束脩。他就任在廣東關天關地起來，不多幾時潮州府出了缺，制軍便授意藩台給他姑丈去署了一年之後，他姑丈卸事回來，裏知交卸，制軍便問他：「我這回叫你署潮州，是甚麼意思，你可知道？」他姑丈回說：「是大帥的栽培。」制軍道：「那倒並不是，我想你那個親戚，總要想法子叫他出身，你在省城當

差未必有多錢，此刻署了一年潮州，總可以寬裕點了，可以代你親戚捐一個功名了。」他姑丈此時不能不答應，然而也太刻薄一點，只和他捐了一個未入流，帶捐免驗看，指分廣東，他便照例裏到，制軍看見，只代他弄了這麼個功名，心中也不舒服。只得吩咐藩台，早點給他一個好缺署理。總督吩咐下來的，藩台那裏敢怠慢，不到一個月，河泊所出了缺，藩台便委了他。原來這河泊所，是廣東獨有的，官雖是個從九未入，他那進款可了不得。事情又風流得很，名是專管河面的事，就連珠江上妓船也管了。他做了幾個月下來，那位制軍奉旨調到兩江去了，本省巡撫坐升了總督，藩台坐升了撫台，廢下藩台的缺，却調了福建藩臺來做。那時候一個最感恩知己的走了，應該要格外小心的做法，纔是個道理。誰知他却不然，除了上峰到任循例道喜之外，期望也不去上衙門，只在他自己衙門裏辦他的風流公案。那時新藩臺是福建調來的，所有跟來的官親幕友，都是初到廣東，聞得珠江風月，那一個不想去賞鑑賞鑑。有一天晚上，藩臺的少爺和一個衙門裏的師爺兩個在穀埠（一枝船磨聚之所）船上請客，不知怎樣，妓家得罪了那位師爺，師爺大發雷霆，把席面掀翻了，把船上東西，打個稀爛，大呼小叫的，要叫河泊所來辦人。嚇得一衆妓女，鴛飛燕散的，都躲開了一個鴛兒，見不是事，便硬着頭皮，閃到船裏去，跪下叩頭認罪。那師爺順手拿起一個茶碗，劈頭打去，把鴛婦的頭皮摔破了，流出血來。請來的客，也有解勸的，也有幫着嚷打的，這個當口，恰好那位焦理儒帶了兩個家人，划了一艘小船出來巡河。剛剛巡到這個船邊，聽得吵鬧，他便跳過船來。剛剛走在船頭，忽見一個人，在船裏走出來，一見了理儒，便道：「來得好，來得好。」理儒抬頭一看，却是一位姓張的候補道，也是極紅的人。原來理儒在督署理面當了差，不多兩年的朋友，又是大帥跟前極有面子的，所以那一班候補道府，沒有一個不認得他的。當下理儒看見是熟人，便站住了脚，姓張的又低低說道：「藩憲的少大人，和老夫子在裏面，是船家得罪了他，閣下來得正好，請辦一辦他們，以警將來。」理儒聽了，理也不理，昂起頭走了進去。便厲聲問道：「誰在這裏鬧事？」旁邊有兩個認得理儒的，便都道：「

好了好了，他們的管頭來了。」有個便暗暗告訴那師爺，這便是河泊所焦理儒了。那師爺便上前招呼，理儒看見地下有跪着一個頭破血流的婦人，便問誰在這裏打傷人。那師爺便道：「是兄弟摔了他一下。」理儒沉下臉道：「清平世界，那裏來的兇徒？」回頭叫帶來的家人道：「把他拿下了。」落臺的少爺看見這個情形，不覺大怒道：「你是甚麼人，敢這麼放恣？」理儒也怒道：「你既然在這裏胡鬧，怎麼連我也不知道？想是在兇徒一類的。」喝叫家人把他也拿了。旁邊一個姓李的候補府，悄悄對他說道：「這兩位一個是落臺少爺，一個是落臺師爺。」理儒喝道：「甚麼少爺老爺，私爺公爺，在這裏犯了罪，我總得帶到衙門裏辦去。」姓李的見他認真起來，便閃在一邊，和一班道府大人閃閃縮縮的，都到隔壁船上去偷看他作何舉動。只見他帶來的兩個家人，一個看守了師爺，一個看守了少爺，他却居中坐了，喝問那鴛婦，是那一個打傷你的快點說來。那鴛婦只管叩頭，不肯供認。那師爺氣憤憤的說道：「是我打的，却待怎樣？」理儒道：「好了，得了親供了。」叫家人帶了他兩個，連那鴛婦，一起帶到衙門裏去。此時師爺少爺帶來的家人，早飛也似的跑進城報信去了。理儒把一起人，也帶進城，到衙門裏，分別軟禁起來。自己却不睡，坐在那裏等信。到得半夜裏，果然一個差官，拿了落臺的片子來。要人。理儒道：「要甚麼人？」差官道：「要少爺和師爺。」理儒道：「我不懂，我是一個人，在衙門裏辦公，沒帶家眷，沒有少爺，官小俸薄，請不起朋友，也沒有師爺。」差官怒道：「誰問你這個來？我是要落臺的少大人，與及落臺的師爺。」理儒道：「我這裏沒有。」差官道：「你方纔拿來的就是。」理儒道：「那不是甚麼少爺師爺，是個鬧事傷人的兇徒。」差官道：「只他兩個就是，你請他出來，我一看便知。」理儒把桌子一拍，大喝道：「你是個甚麼東西，要來稽查本衙門的犯人？」喝叫家人給我打出去！兩個家人一片聲吶喝起來，那差官沒好氣，飛馬回衙門報信去了。落臺聽了這話，也十分詫異，一半以為理儒誤會，一半以為那差官攪不清楚，只得寫了一封信，再打發別人去要。理儒接了信，付之一笑，草草的回了一個稟，交來人帶去。裏裏略言卑職所拿之人，確係

兇徒，現有受傷人爲證，無論此兇徒係何人，既以公事遠案，案未結，未便遽釋云云。這兩次往返，天已亮了，理儒却從從容容的，吃過了早飯，纔叫打轎回公事去。誰知他昨夜那一鬧，外面通知了，說是河泊所太爺誤拿藩臺的人，這一回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不難合衙門的人都有些不便呢。此風聲一夜傳了開去，到得天明，合衙門的書吏差役紛紛請假走了。甚至於抬轎的人也沒有了。理儒看見覺得好笑，只得另外僱了一乘小轎，自己帶了那一顆小小的印把，叫家人帶了那少爺師爺鴉婦一同上制臺衙門去。這一去有分教：

胸前練雀橫飛出，

又向最高枝上棲。

未知理儒見了制臺，怎樣回法，且待下回再記。

第七十二回

逞強項再登幕府

走風塵初入京師

「前一夜藩臺因爲得了幕友兒子鬧事，被河泊所司官捉去的信，心中已經不悅，及至兩次去討不回來，心中老大不舒服，暗想這河泊所是甚麼人，他敢與本司作對？當時便有那衙門舊人，告訴他，說是這河泊所本來是前任制臺的幕賓，是制臺交代前任藩臺，給他這個缺的。藩臺一想，前任藩臺便是現任的撫軍，莫非他仗了撫軍的腰子麼？等到天明，便傳伺候上院去，把這件事囁囁嚶嚶的回了撫臺。撫臺道：「這個人和兄弟並沒有交情，不過兄弟在司任時，制軍再三交代，給他一個缺，恰好碰了河泊所出缺，便委了他罷了。但是聽說他很有點才幹，昨夜的事，他一定明知是公子，但不知他要怎樣頑把戲罷了。我看他既然明知是公子，斷不肯僅於回首縣說不定還要上轅來，倘使他到兄弟這裏，兄弟自當力爲排解，叫他到貴署去負荊請罪。就怕他逕到督憲那裏去，那就得要閣下自己去料理的了。」藩臺聽說，便辭了撫臺，去見制臺，喜得制臺是自己的同鄉世好，可以無話不談，一直上了轅門，巡捕官傳了手本進去，制臺即時請見。藩臺便把這件事一五一十的回明白了，又

說明這河泊所焦理儒，係前任督憲的幕賓。制臺聽了這話，沈吟了一會道：「他若是當一件公事，認真上來，那可奈何他不得；只怕閣下身上也有點不便。這個便怎生區處？」藩臺此時也呆了，垂手說道：「這個只求大帥格外設法。」制臺道：「他動了公事來，實在無法可設。」藩臺正在躊躇，那巡捕官早拿了河泊所的手本上來回話了。制臺道：「他一個人來的麼？」巡捕道：「他還帶了兩個犯人，一個受傷的回來。」藩臺起初只知道兒子和師爺在外鬧事，不會知道打傷人一節，此刻聽了這位巡捕的話，又加上一層懊惱。制臺便對藩臺說道：「這可是鬧不下來了！或者就請了他進來，你們彼此當面見了，我在旁邊打個圓場，想來還可以下得去。」藩臺道：「他這般倔強，萬一他一定頂真起來，豈不是連大帥也不好看？」制臺忽然想了一個主意道：「有了，只是要閣下每月津貼他多少錢，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霎時間就冰消瓦解了。」藩臺道：「終不成拿錢買他？」制臺道：「不是買，你只管每月預備二百銀子，也不要你出面，你一面同去，只管揀員接署河泊所就是了。」藩臺滿腹狐疑，不便多問。制臺已經端茶送客，一面對巡捕說：「請焦大老爺向來傳見未職，沒有這種聲口的。那巡捕也很以為奇，便連忙跑了出去。藩臺一面辭了出來，走到麒麟門外，恰遇見那巡捕官，拿着手版，引了焦理儒進去。那巡捕見了藩臺，還站了一站班，只有理儒要理不理的，只望了他一眼。藩臺十分氣惱，却也無可如何。理儒進去見了制臺，常禮已畢，制臺便拉起理儒來。理儒到底不敢坐，只在第二把交椅前面站定。制臺道：「老兄的風骨，實在令人可敬，請上坐了，我們好談天。將來叨教的地方還多呢。」理儒只得到座上坐了。制軍又親手送過茶，然後開談道：「昨天晚上那件事，兄弟早知道了，老兄之強項風骨，着實可敬；現在官場中，那裏還有第二個人只可惜屈於末僚，兄弟到任未久，昧於物色，實在抱歉得很。」理儒道：「大帥獎譽過當，卑職決不敢當。只是責守所在，不敢避權貴之勢，這是卑職生性使然。此刻開罪了本省藩司，卑職也知道罪無可道，所以帶印在此，情願納還此職，只求大帥把這件事公事公辦。」說着，在袖裏取出那一顆河泊所印來，隻手放在理儒

上制台道：「這事兄弟另外叫人辦去，不煩閣下費心。不過另有一事，兄弟却要叨教。」說罷叫一聲來，又努一努嘴，一個家人便送上一副梅紅金帖，制台接在手裏，便站起來對理儒深深一揖。理儒連忙還禮。制臺已隻手把帖子遞上道：「今後一切，都望指教。」理儒接來一看，却是延聘書啓老夫子的關書，每月致送束修二百兩，便連忙一揖道：「承大帥栽培，深恐駑駘，不足以副憲意。」制臺道：「前任督憲是兄弟同門世好，最有知人之明，閣下不以兄弟不才，時加教誨，為幸多矣。」當下又談了些別話，便把理儒留住。一面叫傅藩司，一面叫人帶了理儒進去，與各位師爺相見。原來那藩司，並不會回去，還在官廳上，一則等信息，二則在那裏抱怨師爺，責備兒子。一聽得說傳，便連忙進去。制臺把上項事仔細告訴了一遍，又道：「一則此人之才，一定可用；二則借此可以了却此事，閣下回去，趕緊委人接署，此後每月二百兩的束修，由尊處送來就是了。」藩臺聽說，謝了，又謝制臺，又把那河泊所的印，交他帶去，道：「也不必等他交代，你委了人，就叫他帶印到任便了。」藩臺領命辭去。從此焦河廳又做了總督幕賓。總是他生得人緣美滿，這位制軍得了他之後，也是言聽計從。叫他加捐了一個知縣，制臺便拜了一個摺，把他明保送部引見。回省之後，便署了一任香山，當了好些差使。從此連捐帶補的，便弄了個道臺。就此一帆風順，不過十年，便到了這個地位。只可惜他那姑丈，此刻六十多歲了，還是廣東一個候補府，自從署一任潮州下來，一直不曾署過事。你說這官海升沈，有何一定呢？（我本來和宗生談的是焦侍郎不善治家庭的事，却無意中惹了他這一大套，又被我聽了不少的故事。）當下夜色已深，大家安睡一宿。次日便分路而行。我到河西務料理了兩天的事，又到張家灣就閣了一日，方纔進京。在驛馬市大街，廣盛客棧歇下。因為在河西務張家灣寄信不便，所以直等到了京城，纔發各路的信。一連忙了兩天，不會出門。方纔料理清楚，因為久慕京師疏璃廠之名，這天早上，便在客棧櫃上問了路，逕步行前去。一路上看看各處市景，街道雖寬，却是坎坷的了不得。滿街上不絕的駱駝來往，偶然起了一陣風，便黃塵十丈，以街道而論，莫說比不上上海，凡是我經過的

地方，沒有一處不比他好幾倍的。一路問訊，到了琉璃廠，路旁店舖，盡是些書坊筆墨古玩等店家，走到一家松竹齋紙店，我想這是著名的店家，不妨進去看看。想定了，便走近店門，一隻腳纏跨了進去，裏邊便走出一個白鬍子的老者，拱着手呵着腰道：「你儂來了！你儂京師土語，尊稱人也。發音時，惟用一儂字，你字之音，蓋藏而不露者。」或曰：（你老人家）四字之轉音也，理或然歟！久違了你儂一向好，裏邊請坐。」我被這一問，不覺呆住了，只得含糊答應，走了進去。便有一個小後生，送上一枝水煙筒，那老者，連忙攔住，接在手裏，裝上一口烟，然後雙手遞給我。那小後生，又送上一碗茶。那老者也接過來，一手拿起茶碗，一手把茶托側，轉盪了一盞，再把茶碗放上，雙手遞過了來。還齋頹獻了一獻。然後自己坐定，嘴裏說些：「天氣好啊，暹涼快，不比前年大九月裏，還是很熱。你儂有好兩個月沒請過來了。」我一面聽他說，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我初意進來，不過要看看，並不打算買東西。被他這麼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只得揀了幾個墨盒筆套等件，好在將來回南邊去。送人總是用得着的。老者道：「墨盒子蓋上，可要刻個上下款。」我被他提醒了，就隨手寫了幾個款給他。然後又看了兩種信箋。老者道：「小店裏有一種永樂箋，頭回給你儂看過的，可要再看看。」說罷，也不等我回話，便到櫃裏取出一個大紙匣來，我打開匣蓋一看，裏面是約有八寸見方的玉版箋，左邊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紙，色極舊。老者道：「這是明朝永樂年間大內用的箋紙，到此刻差不多要到五百年了，真是古貨。你儂瞧這角花，不是印板的，是用筆畫出來的。一張一個樣子，沒有一張同樣兒的。」我拿起來仔細一看，的確是畫的。看看那紙色，縱使不是永樂年間的，也是個舊貨了。因問他價錢，老者道：「別的東西有個要價還價，這個紙是言無二價的，五分銀子一張。」我笑道：「怎麼單是這一種，做不二價的買賣呢？」老者道：「你儂明見得很，我不能瞞着你儂。別的東西，市價有個上下，工藝有個粗細，惟有這一號紙，是做不出來的，費了一張，我就短了一張的了。小號收來是三千七百二十四張，此刻只賸了一千三百十二張了。」我心裏雖是笑他搗鬼，却也歡喜那紙就

叫他數了一百張。一共算賬，因為沒帶錢，便寫了個條子，叫他等一會送到廣隆棧第五號，便走出來。那老者又呵腰打拱的，一路送出店門之外。嘴裏說了好些沒事請過來談的話。我別過了，走到一家老二酉書店，也是最著名的，便順着脚走了進去。誰知纔進了門口，劈頭一個人在我膀子上一把抓着道：「哈哈是甚麼風，把你傭吹來了？我計算着你傭，纔有兩個月沒來了。你傭是最用功的，看書又快。這一向買的是誰家的書，總沒請過來？」說話時又睨着一個學徒的道：「你瞧你怎麼越鬧越傻了。（傻音近耍字音，京師土話，癡呆之意也。）老爺傭來了，茶也忘了送了，煙也忘了裝了，像你這麼個傻大頭，還學買賣嗎？」他嘴裏雖是這麼說，其實那學徒早已捧着水煙袋在那裏伺候了。那個人把我讓到客座裏，自己拿袖子拂拭了椅子，請我坐下。然後接過煙筒，親自送上。此時已是另有一個學徒泡上茶來了。那人便問道：「你傭近來看甚麼書啊？今兒個要辦甚麼書呢？」我未及回答，忽見一個人拿了一封信進來，遞給那人。那人接在手裏，拆開一看，信裏面却有一張銀票，那人把信放在桌上，把銀票看了一看，縐眉道：「這是（松江平）又要叫我們吃虧了！」說着便叫學徒的把李大人那箱書拿出來交他管家帶去。學徒的捧了一個小小的皮箱過來，擺在桌上，那箱却不是書箱，像是個小文具箱樣子。還有一把鎖鎖着。那送信的人便過來要拿。那人交代道：「這鎖是李大人親手鎖上的，鑰匙在李大人自己身邊，你就這麼拿回去就得了。」那送信人拿了就走。這個當口，我順眼看他桌上，那張信寫的是「送上書價八十兩，祈將購定之書，原箱交來人帶回。」云云。我暗想這個小小皮箱，裝得了多大的一部書，却值得八十兩銀子？忍不住向那人問道：「這箱子裏是一部甚麼書，却值得那麼大價？」那人笑道：「你傭也要辦一份罷，這是禮部堂官李大人買的。」我道：「到底是甚麼書，你傭告訴了我，許我也買一部。」那人道：「那箱子裏共是三部：一部品花寶鑑，一部肉蒲團，一部金瓶梅。」我聽了不覺笑了一笑。那人道：「我就知道這些書，你傭是不對的。你傭向來是少年老成，是人所共知的，咱們談咱們的買賣罷。」我初進來時，本無意買書的，被他這一

招呼應酬，倒又難爲情起來；只得要了幾種書來，揀定了，也寫了地址，叫他送去取價。我又看見他書架上，度了好些石印書，因問道：「此刻石印書京裏也大行了。」那人道：「行是行了，可是買不出價錢。從前還好，這兩年有一個姓王的，只管從上海販了來，他也不管大衆行市，他販來的便宜，就透便宜的賣了，鬧的我們都看不住本錢了。」我道：「這姓王的，可是號叫伯述？」那人道：「正是，你備認得他麼？」我道：「有點相熟，不知他此刻可在京裏？」住在善慶地方？」那人道：「這可不大清楚。」（我就不問了。）別了出來，到各處再逛逛，心中暗想：這京城裏做買賣的人，未免太油腔滑調了；我生平第一次進京，頭一天出來閒逛，他却是甚麼許久不來啊，兩個月沒來啊，拉攏得那麼親熱，真是出人意外。想起我進京時，路過楊村打尖，那店家也是如此；我騎着驢走過他店門口，他便攔了出來，說甚麼「久沒見你備出京啊，幾時到衙裏去的，你備用的還是那匹老牲口」說了一大套，當時我還以爲他認錯了人。據今日這情形看起來，北路裏做買賣的，都是這副伎倆的了。正這麼想着，走到一處十字街口，正要越走過去，忽然橫邊走出一頭駱駝，我只得站住了，讓他過去。誰知過了一頭，又是一頭，絡繹不絕，並且那拴駱駝之法，和拴牛一般，穿了鼻子，拴上繩，却又把那一根繩通到後面來，拴後面的一頭，如此頭頭相連，一連連了二三十頭，那身軀又長大，走的又慢，等他走完了，已是一大會的工夫，纔得過去。我初到此地，路是不認得的，不知不覺走到了前門大街，老遠的看見城樓高聳，氣象雄壯，便順腳走近去，望望。在城邊繞行一遍，只見皇城凸出，開了三個城門，東西兩個城門是開的，當中一個關着，這一門是只有皇帝出來纔開的。那一種嚴肅氣象，想來總是很利害的了。我走近那城門洞一看，誰知裏面瓦石垃圾之類，堆的把城門也看不見了。裏面坐了一大羣叫化子，也有坐的，也有睡的，也有捧着燒餅在那裏吃的，也有支着幾塊磚當爐子，生着火煮東西的。我便縮住腳，回頭走。走不多路，經一家燒餅店，店前擺了一個攤，攤上面擺了幾個不知隔了幾天的舊燒餅，忽然來了一羣化子，一擁上前，一人一個，或兩個，搶了便飛跑而去。店裏一個人大罵出來，却不

追趕，低頭在攤檯底下，又抓了幾個出來擺上。我回眼看時，那新擺出來的燒餅，更是陳舊不堪。暗想這種燒餅，還有甚麼人要買呢？想猜未了，就看見一個人丟了兩個當十大錢在攤上，說道：「四十一」那店主人便在裏面取出兩個雪白新鮮的燒餅來交給他。我這纔明白，他放在外面的陳舊貨，原是預備叫化子捨的。順着脚，又走到一個衚衕裏，走了一半，忽見一個叫化子，一條腿腫得和腰一般粗大，並且爛的血液淋漓，當路躺着。迎頭來了一輛車子，那衚衕很窄，我連忙閃避在一旁。那化子却還躺着不動。那車子走到他跟前，車夫却把馬韁收慢了，在他身邊走過，那車輪離他的爛腿，真是一髮之頃。幸喜不曾碰着。那車夫走過了之後，纔揚聲大罵，那化子也和他對罵。我看了很以為奇。可惜初到此處，不知他們搗些甚麼鬼。又向前走去，忽然抬頭看見一家山東會館，暗想伯述是山東人，進去打聽，或者可以得個消息。想罷便踱了進去。正是：

方從里巷觀奇狀，又向天涯訪故人。

未知尋得着伯述與否，且待下回再記。

第七十三回 書院課文不成師弟 家庭變起難為祖孫

當下我走到山東會館裏，向長班問訊，長班道：「玉伯述王老爺，前幾天纔來過，他不住在這裏，他賣書，外頭街上貼的華文齋招紙，便是他的。好像也住在一家甚麼會館裏。你備到街上一瞧，就知道了。」我聽說，便走了出來，找華文齋的招帖。偏偏一時找不着，倒是沿路看見不少的，（包打私胎）的招紙，還有許多不倫不類賣房藥的招紙，到處亂貼。在這盤較之下，真可謂目無法紀的了。走了大半條衚衕，總看不見華文齋三個字。直走出衚衕口，看見了一張，寫的是華文齋洋版書籍，旁邊寫某處的字，却是被爛泥塗蓋了的。再走了幾步，又看見一張，同前云云。旁邊却多了一行小字，寫着（等米下鍋，賠本賣書）八個字。我暗想這位先生，未免太兒戲了。

及至看那寓某處的地方，仍舊是用泥塗了的，我實在不解。在地下拾了一片木片，把那泥刮了下來，仔細去看，誰知裏面的字已經挖去的了，只得又走。在路旁又看見一張，這是完全的，寫着寓半截衚衕山會邑館。我便一路問信，要到半截衚衕。誰知走來走去，早已走回廣陞棧門口了。我便先回棧裏，又誰知松竹齋老二酉的伙計，把東西都送了來，等了半天了。客棧中飯早開過了，我掏出錶來看，原來已經一點半鐘了，我便拿銀子到櫃上，換了票子，開發了兩家夥計去了。然後叫茶房補開飯來，胡亂吃了兩口。又到櫃上去問半截衚衕，誰知道半截衚衕就在廣陞棧的大斜對過，近得很的。我便走到了山會邑館，一直進去。果然看見一個房門，首貼了奉文齋寓內的條子，便走了進去，却不見伯述，只有一個領白老翁在內。我便向他問，老翁道：「伯述到琉璃廠去了，就回來的。請坐等一等。」我便請教姓名，那老翁姓應，號暢懷，紹興人。我就坐下，同他談天。順便等伯述等了一會，伯述來了，彼此相見，談了些別後的話。我說起街上招紙塗去了住址一節，伯述道：「這是他們書店的人幹的，我的書費得便宜，他又奈何我不得，所以出了這個下策。」我道：「怪道呢，我在老二酉打聽烟伯的住處，他們只回說不知道。」伯述道：「這還好呢，有兩回，有人到琉璃廠打聽我，他們簡直的回說我已經死了。無非是妒忌我的意思。老二酉家等一回就要來拿一百部大題文，府怎麼不知我住處呢？」我又說起在街上找些文齋招貼，看見好些包打私胎招紙的話。伯述道：「你初次來京，見了這個自以為奇，其實稀奇古怪的多得很呢。這京城裏面，就靠了這個維持風化不少。」我不覺詫異道：「怎麼這個倒可以維持風化起來？」伯述道：「在外省各處常有聽見生孩子的事，惟有京城裏出了這一種寶貨，就永無此項新聞了。豈不是維持風化麼？你還沒有看見滿街上貼的招紙，還有出費婦科絕孕丹的呢，那更是弭患於無形的善法了。」說罷，呵呵大笑。又談了些別話，即便辭了回棧。連日料理各種正事，伯述有時也來談談，一連過了一個月，接到繼之的信，叫我設法自立門面。我也想到長住在棧裏終非久計，但是我們所做的，都是轉運買賣，用不着熱鬧所在，也用不着

着我便賃定了。置備了些動用家伙，搬了進去。不免用起人來。又過了半個月，繼之打發他的一個堂房姪子吳亮臣，進京來幫我。並伐我帶了冬衣來。亮臣路過天津時，又把我寄存杏農處的行李帶了來。此時又用了一個本京土人李在茲，幫着料理各項。我倒覺得略為清閒了點。且說東院裏住的那一家人，姓符，門口榜着吏部符宅，與我們雖是各院，然而同在一個大門出入，總算同居的。我搬進來之後，便過去拜望，請教起合甫，知道他號叫彌軒，是個兩榜出身，用了主事，籤分吏部，往來過兩遍，彼此便相熟了。我常常過去，彌軒也常常過來。這位彌軒先生的真是一位道學先生，開口便講仁義道德，閉口便講孝弟忠信。他的一個兒子，名叫宣兒，只得五歲，彌軒便天天和他講朱子小學，常和我說仁義道德，是立身之基礎，倘不是從小薰陶他，等到他年紀大了，就來不及了。因此我甚是敬重他。有一天，我又到他那邊去坐，兩個談天，正在入彀的時候，外面來了一個白鬚老頭子，穿了一件七破八補的補袍，形狀十分瑟縮，走了進來，彌軒望了他一眼，他就瑟瑟縮縮的出去了。我談了一回天之後，便辭了回來。另辦正事，過了三四天，我恰好在家沒事，忽然一個人闖了進來，向我深深一揖，我不覺愕然，定睛一看，原來正是前幾天，在彌軒家中看見的老頭子。我便起身還禮，那老頭子戰戰兢兢的說道：「忝在同居，恕我荒唐，有殘飯乞賜我一碗半碗充飢。」我更覺愕然道：「你住在那裏？我幾時和你同居過來？」那老頭子道：「彌軒是我小孫，彼此豈不是有個同居之誼？」我不覺吃了一驚道：「如此說是太老伯了！請坐請坐。」老頭子道：「不敢不敢。我老朽走到這邊，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只求有吃殘的飯，賜點充飢，就很感激了。」我聽說忙叫廚子炒了兩碗飯給他吃。他忙忙的吃完了，連說幾聲多謝，便匆匆的去了。我要留他再坐坐談談，他道：「恐怕小孫要過來不便。」說着便去了。我過了這件事，一肚子狐疑，無處可問，便走出了大門，順着脚步兒走去，走到山會館，見了王伯述，隨意談天，慢慢的便談到今天那老頭子的事。伯述道：「彌軒那東西，還是那

樣嗎？真是豈有此理！這是認真要我們設法告他的了。」我道：「到底是甚麼樣一樁事呢？符彌軒雖未補缺，到底是個京官，何至於把乃祖弄到這個樣子？我倒一定要問個清楚。」伯述道：「他是我們歷城（山東歷城縣也）同鄉，我本來住在歷城會館，就因為上半年同鄉京官在會館議他的罪狀，起了底稿，給他看過，要他當衆與祖父叩頭伏罪。又當堂寫下了孝養無虧的切結，說明偷使仍是不孝，同鄉官便要告他。當日議事時，我也在會館裏，同鄉中因為我從前當過幾天京官，便要我也署上一個名。我因為從前雖做過官，此刻已是經商多年了，官不官商不商，便不願放個名字上去，好得暢懷先生和我同在一起，他是紹興人，我就跟他搬到此地來避了論起他的家世，我是知的最詳。那老頭子本來是個火居道士，除了代別人講經之外，還鬼鬼崇崇的，會代人家畫符治病，偶然也有治好的時候，因此人家上他一個外號，叫做符最靈。這個名氣傳了開去，求他治病的人更多了，居然被他積下了幾百吊錢，生下一個兒子，却是沒出息，長大了，游手好閒，終日不務正業。老頭兒代他娶了一房媳婦，要想仗媳婦來管束兒子，誰知非但管束不來，小夫妻兩個，反時時向老頭兒吵鬧。說老人家是個守財虜，守着了幾百吊錢，不知道拿出來，給兒子做買賣，好歹也多掙幾文，反要怪做兒子的不務正業，你叫我從那個上頭做起。吵得老頭兒沒了法了，便拿幾吊錢出來，給兒子做小買賣，不多幾天，虧折個罄盡，他不怪自己不會打算，倒怪說本錢太少了，所以不能賺錢。老頭兒沒奈何，只得又拿些出來，不多幾天，也是沒了。如此一拿動了頭，以後便無了無休了，足足把他半輩子積攢下來的幾百吊錢，化了一個一乾二淨。真是俗語說的是個討債兒子，把他老子的錢弄乾淨了，便得了個病，那時候符最靈變了符不靈了。醫治無效，就此嗚呼了。且喜代他生下一個孫子，就是現在那個賣貨符彌軒，他兒子死了，不上一個月，他的媳婦就帶着小孩子去嫁了。這一嫁嫁了個江西客人，等老頭子知道了，那江西客人已經帶着那婆娘回籍去了。老頭兒急得要死，到歷城縣衙門去告，上下打點，不知費了多少手脚，纔得歷城縣向江西移提了回來，把這賣貨孫子斷還了他。那

便把他送到一家鄉紳人家去做書僮。誰知他却生就一副聰明，人家請了先生教子弟讀書，他在旁邊聽了，便都記得；到了背書時，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邊偷着提他；被那教讀先生知道了，誇獎他的聰明，便和東家說了，不叫他做事，只叫他在書房伴讀。一連七八年，居然被他完了篇。那一年跟隨他小主人入京鄉試，他小主人下了第，正沒好氣，他却自以為本事大的了不得，便出言無狀起來。小主人罵了他，他又反唇相稽，他小主人怒極了，把他攆走了。從此他便流落在京，幸喜寫的一筆好字，並且善變字體，無論顏柳歐蘇，都能略得神似，別人寫的字被他看一遍，他摹仿起來，總有幾分意思。因此就在琉璃廠賣字，倒也虧他混了三年，便捐了個監生，下鄉場。誰知一出就中了，次年會試聯捷，用了主事，籤分了吏部。那時還是住在歷城會館裏，可巧次年是個恩科，他的一個鄉試座主，又放了江南主考，愛他的才，把他帶去了幫閱卷。他便向部裏請了個假，跟着到了江南，從中不知怎樣鬼混，費關節舞弊，弄了幾個錢，等主考回京覆命時，他便逗留在上海，濫嫖了幾個月，娶了一個烟花中人，帶了回山東，騙人說是在蘇州娶來的，便把他作了正室。在家鄉立起門戶，他那位令租，看見孫子成了名，自是歡喜，誰知他把一個祖父，看得同贅瘤一般，只是礙着隣里，不敢公然暴露。在家鄉住了一年，包攬詞訟，出入衙門，無所不爲。歷城縣請他做歷城書院的山長，他那舊日的小主人，偏是在書院肄業，他便擺出山長的面目來。那小主人也無可如何。有一回書院裏官課，歷城縣親自到院命題考試，內中有一個肄業生，是山東的富戶，向來與山長有點瓜葛的，私下的孝敬，只怕也不少，只苦於沒有本事，作出文字來，總不如人，屢次要取在前列，以驕同學。私下的和山長商量過好幾次，彌軒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謝若干，取在五名前，又酬謝若干，十名前，又酬謝若干，商定之後，每月師課時，也勉強取了兩回，在十名之內，得過些酬謝。那想再取高些，又怕諸生不服，恰好這回過了官課，照例當堂繳卷之後，彙送到衙門裏，憑官評定甲乙的，那彌軒真是

利令智昏，等官出了題目之後，他却偷了個空，慘淡經營，作了一篇文字，暗暗使人傳遞與那肄業生。那肄業生却也荒唐，得了這稿子，便照謄在卷上，謄好了，便把那稿子摔了。却被別人拾得，看見字迹是山長寫的，便覺得奇怪，私下與兩個同學議論，彼此傳觀。及至出了案，特等第一名的文章，貼出堂來，是和拾來的稿子，一字不易。於是合院肄業生，大譁起來，齊集了一衆同學，公議辦法。那彌軒自恃是個山長，衆人奈何他不得，並不理會。也並未知自己筆跡落在他人手裏。那肄業生却是向來恃財傲物的，任憑他人紛紛議論，他只給他一概不知。衆人議定了，聯合了合院肄業生，具稟到歷城縣去告。歷城縣受了山長及那富戶的關節，便捺住這件公事，並不批出來。衆人只得又催稟，他沒法，只得批了。那批的當中，只說（官課之日，本縣在場監考，堂堂收卷，從何作弊，諸生童等工夫不及他人，因羨生妒，屢次冒瀆多事，特飭不準。）云云，批了出來。各生童又大譁，又聯名到學院裏去告，又把拾來的底稿粘在稟帖上，附呈上去。學院見了大怒，便傳了歷城縣去，把那稟及底稿給他去看，叫他澈底根究。誰知歷城縣，仍是含糊稟覆上去。學院惱了，傳了彌軒去，當堂核對筆跡，對明白了，把他當面痛痛的申飭一番。下了個札，給歷城縣，勒令即刻將彌軒驅逐出院。又把那肄業生衣頂革了。彌軒從此便無面目再住家鄉，便帶了那上海討來的綾子，搬下了租父，一直來到京城，仍舊拉着他幾個座師的旗號，在那裏去買風雲雷雨。有一回博山（山東縣名，出玻璃料器甚佳）運了一單料貨到烟台，要在烟台出口，裝到上海。不知是漏稅，或是以多報少，被關上扣住了，要充公。那運貨的人，與彌軒有點瓜葛，打了個電報給他，求他設法。他便出了他會試的座主銜名，打了一個電報給登萊青道，叫把這一單貨放行。登萊青道，見是京師大老的電報，便把他放了。事後纔想起這位大老是湖南人，何以干預到山東公事，並且自己與他向無往來，未免有點疑心。過了十多天，又不見另有墨信寄到，便寫了一封信，只說某日接到電報如何云云，已遵命放行了。他這座主接了這封信，十分詫異，連忙着人到電報局查問，這個電報是那個發的，却查不出來。把那電報底子吊了去核對。

筆述自己親信的幾個官親子姪又都不是的便打發幾個人出來明查暗訪那裏查得出來却得一個少爺是個極精細的人把門房裏的號簿吊了進來逐個人名鈔下自己却一個個的親自去拜訪拜過了之後便是寫書求畫居然叫他把筆述對了出來他却又並不聲張拿了那張電底去訪彌軒出其不意突然拿出來給他看他忽然看見了這東西不覺變了顏色左支右吾了一會却被那位少爺便回去告訴了老子把他叫了來痛乎其罵了一頓然後攆走了交代門房以後永不準他進門他壞過這一回事之後便黑了一點下來他那位令祖因爲他雖然衣錦還鄉却並不會置得絲毫產業在家鄉如何過得活便湊了盤川尋到京裏來誰知道這位令孫却是拒而不納老人家便住到歷城會館裏去那時候恰好我在會館裏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頓頓在我那裏吃飯我倒代他養了幾個月的祖父後來同鄉官知道這件事便把彌軒叫到會館裏來大衆責備了他一番要他對祖父叩頭認罪接回宅子去奉養以爲他總不敢放恣的了却不料他還是如此「伯述正在汨汨而談誰知那符最靈已經走了進來正是

暫停閒議論 且聽個中言。

未知符最靈進來有何話說且待下回再記。

第七十回周太史若不爲惠靈妨遊說所動何至演出此家庭大怪劇第七十一至七十二回補敘焦待耶微時何等精明何等靈變何等善於揣摩以至於身膺八座而家庭中不可對人言之事正不知凡幾卒以一女代爲表暴其一班此同祖孫之間現狀又如此嗚呼何家庭怪狀之多也家庭之怪狀吾蓋睹之熟矣幾於司空見慣矣所最怪者滅倫背親之事乃出於日講孝弟忠信仁義道德之人吾於此遂不得不遠避乎高談理學之士大夫然而又不得以一符彌軒概盡天下之人也於是乎入世擇交從此難矣第一回楔子曰「茫茫大地無可容身」孰更甚於此哉寫京師瑣瑣屑屑之怪事如鑄鼎象物醜態畢呈然若於京

師者尚曰：「此特一斑耳，爲足以盡之。」或又曰：「京師邇來諸事改夏，或不如是矣。」諺如所言，則爲京師昔日留一記念歷史，亦何嘗不可。

第七十四回

符彌軒逆倫幾釀案

車文琴設謎賞春燈

當下符最靈走了進來，伯述便起身讓坐。符最靈看見我在座，便道：「原來閣下也在這裏。早上我荒唐得很，實在餓急了，纔蒙上一層老臉皮。」我道：「彼此同居，這點小事有甚麼要緊？」伯述接口道：「怎麼你那位令孫，還是那般不孝麼？」符最靈道：「這是我自己造的業，老不死，活在上世界上，受這種罪，我也不怪他，總是我前生輩子做錯了事，今生今世受這種報應。」伯述道：「自從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後，到底怎樣對付你？我們雖見過兩回，却不會談到這一層。」符最靈道：「初時也還沒有甚麼，每天吃三頓飯，是另外開給我吃的。」伯述道：「不同在一起吃麼？你的飯，開在甚麼地方吃？」符最靈道：「因爲我同孫媳婦一桌吃，不便嘗，所以另外開的。」伯述道：「到底把你放在甚麼地方吃飯？」符最靈囁嚅着道：「在廚房後面的一間柴房裏。」伯述道：「睡呢？」符最靈道：「也睡在那裏。」伯述把桌子一拍道：「這還了得！你爲甚麼不出來驚動同鄉去告他？」符最靈道：「阿彌陀佛，如此一來，豈不是斷送了他的前程？況且我也犯不着再結來生的冤仇了。」伯述嘆了一口氣道：「近來怎樣呢？」符最靈又喘着氣道：「近來一個多月，不是吃小米粥，（小米，南人謂之粟，無食之者，惟以飼爲北人，貧人取以作粥。）便是棒子饅頭。（棒子，南人謂之珍珠米，北人或磨之成屑，調蒸作饅頭，色黃如蠟，而粗如砂，極不適口，謂之棒子饅頭，亦貧民之糧也。）吃的我胃口都沒了，沒奈何，對那廚子說，請他開一頓大米飯。（南人所食之米，北方土諺謂之大米，蓋所以別於小米也。）也不求甚麼，只求他弄點鹹菜給我，過飯便了。誰和我這句話說了出去，一連兩天也沒開飯給我吃，我餓極了，自己到竈上看時，却已是收拾的乾

乾淨淨，求一口米泔水都沒了。今天早起實在捱不過了，只得老着臉向同居求乞。」伯述道：「鬧到如此田地，你又不肯告他，我勸你也不必在這裏受罪了。不如早點回家鄉去罷。」符最靈道：「我何嘗不想一則呢？還想看他補個缺；二則我自己年紀大了，雖經畫符都幹不來了，就是幹得來，也怕失了他的體面。家中又不曾擇了一絲半絲產業，叫我回去靠甚麼爲生？有這兩層難處，所以我捱在這裏。不然啊，我早就拔碇了。」（拔碇，山東濟南土諺，言捨此他適也。）伯述道：「我本來怕理這等事，也懶得理，此刻看見這等情形，我也耐不住了。明日我便出一個知單，知會同鄉，收拾他一收拾。」符最靈慌忙道：「快不要如此，求你饒了我的殘命罷。要是那麼一辦，我這幾根老骨頭，就活不成了。」伯述道：「這又奇了，我們同鄉出面，無非責成他孝養祖父的意思，又何必至關到你的性命呢？」符最靈道：「各同鄉雖是好意，就怕他不肯聽勸，不免同鄉要惱了，倘使當真告他一告，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萬一把他的功名幹掉了，叫我還靠誰呢？」伯述冷笑道：「你此刻是靠的他麼？也罷，我們就不管這個閒事，以後你也不必出來訴苦了。」符最靈被伯述幾句話一揀白，也解得沒意思，便搭翅着走了。應暢懷連忙叫人來，把符最靈坐過的椅墊子拿出去收拾過，細看有蟲子沒有。他坐過的椅子，也叫拿出去洗，又叫把他吃過茶的茶碗也拿去了，不要了。最好攤了他，你們捨不得，便把他拿到旁處去，不要放在家裏。伯述見他那種舉動，不覺驢住了。問是何故，暢懷道：「你們兩位都是近視眼，看他不見，可知他身上的蟲子，一齊起都爬到衣服外頭來了。身上的還不算，他那把白鬍子上，就爬了七八個，你說膩人不膩人？」伯述哈哈一笑，對我道：「我是大近視，看不見，你怎麼也看不見起來？」我道：「我的近視也不淺了，這東西倒是眼不見算乾淨的好。」正說話時，外面用人喚起來，說是在椅墊子上找出了兩個蟲子。暢懷道：「是不是，倘使我也近視了，這兩個蟲子，不定往誰身上跑呢。」大家說笑了一陣，我便辭了回去。剛到家未久，彌軒便走了過來，彼此相見熟了，兩句寒暄話之外，別無客氣。談話中間，我說起彼此同居月餘，向不知道祖老夫人在侍，未曾叩見。

甚爲抱歉。彌軒道：「不敢不敢，家祖年紀過大，厭見生人，懶於酬應，雖迎養在京寓，却向不見客的。」我道：「年紀大的人，懶於應酬，也是人情之常，只是老人家久鬱在家裏，未免太悶，不知可常出來逛？」彌軒道：「說起來，我們做晚輩的很難，寒家本是幾代寒士，家訓相承，都是淡泊自守，只有到了兄弟，僥倖通籍，出來當差，處於這酬應紛繁之地，勢難仍是寒儒本色，不免要隨俗附和，穿兩件乾淨點的衣服，就是家常日用，也不便過於儉吝，這一點點下情，想來當世子，總可以原諒我的。然而家祖，却還是淡泊自甘，兄弟的舉動支消較之於同寅中，已是省之又省的了。據家祖的意思，還以爲太費，平日輕易不肯茹葷，偶見家人輩吃肉，便是一場教訓，就是衣服一層，平素總不肯穿一件綢衣，兄弟做了上去，請老人家穿，老人家非但不穿，反惹了一場大罵，說是暴殄天物，我又不應酬不見客，要這個何用？這不是叫做小輩的難過麼？兄弟襤褸時，先嚴慈便相繼棄養，虧得祖父撫養成人，以有今日，這昊天罔極之恩，無從補報萬一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我聽了他一席話，不住的在肚子裏乾笑。只索由他自言自語，並不答他。等他講完了這一番孝子順孫話之後，纔拉些別的話和他談談。不久他自去了。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隱隱聽得一陣喧嚷的聲音，出在東院裏。側耳細聽，却聽不出是喚些甚麼。大約是隔得太遠之過。驢子一陣，又靜了一陣，靜了一陣，又喚一陣，雖是聽不出所說的話來，却只覺得耳根不得清淨，睡不安穩。到得半夜時，忽聽得一陣匍匐之聲，甚是利害，接着又是一陣亂嚷亂罵之聲，過了半晌，方纔寂然。我起先聽得匍匐之聲之時，便披衣坐起，側耳細聽，聽到沒有聲息之後，我的睡魔早已過了，便睡不着。直等到自鳴鐘報了三點之後，方纔朦朧睡去。等到一覺醒來，已是九點多鐘了。連忙起來，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見吳亮臣李在茲和兩個學徒，一個廚子，兩個打雜，圍在一起竊竊私語。我忙問是甚麼事，亮臣早已看見我出來，便叫他們盥洗臉水，一面同我說，後甚麼事。我一面要了水漱口，接着洗過臉，再問亮臣在茲：「你們議論些甚麼？」亮臣正待開言，在茲道：「讓王三說罷，省了我們費嘴打雜。」王三便道：「是東院符老爺家

的事昨天晚上半夜裏，我起來解手，聽見東院裏有人吵嘴。我要想去聽聽是甚麼事，走到那邊，誰想他們院門是關上的，不便叫門，已經想回來睡覺了。忽然又想到，咱們後院是統的，就摸到後院裏，在他們那堂屋的後窗底下偷聽，原來是符老爺和符太太兩個人，在那裏罵人，也不知他罵的是誰。聽了半天，只聽不出後來輕輕的用舌尖把紙窗紙破了一點，往裏面偷看，原來符老爺和符太太對坐在上面，那一個到我們家裏討飯的老頭兒，坐在下面，兩口子正罵那老頭子呢。那老頭子低着頭哭，只不做聲。那符太太罵得最出奇，說道：「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就應該死了的，從來沒見過八十多歲人，還活着的。」符老爺道：「活着到也罷了，無論是粥是飯，有得吃吃點，安分守己也罷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飯了，你可知知道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是要自己本事，撐來的呢！」那老頭子道：「可憐我並不求好好吃，好喝，只求一點兒鹹菜罷了。」符老爺聽了，便直跳起來，說道：「今日要鹹菜，明日便要鹹肉，後日便要雞鵝魚鴨，再過些時，便燕窩魚翅都要起來了。我是個沒補的窮官兒，供不應求。」說到那裏，柏桌子打板襖的大罵罵了一回，又是一回，說的是他們山東土話，說的又快，全都是聽不出來。罵到熱鬧頭上，符太太也插上了嘴，罵到快時，却又說的是蘇州話，只聽得老蔬菜（吳人晉老人之詞）殺千刀，兩句是懂的，其餘一概不懂。罵殺了一回，老媽子開上酒菜來，擺在當中一張獨腳圓桌上，符老爺兩口子對坐着喝酒，却是有說有笑的。那老頭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爺喝兩杯，罵兩口，符太太只管拿骨頭來逗着叭兒狗玩，那老頭子哭喪着臉，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符老爺登時大怒，雷霆起來，把那獨腳桌子一掀，剎的一聲，桌上的東西翻了個滿地。大聲喝道：「你便吃去。」那老頭子也太不要臉，認真就爬在地下拾來吃。符老爺忽地站了起來，提起坐的椅子，對準了那老頭子擲去。幸虧旁邊站着的老媽子，搶着過來接了一接，雖然接不住，却擲去勢子不少，那椅子雖然還擲在那老頭子的頭上，却只擲破了一點頭皮，倘不是那一擲，只怕腦子也磕出來了。我聽了這一番話，無覺嚇了一身大汗。歇歇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飯時，我便叫李在

趕趕緊去找房子，我們要搬家了。在茲道：「大臘月裏，往來的信正多，爲善惡然要搬家起來。」我道：「你且不要問這些，趕緊找房子罷。只要找着了空房子，合式的自然合式，不合式的也要合式。我是馬上就要搬的。」在茲道：「那麼說，繡匠衙門就有一處房子，比這還多兩間，也是兩個院子，北院裏住着人，南院子本來住的是我的朋友，前幾天纔搬走了，現在還空着。」我道：「那麼你吃過飯，趕緊去看馬上下定，馬上今天就搬。」在茲道：「何必這樣性急呢？大臘月裏天氣短，怕來不及。」我道：「怕來不及，多僱兩輛大轎車，做之爲言，露天也做車無頂篷，所以載運貨物者。」一會兒就搬走了。在茲道：「怕來不及，多僱兩輛大轎車，做之爲言，露天也呼搬東西，趕東西搬完了，新屋子還沒拾掇清楚，那天氣已經斷黑了，便招呼先吃晚飯，晚飯中間，我鬧起幸在茲：「你知道今天王三說的，被符彌軒用棍子擰破頭的老頭子，是彌軒的善人？」在茲道：「雖是兩個月同居下來，却還不得底細，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個窮親戚。」我道：「比親戚近點呢。」在茲道：「難道是自家人？」我道：「還要近點。」在茲道：「到底是甚麼人？」我道：「是他嫡親的祖父呢。」在茲道：「這還了得？」我道：「非但是嫡親的祖父，並且他老子先死了，他還是一個承重孫呢。你想今天聽了王三的話，怕人不怕人，萬一弄出了逆倫重案，照例左右隣居，前後街坊，都要波及的。我們好好的作買賣，何苦陪着他見官司？所以趕着搬走了。此刻只望他昨天晚上的傷，不是致命的，我們就接事，萬一因傷致命，只怕還要傳舊鄰問話呢。」當下我說明白了，衆人纔知道我搬家的意思。一連幾日，收拾停妥了，又要預備過年。這邊北院裏同居的，也是個京官，姓車，號文琴，是刑部裏的一個實缺主事，却忘了他在那一司了，爲人甚是風流倜儻。我搬進來之後，便過去拜望他，打聽得他宅子裏，只有一位老太太，還有一個小孩子，已經十歲，斷了絃七八年，還不會續娶。我過去拜望過他之後，他也來回拜，走了幾天，又走熟了，光陰迅速，殘冬過盡，早又新年。新年這幾天，無論官商士庶，都是不辦正事的。我也無非是看看朋友，拜過新年，胡亂過了十多天。這天正是元宵佳節，我到伯述處，坐了一天。

在他那裏吃過晚飯，方纔回家。因為月色甚好，六街三市，甚是熱鬧，便和伯述一同出來，到各處遊逛，遊着這兒走同去，回到家時，只見門口圍了一大堆人，抬頭一看，門口掛了一個大燈，燈上糊了好些紙條兒，寫了好些字。原來是車文琴在那裏出燈謎呢。我和伯述都帶上了眼鏡來看，只見一個個紙條兒，排列得十分齊整，寫的是

(一) 帶着大悅.....詩經一句.....孟子一句

(三) 四.....詩經一句.....孟子一句

(五) 硬派老二做老太.....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七) 颯.....書經一句.....孟子一句

(九) 焚林.....字一.....字一

(十一) 楊玉環嫁王約.....縣名一.....縣名一

(十三) 霹靂.....西遊地名一.....水滸傳一

(十五) 一角屏山.....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十七) 廣東地舖.....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十九) 監羈.....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二十一) 鳳鳴岐山.....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二十三) 開門見山.....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二十五) 宮.....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二十七) 易經一句.....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二十九) 紅樓人一.....孟子一句.....孟子一句

看到這裏，伯述道：「我已經射着好幾條了，請問了主人，再看底下罷。」說話時，人叢裏早有一個人，踮着腳，伸着頸子，望過來，看見伯述和我說話，便道：「原來是口老爺來了。」第一回楔子，敘明此書為（九死一生）之筆記，此九死一生，始終以（我）字代之，不露姓名，故此處稱其姓之虞，仍以口代之。自己一家人，屋裏請坐罷。咱們老爺還在家裏做謎兒呢。」原來是車文琴的家人，在那裏招呼。我便約了伯述，同到文琴那邊去，進了大門，只見當中又掛了一個燈，上面寫的全是西廂謎兒：

(二十一) 一杯悶酒尊前進

(二十三) 望梅止渴

(二十五) 破鏡重圓

(二十七) 北岳恆山 三句

(二十九) 藏屍術

(三十一) 虧本潛逃

(三十三) 強盜宴客

(二十二) 天兵天將捉嫦娥

(二十四) 相片

(二十六) 啞吧看戲

(二十八) 走馬燈人物

(三十) 謎面太晦

(三十二) 新詩成就費推敲

(三十四) 打不着的燈謎

白一字

我兩人正看到這裏，忽然軍文琴從裏面走了出來，一把拉着我的手，臂道：「請教請教。」我連說不敢不敢。於是相讓入內。正是：

門前榜出雕蟲技，座上邀來射虎人。

未知所列各條俚謎，均能射中否，且待下回再記。

吾讀此回，而不禁嘆造物之顛倒，人事之不齊也。有符最靈為祖，何不使六十九回石映芝為之孫？有六十
九回石映芝之母，何不使有符彌軒為之子？彼蒼蒼者之安置人物，豈故為此巖叢不平之態，以為觀美耶？
抑果曠曠也？或曰：「予為是言，得毋倡父不慈子不孝之說乎？」則應之曰：「惡！是何言？吾之此言，就人情
一面言，不就倫常一面言也。何可以辭害意哉！」

第七十五回

巧遮飾費見運機心

先預防嫖界開新面

當下我和伯述兩個，跟了文琴進去，只見堂屋當中，還有一個燈，文琴却讓我們到旁邊花廳裏去坐，花廳裏

先有了十多個客，也有幫着在那裏發給彩物的，也有商量配搭贈品的，也有在那裏若思做謎的。彼此略略招呼，都來不及請教貴姓合甫。文琴一面招呼坐下，便有一個家人，拿了三張條子進來，問猜的是不是。原來文琴這回燈謎，比衆不同，在門外燈謎底下，設了桌椅筆硯，凡是射的，都把謎面條子撕下，把所射的寫在上面，由家人拿進來，看是射中的，即由家人帶贈彩出去致送，射錯的，重新寫過謎面。那家人拿進來的三條，我看時射的是第二條（百合）第九條（樵）字，第二十條（周端）文琴說對的，那家人便照配了彩物，拿了出去。伯述道：「我還記得那謎面第一條可是（臨喪不哀）第五條可是（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第十七條可是（五羊之皮）」文琴拍手道：「對對，非但打得好，記性更好。只看了一看，便連粘的次第都記得了。佩服佩服。」說罷，便叫把那幾條收了進來，另外換新的出去。一面取彩物送與伯述家人出去收了。伯述射的三條，又帶了四條進來，我看時是第三條射（非其罪也）第四條射（當是時也）第十九射（以粟易之）第六條射（此匹夫之勇）我道：「作也作得好，射也射得好。並且這個人，四書很熟，是孟子論語的，只怕全給他射去了。」文琴給了贈彩出去，我道：「第十一條，只怕我射着了。可是（合肥）」文琴拍手道：「我以為這條沒有人射着的了，誰記得這麼一個癡肥王約？」我道：「這個應該要作捲簾格更好。」文琴想了一想，大笑道：「好好，好個肥合。原來閣下是個老行家。」我道：「不過偶然碰着了，何足爲奇？不知第二十一條可是（未飲心先醉）」文琴道：「正是正是。」我道：「這一條以西廂打西廂，是天然佳作。」文琴忙叫取了那兩條進來，換過新的出去。一面又送彩給我。伯述道：「兩個縣名，你射了一個難的去，我射一個容易的罷。」第八條可是（陳留）我道：「姻伯射了第八條，我去射第十六條，大約是（小心）」文琴道：「敏捷得很，這第十六條是很泛的，真了不得。」又是一面換新的，一面送彩過來，不必多贅。文琴檢點了一回道：「西廂謎只射了一個。」我道：「我恰好想了幾個，不知對不對。第三十一可是（撒下賠錢貨）三十二可是（反吟伏吟）三十三可是（這席

面真乃爲合？三十四可是（只許心兒空想？）「文琴驚道：「閣下真是老行家，堂屋裏還有幾條，一併請教罷。」說著引了我和伯述，到當中堂裏裏去看，只見先有幾個人，在那裏抓耳撓腮的想，抬眼看時，只見

（三十五）與……孟子一論語一……（三十六）禮……論語一孟子一

（三十七）正……論語一中庸一……（三十八）誠迎佛骨……論語一孟子一

（三十九）尸解……孟子二句不連……（四十）、（此一點乃殊筆所點）孟子一論語一

我們正要再看，忽聽得花廳上哄堂大笑，連忙走過去問笑甚麼，原來第十八條謎面的（宮）字，有人射着了（乾道乃革）一句，因此大衆哄堂。伯述道：「我射一條，雖不必哄堂，却也甚可笑的。那第二十六條定是（眼花撩亂口難言）。」衆人想一想謎面，都不覺笑起來。我道：「請教那第四十條，一點兒紅的，孟子可是（觀其色）論語可是（赤也爲之小）？」伯述不等文琴開口，便拍手道：「這個射得好。我也來一個。第三十八可是（故退之）（不得於君）？」文琴搖頭道：「你兩位都是健將。」正說話時，堂裏裏走出一個人，拿了第三十五條問道：「孟子可是（可以與）論語可是（可以與）？」文琴連忙應道：「是是是。」即叫人分送了彩，又換上新的。伯述道：「這一條別是一格，我們射的太多了，看看旁人射的罷。」於是又在花廳上檢看射進來的，只見第七條射了（四方風動），十四條射了（沒遮攔），十五條射了（小遮攔），十三條射了（大雷音）。我看見第三十七條，底下注明贈彩是時鏢一枚。一心要得他這時鏢來玩玩，因此度心去想，想了一大會，方纔想了出來，因問文琴道：「三十七條可是（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其政舉）？」文琴連忙在衣袋內掏出一個時鏢，雙手送與我道：「承教承教。這一條又晦又泛，真虧你射。」我接過謙謝了，拿起來一看，却是上海三井洋行三塊洋錢一個的，雖不十分貴重，然而在燈謎贈彩中，也算得獨整一幟的厚彩了。伯述看見了道：「你不要聽他是三塊錢的東西，我却在他身上賺過錢的了，這東西買他一個要三塊錢，要是買一打，可以打九折買

十打，可以打八折，買五十打，可以打到七五折。我前年買了五十打，回濟南走了一趟，後來又由濟南到河南去，從河南再來京，我販的五十打鐵，一個也沒有賣去，沿路上見有當舖，我便拿一個去當，當四兩銀子，一個也有當五兩一個的時候，也有一路當到此地，六十個鐵，全當完了，碰巧那當舖，還可以賣幾百文。我仔細算了一算，賺的利錢，比本錢還重點呢。」說笑了一回，又看別人射了幾個，夜色已深，各自散了。過了幾天，各行生意都開市了，我便向有往來的一家錢鋪子裏去商量一件事，到得那裏，說是掌櫃的有事，且請坐一坐，原來那掌櫃的姓憚，號洞仙，我自從入京之後，便認得了他。一向極熟的，每來了，總是到他辦事房裏去坐。這一回我來了，鋪裏的人，却讓我坐到客堂裏，說辦事房裏另有客，請在這裏等一等。我只得就在客堂裏坐下，等了一大會，纔見憚洞仙笑吟吟的送一個客出來，一直送到大門口上了車，方纔回轉來對我拱手道：「有勞久候了！屈駕得狠，請屋裏坐罷！」於是同到他辦事房裏去，重新讓坐送茶。洞仙道：「兄弟今年承周中堂委了一個差使，事情忙點，一向都少候，你備是大量的，想來也不怪我。」我道：「好說好說，得了中堂的差使，一定是恭喜的。」洞仙道：「不過多點窮忙的事罷了，但得有事辦，就忙點也是值得的。」說時，手撥着桌上道：「你備瞧，這就是方纔那個客送我們老中堂的贊見，特誠來煩兄弟代送的，說不得也要給他當差。」我看那桌上時，擺着兩個紫檀木匣子，我走過去揭開蓋子一看，一匣子是平排列着五十枝筆，一匣子是平列着十錠墨，都是包了金的。我暗想，雖是送中堂之品，却未免太講究了。墨上包金，還有得好說，這筆桿子是竹子做的，怎麼都包上金呢？用兩天，不要都掉了下來麼？一面想着，順手拿起一枝筆來看，誰知拿到手裏，沈甸甸的重的了不得，不覺十分驚奇。拔去筆套一看，却又沒有筆頭的，更覺奇怪。洞仙在旁呵呵大笑道：「我要說一句放恣的話，這東西你備只怕是頭一回瞧見呢。」我道：「爲甚麼那麼重，難道是整根是金子的麼？」洞仙道：「可不是你備瞧那墨麼？」我伸手取那墨時，誰知用力少點，也拿他不動。想來自然也是金子了，便略爲看了一看，仍舊放下道：「這一分

禮狠不輕。」洞仙道：「也不很重，那筆是連筆帽兒四兩一枝，（京師人呼筆套爲筆帽）這墨是二十兩一錠，統共是四百兩。」我道：「這又何必有萬把兩銀子的禮，不會打了票子送去，又輕便在受禮的人，有了銀子，要甚麼可以置辦甚麼，何必多費工錢，做這些假筆墨呢？送進去，就是受下他來，也是沒用的。」洞仙呵呵大笑道：「我看天底下就是你情最闊，連金子都說是沒用的。」我道：「誰說金子沒用？我說拿金子做成假筆墨，是沒用的罷了。」洞仙道：「那麼你情又淺了，他用的是金子，並不用假筆墨。我也知道打了票子進去，最輕便的，怎奈大人先生，不願意擔這個名色，所以纔想法做成這東西送去。人家看見送的是筆墨，狼雅的東西，就是受了，也取不傷廉。」我道：「這是一分贖禮，却送得那麼重？」洞仙道：「凡有所爲而送的，無所謂輕重也。和咱們做買賣一般，一分行情一分貨。你還沒知道，去年裏頭大叔生日，閩浙蕭制軍送的禮，還別緻呢，是三尺來高的一對牡丹花，白玉的花盆，珊瑚碎的泥，且不必說用了一對白珊瑚作樹，配的是瑪瑙片穿出來的花，蔥綠翡翠作的葉子，都不算數，這兩顆花，統共是十二朵，那花心兒，却是用金絲鑲了金剛鑽做的，有人估過價，這一對花，要抵得九萬銀子。送過這份禮之後，不上半年，那位制軍便調了兩廣總督的缺，最苦是閩浙，最好是兩廣，你想這份禮送得着罷？」我道：「這一似筆墨，又是那一省總督的呢？」洞仙道：「不配不配，早得狠呢。然而近來世界，只要肯應酬，從府道爬到督撫，也用不着幾年工夫。你情也弄個功名出來幹罷。」我笑道：「好好，趕明天我捐一個府道，再來託你送筆墨。」說着大家都笑了。我便和他說了正事，辦妥了，然後回去。回到家時，恰好遇見車文琴，從衙門裏回來，手裏拿了一個大紙包，我便讓他到我這邊坐。他便同我進來，隨意談天。我便說起方纔送金筆墨的話。文琴忙問道：「經手的是甚麼人？」我道：「是一個錢鋪的掌櫃，叫做憚洞仙。」文琴道：「這等人，倒不可不結識結識。」我笑道：「你也想送禮麼？」文琴道：「我們窮京官不配，然而結識了他，萬一有麼甚人，到京裏來走路子，和他拉個皮條，也是好的。」說話時，桌上翻了茶碗，把他那紙包弄濕了。透了許久，方纔覺着

連忙打開，把裏面一張一張的皮紙抖了開來，原來全是些官照，也有從九的，也有未入流的，也有巡檢的，也有典史的，也有把總的。我不覺詫異道：「那裏弄了這許多官照來？」文琴笑道：「你可要，我可以奉送一張。」我道：「這都填了姓名三代的，我要他作甚麼？」文琴道：「這個不過是個頑意兒罷了，頂真那姓名做甚麼？」我道：「奇極了，官照怎麼拿來做頑意兒？這又有甚麼頑頭呢？」文琴道：「你原來不知道，這個雖是官照，却又是嫖妓的護符。這京城裏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甚麼王公貝子貝勒，都是明目張膽的，不算犯法，惟有妓禁極嚴，也極易鬧事。都老爺查的也最緊。逛窩姐兒的人，倘給都老爺查着了，他不問三七二十一，當街就打。若是個官，就可以免打。但是犯了這件事，做官的照例革職，所以弄出這個頑意兒來。大凡逛窩姐兒的，身邊帶上這麼一張，倘使遇了都老爺，只把這一張東西繳給他，就沒事了。」我道：「爲了逛窩姐兒，先捐一個功名，也未免過於張致了。朝廷名器，却不料拿來如此用法。」文琴道：「誰捐了功名去逛窩姐兒，這東西正是要他來保全功名之用。比方我去逛窩姐兒，被他查着了，誰願意把這好好的功名去幹掉了？我要是不認是個官，他可拉過來就打，那更犯不上了。所以備了這東西在身邊，正是爲保全功名之用。」我道：「你弄了這許多來，想是一個老嫖客了。然而未見得每嫖必遇見都老爺的，又何必要辦這許多呢？」文琴道：「這東西可以賣，可以借，可以送。我向來是預備幾十張在身邊的。」我道：「費與送不必說了，這東西有誰來借？」文琴道：「你不知道，這東西不是人人有得預備的。比方我今日請你吃花酒，你沒有這東西，恐怕偶然出事，便不肯到了。我有了這個預備，不就放心了麼？」一面說話時，已把那偏官照一張一張的印乾了，重新包起來。又殷殷的問憐憫仙是那一家錢鋪的掌櫃，我道：「你一定要結識他，我明日可以給你們拉攏。」文琴大喜，到了次日，一早就過來，央我同去。我笑道：「你也太忙，不要上衙門麼？」文琴道：「不相干，衙門裏今日沒有我的事。」我道：「去的太早了，人家還沒有起來呢。」文琴又連連作揖道：「好人沒起來，我們等一等，倘使去遲了，恐怕他出去了呢。」我給他纏

的後法，只得和他同去。誰知洞仙果然出門去了。問幾時回來，說是到周宅去的，不定要下午纔得回來。文琴沒法，只得回去。我却到伯述那裏去有事。辦過正事之後，便隨意談天。我說起文琴許多官照的事，伯述道：「這是爲的從前出過一同事，後來他們纔想出這個法子的。自從行出這個法子之後，戶部裏却多出一單大買賣，甚至早上填出去的官照，晚上已經繳了的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個，這纔是源源而來的生意呢。」我道：「從前出的是甚麼事？」伯述道：「京城裏的密姐兒，最粗最賤，不知怎麼那一班人偏要去走動，真所謂逐臭之夫了。有一回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門內，有人吵鬧，便進去拿人。誰知裏面有三個鬧客，一個是侍郎，一個是京堂，一個是侍講，一聲說都老爺查到了，便都嚇得魂不附體。那位京堂最靈，便跑到後院裏，用梯子爬上牆頭，往外就跳。誰知跳不慣的人，忽然從高落下，就手足無措的了。不知怎樣一閃，把腿跌斷了，整整的醫了半年纔得好。因此把缺也開了。那一位侍郎呢，年紀略大了，跳不動，便找地方去躲。跑到毛廝裏去，以爲可以躲過了，誰知走得太忙，一失脚，掉到了糞坑裏去。幸得那糞坑還淺，不會占滅頂之凶，然而已經鬧得臭名徧體了。只有那位侍講，一時逃也逃不及，躲也躲不及，被他拿住了自己，又不敢說是個官，若是說了他，問出了官職，明日便要專摺奏參的了。只得把一個官字藏起來。那位都老爺拿住了，便喝叫打了四十下小板子。這一位翰林侍講，平空受此奇辱，羞愧的無地自容。同去便服，羞自盡了。却又寫下了一封遺書，給他同鄉，只說被某御史當街羞辱，無面目見人。同鄉京官得了這封書，便要和他御史爲難。恰好被他同鄉的那兩位侍郎京堂知道了一個是被他逼斷了腿的，一個是被他逼下糞坑的，如何不恨。便暗中幫忙，慫恿起衆人。於是同鄉京官斟酌定了文飾之詞，只說某侍講某夜由某處回寓，手燈爲風所熄，適被某御史遇見，素有嫌隙，指爲犯夜，將其當街笞責云云。據了這個意思，聯銜入奏。那兩位侍郎京堂更暗爲援助，銀錢成獄，把那都老爺革職，發往軍台。這件事出了之後，一班逐臭之夫，便想出這官照的法子來。」正說得高興時，家裏忽然打發人來找我，我便別過伯述回去。正是：

只緣一段風流案，斷送功名更成邊。

不知回去之後，又有甚事，且待下回再記。

聞諸老人言奔競之風，京師素盛，貴族大老之門者，諱為拜門，凡有賄賂，諱為贊敬。然光緒初葉以前，一贊之費，僅二百金耳，其尤者終不逾千金。觀此一筆一墨，已達萬金之外，其他可想而知矣。時人之言曰：「世界愈文明，則愈奢侈。」余欲易之曰：「人事愈曖昧，則愈修。」

卷中未揭曉之燈謎（十）嫂字（十二）閻羅薨（二十二）圍住廣寒宮（二十三）挺空嚙（二十四）有影無形（二十五）分明打個照面（二十七）帶齊梁分秦晉監幽燕（二十八）脚跟無線如蓬轉（二十九）留得形骸在（三十）好着我難猜（三十六）「去食」「強為善而已矣」（三十九）「委而去之」「所存者神」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騙

遭薄倖淑女蒙冤

我回到家時，原來文琴坐在那裏等我，我問在茲找我做甚麼在茲道：「就是車老爺來說，有要緊事情奉請的。」我對文琴道：「你也太性急了，他說下午纔得回家呢。」文琴道：「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我問他有何甚麼事時，他却又說不出來，只得一笑置之。捱到中飯過後，便催我同去。及至去了，憚洞仙依然沒回來。我道：「算了罷，我們索性明天再來罷。」文琴正在遲疑，恰好門前來了一輛紅圓車子，在門前停下，車上跳下一個人來，正是洞仙。一進門見了我，便連連打拱道：「有勞久候，失迎得很。今天到周宅裏去，老中堂倒沒有多差，以倒。是叫少大人把我纏住了，留在書房裏吃飯，把我灌個稀醉，纔打發他自己的車子送我回來。」說罷呵呵大笑，又叫學徒的拿十吊錢給那車夫，把我的片子交他帶一張回去，替我謝謝少大人。說罷了，纔讓我到裏面去。

我便指引文琴與他相見。彼此談得對勁。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談起來。一會兒大發議論，一會兒又竭力恭維。我自從相識他以來，今天纔知道他的談風極好。談到下午時候，便要扯了洞仙去上館子。洞仙道：「兄弟不便走開，恐怕老中堂那邊有事來叫。」文琴道：「我們約定了，在甚麼地方萬一有事，叫人來知照就是了。你大哥是個爽快人，咱們既然一見如故，應該要借杯酒敘敘。又何必推辭呢？」洞仙道：「不瞞你車老爺說，午上我給周少大人硬灌了七八大鍾，到此刻還沒醉得了呢。」文琴道：「不瞞你大哥說，我有一個朋友從湖北來，久慕你大哥的大名，要想結識結識，一向託我，我從去年冬月裏就答應他引見你大哥的，所以他一直等在京裏；不然，他早就又要趕回湖北去的了。今兒咱們遇見了，豈有不讓他見見你大哥之理？千萬賞光。我今天也並不是請客，不就這麼二三知己，借此談談罷了。」洞仙道：「你車老爺那麼賞臉，實在是却之不恭，咱們就同去；不過還有一說，你備兩位請先去，做兄弟的等一等就來。」文琴連忙深深一揖道：「老大哥你不要怪我，我今兒沒具帖子，你不要怪我。改一天我再肅具衣冠下帖奉請如何？」洞仙呵呵大笑道：「這是甚麼話？車老爺既然那麼麼話，咱們就一塊兒走，不過有屈兩位稍等一等，我幹了一點小事就來。」文琴大喜道：「既然如此，就請便罷。咱兩個就在這裏恭候。」我道：「我却要先走一步回來再來罷。」文琴一把拉住道：「這是甚麼話？我知道你是最清閒的，成天沒事，不過找王老頭子談天，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怎麼好拿我的腔呢？」我道：「這是甚麼話？我是有點小事要去一去，你不許我去，我就不去也使得，何嘗拿甚麼腔呢？」洞仙道：「既如此，你兩位且在這裏寬坐一坐，我到外面去去就來。」說罷拱拱手，笑溶溶的往外頭去了。這一去便去得寂無消息，直等到天將入黑，還不見來，只急得文琴和熱鍋上螞蟻一般，好不容易等得洞仙來了，一疊連聲只說屈駕屈駕，實在是為了一點窮忙，分身不開，不能奉陪，千萬不要見怪。文琴也不及多應酬，拉了便走出了大門，各人上了車。到了一家館子裏，揀定了座。文琴忙忙的把自己車夫叫了來，交代道：「你趕緊去請陸老爺，務必請他即刻就來說有。」

要緊話商量。車夫去了，這邊文琴又忙着請點菜，忙了一會。文琴的車夫引了一個人進來。文琴便連忙起身相見，又指引與洞仙及我相見。一代通姓名，又告訴洞仙道：「這便是敝友陸儉叔，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員，這回是明保來京引見的。」又指看洞仙和儉叔說道：「這一位憚掌，是周中堂跟前頭一個體己人，爲人極其豪爽，所以我今兒特爲給你們拉攏。」說罷又和我招呼了幾句。儉叔便問有烟具沒有，值堂的忙答應了一個有字，即刻送了上來，把烟燈剪好。儉叔便躺下去燒鴉片烟。我在旁細看，那陸儉叔生得又肥又矮，雪白的，一張大團臉，兩條縫般的一雙細眼睛。此時正月底邊，天氣尚冷，穿了一身大毛衣服，竟然像了一個圓人。值堂的送上酒來，他那鴉片烟還抽個不了。文琴催了他兩次，方纔起來坐席。文琴一面讓酒讓菜，一面對了儉叔吹洞仙如何豪爽，如何好客，一面對了洞仙吹儉叔如何慷慨，如何至誠。吃過了兩樣菜，儉叔又去烟匣上躺下。文琴忽然起來，拉了洞仙到旁邊去，唧唧噥噥說了一會話。然後回到席上，招呼儉叔吃酒。儉叔又抽了一口，方纔起來入席。洞仙問道：「陸老爺歡喜抽兩口？」儉叔道：「其實沒有癮，不過歡喜擺弄他罷了。」這一席散時，已差不多要交二鼓。各人拱揖分別，各自回家。從此一連十多天，我沒有看見文琴的面。有一天我到洞仙舖裏去，恰好遇了文琴，看他二人光景，好像有甚事情商量一般。我便和洞仙算清楚了一筆帳，正要先行。文琴却先起身道：「我還有點事，先走一步。明天問了實信，再來回話罷。」說罷作辭而去。洞仙便起身送他。兩個人一路唧唧噥噥的出去，直到門口方休。洞仙送過文琴，回身進內，對我道：「代人家辦事真難，就是車老爺那位朋友，甚麼陸儉叔，他本是個一榜，由揀選知縣，在法蘭西打仗那年，廣西邊防上得了一個保舉，過了同知，直隸州班，指省到了湖北，不多幾年，倒署過了幾回州縣。這回明保送部引見，要想設法過個道班，却又不願意上兌，要避過這個捐字，轉託了車老爺來託我辦。你備想這是甚麼大事，非得弄一個特旨下來不爲功。咱們老中堂、聖眷雖隆，只怕也辦不到。他一定要那麼辦，不免我又要夾及老頭子設法。前幾天拜了門，是我給他擔代的，只送得三撇

頭的贊見，這兩天在這裏磋磨使費，這位陸老爺一天要抽三兩多大煙，沒工夫來當面，總是車老爺來說話。凡事不得一個決斷。說了幾天，姓陸的只肯出入筆使費，他們外官看得一班京官都是窮鬼，老實說入千銀子誰看在眼里？何況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倒處處那麼慳吝起來。我這幾天叫他們麻煩的數了，他再不爽爽快快的，咱們索性撒手，叫他走別人的路子去。」正說得高興時，文琴又來了，我便辭了出去。光陰迅速，不覺到了八月，我一面打發李在茲到張家口，一面收拾要回上海一轉，把一切事都交給亮臣管理，便到伯述那邊辭行。恰好伯述因為暢懷往上海去了，許久並未來京，今年收的京版貨不少，也要到上海去。於是約定同行，僱了長車，我在張家灣、河西務兩處，也并不擔閣，不過稍為檢查檢查便了。一直到了天津，仍在佛照樓住下。伯述性急，碰巧有了上海船，便先行了。我因為天津還有點事，未曾同行。安頓停當，先去找杏農。杏農一見我便道：「你接了家兄的信沒有？」我道：「並未接着，有甚麼事？」杏農道：「家兄到山東去了。我今天纔接了信。」我道：「到山東有甚麼事？」杏農道：「有一個朋友叫蔡侶笙，是山東候補知縣，近日有實事，情急打電報到上海叫他去的。」我不覺歡喜道：「原來蔡侶笙居然出身了，我這幾年從未得過他的信，不知他幾時到的。山東那邊我還有一個家叔呢。」杏農道：「家兄給我的信，說另有信給你，想是已經寄到京裏去了。」我稍為談了一會，便回到棧裏，連忙寫了一封信入京，叫如有上海信來，即刻寄出天津，把信發了。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次日下午，杏農來談了一天，就在棧裏晚飯，飯後約了我出去，到候家后一家南班子裏吃酒。（天津以上海所來之妓院為南班子。）另外又邀了幾個朋友，這等事本沒有甚麼好記的。這一回杏農請的，都是些官場朋友，又沒有甚麼唐玉笙的竹湯餅會故事，又何必記他呢？因為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所以特為記他出來。你道是什麼事呢？原來這一席中間，他們叫來侍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時燕語鶯聲，盡都是吳儂嬌語。內中却有兩個十分面善的，非但言語聲音很熟，便是那眉目之間，也好像在那裏見過的。一時却想不起來。回思我近來在家鄉

一住三年，去年回到上海，不上幾天，就到北邊來了。在上海那幾天，並未曾出來應酬，從何處見過這兩個人呢？莫非四年以前所見的，然而就是四年以前，我也甚少出來應酬，何以還有這般面善的人呢？一面滿肚子亂想，一雙眼睛，便不住的釘着他看。內中一個是杏農，叫的杏農，看見我這情形，不覺笑道：「你敢是看中了他，何不叫他轉一個條子？」我道：「豈有此理？我不過看見他十分面善，不知從何處見來，他又叫甚麼名字？」杏農道：「他叫紅玉。」又指着一個道：「他叫香玉，都是去年纔從上海來的，要就你在上海見過他。」我道：「我已經三年沒住上海了，去年到得一到，並沒有出來應酬，不上兩天，我就到這邊來了，從何見起？」杏農道：「正是，你去年進了京不多幾天，我就認識了他，那時候他也是初到沒有幾天。」我聽了這話，猛然想起這兩個並非他人，正是我來天津時，同坐普濟輪船的那個莊作人的兩個小老婆。如何一對都落在這個地方來，不覺心中又是懷疑，又是納罕。不住的要向杏農查問，却又礙着耳目衆多，不便開口。直等到衆人吃到熱鬧時，方纔離了座，拉杏農到旁邊問道：「這紅玉香玉，到底是甚麼出身？你知道麼？」杏農道：「這是這裏的忘人，到上海販來的，至於甚麼出身，又從何稽考呢？你既然這麼問，只怕是有點知道的了。」我道：「我彷彿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杏農道：「嫁人復出，也是此輩之常事，但不知是誰的侍妾？」我道：「這個人我也是一面之交，據說是個魏兵，姓莊，號叫作人。」杏農道：「既是一面之交，你怎麼便知道這兩個是他侍妾？」我便把去年在普濟輪船上邊見的話說了一遍。杏農想了一想，道：「呸！你和烏龜答了話，還要說呢，道不明，明是個忘人，從上海買了人，在路上拿來冒充侍妾的麼？」我回頭想了一想，當日情形，也覺得自己太笨，被他當面瞞過，還不知道。於是也一笑歸座。等到席散了時候，已經不早。杏農還拉着到兩家班子裏去坐了一坐，方纔僱車回棧，叩開了門，取鏡一看，已經兩點半鐘了。走過一個房門口，只見門是敞着的，門口外面蹲着一個人，地下放着一盞鴉片烟燈，手裏拿着鴉片烟斗，在那裏出灰。門口當中站着一個人，在那裏罵人呢。只聽他罵道：「這麼大早，茶房就都睡完了，天

下那有這種客棧！」一回眼看見我走過，又道：「你看我們說睡得晚了，人家這時候纔從外面回來呢。」我聽了這話，不免對他望一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在京裏車文琴的朋友陸儉叔。不免點頭招呼。彼此問了幾時到的，住在幾號房，便各自別去。次日我辦了一天正事，到得晚飯之後，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只見陸儉叔來了。進來彼此招呼坐下。儉叔道：「早沒有知到你老哥也出京，若是早知道了，可以一起同行。兄弟也可以靠個照應。」我道：「正是出門人有個伴，就可以互相照應了。」儉叔道：「像我兄弟是個庸人，那裏能照應人？約了同伴，正是要靠人照應。這一回雖說是得了個明保進京引見，却賠累的不少，這也罷了；這回出京，却又把一件最要緊的東西失落了，此刻趕信到京裏去設法，過兩天回信來，正不知怎樣呢。」我道：「丟了東西，應該就奸報失追查，怎麼反到京裏去設法呢？」儉叔嘆道：「我丟了的不是別的東西，却是一封入行書，夾在護書裏面，那天到楊村打了個尖，我在枕箱裏取出護書來記一筆賬，不料一轉眼間，那護書就不見了。連忙叫底下人去找，却在店門口地下找着了，裏面甚麼東西都沒有丟，單單就丟了這封信。你說奇不奇呢？你叫我如何報失？」我道：「那麼說，就是寫信到京裏，也是沒用。」儉叔道：「這是我的忘想，要想託文琴去說，補寫一封，不知可辦得到？」我道：「這一封是誰的信呢？」儉叔道：「一言難盡。我這封信，是化了不少錢的了。兄弟的同知直隸州是從揀遷知縣上保來的，一向在湖北當差，去年十月裏章制軍給了一個明保，送部引見，到了京城，過了舍親車文琴，勸我過個道班。兄弟怕的是擔一個捐班的名氣，况且一捐升了，到了引見時，那一筆捐免保舉的費，是很可觀的。所以我不大願意。文琴他又說京裏有路子可走，可以借著道明保設法過班。叫我且不要到部投，到我聽了他的話，一統閣就把年過了。直到今年正月月底，纔走着路子，就是我們同席那一個姓憚的，煩了他引進，拜了周中堂的門。那一份費，見就化了我八千。只見得中堂一面話，也沒有多說兩句，只問得一聲幾時進京的，湖北地方好，就端茶送客了。後來又是打點甚麼總管咧，甚麼大叔叔咧，前前後後化上了二萬多，連着那一筆費，見已

經三萬開外了滿望可以過班的了誰知道了引見下來只得了仍回原省照例用七個字你說氣死人不呢我急了便向文琴追問文琴也急了代我去找着前途經手人找了十多天方纔得了回信說是引見那天裏頭弄錯了你想裏頭便這樣稀鬆可知道人家銀子是上三四萬的去了後來還虧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找了原經手人向周中堂討主意可奈他老人家也無法可想只替我寫了一封信給兩湖章制軍那封信却寫得非常之切實求他再給我一個密保再委一個報銷或解餉的差使云云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見那時他竭力想法我得了這一封信似乎還差強人意誰知偏偏把他丟了你說可恨不可恨呢我聽了他這一番話不覺暗暗疑訝又不便說甚麼因搭越着道：「原來文琴是令親想來總可以為力的。」儉叔道：「兄弟就信的是那一點文琴向來為朋友辦事是最出力的何況我當日也會經代他排解過一件事的他這一回無論如何似乎總應該替我盡點心。」我道：「既如此更可放心了。」嘴裏是這樣說心中却善想知道他所謂排解的是甚麼事因又挑着他道：「這排難解紛最是一件難事選了要人排解的事總是自己辦不下來的了所以尤易感激文琴受過你老哥這個惠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儉叔道：「文琴那回事其實他也不是有心弄的不過太過於不羈弄出來的罷了他斷了絃之後就續定了一位填房也是他家老親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從前文琴在揚州時是和他常見的誰知文琴喪偶之後便縱情花柳直到此刻還是那個樣子所以他雖是定下繼配却並不想娶定的時候已是沒有文人的了過了兩年那外母也死了那位小姐只依了一個寡孀居住等到母服已滿仍不見文琴來娶這小姐本事也大從揚州找到京師拿出老親的名分去求見文琴的老太太他到得京裏是舉目無親的自然留他住下誰知道這一住就住出事情來了」正是

鳧雁不成同命鳥

鴛鴦翻作可憐蟲

未知住出了甚麼事且待下冊再記

京師經手賄賂之人，最是精明強幹，而尙有軍文琴其人者，從而傀儡之，可見狡詐欺騙之術，真是層出不窮。

第七十七回 潑婆娘賠禮入娼家 闊老官叫局用文案

「那小姐在他宅子裏住下，每日只跟着他老太太，大約沒有人的時候，不免向老太太訴苦，說依着嬌娘不便，求告早點娶了過來，那是一定的了。文琴這件事，却對人不住。龐老太太不在旁時，便和那小姐說體己話，拿些甜話兒騙他。那小姐年紀雖大，却還是一個未經出閣的閨女，主意未免有點拿不定。况且這個又是已經許定了的丈夫，以爲總是一心一意的了。於是乎上了他的當。文琴又對他說，你此時尋到京城，倘使就此辦了喜事，未免過於草草，不如你且回揚州去，我跟着就請假出京，到揚州去迎娶，方爲體面。那小姐自然願從。不多幾天，便仍然回揚州去了。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請假去辦這件事，不知怎樣，被一個審姐兒把他迷住了一定要嫁他，便把他迷昏了，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叔丈母，便是那小姐的嬌子，說本來早就要求娶的，因爲訪得此女不貞，然而還未十分相信，尙待訪查清楚，然後行事。詎料集此文親身到京，不貞之據已被我拿住，所以不願再娶云云。那小姐得了這個信，便羞悔交迸，自己吊死了。那女族平時好像沒有甚麼人，要那小姐仗家嬌而居，及至出了人命，那族人都出來了，要在地方上告他。倘告他不動，還商量京控。要時我却好在揚州有事，知道鬧出這個亂子，便一面打電報給他，一面代他排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這件事弄妥了，未曾涉訟。經過這一回事之後，他是極感激我的。一向我和他通信，他總提起這件事，說不盡的感激圖報。所以我這回進京，一則因爲自己抽了兩口煙，未免懶點；二則也信得他可靠，所以一切都託了他經手的。不料自己運氣不濟，一連出了這麼兩個金子。」說罷連連嘆氣。我隨意敷衍他幾句，他打了兩個呵欠，便辭了去。想是要緊過癮去了。所以我也并不留

他自此過了幾天京裏的信寄了出來果然有述農給我的一封信內中詳說（侶笙歷年得意光景兩月之前已接其來信言日間可有署缺之望；如果得缺，即當以電相邀，務乞幫忙。前日忽接其電信，囑速赴濟南，刻擬即日動身，取道烟臺前去。）云云。我見了這封信，不覺代侶笙大慰。正在私心竊喜時，忽然那陸儉叔哭喪着臉走過來說道：「兄弟的運氣真不好，車文琴的回信來了，說接了他的信，便連忙去見周中堂，却碰了個大釘子。周中堂大怒，說我生平向不代人寫私信，這回因為陸某人新拜門，師弟之情難却，破例做一遭兒。不料那荒唐鬼糊塗蟲，纔出京便把信丟了。丟了信不要緊，倘使被人拾了去，我幾十年的老名氣，也叫他弄壞了。他還有臉來求我再寫，我是他甚麼人，他要一回就一回，兩回就兩回，你叫他趕快回湖北去聽參罷。我已經有了辦法了。云云。這件事叫我如何是好？」我聽了他的話，看了他的神色，覺得甚是可憐。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說說，又礙着我在京裏和文琴是個同居，他們到底是親戚，說得他相信還好，倘使不相信，還要拿我的話去告訴文琴，我何苦結這種冤家？況且看他那獸頭獸腦的樣子，不定我說的他果然信了，他還要趕回京裏和文琴下不去，這又何苦呢？因此隱忍了，不會談。只把些含糊兩可的話，安慰他幾句就算了。儉叔說了一回，不得主意，便自去了。再過幾天，我的正事料理清楚，也就附輪回上海去。見了繼之，不免一翻敘別。然後把在京在津各事，細細的說了一遍。把賤略交了出來。繼之便叫置酒接風。金子安在旁插嘴道：「還置甚麼酒呢？今天不是現成一局麼？」繼之笑道：「今天這個局，怕不成敬意。」德泉道：「成敬意也罷，不成敬意也罷，今日這個局，既然允許了，總逃不了的。就何妨借此一舉兩得呢？」我問今天甚麼局，何以碰得這般巧？繼之道：「今天這一局，是干犯名教的。然而我們旁邊人看着，又不能不作是快心之舉。這裏上海有一個著名的女魔王，平生的強橫，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了。他的男人，一輩子受他的氣，到了四十歲上便死了。外面人家說是被他磨折死的。這件事，我們不得而知。後來他又拿磨折男人的手段來磨折兒子，他管兒子是說得導的，更沒有人敢派他

不是了；他就越鬧越強橫起來。我道：「說了半天，究竟他的兒子是誰？」繼之道：「他男人姓馬，叫馬齊臣，是廣西人，本是一個江蘇候補知縣。他兒子馬子森，從小是讀會英文的，自從父親死後，便考入新闢充當供事，扯了七八年薪水，倒也加到好幾十兩一月了。他那位老太太，每月要兒子把薪水全交給他，自己霸着當家，平生絕無嗜好，惟有敬信鬼神，是他獨一無二的事。家裏頭供的甚麼齊天大聖、觀音菩薩，亂七八糟的，鬧了個煙霧騰天。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他却又最相信的是和尚師姑道士，凡是這一種人，上了他的門，總沒有空過的一張符一卷經，不是十元便是八元，鬧的子森所賺的幾十兩銀子，不夠他用。連子森回家吃飯，一頓好飯也沒得吃，兩塊鹹蘿蔔，幾根青菜，就是一頓。有時子森熬不住了，說何不買點好些小菜來吃呢！只這一句話，便觸動了老太太之怒，說兒子不知足，可知你今日有這碗飯吃，也是靠我拜菩薩保佑來的。嘮叨的子森，不亦樂乎。後來子森私下蓄了幾個錢，便與人湊股開了一家報關行，倒也連年賺錢。這筆錢子森却瞞了老太太，留以自用的了。外面做了生意，不免便有點應酬，被他老太太知道了，找到了妓院裏去，把他捉回去了。關在家裏，三天不放出門，幾乎把新關的事也弄掉了。又有一回，子森在妓院裏赴席，被他知道了，又找了去。子森聽見說老太太又來了，嚇得魂不附體。他老太太在後面上樓，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把腳骨跌斷了，把合妓院的人都嚇壞了。恐怕鬧出人命，那老太太却別有肺腸，非但不驚不嚇，還要趕到房裏把席面掃一個空，罵了個無了無休。衆朋友礙着子森，不便和他計較，只得勸了他回去。然而到底心裏不甘，便有個捉狹鬼想法子收拾他。前兩天找出一個人來，與子森有點相像的，瞞着子森去騙他上套。子森的辦項留得極小，那個朋友的辦項也極小，那捉狹鬼定下計策，佈置妥當，便打發人往那個女魔王處報信，說子森又到妓院裏去了。在那一條巷第幾家，妓女叫甚麼名字，都說得清清楚楚。那位老太太聽了，便雄糾糾氣昂昂的跑來，一直登樓入房。其時那捉狹鬼約定的朋友，正坐在房裏等做戲。聽說是魔頭到了，便伏在桌上假裝瞌睡。雙手按在桌上，掩了面目，只把一個小辦

頂露出。那魔頭跑到房裏，不問情由，左手抓了辮子提將起來，伸出右手，就是一個巴掌。這小辮頂朋友，故意問甚麼事情？那魔頭見打錯了人，翻身就跑。被隔房埋伏的一班人，一擁上前，把他圍住，和他講理。問他爲甚麼來打人？他起先還要硬挺，說是來找兒子的。衆人問他兒子在那裏？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兒子？他纔沒了說話。却又叫天叫地的哭起來。那促狹鬼佈置得真好，不知到那裏去，找出一個外國人，又找了兩個探夥來，一味的嚇他。要拉他到巡捕房裏去。那魔頭雖然兇橫，一見了外國人，便嚇得屁也不敢放了。於是乎一班人做好做歹，要他點香燭賠禮，還要他燒路頭（吳下風俗，凡開罪於人者，具香燭至人家燃點，叩頭伏罪，謂之點香燭；燒路頭，祀財神也，亦祓除不祥之意。燒路頭之典，妓院最盛。）定了今天晚上去點香燭燒路頭。上海妓院過了燒路頭的日子，便要客人去吃酒，叫做綑場面。那一家妓院裏，我本有一個相識的在裏面，約了我今天去吃酒。我已經答應了。他們知道了這件事，便頂着我，要吃花酒。我道：「這一棧花酒不吃也罷。」德泉忙道：「這是甚麼話？」我道：「尋人之母，博來的花酒，吃了於心也不安。」繼之道：「所以我說是干犯名教的，其實平心而論，尋人之母，吃一棧花酒，自是不該。若說懲創一個魔頭，吃一棧花酒，也算得一場快事。」我道：「他管兒子，總是正事，不能全說是魔頭。」德泉道：「他認真是拿了正理管兒子，自然不是魔頭。須知他並不是管兒子，不過要多刮兒子幾個錢去，供應和尚師姑，這種人也應該要懲創他纔好。」子安道：「這還是管兒子呢。我曾經見過一個管男子的，也鬧過這麼一回事。並且年紀不小了，老夫妻都上了五十多歲了，那位太太管男人，管得異常之嚴。男人備了一輛東洋車，自己用了車夫，凡是一個車夫到工，先要聽太太分付；如果老爺到甚麼妓院裏去，必要回來告訴的，倘或瞞了一經查出，馬上就要趕滾蛋的。有一回不知聽了甚麼人的說話，說他男人到那裏去，爆了這位太太聽了，便登時坐了自己包車，尋了去，不知走到甚麼地方，胡亂打人家的門，打開了，看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婦人，他也不問情由，伸出手來就打。誰知那家人家，是有體面的一位老太太，平空受了這個奇辱，

便大不答應起來，家人僕婦一擁上前，把他捉住，他嘴裏還是不乾不淨的亂罵，被人家打了幾十個嘴巴，方纔住口。那包車夫見鬧出事來，便飛忙回家報信。他男人知道了，也是無可設法，只得出來打聽，託了與那家人家相識的人去說情，方纔得以點香燭服禮了事。我道：「這種女子，真是戾氣所鍾。」繼之嘆道：「豈但這兩個女子，我近來閱歷又多了幾年，見事也多了幾件，總覺無論何等人家，他那家庭之中，總有許多難言之隱的。若要問其所以然之故，却是給婦人女子弄出來的，居了百分之九十九。我看總而言之，是女子不學之過。」我聽了這話，想起石英芝的事，因對繼之等述了一遍。大家嘆息一番，到了晚上，繼之便邀了我和德泉子安一同到尚仁裏去吃酒。那妓女叫金賽玉，繼之又去請了兩個客，一個陳伯琦，一個張理堂，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來的人。我們這邊纔打算開席，忽然丫頭們跑來說快點看快點看，馬老太太來點香燭了。於是衆人都走到窗戶上去看，只見一個大脚老婆子，生得又肥又矮，手裏封着一對大蠟燭，步履蹣跚的走了進來，他走到客堂之後，樓上便看他不見了。不知他如何叩頭禮拜。我們也不去查考了。忽然又聽得隔房一陣人聲，機機喳喳說的都是天津話。我在門簾縫裏一張，原來也是一幫客人在那裏大說大話，彼此稱呼，却也都是大人老爺，覺得有一點奇怪。一個本房的丫頭，在我後面拉了一把道：「看甚麼？」我順便問道：「這是甚麼客？」那丫頭道：「是一幫兵船上的客人。」我聽他那邊的說話，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為奇。忽然又聽見他們機哩咕嚕的說起外國話來，我以為他們請了外國客來了。仔細一看，却又不然。兩個對說外國話的，都是中國人。我們這邊席面已經擺好，繼之催我坐席，我便揀了一個靠近那門簾的坐位坐下。不住的回頭去張他們，忽然聽見一個人叫道：「把你們的賬房叫了來，我要請客了。」過了一會，又聽得說道：「寫一張到同安里，都意芝處請李大人，再寫一張到法蘭西大馬路老宜青去。」又聽見一個蘇州口音的問道：「老宜青是甚麼地方？」這個人道：「王大人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老宜青麼？」又一個道：「有甚麼不是，張裁縫請他呢，他們寧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

此時這邊坐席已定，金寶玉已到那邊去招呼，便聽見寶玉道：「只怕是老益慶樓酒館。」那個人拍手道：「可不是嗎？我說了老宜青老宜青，你們偏不懂。」寶玉道：「張大人請客，為甚不自己寫條子，却叫子相幫來坐在這裏？」（蘇滬一帶，稱妓院之龜奴曰相幫。）那個人道：「我們在船上向來用的是文案老夫子。那怕開個條子買東西，自己都不動手的。今天沒帶文案來，就叫他暫時充一充罷。」正說話間，樓下喊了一聲客來，接着那邊房裏一陣聲亂，說道：「李大人來了，李大人來了，客票不用寫了，寫局票罷。」李大人自然還是叫都意芝了。那李大人道：「算了，你們不要亂說了。」原來他不是叫都意芝，是叫約意芝的。那個字怎樣念成約字，真是奇怪。一個說道：「怎樣要念約字，只怕未必。」李大人道：「纔剛我叫張裁縫替我寫條子，我告訴他都意芝，他忙然不懂，寫了個多意芝。我說不是的，和他口講指畫說了半天，纔寫了出來。他說那是個約字。」（讀者且勿看下文，猜他到底是甚麼字，可發一笑。）旁邊一個道：「管他都字約字，既然上海人念成約字，我們就照着他寫罷。」同安里約意芝，快寫罷。」又一個道：「我叫仁陽里李流英，那個流字却不是三點水的，觀鎖得很。」又聽那龜奴道：「到底是那個流，我記得公陽里沒有李流英。」一個說道：「我天天去的，為甚沒有？」龜奴道：「不知在那一家？」那個人道：「就是三馬路走進去頭一家。」龜奴道：「頭一家有一個李毓英，不知是不是？」那人道：「管他是不是，你寫出來看。」歇了一會，忽然聽見說道：「是了是了，這裏的人很不通，為甚麼任甚麼字都念成約字呢？」我聽到這裏，纔恍然大悟，方纔那個約意芝，也是郁意芝之誤，不覺好笑。繼之道：「你好好的酒不吃，菜不吃，儘着出甚麼神？」我道：「你們只管談天吃酒，我却聽了不少的笑話了。」繼之道：「我們都在這應酬相好，招呼朋友，誰像你那個模樣，放現成的酒不喝，却去聽隔壁戲。到底聽了些甚麼來？」我便把方纔留心聽來的，悄悄說了一遍。說的衆人都笑不可仰。繼之道：「怪道他現成放着吃喝都不顧，原來聽了這種好新聞來。」陳祐琦道：「這個不足為奇，我曾經見過最奇的一件事，也是出在兵船上的。」正是

鵝鵝軍中饒好漢，
燕鶯隊裏現奇形。

未知陳伯琦還說出甚麼奇事來，且待下回再記。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處有機謀

報恩施沿街誇顯耀

當下陳伯琦道：「那邊那一班人，一定是北洋來的。前一回放了幾隻北洋兵船，到新架坡一帶遊歷，恰好是這幾天回到上海，想來一定是他們。他們雖然不識字，還是水師學堂出身，又在兵船上練習過，然後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風濤沙線，還是內行。至有一日海疆有事，見仗起來，是怎麼樣，那是要見了事纔知道的了。至於南洋這邊的兵船，那希奇古怪的笑話，也不知鬧了多少。去年在旅順南北洋會操，指定一個荒島作爲敵船，統領發下號令，放舢板搶敵船。於是各兵船多放了舢板到那島上去。及至查點南洋各兵，沒有一個帶乾糧的；操演本來就是預備做實事的規模，你想一旦有事，也是如此，豈不是糞糕了麼？操了一齣鬧的笑話，也不知幾次。這些且不要說他。單說那當管帶的，有一位管帶，也不知他是甚麼出身，莫說風濤沙線一些不懂，只怕連東南西北他還沒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位兩江總督，最是以察察爲明的，聽見人說這管帶不懂駕駛，便要親身去考察。然而這位先生向來最是容易蒙蔽的，他從前在廣東時候，竭力提倡蠶桑，一個月裏頭便動了十多回公事，催着興辦，動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問到究竟，那一個是實力奉行的，徒然添了一個題目，叫他們弄錢過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要到肇慶去巡閱，他便說出來要順便踏勘桑田。這個風聲傳了出去，嚇得那些承辦蠶桑的鄉紳，屎屁直流。這同是他老先生親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設法蒙蔽呢？內中却出來了一個人，出了一個好主意，只要三萬銀子，包辦這件事。衆人便集齊了這筆款，求他去辦。他得了這筆款，便趕到西南（三水縣鄉名）上游兩岸的荒田上，連夜叫人紮了籬笆，自西南上游經過蘆包以上，兩岸三四百里路，都做起來。又

籬笆外面塗了一塊白灰，寫了桑園二個字。每隔一里半里，便做一處。不消兩天就做好了。到得他老先生動身那天，他又用了點小費，打點了衙門裏的人役，把他就圍到黃昏時候，方纔動身。恰好是夜色甚好，他老先生高興，便叫小火輪連夜開船。走到西南以上，只是兩岸全是桑園，便歡喜得手舞足蹈起來。你說這麼一個混沌的人，他這回要考察那兵船管帶，還不是一樣被他瞞過麼？我道：「他若要親身到了船上，看他駕駛，又將奈何？」伯琦道：「便親看了又怎麼？我還想起他一個笑話呢。他到了兩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具了一個稟帖，去告一個釐局委員。他接稟帖便大發雷霆，恰好藩台來稟見，他便立刻傳見，拿了稟帖當面給藩台看了，交代即日馬上立刻把那委員撤了差，調到省裏來察看。藩台奉了憲諭，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門，便即刻備了公事，把那委員撤了之後，自然要另委一個人去接差的了。這個新奉委的委員，接了札子之後，謝過藩台，便連忙到制台衙門去稟知稟謝。他老先生看見了手本，便立刻傳見，見面之後，人家還在那裏行禮叩頭謝委，未曾起來，他便拍手跳脚的大罵，說你在某處釐局，怎樣營私舞弊，怎樣被人告發，怎樣辜負憲恩，怎樣病商病民。我昨天已經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還有甚麼臉面來見我？從人家拜跪時罵起，直罵到人家起來還不住口。等人家起來了，站在那裏聽他罵，他罵完了，又說你還站在這裏做甚麼好糊塗的東西，還不給我滾出去。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時纔回說：『卑職昨天下午纔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今天特來叩謝大帥的。』他聽了這話，纔呆了半天，嘴裏不住的荷荷荷亂叫。然後讓坐，你想這種糊塗蟲，叫他到船上去考驗管帶，那還不容易混過去麼？然而他那回却考察得兇，這管帶也對付得巧，他在南京要到鎮江蘇州這邊開操，便先打電報到上海來，調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鎮江，船上本來備有上好辦差的官艙，他不要坐，偏要坐到舵房裏，要看管帶把舵。那管帶是顧先得了信的，先就預備好了，所以在南京開行，一直把他送到鎮江，非常安穩。騙得他呵呵大笑，握着管帶的手說道：『我若是誤信人言，便要委曲了你。』從此倒格外看重了這管帶。你說奇不奇？」我道：

既然被他瞞過了，從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來不懂駕駛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甚麼法子？這倒有點奇呢。二繼之道：「我也急於要問這個。」伯琦道：「兵船上的規矩，咸天派一個兵，背着一桿槍，在船頭瞭望的，每四點鐘一班。這個兵滿了四點鐘，又換上一個兵來，不問晝夜風雨，行駛停泊，總是一樣的。這位管帶自己雖不懂駕駛，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知道制台要來考察，他便出了一個好主意，預先約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時，那大副便扮了那個兵，站在船頭上，舵房是正對船頭的，應該向左扳舵時，那大副便走向左邊，應該向右扳舵時，那大副便走向右邊走。暫時不用扳動時，那大副就站在當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鎮江，自然無事了。」衆人聽說，都讚道：「妙計妙計。莫說由南京到鎮江，只怕走一箇海也瞞過了。」伯琦道：「所以他纔從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師統領啊。」我道：「照這樣蒙蔽，自然任誰都被蒙住了。」伯琦道：「不然。那位制軍是格外與人不同的，就是那回閱操，閱到一個甚麼軍，這甚麼軍是不歸標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個候補道去練起洋操來。說是練了這一軍，中國就可以自強的。他閱到這甚麼軍時，那一位候補道，要買弄他的精神，請了許多外國人來陪制台看操。看過了操，就便演武廳吃午飯。辦的是西菜，誰知那位制軍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對了別人發了一個小議論，說是西菜吃味很好，不過就是用刀叉不雅觀。這句話被那位候補道聽見了，到了晚上，便請制台吃飯。仍然辦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盤子，却將一切牛排雞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擺着快子。那制台見了，倒也以爲別致，他便說道：「凡善學者，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職道向來多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於我們中國所用的，未嘗不有所棄取。就是吃東西用刀叉，他們是從小用慣了的，不覺得怎樣，叫我們中國人用起來，未免總有點不便當。所以職道向來吃西菜，都是捨刀叉而用快子的。」只這麼一番說話，就博得那制軍和他開了一個明保。那八個字的考語，非常之貼切，是「兼通外動合機宜。」二繼之笑道：「爲了那一頓西菜，出的考語自然是確切不移的了。」說的大家一笑。大家一面

談天，一面吃喝，看看菜也上得差不多了，於是再喝過幾杯，隨意吃點飯，就散了座。賽玉忽向繼之問道：「你們明天看大出喪？」（凡富家之喪，於出殯時多方鋪排，買弄闊綽者，滬諺謂之大出喪。）繼之道：「我不知道是誰家大出喪。」賽玉道：「噢，那個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喪，你怎麼不知道？」金子安道：「好好的，你爲甚要帶了我的姓說起來？」賽玉笑道：「他是姓金的，我總不好說他姓銀。」我道：「大不了一個姨太太，醉了，怎麼便大出喪起來？」子安道：「這件事提起來，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說起來話長，我們回去再談罷。」伯璿理堂也同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都散了罷。」於是一同出門，分路各回。我回到號裏，就問子安爲甚麼說這件事，我要如遇故人。子安道：「你忘了麼？我看見你從前的筆記，記着那年到漢口去，過了甚麼督辦夫人吃醋帶了一個金姨太太，從上海趕到漢口，難道你忘了麼？」我道：「這件事，一碰好幾年了，難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麼？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利害，一個姨太太死了，怎肯容他大鋪排？」子安道：「你不會知道，這位姨太太的來歷，自然那麼說，須知他非但入門在這位繼配夫人之前，並且他會有大恩德於這位督辦的。這位督辦本來是個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爺做過一任撫臺，總告老回家。這督辦二十多歲時，便捐了佐雜，在外面當差。老人家是現任的大員，自然有人照應。等到他老太爺告老時，他已經連捐帶保的，弄到一個道台了。只差沒有引見，因爲老子回家享福了，他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樣弄得失愛於父，就跑到上海來，花天酒地的亂鬧。那時候那金姨太太還在妓院裏做生意呢。他兩個就認識了。後來那位金姨太太嫁了一個綢莊的東家姓蒯的，局面雖大，年紀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個鴉片烟鬼，一年到頭，都是起居無節，飲食失時的。一個年紀輕輕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合他過得日子來？便不免與舊日情人，暗通往來。這位督辦，那時候正在上海辦事好閒，無所事事，正好有工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閒事。不知他兩人怎樣商通了，等到六月裏，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帶了合家入等，到普陀燒香的，本來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他偏有計謀，悄悄地只對那鴉片鬼說

腹中震動，似是有喜；有了這個喜信，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說既有喜，恐妨動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他看家罷。這麼一來，正中了他的下懷，等各人走過之後，他纔不慌不忙的收拾了許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辦大人，坐了輪船，挑之天天的，到天津去了。從天津進京，他兩個一路上怎生的盟天誓地，這是我們旁人不得而知的。單知道那督辦答應過他，以後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禮相待。」我道：「這又怎麼能知道的呢？」子安道：「你且莫問，聽我說下去，自然有交代啊。他兩個到京之後，就仗着劇家帶出來的金珠，各處去打點，天下事自然錢可通神，況且那督辦又是前任二品大員之子，實誼世誼纔多，被他打通了路子，拜了兩個闊老師，引見下來，就得了個記名簡放。他有了這個引子，就格外的打點，格外的應酬，不到半年，便放了海關道。當哉皇哉的，帶了家眷出京赴任。到了地頭，自然有人辦差，打好了公館，新道臺擇了接印日期，領了紅諭出去，到了良日吉時，便具了朝衣朝冠，到衙門接印。再過幾天，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門，這邊便打發轎子去接姨太太入衙，誰知去接一次不來，兩次不來，新道臺莫名其妙，只得親身到公館裏，問是甚麼事。那位金姨太太面單重霜的，不發一言，任憑這邊賠盡小心，那邊只是不理不睬。急得新道臺沒法，再三的柔聲下氣去問，姨太太惱過了半天，方纔冷笑道：『好個嫡禮相待，不知我進衙門該用甚麼禮？就這麼一乘轎子就要抬了去，我以為就是個丫頭，老遠的跟了大人到任，也應該消受得起的。却原來是大人待嫡之禮。』新道臺聽了，連忙說道：『該死該死，這是我的不是。』又回頭罵伺候的家人道：『你這班奴才，爲甚麼辦差辦得那麼糊塗，又不上來請示，一班王人都是飯桶，還不過來認罪？』在那裏伺候的家人有十來個，便一字兒排列在廊簷底下，行了個一跪三叩禮，起來又請了一個安。這一來，纔得姨太太露齒一笑道：『沒臉面的，自己做錯了事，到壓着奴才們代你賠禮。』新道臺得了這一笑，如奉恩詔一般，馬上分付，備了職事及綠呢大轎，姨太太穿了披風紅裙，到衙門去了。自從那回事出了之後，他那些家人傳說出來，人家纔知道他嫡禮相待之誓。」我道：「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麼？」子安道：「

豈但如此，他在衙門裏，一向都是穿的紅裙；後來那督辦的正室夫人也到了，倘使仍然如此未免嫌庶不井然，而叫他穿，他又不肯。後來想了一個變通辦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紅裙，兩旁打百褶的，用了青黃綠白各種豔色相間，叫做月華裙；還要滿鑲裙花，以掩那種雜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華裙，就是他起的頭了。後來正室死了，在那督辦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為聊報涓埃。倒是他老太爺一定不肯，所以纔續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雖然醋心重，然而見了金姨太太，倒也讓他三分。這也是他飲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樂得做人情了，還爭甚麼呢？「我道：『這位先生，不料鬧過這種笑話。』」子安道：「他在北邊鬧的笑話多呢。」我道：「我最歡喜聽笑話，何妨再告訴點給我聽呢？」子安道：「算了罷，他的事情要儘着說，只怕三天三夜都說不盡呢。時候不早了，要說等明天空了再說罷。」當下各自歸寢。到了次日，我想甚麼大出喪，向來在上海倒不會留心看過，倒要去看看是甚麼情形。便約定繼之，要吃了早飯，一同出去看看。繼之道：「知他走那條路，到那裏去碰他呢？」子安道：「不消問得，大馬路四馬路，是一定要走的。」於是我繼之，吃過早飯，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馬路自西而東，慢慢的行去。一路走過，看見幾處設路祭的，甚麼油漆字號的，木匠作頭的，煤行裏的，洋貨字號裏的，各人分着幫，擺設了猪羊祭筵，衣冠濟濟的，在那裏伺候。走到石路口，便遠遠的望見，從東面來了。我和繼之便站定了。此時路旁看的，幾於萬人空巷。大馬路雖寬，却也幾乎有人滿之患。只見當先是兩個紙糊的開路神，幾幾乎高與簷齊，接着就是一對五彩龍鳳燈籠，以後接二連三的旗幟扇傘，街牌職事，那街牌甚麼是布政使司布政使，甚麼海關道，甚麼大臣，甚麼侍郎，弄得人目迷五色。以杖還有甚麼頂馬，索頂馬，細樂和尙，師姑，道士，萬民傘，逍遙傘，鎗旌亭，祭亭，香亭，喜神亭，功布，亞牌，馬執事等類，也記不盡許多。還有一隊西樂，魂幡前面，居然奉天誥命，誰封恭人晉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衙牌，魂幡過後，便是棺材。用了大紅緞子平金的大棺罩，開了六十四抬棺材之仗，素衣冠送的不計其數。內眷轎

子，足有四五百乘。過了半天，方纔過完。還要等兩旁看熱鬧的人散了，我們方纔走得動。和繼之總行到四馬路去，誰知四馬路預備路祭的人家更多，甚麼公司的，甚麼局的，甚麼棧的，一時也記不清楚。我和繼之要找一家茶館去歇歇脚，誰知從「第一樓」起，（當時四馬路最東之茶館）至「三萬昌」止，（四馬路最西之茶館）沒有一家不是擠滿了人的。都是爲看大出喪而來。我兩個沒法，只得順着脚打算走回去。誰知走到轉角去處，又遇見了他來了。我不覺笑道：「犯了法的有游街示衆之條，不料這位姨太太死了，也給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正是：

任爾鋪張誇伐閱，
有人指點笑遊街。

未知以後還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第七十九回 論喪禮通砭陋俗

祝冥壽惹出奇談

繼之笑道：「自從有大出喪以來，不曾有過這樣批評，却給你一語道着了。我們趕快轉彎避了他罷。」於是向北轉彎，仍然走到大馬路。此時大馬路一帶倒靜了，我便和繼之兩個，到一盞春茶館裏泡一碗茶歇脚。只聽得茶館裏議論紛紛，都是說這件事，有個誇讚他有錢的，有個羨慕死者有福的。我問繼之道：「別的都不管他，隨便怎麼說，總是個小老婆，又不曾說起有甚麼兒子做官。那誥封恭人，晉封夫人的銜牌，這件事已經通了天，皇帝都沒有說話的了。」我道：「那裏有這等事？」繼之道：「前年兩江總督死了個小老婆，也這麼大鋪張起來，被京裏御史上摺子參了一本，說他濫用朝廷名器，須知這位總督，是中興名臣，聖眷極隆的，得了摺子，便降旨着內閣抄給閱看，並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這位總督回奏，並不推辭，簡直給他承認了。說臣妾病歿，即令家人等買棺盛殮，送回原籍，家人等循俗例爲之延僧禮懺，例供亡者靈位，不知稱謂，以問家人，家人無知，誤寫作諱。」

封爵夫人云云。未後自己引了一個失察之罪。這件事不是已經通了天的麼？何況上海是個無法無天的地方，曾經見過一回，西合與里死了一個老鴉，出殯起來，居然也是請封宜人的銜牌。後來有人查考他，說他辦了一個縣役，（按辦古文殯字，吳儂俗語，讀若辦，不謀而合，無禮之娶，均謂之辦。）這個縣役因緝捕有功，曾經獎過五品功牌的。這一說雖是勉強，却還有勉強的說法。前一回死了一個妓女，他出殯起來，也用了請封宜人，晉封恭人的銜牌。你說還有甚麼道理？我笑道：「辦了個五品功牌的捕役，可以稱得宜人，做妓女的，難道就不許他有個四五品的嫖客麼？」繼之道：「若以嫖客而論，又何止四五品，他竟可用夫人的銜牌了。總而言之，上海地方久已沒了王法，好好一個人，倘使沒有學問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過兩三年，便成了一個化外野人，你說他們亂用銜牌是僭越，試問他僭越兩字是怎麼解，非但他解說不出來，就是你解說給他聽，說個三天三夜，他還不懂呢。」我道：「這個未免說得太過罷。」繼之道：「你說是說得太過，我還以為未曾說得到家呢。」我道：「難道今日那大出喪之舉，他既然是做着官的，難道還不解僭越麼？」繼之道：「正惟這一班明知故犯的忘八蛋，做了出來，纔使得那一班無知之徒，跟着亂鬧啊。你以為我說他們不解僭越二字，是說的太過了，還有一件，三歲孩子都懂的事，請他們會不懂的。我等一會告訴你。」我道：「又何必等一會呢？」繼之道：「我只知得一個大略，德泉他可以說得原原本本，你去問了他，好留着做筆記的材料。」我道：「既如此，同去罷。」於是給過茶錢，下樓回去，到得號裏，德泉子安都在那裏有事，我也寫了幾封信去京裏及天津張家灣河西務等處。一會兒便是午飯，飯後大家都空閒了。繼之却已出門去了，我便問德泉說那一件事。德泉道：「到底是那一件事，這樣茫無頭緒的，叫我從何說起？我回想一想，也覺可笑，於是把方纔和繼之的議論告訴了他一遍。」又道：「繼之說三歲孩子都懂的事，居然有人不懂的，你只向這個着想。」德泉道：「這又從何想起？」我又道：「繼之說我聽了，又可以做筆記材料的。」德泉正在低頭尋思，子安在旁道：「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德泉笑

道：「只怕繼翁是說的他。去年我們談這件事時，就說過可惜你不在座，不然，又可以做得筆記材料的了。」我道：「既如此，不問是不是，你且說給我聽。」德某道：「這李雅琴本來是一個著名的大滑頭，（滑頭、滙話、小滑頭、指輕薄少年而言，大滑頭則指專以機械陰險應人，而又能自泯其迹，使人無如之何者而言。）然而出身又極其寒苦，出世就沒了老子。他母親把他寄在人家哺養，自己從甯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國人人家做奶媽。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國人還留着他帶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國人說了個情，要把自己孩子帶出來，在自己身邊。外國人答應了，便托人從甯波把他帶了到上海。這是他出身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國人人家裏，又和那小外國人在一起，就學上了幾句外國話。到了十二三歲上，便託人薦到一家小錢莊去學生意。這年把裏頭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錢莊上學滿了三年，不過纔十五六歲，莊上便荐他到一家洋貨店裏做個小夥計。他人還生得乾淨，做事也還靈變，那洋貨店的東家狠歡喜他，又見他沒了父母，就認他做個乾兒子。在那洋貨店裏做了五六年，乾老子慢慢的漸見信用了，他的本事也漸漸大了，背着乾老子挪用了店裏的錢，做過幾票私貨，被他賺了幾個乾老子，又幫他忙，於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流行時症，他乾老子自己的兩個兒子都死了，不到一個月，他乾老子也死了，只賸了一個乾娘。他就從中設法，把一家洋貨店全行乾沒了過來，就此發財起家，專門會做空架子。那洋貨店自歸了他之後，他便把門面裝璜得金碧輝煌，把些光怪陸離的洋貨羅列在外，內中便攙動了一個專辦進口雜貨的外國人，看見他外局如此熱鬧，以為一定是個大商家了，便託出人來請他做買辦。他得了那買辦的頭銜，又格外闊起來，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風順的混了這許多年，又捐了一個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同知，加了個四品銜，便又戴了一個藍頂子充官場。前幾年又弄着一個軍裝買辦，走了一回南京，兩回湖北，只怕做着了兩票買賣。這軍裝買賣是最好賺錢的，不知被他撈了多少。去年又想開闢了，然而苦於沒有題目，窮思極想，纔想得一個法子，是給他娘做陰壽。你想他從小不會讀過書的，不過在小錢莊時

認識過幾個數目字，在洋貨店時強記了幾個洋貨名目字，這等人如何會做事，所以他一向結識了一個好友華伯明，這華伯明是蘇州人，倒是個官家子弟，他父親是個榜下知縣，在外面幾十年，最後做過一任道台，六十歲開外告了病，帶了家眷住在上海，這兩年只怕上七十歲了，只有伯明一個兒子，却極不長進，文不能，武不能，只有一樣長處，出來見了人，那週旋揖讓，是狠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應酬官場的事，無不請他來牽線索，自己做傀儡，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見大人先生，也先請了伯明來，請他指教一切，甚至於在家先演過幾次禮，盤算定應酬的話，方纔敢去。這一回要拜陰壽，不免又去請伯明來主持一切。伯明便代他鋪張揚厲起來，甚麼白雲觀，七天道，士儼，壽聖，卷七天和尙儼，家裏頭却鋪設起壽堂來，一樣的供如意點壽燭，預先十天到處去散帖，又算定了那天有幾個客來，屈着指頭算來，算去，甚麼都有了，連外國人都可以設法，請幾個來撐持場面，炫耀鄰里，只可惜計算定來客，無非是晶頂的居多，藍頂的已經有限，戴亮藍頂的計算只有一個，却沒有戴紅頂的，一定要伯明設法弄一個紅頂的來。伯明笑道：「你本來沒有戴紅頂的朋友，叫我到那裏去設法？」雅琴便悶悶不樂起來。伯明所以結交雅琴之故，無非是貪他一點小便宜，有時還可以通融幾文，有了這個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結他，看見他悶悶不樂，便滿肚裏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計道：「有便有一個人，只是難請。」雅琴便問甚麼人，伯明道：「家父有個二品銜，倒是個紅頂，只是他不見得肯來。」雅琴聽說，歡喜得直跳起來道：「原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無論如何，你總要代我拉了來的。」伯明道：「如何拉得來？」雅琴道：「是你老子怎麼拉不動？」伯明道：「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設法求他，請他，只怕還有法子好。」雅琴道：「這又奇了，兒子和老子，還要那麼客氣。」伯明笑道：「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會見過，怎麼不要客氣？」雅琴道：「所以我叫你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道：「請教我怎麼拉法呢？不是我給母親做陰壽。」雅琴聽了半天道：「依你說，有甚麼法子好？」伯明道：「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裏去，先見過他，然後再

下一副帖子，我再從中設法，或者可以做得得到。」雅琴大喜，即刻依計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許多應對的話，與及見面行禮的規矩。雅琴要把這顆紅頂子來裝門面，便無不依從。果然伯明的老子華國章，見了雅琴，甚是歡喜。於是雅琴回來，就連忙補送一分帖子去。此時日子更近了，陸續有人送禮來，一切都是伯明代他支應。又預備叫一班髦兒戲來，當日演唱，到了正日的頭一天，便鋪設起壽堂來。伯明親自指揮，督率鋪陳停妥，便向雅琴道：「此刻可請老伯母的喜神出來了。」雅琴道：「甚麼喜神？」伯明道：「就是真容。」雅琴道：「是甚麼樣的？」伯明道：「一個人死了，總要照他的面龐，畫一個真容出來，到了過年時，掛出來供奉，這拜陰壽更是必不可少的。」雅琴愕然道：「這是向來沒有的。」伯明道：「這却怎麼處？偏是到今天纔講起來，若是早幾天，倒還可以找了百像圖趕追一個。」雅琴道：「買一個現成的也罷。」伯明道：「這東西那裏有現成的？」雅琴道：「難道是外國的定貨？」伯明道：「你怎麼死不明白，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照臨下來的，或者生前沒有小照，便是纔死下來的時候，對着死者追摹下來的，各人各像，那裏有現成的？」雅琴道：「死下來追摹也得像麼？」伯明道：「那怕不像，他是各人自己的東西，那裏有拿出來賣的？」雅琴道：「那麼說不像的也可以充得過了。」伯明笑道：「你真是糊塗，誰管你像不像，只要有這樣東西。」雅琴道：「我不是糊塗，我是要問明白了，倘使不像的也可以，倒有法子想。」伯明問甚麼法子？雅琴道：「可以設法去借一個來。」伯明聽說倒也呆了一呆，暗暗服他聰明。因說道：「往那裏借呢？」雅琴道：「借到這樣東西，並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我想一客不煩二主，就求你借一借罷。無論你家那一代的祖老太婆，暫時借來一用，好在只掛一天，用不壞的，就是壞了，我也賠得起。」伯明道：「租上的都在家鄉，存在祠堂裏，誰帶了這家伙出門？只有先母是初到上海，那年在上海過的，有一軸在那裏。」雅琴道：「那麼就求你借一借罷。」伯明果然答應了。連忙回家，瞞着老子，把一軸喜神取了出來，送到老子跟前。代雅琴說了幾句務求請去吃麵的話，方纔拿了喜神，送到李家，就把他掛起來。雅琴看見鳳

冠霞被畫的十分莊嚴，便大喜道：「辦過這件事之後，我要照樣畫一張，倒要你多借幾天呢。」伯明一面叫人掛起來，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明天他拜他娘的壽，不料却請了我的娘來享用。並且我明天行禮時，我拜我的娘，他到在旁邊還禮，豈不可笑。心裏一面暗想，一面忍笑，却不曾聽得雅琴說的話。到了次日，果然來拜壽的人不少。伯明又代他做了知客，到得十點鐘時，那華國章果然具衣冠來了。在壽堂行過禮之後，抬頭見了那幅喜神，不覺心中暗暗驚訝。此時伯明不便過來揖讓，另外有知客的招呼獻茶。華老頭子有心和那知客談天，談到李老太太，便問不知是幾歲上過的。那知客回說不甚清楚，但知道雅翁是從小便父母相亡的。老頭子一想，他既是從小沒父母，他的父母總是年輕的了，何以所掛的喜神畫的是一個老嫗。越想越疑心，不住的踱出壽堂觀看。越看越像自己老婆的遺像，便連壽麵也不會好好的吃，匆匆辭了回去，叫人打開畫箱一查，所有字畫都不缺少，只少了那一軸喜神。不覺大怒起來，連忙叫人趕着把伯明叫回來。那伯明在李家正在應酬的高興，忽然一連三次家裏人來叫快回去。老爺動了大氣呢。伯明還莫名其妙，只得匆匆回家。入得門時，他老子正拄着拐杖，在那裏動氣呢。見了伯明，兜頭就是一杖。罵道：「我今日便打死你這畜生！你娘甚麼對你不住，他六十多歲上纔死的，你還不容他好好的在家，把他送到李家去，逼着你已死的母親失節，害着我這個未死的老子當一個活烏龜。」說着又是一杖。又罵道：「還怕我不知道，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雜種來，千求萬求，要我去，我老糊塗，睡在夢裏，却去畫一張烏龜臉，給人家看，你這是甚麼意思。我還不打死你！」說着兩點般打下來。打了一頓，喝家人押着去取了喜容回來。伯明只得帶了家人，仍到雅琴處，一面叫人賞酒賞麵，給那家人先安頓好了。然後拉了雅琴到僻靜處，告訴了他，便要取下來。雅琴道：「這件事說不得，你要擔代這一天的了，此刻正要他裝門面，為何拿得下來。」伯明正在躊躇，家裏又打發人來催了。伯明雅琴無可奈何，只得取下來，交來人帶回去。換上一幅麻姑畫像。繼之對你說的，或者就是這件事。」說聲未絕，忽然繼之在外問答道：「正是這件事。」

「說着走了進來笑道：『你們說到商量借喜神時，我已經回來了，因為你們說得高興，我便不來驚動。』又對我說道：『你想喜神這樣東西，能借不能借，不是三歲孩子都知道的麼？他們居然不懂，你還想他們懂的甚麼叫做僭越？』子安道：『喜神這樣東西，雖然不能借，却當得錢用。』我道：『這更奇了。』子安道：『並不奇，我從前在甯波，每每見他們拿了喜神去當的。』我道：『不知能當多少錢？』子安道：『那裏當得多少，不過當二三百文罷了。』我道：『這就沒法想了，倘是當得多的，那些畫師沒有生意，大可以胡亂畫幾張，被了去當，他只得二三百文，連被工都當不出來，那就不行了。但不知拿去當的，倘使不來贖，那當舖裏要他那喜神作甚麼？』繼之笑道：『想是預備李雅琴去買也。』說得衆人一笑。正是：

無端市道開生面，肯代他人貯祖宗。

未知典當裏收當喜神，果然有甚麼用，且待下回再記。

第八十回 販鴉頭學政蒙羞 過馬扁富翁中計

子安道：『那裏有不來取贖的道理，這東西又不是人人可當，家家收當的；不過有兩個和那典夥相熟的，到了急用的時候，沒有東西可當，就拿了這個去做個名色，等那典夥好有東西寫在票上，總算不是白借的罷了。』各人聽了，方纔明白這真容可當的道理。我從這一次回到上海之後，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繼之趁我在上海，便親自到長江各處走了一趟，真到次年二月方纔回來。我等繼之到了上海，便附輪船回家去走一轉，喜得各人無恙，撒兒更加長大了，我姊姊已經擇繼了一個六歲大的姪兒子為嗣，改名念椿，天天和撒兒一起跟着我姊姊認字。我在家又盤桓了半年光景，繼之從上海回來了，我和繼之敘了兩天之後，便打算到上海去。繼之對我說道：『這一次你出去，或是烟臺，或是宜昌，你揀一處去走走，看看可有合宜的事業，不必拘定是甚麼。』我

道：「亮臣在北邊，料來總妥當，所用的幸在茲，人也極老實，北邊是暫時不必去的了。長江一帶，不免總要去看幾時到了漢口，或者走一躡宜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得。」繼之道：「隨便你罷，你愛怎樣就怎樣，我不過這麼提一提，各處的當事人，我這幾年雖然全用了自己兄弟子姪，至於他們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也要你隨事隨時去查察的。」我應允了，不到幾天，便別過衆人，仍舊回上海去。剛去得上海，便接了蕪湖的信，說被人倒了一筆賬，雖不甚大，却也得去設法。我就附了江輪到蕪湖去，就閣了十多天，吃點小虧，把事情弄妥了，便到九江走了一躡。見諸事多還妥當，沒甚擔閣，便附了上水船到漢口，考察過一切之後，便打算去宜昌。這幾年永遠不會接過我伯父一封信。從前聽說在宜昌，此時不知道還在那邊不在，便託人過江到武昌各衙門裏打聽，不兩日得了實信，說是在宜昌掣驗局裏。我便等到有宜昌船開行，附了船到宜昌去，就在南門外江邊一家吉陞棧住下。安頓好行李，便去找掣驗局。這個局就在城外，走不多路就到了。我抬頭看時，只有一間房子，做着大門，門外掛了一面掣驗川鹽局的牌子，兩旁掛了兩扇虎頭牌，裏面坐着兩個穿號衣的局勇。我暗想這麼就算一個局了。我伯父又在那裏呢？不免上前去問那局勇。誰知我問的這個，那一個答應起來了，說道：「他是個婊子，你問的是誰？」我就告訴他。那個勇聽見說本局老爺的姪少爺，便連忙站起來回說道：「老爺向來不在局裏辦事，住在公館裏。」我問公館在甚麼地方，局勇道：「就在南門裏不遠，少爺初到不認得路，我領了去罷。」我道：「那麼甚好。」那局勇便走在前面，我看他走路時，却又是個跛的，不覺暗暗好笑。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我只得在後面跟着進了城不多點路，就到了。那局勇急拐了兩步，先到門房裏，家人聽說，便通報進去。我跟着到了客堂站定，只見客堂後面還有一個天井，想是上房了。不一會我伯父出來，我便上前叩見，同入到花廳，伯父命坐花廳的景緻。客堂後面還有一個天井，想是上房了。不一會我伯父出來，我便上前叩見，同入到花廳，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侍坐。伯父問道：「你這回來做甚麼？」我道：「姪兒這幾年，總跟着繼之，這回是繼之打發來的。」

伯父道：「繼之撤了任之後，又開了缺了，近來他又有了差使麼？」我道：「沒有差使。近來繼之入了生意一途，姪兒這回來，是到此地看看市面的。」伯父道：「好好的缺，自己去幹掉了，又鬧甚麼生意？年輕人總歡喜胡鬧。那麼說，你也跟着他學買賣了？」我道：「是。」伯父道：「宜昌是個窮地方，有甚麼市面？你們近來做買賣很發財？」我聽了沒有答話，伯父又道：「論理要發財，就做買賣也一樣發財，然而我們世家子弟，總不宜下與市儈為伍，何況還不見得果然發財呢？像你父親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綢莊咧，茶莊咧，一陣胡亂，究竟輸了下來，賸了幾個錢，生下你來，又是這個樣，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那裏？」我道：「住在城外吉陞棧。」伯父道：「有幾天耽擱？」我道：「說不定，大約也不過十天半月罷了。」伯父道：「沒事可常到這裏來說。」說着便站了起來，我只得辭了出來，依着來路出城，回到吉陞棧，只得棧門口掛着一條紅綵綢，擠了十多個兵，那號衣是四川督學部院親兵，還有幾個東湖縣民壯，東湖縣的執事銜牌，也在那裏。我入到棧，開了房門，便有棧裏的人來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個房，把這個房讓出來。我本是無可無不可的，便問他搬到那裏，他帶我到一個房裏去看，却在最後面，又黑又暗，逼近廚房的所在。我不肯要這個房，他一定要我搬來，說是四川學臺要住，我便賭氣搬到隔壁一家興隆棧裏去了。搬定之後，纔寫了幾封信，發到賬房裏，託他們代寄。對房住了一個客，也是纔到的，出入相見，便彼此交談起來。那客姓丁，號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買賣。這回纔從四川出來，我也告訴他由吉陞棧搬過來的原故。作之道：「不合他同一棧也罷，我合他同一船來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罵這個，便是罵那個，弄得晝夜不甯。」我道：「怎的那麼的脾氣？」作之道：「我起初也疑心，後來仔細打聽了，纔知道他原來是受了一場大氣，沒處發洩，纔借罵人出氣的。」我道：「他從四川到此地，自然是個交卸過的了，四川學政本來甚好的，做滿了一任，滿載而歸，還受甚麼氣呢？」作之道：「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裏專有那販人的事業，並且爲了這事業，還專開了茶館，要買人的，只要到那茶館裏揀了個座，叫泡兩碗茶，一碗

自己喝，一碗擺在旁邊由他空着，那些人販看見，就知道你要買人了。就坐了過來，問你要買幾歲的。你告訴了他，他便帶你去。看定了，當面議價，當面交價。你只要告訴了他住址，他便給你送到。大約不過十吊八吊錢，就可以買一個七八歲的了。十六七歲的是箇閩女，不過四五十吊錢就買了來。如果是嫁過人的，那不過二十來吊錢也就買來了。這位學政大人在任上，到處收買，統共買了七八十個。這回卸了事，便帶着走。單是這班丫頭，就裝了兩號大船，走到嘉定，被一個釐局委員扣住了。我道：「這委員倒是強項的。」作之道：「並不是強項，是有宿怨的。那學臺初到任時，不知爲的甚麼事，大約總是爲辦差之類，說這個委員不週到，在上憲前說了他的壞話。這委員從此黑了一年多，去年換了藩臺，這新藩臺是和他有點淵源的，就得了這釐局差使。可巧他老先生趕在他管轄地方經過，所以就公報私仇起來，查着了之後，那委員還親身到船上稟見，說只求大人說明，這七八十個女子的來歷，卑職便可放行。卑職並不是有意苛求，但細想起來，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頭，也沒有如許之多，並且訊問起來，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個諭單下來，說明白這七八十個女子從何處來，大人帶他到何處去，卑職斷不敢有絲毫留難。那學政無可奈何，只得向他求情，誰知他一味打官話要公事公辦。一面就打疊通稟上合，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學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說情。留難了十多天，到底被他把兩船女子扣住，各各發回原籍，聽其父母認領。不動通稟的公事，算費了面情。給嘉定府稟上去，只說緝獲水販船二艘，內有女子若干口，水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緝文書，以掩耳目。這纔罷了。他受了這一場大氣，破了這一注大財，所以天天罵人出氣。其實四川的大員，無論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夾帶私貨，是相沿成例的了。便是我附他的船，也爲了幾十擔土。」我道：「怎麼那釐卡上沒有查着你的土麼？」作之道：「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慶附他來的，我附他船時，他早已出過了那回事了。」（談了一回，各自回房。）我住了兩天，到各處去走走，大約此地係川貨出口的總匯，甚麼楠木、陰沈木最多，川裏的藥材也甚多，甚至杜仲、厚樸之類，

每每有鄉下人挑着出來沿街求費的。得暇我便到作之房裏去問問四川市面情形，打算入川走一腳。作之道：「四川此時到處風聲鶴唳，沒有要緊事，寧可緩一步去罷。」我道：「有了亂事麼？」作之道：「亂事是沒有，然而比有亂事還難過。」我道：「那又是甚麼道理呢？」作之道：「因為出了一個騙子，一個蠢材，就鬧到如此。那騙子扮了個算命看相之流，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了。忽然一天，遇了一個開醫團的東家來算命，他要運用那騙子手段，第恭維他是一個大貴之命，說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貴人的，最好是把一個個八字都算過，那醫團東家大喜，便邀他到家裏去，把合家人的八字都寫了出來請他算。」我道：「這醫團東家姓甚麼？」作之道：「姓張，是一個大富翁，川裏著名的張百萬，那騙子算到張百萬女兒的一箇八字，便大驚道：『在這裏了，這真是一位大貴人。』張百萬問怎麼貴法，他道：『是一位正宮娘娘的命，就是老翁的命，也是這一位的命帶起來的。不知是府上那一位？』張百萬也大驚道：『這是甚麼話！無論皇上的大婚已經多年，況且滿漢沒有聯婚之例，那裏來的這個話？』騙子道：『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見，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經降世，我早年在湖北荊州見王氣在四川，所以跟尋到川裏來，要尋訪着了那位真命天子，做一個開國元勳。此刻皇帝不會尋着，不料到先尋着了娘娘，這位娘娘是府上甚麼人，千萬不要待慢了他。』張百萬聽得半疑半信，答道：『這是我小女的命。』騙子聽說，慌忙跪下叩頭道：『原來是國丈大人，恕罪恕罪。』嚇得張百萬連忙還禮。又問道：『依先生說，我女兒便是娘娘，但不知這真命天子在那裏？我女兒又如何嫁得到他？近來雖有幾家來求親，然而又都是生意人，那裏有個真命天子在內？』騙子道：『千萬不可胡亂答應，倘把娘娘誤許了別人，其罪不小。大凡真龍降生，沒有一定之地，不信你但看朱洪武皇帝，他看過牛，做過和尚，除了劉伯溫，那個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張百萬道：『話雖如此，但是我又不是劉伯溫，那裏去尋個朱洪武出來呢？』騙子道：『國丈說的那裏話？生命注定的，何必去尋？何況龍鳳配合，自有一切神靈暗中指引，再加我時時小心尋訪，一經尋訪着了，自

然引駕到府上來。張百萬此時將信將疑，便留那騙子在家住下。張家本有個花園，他每天晚上約了張百萬在園裏指天畫地的說，望天子氣，天天說些蠱惑的話。蠱惑得張百萬慢慢的信服起來。所有來求他女兒親事的一概回絕。混了一年多，張百萬又生起疑心來，說那裏有甚麼真命天子。那騙子騙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恐怕一旦失了，遂造起謠言來，說是近日望見那天子氣到了成都，我要親身出去訪查。於是日間扮得不尷不尬，在外頭亂跑。晚上回到張百萬家裏去睡，只說是出去訪尋真命天子，如此者又好幾個月。忽然一天在市上遇了一個二十來歲的樵夫，那騙子把他一拉，拉到一個僻靜處，納頭便拜。說道：「臣接駕來遲，罪該萬死。」那樵夫是一條蠢漢，見他如此行爲，也莫名其妙。問道：「你這先生，無端對我叩頭做甚麼？」騙子悄悄說道：「陛下便是真命天子，臣到處訪求了好幾年，今日得見聖駕，萬千之幸。」樵夫道：「怎麼我可以做得真命天子？誰給我做的？」騙子道：「這是上天降生的陛下，跟了臣回到一個去處，自然有人接駕。」那樵夫便跟了騙子到張百萬家，騙子在前，樵夫在後，一直引他入了花園。安置停當，然後叫張百萬來說，皇帝駕到了，快點去見駕。張百萬到得花園，看見那樵夫粗眉大目，面色焦黃，心中暗暗驚訝。怎麼這般一個人，便是皇帝？一面想着，未免住了脚步，遲疑不前。騙子連忙拉他到一邊和他說道：「這是你一生富貴關頭，快去叩頭見駕，不可自誤。」張百萬道：「這個人面目也沒甚奇異之處，並且衣服襤褸，怎見得是個皇帝？先生莫非你看差了？」騙子道：「真龍未曾入海，你們凡人那裏看得出來？你如果不相信，我便領了聖駕到別人家去。你將來錯過了富貴，不要怨我。」張百萬聽了他的話，居然手真萬真，便走過去，對了那樵夫叩頭禮拜，口稱臣張某見駕。那樵夫本是呆蠢一箇人，見人對他叩頭，他並不知道還禮，只呆呆的看着。張百萬叩過了無數的頭，纔起來和騙子商量，怎樣款待這皇帝。騙子道：「你看罷，你的命是個大貴的，倘使不是真命天子，他如何受得起你叩頭呢？此刻且先請皇帝沐浴更衣，擇一個潔淨所在，暫時做了皇宮，禁止一切閑雜人等，不可叫他進來，以免時時驚駕。然後擇了日子，

請皇帝和娘娘成親。」張百萬道：「知道他幾時纔真個做皇帝呢？我就輕輕把女兒嫁他。」騙子道：「凡一個真命天子出世，天上便生了一條龍，要等天上龍鱗甲長齊了，在凡間的皇帝纔被世上的能人看得出，去輔佐他，還要等天上那條龍眼睛開了，在凡間的皇帝纔能登位；這一個真命天子向來在成都，我一向都看他不出，就是天上那條龍未曾長齊鱗甲之故。近來我夜觀天象，知道那條龍鱗甲都長齊了，所以一看看了出來。我勸你一不做二不休，如果一定不相信，便由我帶到別處去，如果相信了，便聽我的指揮。」張百萬聽說，還只得一半。」我道：「這件事要就全行誤信了，要就登時拒絕他，怎麼會信一半的呢？」正是：

惟有癡心能亂志，

從來貪念易招殃。

未知作之，又說出甚麼來，這件事關到怎生了結，且待下回再記。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慘陷官刑 假聰明貽譏外族

作之道：「張百萬依了他的話，拿幾套衣服，給那樵夫換過，留在花園住下。騙子見張百萬還不死心塌地，便又生出一個計策來，對張百萬說道：『凡是真命天子，到了吃醉酒睡着時，必有神光異彩，現出來，直透到房頂上，但是必要在這處方纔望見。你如果不相信，可試一試看。』張百萬聽說，果然當夜備了酒肴，請那樵夫吃酒，有意把他灌得爛醉，騙子也裝做大醉模樣，先自睡了。張百萬灌醉了樵夫，打發他睡下，便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宅內的一座樓上，憑欄遠眺，要看那真命天子的神光異彩。那騙子假睡在床上，聽得張百萬已經去了，花園裏伺候的人，也陸續去睡了，方纔慢慢起來，取出他所預備的松香末，這松香末，就是戲場上做天神出場時撒火用的。他又加上些硝磺藥料，悄悄的取了一把短梯，爬到牆頭上點上了火，一連向上撒了四五把，方纔下來，到了半夜時，又去撒了幾把，然後收拾停當，安心睡覺。張百萬在自己樓上，遠遠的望着花園裏，忽然見起了一陣

紅光不覺吃了一驚。誰知驚猶未了，接着又起了三四陣，不覺又驚又喜。呆呆的坐着，要等再看。誰知越等越看不見了。聽一聽四面寂無人聲，正要起身去睡，忽然又看見起了四五陣。大凡一個人心裏有了疑念，眼裏看見的東西，也會跟着他的疑念變幻的。撒那松香火，不過是一陣火光，火光熄了便散了一團烟。騙子一連撒了幾把火，便有幾團烟，看在張百萬的眼裏，便隱隱成了一條龍形。他還暗自揣測，那裏是龍頭，那裏是龍尾，那裏是龍爪，越看越像。一時間那烟銷滅了，他還閉着眼睛暗中去想像呢。到了次日一早，便爬起來，到花園裏去找騙子。騙子還在那裏睡着呢。張百萬把他叫醒了，他連忙一骨碌爬起來說道：「甚時候了，我昨夜醉的了不得，一夜也不會醒。」張百萬便告以夜來所見，又道紅光當中，隱隱還現了一條龍形呢。騙子道：「可惜我也醉了，不會看得見，不然，倒可以看看他開了眼睛不會。」張百萬道：「這個還不容易嗎？今天晚上，再請他吃一回酒，先生到我那邊樓上去看便了。」騙子吐出了舌頭道：「這是甚麼話！昨天晚上一回，已經是冒險的了，倘使多出現了，被別人看見，還了得麼？何況他已經現了龍形，更不相宜。他那原形，天天在那裏長，必要長足了，纔能登極。每出現一次，便阻他一次生機，長得慢了許多，所以從今以後，最要緊不可被他吃醉了，你已經見過一次就是了，要多見做甚麼。」張百萬果然聽了他的話，從此便不設酒了。央騙子揀了黃道吉日，把女兒嫁給那樵夫。張燈結綵，邀請親友，只說是招女婿。就把花園做了甥館。一切都是騙子代他主張。成過親之後，張百萬便安心樂意做國丈。天天打算代女婿皇帝預備登極，買了些綾羅綢緞來，做了些不倫不類的龍袍。那樵夫此時，養得又肥又白，腰圓背厚，穿起了龍袍，果然好看。喜歡得張百萬，便山呼萬歲起來。騙子在旁指揮，便叫樵夫封張百萬做國丈，自己又討封了軍師。幾個人在花園裏，如同做戲一般亂鬧。這風聲便漸漸傳了出去，外面有人知道了，騙子也知道將近要敗露了，便說我夜來望氣，見建爲地方，出有能人，我要親去聘了他來，輔佐天子。就向張百萬討了幾百銀子，只說置辦聘禮，便就此去了。這裏還是天天胡鬧，那樵夫被那騙子教得說起話來，不是孤家，

便是家人家裏用人，都叫他萬歲。關得地保知道了，便報了成都縣，縣官見報的是謀反大案，嚇的先稟過首府，同道司道，又稟知了總督，纔會同城守，帶了兵役，把張百萬家團團圍住，男女老幼盡行擒下，不曾走了一個。帶同衙門，那樵夫身上，還穿着龍袍。張百萬的女兒頭上，還帶着鳳冠。縣官開堂審訊，他還在那裏稱孤道寡，嘴裏胡說亂道，指東畫西，說甚麼我黃州有多少兵，綿州有多少馬，茂州有多少糧，甚麼甯遠保寧重慶夔州順慶敘永酉陽忠州石柱，處處都有人馬。這些話，總是騙子天天拿來騙他的。他到了公堂，不知輕重，便一一照說出來。成都縣聽了，嚇的魂不附體。（拿了革命黨馬上就可以陞官，應該要喜的心，癢難抓。）連忙把他釘了錄鑄，通稟了上台，上台委了委員來會審過兩堂，他也是一樣的胡說亂道。上臺便通行了公事，到各府廳州縣一律嚴密查拿。那一班無取官吏，得了這個信息，便巴不得迎合上意，無中生有的，找出兩個人來去邀功。還想借此做一條升官發財的門路。就此把一個好好的四川省，鬧的閭閻鷄犬不寧。這種欺子，過了騙子的一場笑話，還要費大吏的心，拿他專摺入奏，並且隨摺開了不少的保舉，只是苦了我們行客入店投宿，出店上路，都要稽查地保衙役，便藉端騷擾。你既然那邊未曾立定事業，又何苦去招這個累呢！我道：「聽說四川地方，民風極是儉樸，出產又是富足，魚米之類，都極便宜，不知可確？」作之道：「這個可是的。然而近年以來，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據老輩人說的，道光以前，川米常常販到兩湖去賣，近來可是川裏人要吃湖南米了？」我道：「這都爲何？」作之道：「田裏的罌粟，越種越多，米麥自然越種越少了。我常代他們打算，現在種罌粟的利錢，自然是比種米麥的好。萬一過了水旱爲災，那個穢荒，纔有得鬧呢！」我道：「川裏吃烟的人，只怕不少。」作之道：「豈但不少，簡直可以算得沒有一個不吃烟的。也不必說川裏，就是這裏宜昌，你空了下來，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那邊吃烟情形，纔有得好看呢。」我道：「川裏除了鴉片烟之外，還有甚麼大出產呢？」作之道：「那不消說，自然是以藥材爲大宗了。然而一切靈桑礦產等類，也無一不備，也沒有一樣不便宜。所以在川裏過日子，是很好的。只有兩

吊多錢一石米，幾十文錢，一擔煤，這是別省所無的。」我道：「他既然要吃湖南米，那能這樣便宜？」作之道：「那不過青黃不接之時，偶一爲之罷了。倘使終歲如此，那就不得了了。」我道：「那煤價這等賤，何不運到外省來賣呢？」作之道：「說起煤價賤，我却想一個笑話來。有一位某觀察曾經被當道專摺保舉過的，說他留心時務，學貫中西，他本來是一個通判，因爲這一保，就奉旨交部帶領引見。引見過後，就奉旨以道員用。他本是四川人，在外頭混了幾年，便仍舊回到四川去，住在重慶。一天他忽然打發人到外頭煤行裏收買煤斤，又在他住宅旁邊租了一片四五十畝大的空地，買了煤來，都堆在那空地上頭，不多幾天，把重慶的煤價鬧貴了。他又專人到各處礦山去買。」我道：「他那裏來這許多錢，買那許多煤，又有甚用處呢？」作之道：「你不知道，他一面買煤，一面在那裏招股呢。」我道：「不知他招甚麼股？」作之道：「你且莫忙，等我說下去。有笑話呢。他打發人到四處礦裏收買，一連三四個月，也不知收了多少煤。非但重慶煤貴了，便連四處的煤都貴了。在我們中國人，雖然吃了他的虧，也還不懂得去考問他，爲甚麼收那許多煤。內中却驚動起外國人來了。（中國之事偏要外人留心可發一嘆。）駐劄重慶的外國領事，看得一天天的煤價貴了，便出來查考。知道自這麼一位觀察，在那裏收煤，不覺暗暗納罕，便去拜會重慶道，鬧起這件事來，誰知重慶道，也不曉得。領事道：「被他一個人收得各處的煤都貴了，在我們雖不大要緊，然而各處的窮人，未免受他的累了。還求貴道臺去問問那位某觀察，他收來有甚用處，可以不收，就勸他不要收了，免得窮民受累。」（中國窮民受累，偏有外國人體貼，可發一嘆。）重慶道答應了，等領事去後，便親自去拜那位某觀察，鬧起這收煤的原故，並且說起外面煤價昂貴，小民受累的話。某觀察却慎重其事的說道：「這是兄弟始創的一個大公司，將來非但富家，並且可以富國。兄弟此刻，非但這裏收煤，還到各處去找尋煤礦，要自己開採煤斤呢。至於小民吃虧受累，只好暫時難爲他們幾天，到後來我公司開了之後，還他們莫大的便宜。我勸老公祖，不妨附點股分進來，這是我們相好的知己話。若是別人他

想來入股，兄弟還不答應。留著等自己相好來呢。」重慶道道：「說了半天，到底是甚麼公司事業？」那位觀察道：「這是一個提煤油的公司，大凡人家點洋燈用的煤油，都是外國來的，運到川裏來，要買到七十多文一斤。我到外國去辦了機器來，在煤裏面提取煤油，每一百斤煤最少要提到五十斤油。我此刻收煤最貴的是三百文一擔，三百文作二錢五分銀子算，可以提出五十斤油，賣出去，算他四十文一斤，這四十文算他三分二釐銀子，照這麼算起來，二錢五分銀子的本錢，要賣到一兩六錢銀子，便是賺了一兩三錢五分。每擔油要賺到二兩七錢。辦了上等機器來，每天可以出五千擔油，便是每天要賺到一萬三千五百兩。一年三百六十天，要有到四百八十六萬的好處（偏算得定許多利益可發一笑）內中提一百萬報效國家，公司裏還有三百八十六萬，老公祖想想看，這不是富國富家，都在此一舉麼？所以別人的公司招股，是各處登告白散傳單，惟恐別人不知。兄弟這個公司，却是惟恐別人知道，以便自己相好的親戚朋友，多附幾股。倘使老公祖不是自己人，兄弟也絕不肯說的。」重慶道聽了他一翻高論，也莫名其妙，又談了幾句別的話，就別去了。回到衙門裏，暗想這等本輕利重的生意，怪不得他一向祕而不宣。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不免附他幾股，將來和他利益均沾，豈不是好？並且領事那裏，也不必和他說穿，因為這等大利所在，外國人每每要來沾手，不如瞞他幾時，等公司開了出來，那時候他要沾手，也來不及了。（可謂外交能手一笑）定了主意，便先不回領事的信，等那位觀察來回拜時，當面訂定，附了五千兩的股份。某觀察收了銀子，立刻填給收條，那收條上註明，俟公司開辦日，憑條例換股票。每年官息八釐，以收到股銀日起息云云。某觀察更說了多少天花亂墜的話，說得那重慶道越發入了道兒。那領事來問了幾次回信，只推說事忙，不曾去問得。俄延了一個多月，那煤越發貴了，領事不能再耐，又親自去拜重慶道。此時重慶道沒得好推擋了，只得從實告訴，說是某觀察招了股份，集成公司，收買這些煤，是要拿來提取煤油的。領事愕然道：「甚麼煤油？」重慶道道：「就是點洋燈的煤油。」領事聽了，希奇的了不得，問道：「

不知某觀察的這個提油新法，是那國人那一個發明的？用的是那一國那一個廠家的機器？倒要請教請教。」
重慶道道：「這個本道也不甚了了，貴領事既然問到這一層，本道再向某觀察問明白，或者他的機器，沒有買定，本道叫他向貴國廠家購買，也使得。」領事搖頭道：「敝國沒有這種廠家，也沒有這種機器，還是費心貴道，去問問某觀察，是從那一國得來的新法子，好叫本領事也長長見識。」重慶道到了此時，纔有點驚訝，問道：「照貴領事那麼說，貴國用的煤油，不是在煤裏提出來的麼？」領事道：「豈但敝國，就是歐美各國，都沒有提油之說。所有的煤油，都是開礦開出來的，煤裏面那裏提出油來？」重慶道大驚道：「照那麼說，他簡直在那裏胡鬧了。」領事冷笑道：「本領事久聞這位某觀察，是曾經某制軍保舉過，他留心時務，學貫中西的，只怕是某觀察自己研究出來的，也未可知。」說罷便辭了去。重慶道便忙忙傳伺候，出門去拜某觀察，偏偏某觀察也拜客去了。重慶道只得留下話來，說有要緊事商量，回來時務必請到我門衙裏去談談。直到了第二天，某觀察纔去拜重慶道。重慶道一見了他，也不暇多敘寒暄，便把領事的一番話敘了出來。某觀察聽了，不覺張嘴橋舌：「正是。」

忽從天外開奇想，
要向玄中奪化機。

未知他那提煤油的妙法，到底在那裏研究出來的，且待下回再記。

第八十二回 泰倫常名分費商量 報涓埃夫妻勤伺候

「某觀察聽重慶道述了一遍領事的話，不覺目定口呆，做聲不得。歇了半晌，纔說道：『那裏有這個話？這是我在上海識了一個甯波朋友，名叫時春甫，他告訴我的，他是個老洋行買辦，這各應我做這個生意，他答應購辦機器，叫我擔認收買煤斤，此時差不多機器要到上海了。我想起來，這是那領事妒忌我們的好生意，要輕

輕拿一句話來，嚇退我們。天下事談何容易？我來上你這個當？」重慶道：「話雖如此，閣下也何妨打個電報去問問，也不費甚麼。」某觀察道：「這個倒使得。」於是某觀察別過重慶道，回來打了個電報，到上海給時春甫，只說煤斤辦妥，叫他速運機器來。去了五六天不見回電，無奈又去一個電報，並且預付了覆電費，也沒有回電。這位觀察大人急了，便親自跑到上海，找着了時春甫，問他緣故。春甫道：「這件事我們當日不過談天談起來，彼此並未訂立合同，誰叫你冒冒失失就去收起煤斤來呢？」某觀察道：「此刻且不問這些話，只問這提煤的機器，要向那一國定買？」時春甫道：「這箇要去問起來看，我也不過聽得一個廣東朋友說得這麼一句話罷了。若要知道詳細，除非再去找着那個廣東人。」某觀察便催他去找。找了幾天，那廣東人早不知到那裏去了。後來找着了那廣東人的一個朋友，當日也是常在一起的。時春甫向他談起這件事細細的考問，方纔悟過來。原來當日那廣東人，正打算在清江開個榨油公司，說的是榨油機器，春甫是甯波人，一邊是廣東人，彼此言語不通，所以誤會了。大凡談天的人，每每喜歡加些裝點，等春甫與某觀察談起這件事時，不免又說得神奇點，以致弄出這一個誤會。（今之所謂經濟學問，實澈中西者，無非道聽塗說耳，何獨於某觀察哉？）春甫問得明白，便去回明了某觀察。某觀察這纔後悔不迭，不敢回四川，就在江南地方，謀了個差使混起來。好在他是明保過人才的，又是個特旨道台班，督撫沒有個看不起的，所以得差使也容易。從此他就在江南一帶混住了。說到這裏，客棧裏招呼開飯，便彼此走開。我在宜昌，耽擱了十多天，到伯父處去過幾次，總是在客堂裏，或是花廳裏坐，從不會到上房去過。然而上房裏，總像有內眷聲音，前幾年在武昌打聽，便有人說我伯父帶了家眷到了此地。但是一向不會聽說他續絃，此時我來了，他又不叫我進去拜見，我又不便動問，心中十分疑惑。有一天我又到公館裏去，只見門房裏坐了一個家人，說是老爺和小姐到上海去了。我問道：「是那一個小姐？是幾時動身去的？」那家人道：「就是上前年來的劉三小姐，前天動身去的。」（我看那家人生得輕佻活動，似是容

易探聽說話的，一向的疑心，有意在他身上打聽打聽這件事情。便又問道：「此刻上房裏還有誰？」（一面說着，一面往裏走，那家人跟着進來。）一面答應道：「此刻上面臥房都鎖着，沒有人了，只有家人在這裏看家。」（我走到花廳裏坐下，那家人送上一碗茶。）我又問道：「這劉三小姐，到底是個甚麼人，在這裏住了幾年，你總該知道？」那家人看了我一眼，歇了一歇道：「怎的姪少爺不知道？」我道：「我一向在家鄉，沒有出來，這裏老爺，我是不常見的，怎能知道？」那家人道：「三小姐就是舅老爺的女兒。」我道：「這更奇了，怎麼又鬧出個舅老爺來呢？」那家人道：「那麼說，姪少爺是不知道的了，舅老爺是親的是疏的，家人也不得而知，一向在上海的，想是姪少爺向未見過。」（我聽了，更覺詫異，我向在上海，何以不知道有這一門親戚呢？）因答他道：「我可是未見過。」那家人道：「上前年老爺在上海，顧了大半年，天天和舅老爺一起。」我道：「你且不要說這些，舅老爺住在上海那裏，是做甚麼事的？」那家人道：「那時候家人跟在老爺身邊伺候，舅老爺公館是常去的，在城裏叫個甚麼家街，却記不清楚了，那時候正當着甚麼衙門的幫差呢？」（我回頭細細的一想，纔知道這個人是自己親戚，却是怕父向來沒有對我說過，所以一向也沒有往來，直到今日方知，真是奇事。）因又問道：「那三小姐跟老爺到這裏來做甚麼，這裏又沒個太太招呼？」那家人道：「這個家人不知道，也不便說。」我道：「這有甚麼要緊，你說了，我又不和你搬弄是非。」那家人道：「爲甚麼要來？家人也不知道，只是來的時候，三小姐捨不得父母，哭得淚人兒一般，他家還有一個極忠心的家人，叫胡安，送三小姐到船上，一直抽抽咽咽的背着人哭。（寫得又分明，又彷彿如看隔簾美人。）直等船開了，他還不會上岸，只得把他載到鎮江，纔打發他上岸，等下水船回上海去的。」（我聽了，不覺十分納悶，怎麼說了半天，都是些不痛不癢的話，內中不知到底有甚麼原故。）因又問道：「那三小姐到這裏，不過跟親戚來頑罷了，怎麼一住兩三年呢？又沒有太太招呼？」那家人道：「這個家人不知道。」我道：「這兩三年當中，我不信老爺，可以招呼得過來，就是用了

老媽子也怕不便當。」那家人聽了，默默無言。我道：「你好好的說了，我賞你。這是我問我自己家裏的事，你說給我，又不是說給外人去，怕甚麼呢？」那家人囉囉了半晌道：「三小姐到了這裏，不到三個月，便生下個孩子。」（我聽了不禁吃了一大驚，腦袋上轟的一聲響了，兩個臉蛋登時熱了，出了一身冷汗。）嘴裏不覺說道：「嚇！」（忽又回想了又想）道：「原來是已經出嫁的。」那家人笑道：「這回老爺送他回上海，纔是出嫁呢。聽說嫁的還是山東方撫台的本家兄弟。」（我聽了，心中又不覺煩躁起來。）問道：「那生的孩子呢，此刻可還在？」那家人道：「生下來就送到育嬰堂去了。」我道：「以後怎麼就鬧住了，還不走？」那家人道：「這個家人那裏得知，但知道舅老爺，屢次有信來催回去，老爺總是留住。這回是有了兩個電報來，說舅家那邊迎娶的日子近了，這纔走的。」我道：「那三小姐在這裏住得慣？」（那家人想了一想，無端給我請了一個安。）道：「家人已經嘴快，把上項事情都說了，求少爺千萬不要給老爺說。」我笑道：「我說這些做甚麼？我們家裏的規矩，就連正經話，常常也來不及說，還說得到這個嗎？」那家人道：「起先三小姐從生下孩子之後，不到一個月，就鬧着要走。老爺只管留着不放，三小姐鬧得個無了無休。有一天好好的同桌吃飯，偶然說說起要走，不知怎樣鬧起來，三小姐連飯碗都摔了，哭了整整一天。後來不知怎樣，又無端的惱了一天，鬧了一天。自從這天之後，便平靜了，絕不鬧了。家人們納罕，私下向上房老媽子打聽，纔知道接了舅老爺的信，說胡安嫌工錢不敷用，（足見從前敷用也）屢次告退，已經薦了他到甚麼輪船去做帳房了。三小姐見了這封信，起先哭鬧，後來就好了。」（我聽了這兩句話，又是如芒在背，坐立不安。在身邊取出兩張錢票子，給了那家人，便走了一路，走回興隆棧。當頭過了丁作之，不覺心中又是一動，好像他知道我親戚有這樁醜事一般，十分難過。回頭想定了，纔覺着他是不知道的，心下始安。）作之問我道：「今天晚上，彝陵船開，我已經寫定了船票，我們要下次會了。」我想了一想，此處雖是開了口岸，人家十分儉樸，沒有甚麼可消流的貨物，至於這裏的貨物，只有木料藥材是

辦得的，然而若與在川裏辦的比較起來，又不及人家了。所以決意不在這裏開號了。不如和作之做伴，先回漢口再說罷。定了主意，便告訴了作之，叫帳房寫了船票，收拾行李，當夜用划子划到了彝陵船上，揀了一個地方，開了鋪蓋，剛剛收拾停當，忽然我伯父的家人，走在旁邊，叫了我一聲，說道：「少爺動身了！」我道：「你來作甚麼？」那家人道：「送黨老爺下船。因為老爺有兩件行李，託黨老爺帶到南京的。」我心中暗想：「既然送甚麼麼？」小姐到上海，為甚又帶行李到南京去呢？真是行踪詭秘，令人莫測了。」那家人又道：「方纔少爺走了，家人想起來，舅老爺此刻不住在城裏，已經搬到新廂長慶里去了。」我點了點頭，那家人便走到那邊去，招呼一個搭客原來這彝陵船，沒有房艙，一律是統艙，所以同艙之人，彼此都可以望見的。我看看那家人所招呼的，諒來就是姓黨的了。默默的記在心裏，歇了一會，那家人又走過來，我問他道：「你對黨老爺可曾說起我在這裏？」那家人道：「不會說起。少爺可要拜他家人去同一聲。」我道：「不要不要，你並且不要提起我。」那家人答應了，站了一會，自去了。半夜時，啓輪動身，一宿無話。次日起來，覺得異常悶氣，那一種鴉片烟的焦臭味，撲鼻而來，十分難受。原來同艙的搭客，除了我一個之外，竟沒有一個不吃煙的。我熬不住，便終日走到艙面上去眺望。艙裏的人也有出來抒氣的。到了下午時候，只見那姓黨的也在艙面上站着，手裏拿了一根水烟袋，一面吸烟，一面和一個人說話。說的是滿嘴京腔。其時我手裏也拿着烟袋，因想了一個主意，走到他身邊，和他借火。乘勢操了京話，和他問答起來。纔知道他號叫不羣，是一個湖北候補巡檢，分到宜昌府差委的。我便和他七拉八扯的先談起來，喜得他談鋒極好，和他談談，倒大可以解悶。過了一天，船已過了沙市，我和他談得更熟了。我便詐為無意中問起來，說道：「你曾在宜昌多年，可認得一位做本家，號叫子仁的？」（子仁二字在第三回見過）黨不羣道：「你們可是一家？」我道：「不同姓罷了。」不羣道：「這回可見着他。」我道：「沒見着呢。我去找他，他已經動身往上海去了。」不羣道：「你們向來是相識的。」我道：「從先有過一筆交易，趕後來結帳的時候，有一

聽見找尋沒弄清楚，所以這回順便的看看他。其實沒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隨嘴說謊可發一笑）不羣道：「你倆再過兩個月，到南京大香爐陳家打聽他，就打聽着了。」我道：「他住在那邊麼？」不羣道：「不，他下月續弦，娶的是陳府上的姑娘。」（我聽了這話，不覺心中十分懷疑。）因問道：「他既然到南京續娶，爲甚又到上海去呢？」不羣笑道：「他這一門親，已經定了三四年了。被他的情人盤踞住他，不能迎娶，他這回送他情人到上海去了，回來就到南京娶親。」（我聽了這話，心裏兀的一跳。）又問道：「這情人是誰？爲甚老遠的要送到上海去？」不羣道：「他情人本是住在上海的，自然要送回上海去。」我道：「是個甚麼樣人？」不羣道：「這倒不便說他了。」（我聽了這話，也不便細問，也不必細問了。）忽然不羣仰着面哈哈的笑了兩聲，自言自語道：「料不到如今晚兒人倫上都有升遷的，好好的一个大男子，升做了丈人。」我聽了這話，也不去細問，胡亂談了些別的話，敷衍過去。一天船到了漢口，各自登岸。我自到號裏去，也不問黨不羣的下落了。我到了號裏之後，照例料理了幾條慢目，歇了兩天，管事的吳作猷，便要置酒爲我接風。這吳作猷是繼之的本家叔父，一向在家鄉經商，因爲繼之的意思，要將自己所開各號，都要用自己人經營，所以邀了出來，派在漢口，已經有了兩年了。當下作猷約定明日下午，在一品香請我。我道：「這又何必呢？我是常常往來的。」作猷道：「明日一則是吃酒，二來是看迎親的燈船，所以我預早就定了靠江邊的一個座兒。我們只當是看燈船罷了。」我道：「是甚麼人迎親？有多少燈船？也值得這麼一看？」作猷道：「鬧得狠呢。是現任的鎮臺娶現任撫臺的小姐。」我道：「是甚麼鎮臺？娶甚麼撫臺的小姐？值得那麼熱鬧？」作猷道：「是鄆陽鎮，娶本省撫臺的小姐，還不鬧麼？」我搖頭道：「我於這裏官場跡跡，都不善了了，要就你告訴我，我纔明白呢。」作猷道：「你不厭煩，我就一一告訴你。」我道：「你有本事說他十天十夜，我總不厭煩就是了。」作猷道：「如此我就說起來罷。這一位鄆陽總鎮，姓朱名，叫阿狗，是福建人氏。那年有一位京官，新放了福建巡撫，是姓侯的。這位侯中丞，是北邊人，本有北邊的嗜

好；到了福建，聞說福建恰有此風，那真是投其所好了。及至到任之後，却爲官廳所拘，不能放恣，因此心中悶悶不樂。到任半年之後，忽然他簽押房裏，所糊的花紙，霉壞了，便叫人重裱。叫了兩個裱糊匠來，裱了兩天，方纔裱得妥當。到了第二天下午，兩個裱糊匠走了，只留下一個學徒在那裏收拾傢伙。這位侯中丞進來察看，只見那學徒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不覺動了憐惜之心。因問他姓甚名誰，有幾歲了。那學徒說道：「小人姓朱，名叫阿狗，人家都叫小的做朱狗。今年十三歲。」侯中丞見他說話伶俐，更覺喜歡。又問他道：「你在那裱糊店裏賺幾個錢一月？」朱狗道：「不瞞大人說，小的們學生意，是沒有工錢的。到了年下，師傅喜歡，便給幾百文鞋襪錢。若是不喜歡，一文也沒有呢。」侯中丞眉花眼笑的道：「既是這樣，你何苦去當徒弟呢？」朱狗笑道：「大人不知道，我們窮人家，都是如此。」侯中丞道：「我不信窮人家都是如此。我却叫你不如此，你不要當這學徒了。就在這裏伺候我，我給你的工錢，總比師傅的鞋襪錢好看些。」那朱狗真是福至心靈，聽了這話，連忙爬在地，下，咯啷咯啷的磕了三個響頭。說道：「謝大人恩典。」侯中丞大喜，便叫人帶他去剃頭打辮，洗澡換衣服。一會兒他整個人便變了樣子，穿了一身時式衣服，剃光了頭，打了一條油髮辮子，越顯得光華奪目。侯中丞益發歡喜，把他留在身邊伺候，坐下時叫他裝烟，躺下時叫他提腿，一邊是福建人的慣家，一邊是北直人的風尚，其中事情，就有許多不堪聞問的了。兩個的恩愛，日益加深。侯中丞便借端代他開了個保舉，和他改了姓侯名虎。（猪狗就變了猴虎了）弄了一個外委把總。從此他就叫侯虎了。侯中丞把他派了轄下一個武巡撫的差使。在福建着實弄了幾文。後來侯中丞調任廣東，帶了他去。又委他署了一任西關千總。因此更發了財。但只可惜他，白天雖然出來當差做官，晚上依然要進去伺候。侯中丞念他一點忠心，便把一名丫頭，指給他做老婆。侯虎却不敢怠慢，備了三書六禮，迎娶過來。夫妻兩個，飲水思源，却還是常常進去伺候。所以侯中丞也一時少不了他夫妻兩個。前兩年陞了兩湖總督，仍然把他妻調過來。他一連幾年，連捐帶保的，弄到了一個總兵。侯制軍愛

他忠心，便代他設法補了鄖陽鎮。他却不去到任，仍舊跟着侯制軍統帶戈什哈。」正是：

改頭換面誇奇遇，

浹髓滲肌感大恩。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再說。

第八十三回

誤聯婚家庭鬧意見

施詭計幕客逞機謀

這一位侯總鎮的太太，身子本不甚好，加以日夕隨了總鎮伺候制軍，不覺積勞成疾，嗚呼哀哉了。侯總鎮自是傷心，那侯制軍雖然未曾親臨弔奠，却也落了不少的眼淚。（積勞成病，病得奇，不奠而落淚，落淚得奇）到此刻只怕有了一年多了。侯總鎮却也伉儷情深，一向不肯續娶。倒是侯制軍屢次勸他，他却說到續娶的話，並不贊一詞，只有垂淚。侯制軍也說他是個情種。一天武昌各官在黃鶴樓宴會，侯制軍偶然說起侯總鎮的情景來，又說道：「看不出（閣下素常領略何謂看不出）這麼一個赳赳武夫，倒是一個情種多情的男子。」其時巡撫言中丞也在坐，這位言中丞的科第，却出在侯制軍門下，一向十分敬服，十分恭順的。此時雖是同城督撫，禮當平行，言中丞却是除了咨移公事外，仍舊執他的弟子禮，一向知道侯總鎮是老師的心腹人，向來對於侯總鎮也十分另眼。此時被了兩杯酒，巴結老師的心，格外勃勃，聽了制軍這句話，便道：「師帥賞拔的人，自然是出色的。門生有個息女，生得雖不十分怎樣，却還略知大義，意思想仰攀這門親，不知師帥可肯作伐？」此時侯總鎮正在侯制軍後面伺候，侯制軍便呵呵大笑，回頭叫侯總鎮道：「虎兒（叫得奇絕）還不過來謝過丈人麼？」侯總鎮連忙過來，對着言中丞恭恭敬敬叩下頭去。言中丞眉花眼笑的，還了半禮。侯總鎮又向侯制軍叩謝過了，仍到後面去伺候。侯制軍道：「你此刻是言中丞的門婿了（從前是大中丞的甚麼）怎麼還在這裏伺候你去罷？」侯總鎮一面答應着，却只不動身，俄延到散了席，仍然伺候侯制軍，到衙門裏去請示制軍，應

該如何行聘。侯制軍道：「這個自然不能過於儉吝，你自己斟酌就是了。」侯總鎮歡歡喜喜的，回到公館裏，已是車馬盈門了；原來當席定親一節，早已哄傳開去，官場中的人物，沒有半個不是勢利鬼，侯總鎮向來是制軍言聽計從的心腹，此刻又做了中丞門下新婿，那一個不想巴結？所以圍城文武印委各員，都紛紛前來道賀。就是藩臬兩司，也親到投片。由家丁擋過駕，有幾個相識的，便都列坐在花廳上，專等面賀。侯總鎮入得門來，招呼不迭。一個個紛紛道喜。侯總鎮一一招呼，讓坐送茶，送去了一班，又來了一班，倒把個侯總鎮鬧乏了。忽然一個戈什哈，捧了一角文書進來，獻上。總鎮接在手裏，便叫家人請趙師爺來。一會兒趙師爺出來了，不免先向衆客相見，然後總鎮遞給他文書看。趙師爺拆去文書套，抽出來一看（總鎮不識字，却如此寫出來），不覺滿臉堆下笑來。對着總鎮深深一揖道：「恭喜大人，又高陞了督帥劄委了大人做督標統領呢。」於是衆客一齊站起來，又是一番足恭道喜。一個個嘴裏都說道：「這纔是雙喜臨門呢。」總鎮也自揚揚得意，送過衆客，便騎上了馬，上院謝委。吩咐家丁，凡來道喜的，都一律擋駕。自家到得督轅，見了制軍，便叩頭謝委。制軍笑道：「這算是我送給你的一份賀禮，倒反勞動你了。」總鎮道：「恩帥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幾世狗馬，纔報得盡。奴才只有天天多燒幾爐香，叩祝恩帥長春不老罷了。」侯制軍道：「罷了，你這點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你趕緊回去，打點行聘接差的事罷。」總鎮又請了個安，謝過了恩帥，然後出轅上馬，回到公館。不料仍然是車馬盈門的，幾乎擠擁不開。原來是督標各營的管帶幫帶，與及各營官等，都來參謁。總鎮下馬入得門來，各人已是分列兩行，垂手站班。總鎮只呵着腰，向兩面點點頭，吩咐改天再見。逕自到書房裏，和趙師爺商量擇日行聘去了。只苦了言中丞席散之後，回到衙門，進入內室，被言夫人劈頭唾了幾口，嚇得言中丞酒也醒了。原來席間訂婚之事，早被家人們回來報知，這也是小人們討好的意思。誰知言夫人聽了，便怒不可遏，氣的一言不發。直等到中丞回來，方纔一連唾了他幾口。言中丞愕然道：「夫人爲何如此？」言夫人怒道：「女兒雖

是姓言，却是我生下來的，須知並不是你一個人的女兒，是關着女兒的，無論甚麼事，也應該和我商量商量。何況他的終身大事，你便老賤，不揀人家，我的女兒雖是生得十分醜陋，也不至於給兔崽子做老婆，更不至於去填那臭丫頭的房，你爲甚麼輕輕的把女兒許了這種人？須知兒女大事，我也要有一半主。你此刻就輕輕許了，我看你怎樣的對他往一輩子？」一席話罵得言中丞，嘿，嘿無言。半晌方纔說道：「許也許了，此刻悔也悔不過來。況且又是師帥做的媒，你叫我怎樣推托？」言夫人啞道：「你師帥叫你吃屎，你爲甚不吃給他看？幸而你的師帥做個媒人，不過叫女兒嫁個兔崽子，倘使你師帥叫你女兒當娼去，你也情願做老烏龜，拿着綠帽子往自己頭上去碰了？」說話時又聽得那位小姐，在房裏嚶嚶啜泣。言夫人嘆了一口氣，說聲作孽，便自到房裏去了。言中丞此時失了主意，從此夫妻反目，過得兩天，營務處總辦陸觀察來上轅，稟知奉了督帥之命，代侯總鎮作伐，已定於某日行聘。言中丞只得也請了本轅文案洪太守做女媒（一紅一綠好一對熱鬧媒人），一面到裏面告訴言夫人，說你鬧了這幾天，也就夠了，此刻人家行聘日子都定了，你也應該預備點。言夫人道：「我早就預備好了，每一個丫頭老媽子，都派一根棒，來了便打出去。」言中丞道：「夫人你這又何苦？生米已成了熟飯了。」言夫人道：「誰管你的飯熟不熟，我的女兒是不嫁他的，你給我鬧狠了，我便定了兩條主意。」言中丞道：「事情已經如此了，還有甚麼主意？」言夫人道：「等你們有了迎娶的日子，我帶了女兒回家鄉去，不啊，我就到你那甚麼師帥的地方去，和他評理，問他強逼人家婚嫁，在大清律例那一條上？」（夫人想是會讀律的可發一笑）言中丞聽了，暗暗吃了一驚。他果然鬧到師帥那邊，如何是好呢？一時沒了主意，因爲是家事，又不便和外人商量，身邊有一個四姨太太，生來最有機警，便去和四姨太太商量。四姨太太道：「太太既然這麼執性，也不可防備着回家鄉啊，見師帥啊，這倒是第二着他說聘禮來了，要打出去一層，倒是最要緊，並且沒有幾天了，回盤東西一點也沒預備，也得要張羅起來。」言中丞道：「我給他鬧的沒了主意了，你替我想點。」四

姨太太道：「別的都好打算，只有那回盤禮物，要上緊的辦起來。」言中丞道：「你就叫人去辦罷，一切都從豐點，不要叫人家笑寒塵。要錢用，打發人到帳房裏去要。」四姨太太道：「辦了來都放在那裏，叫太太看見了，又生出氣來。」言中丞道：「罷了，我就撥了外書房給你辦這件事罷。我自到花廳裏設個外書房。」四姨太太道：「這麼說，到了行聘那天，也不必驚動上房罷，都在外書房辦事就完了。」言中丞點頭答應。於是四姨太太登時忙起來，倒也虧他，一切都辦的妥妥當當。到了行聘的前一天，一一請言中丞過目，叫書啓老夫子寫了禮單，禮書一切都要排好了。到了這天，竟是瞞着上房，辦起事來，纔算沒鬧笑話。侯家送過來的聘禮，也暫時歸四姨太太收貯。不料事機不密，到了下晚時候，被言夫人知道了，叫人請了言中丞來大鬧。鬧得中丞沒了法子，便賭着氣道：「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禮，留着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邊罷。」言夫人得了這句話，方纔罷休。這一夜，言中丞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甚法子可以挽回。兩個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沒有主意。次日，言中丞見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來洪太守是言中丞的心腹，向來總辦本轅文案，這同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言中丞將一切細情，告訴了他，請他個主意。洪太守想了半天道：「這件事，只有勸轉憲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實在沒有主意。」言中丞無奈，只得按住脾氣，隨時勸解。無奈這位言夫人，一聽到這件事，便鬧起來，任是甚麼說話，都說不上去。足足鬧了一個多月，絕無轉機。偏偏侯制軍要渡高興，催着侯統領（委了督標統領，故改稱統領也。）早日完娶。侯統領擇了日子，央陸觀察送過去。言中丞見時機已迫，沒了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幾天。總議不出一個辦法。洪太守道：「或者請少爺向憲太太處求情，母子之間，或可以說得罷。」言中丞道：「不要說起大小兒，二小兒都不在身邊，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兒在這裏，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他那裏敢哼一個字？」洪太守道：「這就真真難了。」大家對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無可爲計。須知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衆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兩個人，可以說得。所以纔想不出一條妙計。到後來，洪太守道：「卑

府實在想不出法子，除非請了陸道來，和他商量，他素來有鬼神不測之機，巧奪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這個人狠貪，無論何人求他設一個法子，他總先要講價錢，前回侯制軍被言官參了一本，有旨交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員擬的奏稿，都不洽意，後來請他起了個稿，他也託人對制軍說一分錢一分貨，甚麼價錢是甚麼貨色。侯制軍甚是惱他放恣，然而用人之際，無可奈何，送了他一千銀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後，借別樣事情參了他。誰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制軍看了，果然是好，又動了憐才之念，倒反信用他起來。言中丞道：「果然他有好法子，說不得破費點，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這件事，兄弟當面不好說，還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議，就是他有點貪念，也可以轉圜。若是兄弟當了面，他倒不好說了。」洪太守依言，便去拜陸觀察。你道那陸觀察（忽道掉轉筆端另敘一事，須知仍是吳作猷口中之言也）有甚麼鬼神不測之機，巧奪造化之妙？原來他是一個江南不第秀才，捐了個二百五的同知，在外面瞎混，頭一件精明的，是打得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十三張牌，他却有本事，拿了十六張，就連坐在他後面觀局的人，也看他不住的。這是他天字第一號的本事。前兩年北洋那邊有一位葉軍門，請他做了文案，恰好爲了朝鮮的事，中日失和，葉軍門奉調帶兵，駐劄平壤，後來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圍住，圍雖圍了，其時軍餉尙足，尙能守待外援，未嘗不可以一戰。這位陸觀察，却對葉軍門說得日本兵怎生利害，不難殺得我們片甲不留；那時軍門的處分，怎生擔得起？說得葉軍門害怕了，求他設法。他便說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縱然失了，也沒甚大處分。不如把平壤讓與日本人，還可以全軍退出，不傷士卒，保全軍餉。葉軍門道：「但是怎樣對上頭說呢？」陸觀察道：「對上頭只報一個敗仗罷了，打了敗仗，還能保全士卒，不失軍火，總沒甚大處分。較之全軍覆沒，總好得多。」葉軍門被他說得沒了主意，大約總是戀祿固位，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見一仗，勝敗尙未可知，就是果然全軍覆沒，連自己也死了（此數句可作武備學堂講義）樂得謚法上坐一個忠字，何致上這種小人的當呢？當時葉軍門被生死榮辱關頭，

嚇住了，便說道：「但是怎生使得日本退兵呢？」陸觀察道：「這有何難！只要軍門寫一封信給日本的兵官，求他讓我們一條出路，把平壤送給他，他不費一槍一彈，得了平壤，還可以回去報捷，何樂不爲呢？」葉軍門道：「既然如此，就請你寫一封信去罷。」陸觀察道：「這個是軍務大事，別人如何好代？必要軍門親筆的。」葉軍門道：「我如何會寫字？」陸觀察道：「等我寫好一張樣子，軍門照着寫就是了。」葉軍門無奈，只得依他。他便用八行書，寫了兩張紙，起頭無非是幾句恭維話，中間說了幾句卑躬屈膝搖尾乞憐的話，落後便敘明求退開一路，讓我兵士走出保全性命，情願將平壤奉送的話。葉軍門便也拿了紙，蒙在他的信上寫起來，猶如小孩子寫仿影一般，可憐葉軍門是拿長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槍，也還勉強拿得來，此刻叫他拿起一枝絕沒分量的筆，向紙上去寫字，他就猶如拿了幾百斤東西一般，撇也撇不開，捺也捺不下，不是畫粗了，便是畫細了，好不容易捱了起來，畫過押，放下筆，覺得手也顫了。陸觀察拿過來仔細看過一遍，忽然說道：「不好不好，中間落了一句要緊話，不會寫上，還得另寫一封。」葉軍門道：「算了罷，我寫不動了。」陸觀察道：「這封信去，他肯退兵，依然要再寫的。不如此刻添上一兩句寫去的爽快。」葉軍門萬分沒法，由得他再寫一通，照樣又去描了一遍，簽過押之後，非但是手顫，簡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兩面肩膀就和拉弓拉傷了一般，放下了筆，便向匹上一輪道：「再要不對，是要了我的命了。」陸觀察道：「對了對了，不必再寫了，可要發了去罷。」葉軍門道：「請你發一發罷。」陸觀察便拿去，加了封，標了封面，糊了口，叫一個兵卒，拿去日本營投遞。日本兵官接到了這封信，還以爲支那人來投戰書呢。及至拆開一看，原來如此，不覺好笑，說道：「也罷，我也體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們，就照來書行事罷。」那投書人回去報知葉軍門，就下令准備動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讓開一條大路，葉軍門一馬當先，領了全軍，排齊了隊伍，浩浩蕩蕩，離開平壤，退到三十里之外，劃下行營。一面捱了敗仗情形，分電京津各處。此時到處沸沸揚揚，都傳說平壤打了敗仗。那裏知道其中是這麼一件事。當夜夜靜時，陸觀察便到葉軍門

行帳裏辭行，說道：「兵凶戰危，我實在不敢在這裏伺候軍門了。求軍門借給我五萬銀子盤費。」葉軍門驚道：「盤費那裏用得許多？」陸觀察道：「盤費數目本來沒有一定，送多送少，看各人的交情罷了。」葉軍門道：「我那裏有許多銀子送人？」陸觀察道：「軍門牛莊天津烟臺各處都有寄頓，怎說沒有？」葉軍門是個武夫，聽到此處，不覺大怒道：「我有我的錢，爲甚麼送給你？」陸觀察道：「送不送本由軍門，我不過這麼一問罷了。何必動怒？」說罷在懷裏取出葉軍門昨天親筆所寫那第二封信來，原來他第二封信加了（久思歸化，惜乏機緣）兩句。可憐葉軍門不識字，就是模糊影響，認得幾個，也不解字義，糊裏糊塗，照樣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發了，留下這第二封。此時拿出來，逐句解給葉軍門聽，解說已畢，仍舊揣在懷裏，說道：「有了五萬銀子，我便到外國遊歷一輪，沒有五萬銀子，我便就近點到北京頑順，便拿這封信，出個首也不無小補。」說罷起身告辭，嚇得葉軍門連忙攔住。正是：

最是小人難與伍，從來大盜不操戈。

未知葉軍門到底如何對付他，且待下回再記。

候虎之得功名，大抵已成通例，上同特記之，以爲怪現狀。吾則謂此作者之少見多怪也。獨此回之言，夫人大開意見，言中丞以堂堂丈夫，智出女子下，志出女子下，可謂怪事。大抵利祿爲之，遂令智昏志墜耳。陸觀察之對於葉軍門，可謂惡極毒極，然吾不解，爾時葉軍事在手，胡不執而殺之，遂使已既被詐，復留此惡鏡於天地間，以爲入害抑又何也？或曰：彼蓋有術，足以制葉，使不敢殺之者，理或然歟？陸詐葉之罪，已足令人皆裂，然其罪猶小，至其誤國之罪，則吾願率天下人共食其肉矣。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鴉鬢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犛屬他人

「這件事到底被他詐了三萬銀子，方纔把那封信取回。然而葉軍門到底不免於罪，他却拿了三萬銀子到京裏去用了幾吊，弄了一個道合，居然觀察大人了。有人知道他這件事，就說他足智多謀，有鬼神不測之機了。」（從上回你道那陸觀察有甚麼鬼神不測之機，句起直至此處爲另外一段，仍從作缺口中述出來。）當日洪太守奉了言中丞之命，專誠到營務處去拜陸觀察。閒閒的說起兒女姻親的事情來，又慢慢的說到侯官兩家一段姻緣，一說即合，我兩個到做了個現成媒人，說笑一番，方纔漸漸露出言夫人不滿意這頭親事的意思。陸觀察道：「這個大約嫌他是個武官，等將來過了門，見了新婿的丰采，自然就沒有話說了。」洪太守道：「不呢，聽說這位憲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兒嫁人家填房之說。」（只說不嫁填房是善於詞令。）這位撫帥是個權內的，急得沒有法子，跑來和我商量。」陸觀察道：「既是那麼着，總不是一天的說話，爲甚麼不早點說，還受他的聘呢？」洪太守道：「這親事當日席上一言爲定的，怎麼能夠不受聘？」陸觀察笑道：「本來當日定親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黃鶴一去不復返的去處，定個親，此刻鬧得新娘變了黃鶴了，爲之奈何？」洪太守道：「我們雖是他們請出來的現成貨，却也擔着個媒人名色，將來怕不免費手脚，代他們調停呢。」陸觀察道：「說是督帥的意思，只怕言夫人也不好過於怎樣。」洪太守道：「當日的情形，登時就有人報到內署，明明是撫帥自己先說起的，怎麼能夠賴得督帥身上？何況言夫人還說過，要到督帥那邊問，爲甚要把我女兒許做人家填房呢？」陸觀察道：「這就難了。據閣下這麼說，言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道：「果然不能挽回，請教有甚妙策？」陸觀察道：「這又何難，揀一個有點姿色的丫頭，替了小姐就是了。」（偏是他不假思索，一說就着不塊足智多謀。）洪太守道：「這個如何使得，萬一鬧穿了，非但候統領那邊下不去，就是督帥那邊也難爲情。」（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計。但是此計是他說出來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黨，方纔妥當。）陸觀察道：「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法子。除非撫帥的姨太太，連夜再生一位小姐下來，然而也來不及長大啊。」

「洪太守一面低頭尋思有甚妙策，可以拉他做同黨。陸觀察也在那裏默默無言，肚子裏不知打算些甚麼。歇了好一會，忽然說道：『法子便有一個，只是我也要破費點，代人家設法，未免犯不着。』洪太守道：『是甚麼妙計，倘是面面逼到的，破費一層，倒好商量。』陸觀察又沈吟了一會道：『兄弟有個小女，今年十八歲，叫他去拜在撫帥膝下，做個女兒，代了小姐，豈不是好？』洪太守大喜道：『得觀察如此，是好極的了。』陸觀察道：『但是如此一來，我把小女白白送掉了，將來親戚也認不得一門。』洪太守道：『這個倒不必過慮，令千金果然拜在撫帥膝下，對人家說，只說是撫帥小姐，却是觀察的乾女兒，將來不是一樣的往來麼？』陸觀察道：『我陪了小女不要緊，雖說是妝奩一切都有撫帥辦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點東西不給他。近年來這營務處的差使，是有名無實的，想閣下也都知道。』洪太守道：『這個更不必過慮，要代令千金添置東西，大約要用多少，撫帥那邊儘可以先送過來。』陸觀察道：『這是我們知己之談，我並不是賣女兒，這一兩吊銀子的東西，是要給他的。』洪太守道：『這都好商量，但不知尊夫人肯不肯？』陸觀察道：『內人總好商量，大約不至於像言憲太太那麼利害。』洪太守道：『那麼兄弟就去同撫帥照辦就是了。』說罷辭了回去。一五一十的照回了言中丞。中丞正在萬分爲難之際，得了這個解紛之法，如何不答應。一面進去告訴夫人，說現在營務處的閨女，要來拜在夫人膝下，將來侯家那門親，就叫他去對夫人，可以不必惱了。言夫人道：『甚麼浪蹄子，肯替人家嫁，肯嫁給兔崽子，有甚麼好東西，我沒那麼大的福氣，認不得那麼個好女兒。你幹你們幹去，叫他別來見我。』言中丞碰了這個釘子，默默無言，只得又去和洪太守商量。洪太守道：『既然憲太太不願意，就拜在姨太太膝下，也是一樣。』言中丞道：『但不知陸道怎樣？』洪太守道：『據卑府看陸道這個人，只要有了錢，甚麼都辦得到的。就不知他家裏頭怎樣，等卑府再去試探他來。』於是又坐了轎子，到營務處，誰知陸觀察已回公館去了。原來陸觀察送過洪太守之後，便回到公館，往上房轉了一轉，望着大了頭碧蓮，丟了個眼色，便往書房裏去。原來陸觀察

除正室夫人之外，也有兩房姨太太。這碧蓮是個大丫頭，已經十八歲了。陸觀察最是寵愛他，已經和他鬼混得不少，就差沒有光明正大的收房。這天看見陸觀察向他使眼色，不知又有甚麼事，便跟到書房裏去。陸觀察拉他的手，在身邊坐下說道：「我問你一句話，你可老實答應我？」碧蓮道：「有甚麼話，只管說。」陸觀察道：「你到底願意嫁甚麼人？」碧蓮伸手把陸觀察的鬍子一拉，瞞了一眼道：「我還嫁誰？」陸觀察道：「我送你到一個好地方去，嫁一個紅頂花翎的鎮台，做正室夫人可好不好？」碧蓮道：「我沒有這麼個福氣，你別慳我。」陸觀察道：「不是慳你，是一句正經話。」說罷，便把言中丞一節事情仔細說了一遍。又道：「此刻沒了法子，要找一個人做言小姐的替身，我在言中丞跟前說有個女兒，情願拜在中丞膝下，替他的小姐意思就叫你去。」碧蓮道：「那麼你又（一個又字用得妙極，足見上文尚有一句却未說出來也）要做起我老子來了？」陸觀察道：「這個自然，你如果答應了，我和太太說好，即刻就改起口來，不過兩三天，就要到撫台衙門裏去了。」碧蓮道：「你也糊塗了，還當我是個孩子，好充閨女去嫁人？」陸觀察道：「你纔糊塗，須知你是撫台的小姐，制台做的媒人，他敢怎樣？何況他前頭的老婆」（說到這裏，附着碧蓮的耳朵，悄悄的說了兩句）碧蓮笑道：「原來是個張看眼睛的烏龜，我可不幹這個。」陸觀察道：「你真是傻子，他又怎敢要你幹這個？便是制台也不好意思啊。」碧蓮道：「你好會點便宜，開鐔的酒自己喝的，不要喝，纔拿來送人，還不知道是拿我賣了不是呢？」（不是賣不過換兩吊銀子而已）陸觀察道：「我賣你，還要認你做女兒呢。」正說話時，家人來報洪大人來了。陸觀察叫請，又對碧蓮道：「這是討回信的來了，你肯不肯快說一聲，我好答應人家。」碧蓮道：「由得你擺弄就是了，我怎敢做主？」陸觀察便到客堂裏會洪太守。洪太守難於措詞，只得把言夫人的情形及自己的意思說了。陸觀察故意沈吟了一會，嘆一口氣道：「為上司的事情，說不得委屈點，也要幹的了。」洪太守得了這句話，便去回覆言中丞。陸觀察便回到上房，對他夫人說知此事。陸太太笑對碧蓮道：「這丫頭居然是一品夫人

了。』碧蓮道：『這是老爺太太的擡舉，其實到了別人家去，不能終身伏侍老爺太太，（對着太太又是一種聲口是個狐媚子也）丫頭心裏實難過。求老爺另外叫一個去罷。』說着流下兩點眼淚來。陸太太道：『胡說難道做了頭的，都應該伏侍主人一輩子的麼？』陸觀察道：『叫人預備香燭，明天早起叫他拜拜祖宗，大家改個稱呼。言中丞那邊不知幾時來接呢！』（到了明天果然點起蠟燭來。）碧蓮拜過陸氏祖宗，又拜過陸觀察夫妻兩個，改口叫爹爹媽媽。又向兩位姨娘行過禮，然後一衆家人僕婦丫頭們都來叩見，一律改稱小姐。陸觀察又悄悄地囑咐他，到了言家，便是我的親女，言氏是寄父母，到了侯家，便是言氏親女。我這邊是寄父母。碧蓮一一領會。這天下午，洪太守送了二千銀子的票子來，順便說明天來接小姐過去認親。陸觀察有了銀子，莫說是認親，就是斷送了，也未嘗不可。何況是個丫頭（足見真女兒亦肯斷送也）過了一天，言中丞那邊打發了轎子來接，碧蓮充了小姐，到撫台衙門裏去。原來言中丞被他夫人鬧得慌了，索性把四姨太太搬到花園裏去住，就在花園裏接待乾女兒。將來出嫁時，也打算在花園裏辦事，省得驚動上房。這天碧蓮到來，一羣丫頭僕婦早在二門迎着，引到花園裏去。四姨太太迎將出來，挽了手回到堂屋裏，看見點着明晃晃的一對大蠟燭，碧蓮先向上拜過言氏祖宗，請言中丞出來拜見。又拜了四姨太太爹爹媽媽，叫得十分親熱。又要拜見言夫人，言中丞只推說有病，改天再見罷。又因為喜期不遠，叫人去和陸觀察說知，留小姐在這邊住下。碧蓮本來生得伶牙利齒，最會隨機應變，把個言中丞及四姨太太，巴結得十分歡喜，賽如親生女兒一般。丫頭們三三兩兩的，便傳說到上房裏去。言夫人忽發奇想，叫人到冥器店裏，定做了一百根哭喪棒，家人們奉命去做，也莫名其妙。便是冥器店裏也覺得奇怪，不知是那個有福的人死了，足足一百個兒子，買回來堆在上房裏。言中人過來看見了，問：『是甚麼事，弄了這個東西來？』言夫人道：『我有用處，你休管我。』言中丞道：『這些不祥之物，怎麼平空堆了一屋子？』喝叫家人快拿去燒了。言夫人怒道：『那個敢動，我預備着要打花轎的。』言中丞道：『夫人你』

這個是何苦？此刻不要你的女兒了，你算是事不干己的了，何必苦苦作對呢？」言夫人道：「我這個辦法，是代你言氏祖宗爭氣。女兒的事，是叫我板住了，偏不死心，那裏去弄個浪蹄子來充女兒，是要拾一個兔崽子的女婿，辱沒你言氏祖宗，你自己想想，你心裏過得去過不去？」言中丞道：「此刻是別姓的女兒了，我只當代人嫁女兒，夫人又何必多管呢？」言夫人道：「他可不要到我衙門裏來娶，他闖進我驛門，我便拿哭喪棒打出來。」言中丞知道他不可以理喻的了，因定了個主意，說衙門的方向，衝犯了小姐的八字，要另外找房子出嫁。又想到在武昌辦事，還怕被夫人偵知去胡鬧，索性到漢口來，租了南城公所相近的一處房子，打發幾位姨太太及三少爺陪了小姐過來。明日是親迎喜期，拜堂的吉時，聽說在晚上十二點鐘，這邊新人也要晚上上轎，所以用了燈船。」我道：「看燈船是小事，倒是聽了這段新聞有趣。但是這件事，外面人都知道這麼明亮透徹，難道那侯統領是個聾子瞎子，一點風聲都沒有麼？」作猷道：「你又來了，有了風聲便怎樣？此刻做官的那一個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故智，揭穿了底子，那一個是能見人的？此刻武漢一帶，大家都說是言中丞的小姐，嫁鄭陽鏡合，就大家都知道，花轎裏面的，是個替身。侯統領縱使也明知是個替身，只要言中丞肯認他做女婿，那怕替身的是個丫頭也罷，婊子也罷，都不必論的了。就如那侯統領，那個不知他是個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帶的兵弁，也沒有一個不知他是個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個兔崽子，並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個兔崽子，無奈他的老斗（嫖倖姑者曰老斗，京師諺也）關要抬舉他做統領，那些兵弁就只好對他站班唱名了，他自己也就把那回身就抱的綺旎風情藏起來，（痛哉馬子閱竟請符一大白）換一副冠冕堂皇的面目了。說的是侯統領一個，其實如今做官的人，無非與侯統領大同小異罷了。」（大家閒談一回，各自走開。）到了次日下午，作猷約了早點到一品香去眺望江景，到了一品香之後，又寫了條子去邀客。我自露台上憑闌閒眺，頗覺得心胸開豁。等到客齊入席，鬧了一回酒席，散時已是七點多鐘，忽聽得遠遠一陣鼓樂之聲，大家趕到露台看

時，只見招商局碼頭泊了二三十號長龍舢板，船上燈球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另外有四五號大船，船上一律的披紅掛綵，燈燭輝煌，鼓樂並作，陸續由小火輪拖了開行。就是長龍舢板也用了小火輪拖帶，船上人並不打槳，只在那裏作軍樂。一時開到江心，只見旌旗招展，各舢板上的兵士，不住的燃放鞭炮及高升炮，遠遠望去，猶如一條火龍一般。果然熱鬧。直望他到了武昌漢陽門那邊停泊了，還望得見燈光閃爍。作猷笑道：「這也算得大觀了。」我道：「我來的時候，就看見那些長龍舢板停在招商局碼頭，旗幟格外鮮明，我還以為是甚麼大員過境來伺候的，不料却是迎親之用。然而迎親用了兵船兵隊，似乎不甚相宜。」作猷道：「豈但迎親，他那邊來迎的是督標兵，這邊送親的是撫標兵呢。」我笑道：「自有兵以來，未有遭如是用者。」作猷道：「在外面如是用，還不為奇，只怕兩個開戰時，還要他們搖旗喊吶，遙助聲勢呢。」說得衆人大笑。閒談一回，各自散了。我又住了十多天，做了幾次無謂的應酬，便到九江去走一次管事的吳味辛，接着我清查了一回帳目，我因為到了九江好幾次，卻沒有進過城，這天沒事，邀了味辛到城裏去看看。地方異常齷齪，也與漢口內地差不多。却有一樣與他省不同之處，大凡人家住宅房屋，多半是歪的，絕少看見有端端正正的。一方天井不是三角的，便是斜方的。問起來，纔知道江西人極信風水，其房屋之所以歪斜，都為限於方向與地勢不合之故。走到道台衙門前面，忽見裏面一頂綠呢大轎，抬了一個外國人出來。味辛道：「這件交涉，只怕還未得了，不知爭得怎樣呢？」我道：「是甚麼交涉？」味辛道：「好好的一座廬山，送給外國人了。」我吃驚道：「是誰送的？」味辛道：「前兩年有個外國人，跑到廬山牯牛嶺去逛，這外國人懂了中國話，還認得兩個中國字的，看見山明水秀，便有意要買一片地，蓋所房子，做夏天避暑的地方。不知那裏來了個流氓，串通了山上一個甚麼廟裏的和尙，冒充做地主。那外國人肯出四十元洋銀，買一指地。那和尙與流氓，以為一隻指頭大的地，賣他四十元，很是上算的。便與他成交，寫了一張契據給他，也寫的是一指地。他便拿了這個契據，到道署裏轉道契。道台看了不懂，問他甚麼

叫一指地。他說用手一指，指到那裏就是那裏。道台吃了一驚道：「用手一指，可以指到地平線上去，那可不知是那裏地界了。我一個九江道，如何做得主，填給你道契呢？」連忙即叫德化縣和他去勘驗，並去提那流痞及和尚來。誰知他二人先得了信，早已逃走了。那外國人還有良心（還有良心妙極）所說的一指地，只指了一座牯牛嶺去。從此起了交涉，隨便怎樣爭，不回來。鬧到詳了省，省裏達到總理衙門，在京裏交涉，也爭不回來。此時那坐轎子出來的，就是領事官，就怕的是爲這件事了。我嘆道：「我們和外國人辦交涉，總是有敗無勝的，自從中日一役之後，越發被外人看穿了。」味辛道：「你還不知那一班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向傳說總理衙門裏一位大臣，寫一封私函，給這裏撫台，那纔說得好呢。」正是：

一紙私函將意去，五中深慮向君披。

未知那總理衙門大臣的信，說些甚麼，且待下回再記。

此一回情節，極變幻離奇，令人讀之失驚，描寫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失笑。已入仕途者，我不敢知；未入仕途者，讀過此回，吳作猷一段論斷，而猶萌做官思想者，其人必不足教誨者矣。

第八十五回

戀花叢公子扶喪

定藥方醫生論病

「這封信你道他說些甚麼？他說（臺灣一省地方，朝廷尙且拿他送給日本，何況區區一座牯牛嶺，值得甚麼？就送了他罷。況且爭回來，又不是你的產業，何苦呢？）是今日外交家之圭臬也。這裏撫台見了他的信，就冷了許多。由得這裏九江道去攬，不大理會了。不然只怕還不至於如此呢。」我聽了這一番話，沒得好說，只有嘆一口氣罷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沒甚事，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蕪湖南京鎮江各處走了一輪，沒甚

就攔，回到上海。恰好繼之也到了。彼此相見，我把各處的正事，述了一遍。檢出各處帳略，交給管德泉收貯。說話間，有人來訪金子安，問那一單白銅，到底要不要？金子安回說價錢不對，前路肯讓點價，再作商量。那人道：「比市面價錢已經低了一兩多了。」金子安道：「我也明知道，不過我們買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賣出去的。是個生意經，自然想多賺幾文。」那人又談了幾句閒話，自去了。我問是甚麼白銅，有多少？金子安道：「大約有五六百擔。我已經打聽過蘇州上海兩處，脚爐作烟筒店，儘有銷路，所以和繼翁商量，打算買下來。」我道：「是那裏來的貨？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兩多一擔。」金子安道：「聽說是雲南藩臺的少爺，從雲南帶來的。」我道：「方纔來的是誰？」金子安道：「是個掮客（經手買賣者之稱，滬語也）。」我道：「用不着他，我明天當面去定了來。」繼之道：「你認得前路麼？」我道：「陳稗農我在漢口認得他，說是雲南藩臺的兒子，不是他還有那個是他的東西，自然該便宜的。」金子安道：「何以見得？」我道：「他這回是運他娘的靈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帶的東西，自然各處關卡都不完釐上稅的了。從雲南到這裏，就是那一筆釐稅，就便宜不少。我在漢口和他同過好幾回席，總沒有談到這個上頭。」繼之道：「他是個官家子弟，扶喪回里，怎麼沿途赴席起來？」我道：「豈但赴席，我和他同席幾回，都是花酒呢。」（此上回之所謂無謂應酬也。）終日沈迷在南城公所一帶，他比我先離漢口的，不知幾時到的上海。」金子安道：「這倒不知了，並且也不知他住在那裏。」我道：「這個容易，一打聽就着了。」說罷，叫一個會幹事的茶房，叫他去各家大客棧裏去打聽。雲南藩臺的少大人住在那裏，那茶房道：「我有個親戚在天順祥票號裏做出店的前回，他來說過，有個陳少大人住在那邊，此刻不知在那裏不在。一問便知道了。」說罷，自去過了一會，來說陳少大人只在那裏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賢里天保棧去了，住在樓上第五第六第七號。」我聽了，等到明天飯後，便到天保棧去找他。誰知他並不在棧裏，只有幾個家人在那裏。我說少爺這幾天有病，在美仁里林慧卿家養病呢。我聽了，便記了地方，先自回去。等吃過晚飯，再到美仁里林慧卿處，問

了龜奴，說房間在樓上。我便登樓，說是看陳老爺的，那丫頭招呼到房裏。慧卿站起來招呼道：「陳老爺朋友來了。」我却看不見他，回轉頭來，原來他擁了一床大紅縐紗被窩，坐在床上。欠身道：「失迎失迎，恕我不能下床。閣下幾時到的？」我道：「昨天纔到的，白天裏到天保棧去拜訪。」穉農又忙道：「失迎失迎。」我接着道：「貴管家說是在這裏，所以特來拜望。」說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道：「順便瞻仰瞻仰貴相好。」慧卿笑道：「這位老爺倒會說，來看朋友罷了，偏要拿旁人帶一帶，還不曾請教貴姓啊。」我笑道：「方纔我坐車子到這裏來，忘了車錢，無可奈何，拿我的姓，到當舖裏當了。」慧卿笑道：「當了多少錢？我借給你去贖出來罷，不然沒了姓，不像個老爺。」我道：「原來老爺要帶着姓做的，今天又長了見識了。」穉農道：「閣下來了，就熱鬧，我這幾天正想着你的談鋒，自從到了這裏，所見的無非是幾個捐客，說出話來，無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維話，聽了就要惡心，恨的我誓不見他們的面了。只叫法人醉公兩個招呼他們。」（原來穉農帶了兩個人同行，一個姓計號醉公，一個姓繆號法人，大抵是他門下清客一流人。我在漢口也同過兩回席的。）我聽說便問道：「此刻繆計二公在那裏？」穉農問慧卿道：「出去了麼？」慧卿用手一指道：「在那邊呢。」穉農推開被窩下床，我道：「穉翁不要客氣，何必起來招呼？」穉農道：「不，我本要起來了。」慧卿忙過去招呼伺候。穉農早立起來，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國縐紗袍子，玄色外國花緞馬褂，羽緞瓜皮小帽，核桃大的一個白絲線帽結，釘了一顆明晃晃白菓大的鑽石帽簪，較之在漢口時，打扮又自不同。走到烟囪一邊坐下，招呼我過去談天。我此時留神打量一切，只見房裏放着一口保險鐵櫃，這東西是向來妓院裏沒有的，不覺暗暗稱奇。談了幾句應酬話，忽然計醉公從那邊房裏跑了過來，手裏拿着一個鑽戒，見了我便彼此招呼。一面把戒指遞給穉農道：「這一顆足有九釐重。」穉農接來一看道：「幾個錢？」醉公道：「四百塊。」慧卿在穉農手裏拿過來一看道：「是個男裝的，我不要。」醉公道：「男裝女裝好改的。」慧卿道：「這裏首飾店沒有好樣式，是要外國來的纔好。」醉公便拿了

過去，一面招呼我道：「沒事到這邊來談談。」我順口答應了。程農對我道：「這同虧了他兩個，不然我就麻煩死了。」一言未了，醉公又跑了過來道：「昨天那掛朝珠，來收錢了。」程農道：「到底多少錢？」醉公道：「五百四十兩。」程農道：「你打給他票子。」醉公又過去了一會兒，拿了一張支票過來。程農在身邊掏出一個鑰匙來，交給慧卿。慧卿拿去找那保險鐵櫃開了，取出一個小小拜匣來。程農打開，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圖書，蓋在支票上面。醉公拿了過去，慧卿把拜匣仍放到鐵櫃裏去鎖好了。把鑰匙交還程農。我纔知道這鐵櫃是程農的東西。他又談了幾句，就問起白銅的事。程農道：「是有幾擔銅帶在路上壓船的，不知賣了沒有，也要問他們兩個。」我道：「如此我過去問問看。」說罷走了過去，先與想法人打招呼。原來林慧卿三個房間，都叫程農占住了。他起坐的是東面一間，當中一間空着，做個過路。繆計二人在西邊一間。我走過去一看，只見當中放着一張西式大餐檯子，鋪了白檯布，上面七橫八豎的，放着許多古鼎如意玉器之類。除了繆計二人之外，還坐了七八個人，都是甯波紹興一路口氣。醉公正和他們說話。我就單向法人招呼了，說了幾句套話，便問起白銅一節。法人道：「就是這一件東西，也很討厭，他們天天來問，又知道我們不是經商的，胡亂還價，閣下倘是有鋪路最好了。」我道：「不知共有多少？如果價錢差不多，我小號裏可以代勞。」法人道：「東西共是五百擔，存在招商局棧裏，至於價錢一層，我有雲南的原貨單在這裏，大家商量加點運費就是了。」說罷檢出一張票子給我看。又商定了每擔加多少運費。我道：「既這麼着，我明天打票子來換提貨單便了。但不知甚麼時候可來。」法人道：「隨便下午甚時候都可以。」商定了，我又過去看程農，只見一個醫生在那裏和他診脈。開了脈案，定了一個十全大補湯加減，便去了。程農問道：「說好了麼？」我道：「說好了，明天過來交易。」慧卿拿了小小的一把銀壺過來道：「酒盞了可要吃？」程農點點頭。慧卿拿過一個銀杯，在一個洋瓶裏，傾了些末子，在杯裏沖上了酒。又在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用手巾揩拭乾淨，在酒杯裏調了幾下。遞給程農。程農一吸而盡，還騰些末子

在杯底，慧卿又沖了半杯酒下去。穉農又吃了。對我說道：「算算年紀並不大，身子不知那麼虛。天天在這裏瘦，啊，草啊亂鬧，還要吃藥。」我道：「出門人本來保重點的好。」穉農道：「我在雲南從來不是這樣，這還是在漢口得的病。」我道：「總是在路上勞頓了。」（勞頓何至成虛是應酬無聊話）慧卿道：「可不是，這幾天算好得多了，初來的那兩天要利害呢。」我隨便應酬了幾句，便作別走了。回到號裏，和子安說知，已經成交了。所定的價錢，比那掮客要的差了四兩五錢銀子。子安道：「好狠心，少賺點也罷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下午，我打了票子，便到林慧卿家去，和法人換了提單，走到東面房裏看看穉農。穉農道：「閣下在上海久，可知道有善麼好醫生，我的病實在了不得，今天早起下地，一個頭暈就栽下來。」我道：「這還了得，可是要趕緊調理的。從前我有個朋友，叫王端甫，醫道甚好，但是多年不見了，不知可還在上海，回來我打聽着了，送信來。」穉農道：「晚上有個小宴，務請屈尊。」我道：「閣下身子不好，何必又宴客？」穉農道：「不過談談罷了。」說罷，略談了幾句，便作別回來。把提單交給子安，驗貨出棧的事，由他們幹去，我不管了。因問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管德泉道：「自從你識了王端甫，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家裏有了毛病，總是請他，他此刻搬到四馬路胡家宅，爲甚不在上海？」我道：「在甚麼巷子裏？」德泉道：「就在馬路上，好找得很。」過了一會，穉農那邊送了請客帖子來，還有一張知單，我看時，上面第一個是祥少大人，雲甫第二個便是我，還有兩個都士雁，褚疊三，以後就是計醉公，繆法人兩個，打了知字，交來人去了。我問繼之道：「那裏有個姓祥的，只怕是旗人。」繼之道：「可不是，就是這裏道台的兒子，前兩天還到這裏來。」我道：「大哥認得他麼？」繼之道：「怎麼不認得，年紀比你還輕得多，在南京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我還常常撫摩玩弄他呢。怪不得我們老了，眼看見的小孩子，都成了大人了。」大家閒談了一會，沒到五分鐘，穉農的催請條子已經來了，並注了兩句有事奉商，務請即臨的話，我便前去走一腳。穉農接着道：「恕我有病，不能回候，倒屣次屈駕。」我笑道：「倒是我未盡地主之誼，先來奉擾，未免

慚愧。」穉農道：「彼此熟人，何必客氣？早點請過來，是兄弟急於要問，方纔說那位醫生。」我道：「我也方纔問了來，他就住在四馬路胡家宅。」穉農道：「不知可以隨時請他？」我道：「儘可以。這個人絕沒有一點上海市醫習氣，如果要請，兄弟再加個條子，包管即刻就來。」穉農便央我寫了條子，叫人拿了醫金去請。果然不到一點鐘時候，就來了。先向我道了闊別，我和他二人代通了姓名，然後坐定診脈。診完之後，端甫道：「不知穉翁可常住在上海？」穉農道：「不，本來有事要回福建原籍，就叫這個病就誤住了。」端甫點頭道：「據兄弟意見，還是早點回府上去容易調理點。上海水土寒，恐怕於貴體不甚相宜。」說罷，定了脈案，開了個方子，却是人參、養榮湯的加減。說道：「這個方子，只管可以服幾劑，但是第一件最要靜養，多服些血肉之品，似乎較之草根樹皮有用。」穉農道：「鹿茸可服得麼？」端甫道：「服鹿茸（說到這裏便頓住了）未嘗沒點功效，但是總以靜養爲宜。」說罷，又問我道：「可常在號裏，我明日來望你呢？」我道：「我常在號裏，沒事只管請過來談。」端甫便辭去了。我又和穉農談了許久。祥雲甫來了，通過姓名，我細細打量他，只見他生得唇紅齒白，瘦削身裁，穿一件銀白花緞棉袍，單一件夾桃灰線緞馬褂，鼻子上架一副金絲小眼鏡，右手無名指上套了一個鑲鑽戒指，說的一口京腔。再過了一會，外面便招呼坐席，原來都禱兩個早來了，不過在西面房裏坐，沒有過來。穉農起身招呼，到當中間去，親自篩了一輪酒，定了坐，便叫醉公代做主人，自己仍到房裏歇息。醉公便叫寫了局票，發出去，坐定了，慧卿也來週旋了一會，篩了一輪酒，唱了一支曲子，也到房裏去了。我和都禱兩個，通起姓名，纔知都士雁是骨董舖東家，褚登三是藥房東家，數巡酒後，各入的局，陸續都來了。祥雲甫身邊的一個，也不知他叫甚名字，生得也還過得去，一隻手搭在雲甫肩膀上，只管唧唧噥噥的說話。忽然看見雲甫的戒指，便脫了下來，在自己中指上一套，說道送給我罷。雲甫道：「這個不能，明日另送你一個罷。」那妓女再三不肯還他，並說道：「我要轉到褚老爺那邊了。」說罷，便走到登三旁邊坐下。登三身邊本有一個，看見有人轉過來，含了一臉的醋。

意不多一會便起身去了。恰好外面傳進來一張條子，是請雲甫的。雲甫答應就來，隨向那妓女討戒指。那妓女道：「你去赴席，左右是要叫局的，難道帶在我手裏，就會沒了你的嗎？」雲甫便起身向席上說聲少陪，一面要到房裏，向穉農道謝告辭。醉公兀的一下跳起來，向房裏便跑，不料房門口立了個大丫頭，雙手死死把醉公一推道：「冒冒失失的做甚麼啊？」中間有絕好文字，如隔簾看花，或曰此入股家之照下法，也可發一笑。回身對雲甫道：「陳老爺剛纔睡着了，他幾夜沒睡了，祥大人不要客氣罷。」雲甫道：「那麼他醒了，你代我說到一聲。」那丫頭答應了，又叫慧卿送客。慧卿在房裏一面答應，一面說祥大人走好啊，待慢啊，明天請過來啊。却只不出來。雲甫又對衆人拱拱手，自去了。這裏醉公便和衆人豁拳鬧酒，甚麼擺莊咧，通關咧，衆人都有點陶然了。慧卿纔從房裏，亭亭款款的出來，右手理着髮髻，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上，靠背上說道：「黃湯又灌多了。」醉公道：「我不。」說到這裏便頓住了。衆人都說酒多了，於是吃了稀飯散坐。我問慧卿，陳老爺可醒着？慧卿道：「醒着呢。」我便到房裏去，只見穉農盤膝坐在烟匝上，下身圍了一床鶯哥綠縐紗被窩，我向他道了謝，又略談了幾句，便辭了過來，和衆人作別。他們還不知在那裏議論甚麼價錢呢。我便先走了。回到號裏，纔十點鐘。繼之們還在那裏談天呢。我覺得有點醉了，便先去睡覺。一宿無話。次日飯後，王端甫果然來訪我，彼此又暢談了許多別後的事。又問起陳穉農，可是我的好友？我道：「不過在漢口萍水相識，這回不過要買他的一單銅，所以纔去訪他，並非好友。」端甫道：「這個人不久的了，犯的毛病是個色癆，你看他一般的起行坐立，不過動生厭倦，似乎無甚大病，其實他全靠點補藥，在那裏撐持住。一日潰裂起來，要措手不及的。」我道：「你看得準他，醫得好醫不好呢？」端甫道：「我昨天說叫他回去調理的話，就是叫他歸正首邱了。」我道：「這麼說，犯了這個病，是一定要死的了。」端甫道：「他從此能守身如玉起來，好好的調理兩個月後，再行決定，你可知他一面在這裏服藥，一面在那邊戕伐，碰了個不知起倒的醫生，還給他服點燥烈之品，正是發油救火，恐怕他死得不

快罷了。」我道：「他還高興得狠，請客呢。」端甫道：「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嗎？」我道：「你怎麼知道？」端甫道：「你可知道一樓花酒，吃出事來？」正是：

杯酒聯歡幾昨夜，
緘書挑剔遽今朝。

未知出了甚麼事，端甫又從何曉得，且待下回再記。

須知此一回雖是盡力描寫，却全無正面文字，全是爲下文蓄勢而作。若僅以扶喪嫖妓爲怪現狀，則失之矣。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瞞天撒大謊 洞世故透底論人情

我連忙問道：「出了甚麼事，你怎生得知？」端甫道：「席上可有個褚疊三？」我道：「有的。」端甫道：「可有個道臺的少爺？」我道：「也有的。」端甫道：「那褚疊三最是一個不堪的下流東西（一句先斷定）從前在城裏充醫生，甚麼婦科兒科眼科痘科，嘴裏說得天花亂墜，有一回不知怎樣把人家的一個小孩子醫死了，人家請了上海縣官醫來評論他的藥方，指出他藥不對證的憑據，便要他去告他。嚇得他請了人出來求情，情願受罰。那家人家是有錢的，罰錢人家並不要，後來旁人定了個調停之法，要他披麻帶孝，扮了孝子去送殯。前頭抬的棺材，不滿三尺長，後頭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路上的人，沒有不稱奇道怪者。及至問出情由，又都好笑起來。自從那回之後，他便收了醫生招牌，搜羅些方書，照方合了幾種藥，買起藥來。後來藥品越弄越多了，又不知在那裏弄了幾個房藥的方子，合起來，堂哉皇哉，掛起招牌，專賣這種東西。叫一個姓蘇的，代他做幾個仿單，那姓蘇的本來是個無賴文人，便代他作得淋漓盡致。他就喜歡的了不得，拿去用起來。那姓蘇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錢。久而久之，他有點厭煩了，拒絕了兩回。姓蘇的就恨起來，做了一個稟帖，夾了他的房藥仿單，向地方

衙門一告，恰好那位官兒有個兒子是在外頭濫嫖，新近脫陽死的，看了稟帖，疑心到自己兒子也是誤用他的藥所致，即刻批准了出差去把三提了來，說他敗壞人心風俗，偽藥害人，把他當堂的打了五百小板子，打得他皮開肉綻，枷號了三個月，還把他遞解回籍。那雜種也不知他是那裏人，他到堂上時，供的是湖北人，就把他遞解到湖北，不多幾時，他又逃回上海，不敢再住城裏，就在租界上混。又不知弄了個甚麼方子，熬了些膏藥掛了招牌，上了告白，賣戒煙藥，大凡吸鴉片烟的人，勸他戒烟，他未嘗不肯戒，多半是爲的從上癮之後，每日有幾點鐘是吃煙的，成了個日常功課，一旦叫他丟了烟槍，未免無所事事，因此就因循下去了。三提這實貨，他揣摩到了這一層，却異想天開，誇說他的藥膏，可以在槍上戒烟，譬如吃一錢烟的，只要秤出九分煙，加一分藥膏在烟裏，如此逐漸減烟加膏，至將烟減盡爲止，自然斷癮。一班吃烟的人，信了他這句話，去買來試戒，他那藥膏要費四塊洋錢一兩，比鴉片烟貴了三倍多，大凡買來試的，等試到烟藥各半之後，纔覺得越吃越貴了，看看那情形，又不像可以戒脫的，便不用他的藥了。誰知烟癮並未戒脫絲毫，却又上了他的藥癮了。從此之後，非用他的藥，攪在烟裏，不能過癮。你道他的心計毒麼？（我聽到這裏）笑道：「你說了半天，還不會到題，這些閒話，與昨夜吃花酒的事，有甚干涉？」端甫道：「本是沒干涉，不過我先談談三提的行徑罷了。他近年這戒烟藥一層弄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賣假藥的了，他却又賣起外國藥來了。店裏弄得中不西，樣樣都有點，這回只怕陳樾農又把他的牛尾巴當血片鹿茸買了，請他吃起花酒來，却鬧出這件事。他叫的那個局，名字叫林蜚卿，相識了有兩三年的了。後來那祥少大人到了上海，也看上了蜚卿，他便有點醋意，要想設法收拾人家。可巧碰了昨天那個機會，祥雲甫所帶的那個戒指，並不是自己的東西，是他老子的。」我道：「他老子不是現任的道臺麼？」端甫道：「那還用說，這位道台和現在的江蘇撫臺，是換過帖的，那位撫臺從前放過一任外國欽差，從外國買了那戒指回來，送給老把弟，這戒指上面還僱了巧匠來，刻了細如牛毛的上下款的。他少爺見了歡喜，便向

老子求了來帶上。昨夜吃酒的時候，被蜚卿鬧着頑，要了去帶在手上。這本是常有之事。誰知蜚卿却被三騙了去。今天他要寫信向祥雲甫借三千銀子呢。」我道：「他騙了人家的戒指，還要向人家借銀子，這是甚麼說話？」端甫道：「須知雲甫沒了這個戒指，不能見他老子，這明明是說詐。還是借錢麼？」我笑道：「你又是那裏來的耳報神？我昨夜當面的，還沒有知道，你倒知的這麼詳細。」端甫道：「這也是應該的。我因為天氣冷了，買了點心來家吃，往往冷了，今天早起，剛剛又來了個朋友，便回到館子裏吃點心。我們剛到了，恰好他也和了兩三個人同來，在那裏高談闊論。商量這件事，被我盡情聽了。」我道：「原來你也認得他。」端甫道：「我和他並不招呼，不過認得他那付尊容罷了。」我道：「這是秘密的事，他敢在大庭廣衆之下，喧揚起來。」端甫道：「他正要鬧的，通國皆知，纔得雲甫怕他呢。我今日來，是專誠奉託一件事，請你對陳穉農說一聲，叫他不要請我罷。他現在的病情，去死期還有幾天，又不便回絕他，何苦叫我白賺他的醫金呢？」我道：「你放心，他那種人，有甚長性，吃過你兩服藥，不見效，他自然就不請你了。」端甫又談了一會，自去了。到了晚上，我想起端甫何以說得穉農的病如此利害，我看他不過身子弱點罷了，不免再去看看他，是何情景。想罷出門，走到林慧卿家，與穉農週旋了一會，問他的病如何，吃了端甫的藥怎樣。穉農道：「總是那樣不好不壞的。此刻除非有個神仙來醫我，或者就好了。」慧卿在旁邊插嘴道：「胡說，不過身子弱點罷了，將息幾天，自然會好的。你總是這種胡思亂想，那病更難好了。」穉農道：「方纔又請了端甫來，他還是勸我早點回去，說上海水土寒。」慧卿又插嘴道：「郎中嘴是戾。」吳人稱醫生為郎中。說到那裏，是那裏，據他說上海水土寒，上海住的人，早就一個個寒的死完了。你的病不好，我第一個不让你走。已經有病的，人，再在輪船上，去受幾天顛播，還了得麼？」說罷，又回頭對我道：「老爺你說是不是？」（我只含笑點頭。）穉農又道：「便是我也怕到這一層。早年進京會試，（原來是一位孝廉，失敬失敬）走過兩次海船，量船量的了不得。」我故意向慧卿看了一眼，對穉農道：「我看暫時回

天保棧去調養幾時也好。」慧卿搶着道：「老爺你不要疑心我們怎樣，我不過看見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笨手笨脚，伏伺得不稱心，所以留他在這裏住下，這是我一片好心，難道怎樣了他麼？」（何來如許他字親暱之極所答之言亦極蘊藉）我笑道：「我也不過說說罷了，難道我不知道他離不了你？」慧卿笑道：「我說你不過。」正說話時，外面報客來，大家定神一看，却是祥雲甫招呼坐定，便走近釋農身邊，附着耳朵要說話。我見此情形，便走到西面房裏去，看繆計二人只見另有一個人，拿了許多裙門裙花挽袖之類，在那裏議價（所為何事可想）旁邊還堆了好幾匹綢緞之類。我坐了一會，也不驚動釋農，就從這邊走了。從此我三天五天，總來看他。此時他早已轉了醫生，大刺蘆茸、瑣陽肉、菟蓉、尊服下去，確見他精神好了許多。只是比從前更瘦了。兩顆上現了點緋紅顏色。如此又過了半個多月，一天我下午無事，又走到慧卿處，却不見了釋農。我問時，慧卿道：「回棧房去了。」我道：「為甚麼忽然回去了呢？」慧卿道：「他今天早起病的太重了，他兩個朋友說在這裏不便，便用轎子抬回去了。」我心中暗想，莫非端甫的說話應驗了我回號裏，左右要走過大馬路，便順到天保棧一看，他已經不住在樓上了，因為扶他上樓不便，就在底下開了個房間，房間裏齊集了七八個醫生，繆計二人忙做一團。釋農仰躺在床上一個家人，在那裏用銀匙灌他吃蘆湯。我走過去望他，他看了我一眼，微微點了點頭。衆醫生在那裏七張八嘴，有說用葷的，有說用桂的。我問法人道：「我前天看他還好好的，怎麼變動起來？」法人道：「今天早起，天還沒亮，忽然那邊慧卿怪叫起來。我兩個衣服也來不及披，跑過去一看，只見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連忙扶他起來，躺在醉翁椅上。話也不會說了。我們問慧卿是怎生的，他說起來小便，立腳不穩，栽了一交，並沒甚事。近來常常如此的，不過一挽他就起來，今天挽了半天，攙他不動，纔叫的。我們沒了主意，薑湯、藜湯、胡亂灌救，到天色大亮時，他能說話了，自己說是冷得很，我們要和他加一床被窩，他說不是，是肚子裏冷，我伸手到他口邊一摸，誰知他噴出來的氣都是冷的。我纔慌了，叫人背了他下樓，用轎子抬了回來。」我道：

「請過幾個醫生，吃過甚麼藥了。」法人道：「今天的醫生只怕不下三四十了，吃了五錢肉桂下去，噴出氣來和暖些。此刻又是一個醫生的主意，用乾薑煎了滾湯，在那裏吃着。」說話時，又來了兩個醫生，向法人查問病情。我便到床前再看看，只見他兩額的紅色格外利害，纔悟到前幾天見他的顏色，是個病容。因問他道：「此刻可好點？」釋農道：「稍為好點。」我便說了聲保重，走了回去。和繼之說起，果然不出端甫所料。陳釋農大約是不中用的了。（到了明天早起，他的報喪條已經到了。）我便循着俗例，送點蠟燭，長錠過去。又過了十來天，忽然又送來一分訃帖，封面上刻着幕設壽聖庵的字樣，便抽出來一看，訃帖當中還夾了一扣哀啓，及至仔細看時，却不是哀啓，是個知啓。此時繼之在旁邊見了道：「這倒是個創見，誰代他出面？又知些甚麼呢？」我便攤開了，先看是甚麼具名的，誰知竟是本地印委各員，用了全銜姓名同具的，不禁更覺奇怪。及至看那文字時，只得我和繼之兩個，幾乎笑破肚子。你道那知啓當中說些甚麼？且待我將原文照寫出來，大家看看。其文如下：

程農孝廉某某方伯之公子也。生而聰穎，從幼即得父母歡。稍長，即知孝父母，敬兄愛弟。以故孝弟之聲聞於閭里。方伯歷仕各省，孝廉均隨任服勞，奉養無稍間。以故未得預童子試。某科，方伯方任某省監司，爲之援例入監，令同籍應鄉試。孝廉雅不欲曰：「科名小事，親事大兒，不欲暫違色笑也。」方伯賞以大義，始勉強首塗，榜發登賢書。孝廉泣曰：「科名雖傲幸，然違色笑已半年餘矣。」其真摯之情如此。越歲入都，應禮闈試，沿途作思親詩八十章。一時傳誦遍都下。故又有才子之目。及報罷，即馳驛返署，問安侍膳，較之夙昔，益加敬謹。語人曰：「將以補前此之闕於萬一也。」以故數年來，非有事故，未嘗離寢門一步。去秋其母某夫人示疾，孝廉侍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三閱月。及冬遭大故，孝廉慟絕者屢矣。賴救得蘇，哀毀骨立。潛告其兄曰：「弟當以身殉母，兄宜善自珍衛，以奉嚴親。」兄大驚，以告方伯。方伯復責以大義，始不敢言。然其殉母之心已決矣。故今年稟於方伯，獨任奉喪歸里，沿途哀泣，路人爲之動容。肅抵上海，已哀毀

成病，不克前進。奉母夫人柩，暫厝於某某山莊，已則暫寓旅舍，仍朝夕扶病，親至厝所哭奠。風雨無間。家人苦勸力阻不聽也。至某月某日，竟遂其殉母之志矣。臨終遺言，以喪經殮。嗚呼！如孝廉者，誠可謂孝思不匱矣。查例載：孝子順孫，果有隳行奇節，得詳具事略，奏請旌表。某等躬預斯事，不便湮沒，除具詳督撫學憲外，謹草具事略，伏望海內文壇，俯賜鴻文鉅製，以彰風化。無論詩文詞誄，將來彙刻成書，共垂不朽，無任盼切。繼之看了還好，我已笑得伏在桌上，差不多腸都笑斷了。繼之道：「你只管笑甚麼？」我道：「大哥沒有親見他在妓院裏那個情形，對了這一篇知啓，自然沒得好笑。」繼之道：「我雖沒有看見也聽你說的不少了，其實並不可笑。照你這種笑法，把天下事都揭穿了，你一輩子也笑不完呢。何況他所重的就是一個殉字，古人有個成例，醉酒婦人也是一個殉法。」我聽了又笑起來道：「這個代他辦的好得狠，但可惜他不曾變做人蝦，如果也變了人蝦，就沒有這段公案了。」（明社既覆某遺老欲殉國而長刀繩之苦因學信陵君之醉酒婦人欲自速其死詎久之不死而性淫殊甚人戲呼之爲人蝦見某筆記）繼之道：「人家說少見多怪，你多見了還是那麼多怪，你可記得那年你從廣東回來，說的有個甚麼淫婦建牌坊的事（第五十六回事）同這個不是恰成一對麼？依我看，不止這兩件事，大凡天下事沒有一件不是這樣的。總而言之，世界上無非一個騙局。你看到妓院裏，他們應酬你起來，何等情殷誼摯，你問他的心裏，都是假的。我們打破了這個關子，是知道他是假的。至於那當局者迷一流，他却偏要信是真的。你須知妓院的關子容易打破，至於世界上的關子，就不容易破了。惟其不能破，所以世界上的人，還那麼熙熙來攘攘，若都是都破了，那就沒了世界了。」我道：「這一說，只能比人情上的情僞，與這行事上不相干。」繼之道：「行事與人情，有甚麼兩樣？你不想想南京那塊血跡碑，當年慎而重之的，說是方孝孺的血廕成的，特爲造一座亭子敬起來。其實還不是紅紋大理石，那有血跡可以廕透石頭的道理？不過他們要如此說，我們也只好如此說，萬不宜揭破他，揭破他就叫做煞風景，煞風景就討人嫌，處處討

了人嫌，就不能在世界上混。如此而已。這血跡碑是一件死物，我還說一件活人做的笑話給你聽。（有一個鄉下人，極怕官，他看見官出來，總是袍褂靴帽，帽子頂子，以爲那做官的也和廟裏菩薩一般，無晝無夜，都是這樣打扮起來的。有一回，這鄉下人犯了點小事，捉到官裏去，提到案下聽審。他抬頭一看，見那個官，果然是袍兒褂兒，帽子頂子，不曾缺了一樣。高高的坐在上面，把驚堂一拍，喝他招供。旁邊的差役，也幫着一陣叱喝。他心中暗想，果然不差，做老爺的在家裏，也打扮得這麼光鮮。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一陣旋風，把公案的桌帷吹開了。那鄉下人仔細往裏一看，原來老爺脫了一隻靴子，腳上沒有穿襪，一隻手在那裏搥腳丫呢。）說得我不覺笑了。旁邊德泉子安等，都一齊笑起來。繼之道：「統共是他一個人，同在一個時候，看他的外面，何等威嚴，揭起桌帷一看，原來如此。可見得天下事，沒有一件不如此的。不過我是揭起桌帷看過的，你們都還隔着一幅桌帷罷了。」（我們談天是在廂房裏，正說話之間，忽見門外跨進一個人，直向客堂裏去。我一眼瞥見，這個人十分面善，卻一時想不起來。正要問繼之，只見一個茶房走進來道：「苟大人來了。」我聽得這話，不覺恍然大悟。這個是許多年前見過的苟才，（苟才自六十三回見過之後，久無消息，可謂久違了。）繼之當時即到外面去招呼他，正是

座中方論欺天事，
戶外何來騷別人。

不知苟才來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第八十七回 遇惡姑淑媛受苦 設密計觀察謀差

原來苟才的故事，先兩天繼之說過，說他自從那年，賄通了督憲親兵，（此是十一回事）得了個營務處差，使鬧了幾年，就這幾年裏頭，彌補以前的虧空，添置些排場衣服，還要外面應酬。面子上看得是極闊，無奈他空

子太多，窮得太久，他的手筆又大，因此也未見得十分裕如。何況這幾年當中，他又替他一個十六歲的大兒子，娶了親，這媳婦是杭州駐防旗人，父親本是一個驍騎校，早年已經去世，只有母親在侍，憑媒說合，把女兒嫁給苟大少爺。過門那年，只有十五歲，却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他種小說凡讚美女子者都是閉筆，此却是伏筆，不是閒筆。）苟觀察帶了大少爺，到杭州就親，喜期過後，同門會親，請事停當，便帶了大少爺少奶奶，一同回了南京。少奶奶拜見了婆婆，三天裏頭，還沒話說，過了三天之後，那苟太太便慢慢發作起來，起初還是指桑罵槐，指東罵西，再過幾天，便漸漸罵到媳婦臉上了。少奶奶早起請早安，上去早了，便罵大爺老早的跑來鬧不清楚。我不要受你那許多禮法規矩，也用不着你的假惺惺。少奶奶聽說，到明天便捱得時候，晏點纔上去，他又罵小蹄子，不害羞，揀着漢子睡到這裡，纔起來。咱們家的規矩，一輩比一輩壞了。我伏侍老太爺老太太的時候，早上中上晚上三次請安，那裏有不按着時候的早晚兩頓飯，還要站在後頭，伏伺添飯，送茶，送手巾。如今晚兒是少爺咧，少奶奶咧，都藏到自己屋裏享福了。老兩口子，管他咽住了，也罷，噙出來了，也罷。誰還管誰的死活？我看這早安，免了罷，到了晚上一起來罷，省得少奶奶從南院裏跑到北院裏，一天到晚辛苦幾回。苟才在旁也聽不過了，便說道：「夫人算了罷，你昨天嫌他早，他今天上來逼些，就算聽你命令的了。他有甚麼不懂之處，慢慢的聲起來。」苟太太聽了，兀的跳起來罵道：「連你也幫着派我的不是了。這公館裏都是你們的世界，我在這裏是你們的眼中釘，我也犯不上死，賴在這裏討人嫌，明兒你就打發我回去罷。」苟才也怒道：「我在這裏好好兒的勸你，大凡一家人家過日子，總得要和平氣，從來說家和萬事興。何況媳婦又沒犯甚麼事。」（這句話還未說完。）苟太太早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吼道：「嚇！你簡直的幫着他們，派我犯法了。」少奶奶看見公公婆婆一齊反目，連忙跪在地下告求。那邊少爺聽見了，嚇得自己不敢過來見面，却從一個夾衖裏繞到後面，找他姨媽。原來這一位姨媽，便是苟太太的嫡親姊妹，嫁的丈夫，也是一個知縣，早年故亡了，身核

只賸了兩吊銀子，又沒個兒子，那年恰好是苟才過了道班，要辦引見，湊不出用費，便託苟太太去和他借了來湊數，說明白到省之後，迎他到公館同住。除了一得了差缺，即連本帶利清還外，還答應養老他，將來大家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那位姨媽，自己想想舉目無親，就是撙了這兩吊銀子，也怕過不了一輩子，沒個親人照應，還怕要被人欺負呢。因此答應了。等苟才辦過引見之後，便一同到了南京。苟才窮到吃盡當光的那兩年，苟太太偶然有應酬出門，或有個女客來，這位姨媽曾經踐了有禍同當之約，充過幾回老媽子的了。此刻苟才有了差使，便撥了後面一間房子，給他居住。當下大少爺找到姨媽跟前，叫聲「姨媽，我爹合我媽不知爲甚吵嘴，小丫頭來告訴我，說媳婦跪在地下求告，求不下來，我不敢過去碰釘子，請姨媽出來勸勸罷。」說着請了一個安，姨媽道：「哼！你娘的脾氣啊。（只說了這一句）」便往前面去了。大少爺仍舊從夾街達到自己院裏，悄悄的打發小丫頭去打聽，直等到十點多鐘，纔看見少奶奶回房。大少爺接着問道：「怎樣了？」少奶奶一言不發，只管抽抽噎噎的哭。大少爺坐在旁邊，溫存了一會，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淚，仍是默默無言。大少爺輕輕說道：「我娘脾氣不好，你受了委屈，少不得我來賠你的不是。你心裏總得看開些，不要鬱出病來，照這個樣子，將來賢孝兩個字的名氣，是有得你享的。」大少爺只管汨汨而談，不料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少爺，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團（第七回事）一雙油手抓髒了簾來衣服的那寶貨，在旁邊聽了去，便飛跑到娘跟前，一五一十的盡情告訴了。苟太太手裏正拿着茶碗喝茶，聽了這話，恨得把茶碗向地下儘命的一摔，豁啣一聲，茶碗摔得粉碎，跳起來道：「這還了得？」又喝叫小丫頭快給我叫他來。小丫頭站着垂手不動。苟太太道：「還不去嗎？」小丫頭垂手道：「請太太的示，叫誰？」苟太太伸手劈拍的打了一個巴掌道：「你發糊塗了。」此時幸得姨媽尚在旁邊，因勸道：「妹妹個的火性也太利害了，是叫大少爺是叫少奶奶，也得你吩咐一聲，你單說叫他來，他知道叫誰呢？」苟太太道纔喝道：「給我叫那畜生過來。」姨媽又加了一句道：「快去請大少爺來，說太太叫。」那小丫頭纔同

身去了。一會兒大少爺過來，知道母親動了怒，一進了堂屋，便雙膝跪下。荷太太伸手向他臉蛋上劈劈拍拍的先打了十多下，打完了，又用右手將他的左耳，儘力的扭住，說道：「我今天先扭死了你這小崽子，再說我問你是大嬸律例上那一條的例，你家祖宗留下來的，那一條家法，寵著媳婦兒，派娘的罪案，你老子寵媳滅妻，你還要寵妻滅母，你們到是父是子！」（說到這裏，指着姨媽）道：「須知我娘家有人在這裏，你們須滅我不得！」一面說，一面下死勁，往大少爺耳朵上擗，擗得大少爺痛狠了，不免兩淚交流，又不敢分辯一句。幸得姨媽在旁邊竭力解勸，方纔放手。大少爺仍舊屈膝低頭跪着，一動也不敢動。從十點多鐘跪起，足足跪到十二點鐘。小丫頭來稟命開飯，荷太太點點頭，一會兒先端出杯棧調羹小碟之類，少奶奶也過來了，原來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爺兩個，在自己房裏另外開飯。荷才和太太姨媽另在一所屋子裏同吃。今天早起，少奶奶聽了婆婆，說他伏侍老太爺老太太時，要站在後頭伺候的，所以也要遣他公婆，這個規矩，吩咐丫頭們，打聽上頭要開飯，趕來告訴。此刻得了信，趕着過來伺候，仍是和顏悅色的，見過姨媽婆婆，便走近飯桌旁邊，分派杯棧小碟，在懷裏取出雪白的絲巾，一樣樣的擦過。荷太太大喝道：「滾你媽的蛋，我這裏用不着你，在這裏獻殷勤！」嚇得少奶奶連忙垂手站立，沒了主意。姨媽道：「少奶奶先過去罷，等晚上太太氣平了，再過來招呼罷。」少奶奶聽說，便退了出來。荷才今天鬧過一會之後，就到差上去了。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便不同來午飯。因此只有姨媽荷太太兩個，帶着小小爺同吃。及至開出飯來，大少爺仍是跪着。姨媽道：「饒他起來吃飯去罷，我們在這裏吃飯，旁邊跪着個人，算甚麼樣子？」荷太太道：「怕甚麼，餓他一頓，未見得就餓死他。」姨媽道：「旁邊跪着個人，我實在吃不下去。」荷太太道：「那麼看姨媽的臉，放他起來罷。」姨媽忙接着道：「那麼快起來罷。」大少爺對荷太太磕了三個頭，方纔起來。又向姨媽叩謝了。荷太太道：「要吃飯在我這裏吃，不準你到那邊去。」大少爺道：「兒子這會還不餓，吃不下。」荷太太猛的把桌子一拍道：「敢再給我賭氣！」姨媽忙勸道：「算了罷，吃不下，少吃一口兒。」

丫頭給大小爺端座過來。大小爺只得坐下吃飯。一時飯畢，大小爺仍不敢告退，荀太太却叫大丫頭老媽子們檢出一分被褥來，到姨媽的住房對過一間房裏鋪設下來，姨媽也不知他是何用意。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小爺，不曾放鬆一步。到了晚上九點鐘時候，姨媽要睡覺了，他方纔把大小爺親自送到姨媽對過的房裏，叫他從此之後，在這裏睡。又叫人把夾街門鎖了自己拿了鑰匙。可憐一對小夫妻，成婚不及數月，從此便咫尺天涯了。可巧這位大小爺犯了箇童子癆的毛病，這個毛病說也奇怪，無論男女當童子之時，一無所覺，及至男的娶了，或者女的嫁了，不過三五個月，那病就發作起來，任是甚麼藥都治不好。一定是要死的。並且差不多的醫生，還看不出他的病源。回報不出他的病名來。不過單知道他是個癆病罷了。這位大小爺從小得了這個毛病，娶親之後，久要發作，恰好這天當着一衆丫頭僕婦家人們，受了這一番控辱，又活活的把一對熱刺刺的恩愛夫妻拆開。這一夜睡到姨媽對過房裏，便在枕上欽泣了一夜，到得下半夜，便覺得遍身潮熱，及至天亮要起來時，只覺頭重腳輕，抬身不得，只得仍舊睡下。丫頭們報與荀太太，荀太太還當他是假裝的，不去理會他。姨媽來看過，說是真病了，荀太太還不在意，倒是姨媽不住過來問長問短，又叫人代他熬了兩回稀飯，勸他吃下，足足就誤了一天，直到晚上十點多鐘，荀才回來問起，親到後面一看，只見他當真病了。週身上下燒得就和火炭一般，不覺着急起來，立刻叫請醫生，連夜診了，連夜服藥，足足忙了一夜。荀太太却行所無事，仍舊睡他的覺。有話便長，無話便短。大小爺一病三月，從來沒有退過燒。醫生換過二三十個，非但不能愈病，並見日見消瘦。那荀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疵，但遇了少奶奶過來，總是笑啼皆怒。又不準少奶奶到後來看病，一心一意，只要隔絕他。小夫妻，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做書人未曾鑽到他肚子裏去看過，也不便妄作懸擬之詞。只可憐那位少奶奶，日夕以眼淚洗面罷了。又過了幾天，大小爺的病越發沉重，已經量脈過兩次。經姨媽幾番求情，荀太太纔允了。由得少奶奶到後頭看病。少奶奶一看病情兇危，便暗地裏哀求姨媽，求他在婆婆跟前，再求一個天高地厚之

恩，準他晝夜侍疾。姨媽應允，也不知費了多少唇舌，方纔說得準了。從此又是一個來月，任憑少奶奶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無奈大少爺壽元已盡，獲尤無靈，竟就嗚呼哀哉了。少奶奶傷心哀毀，自不在說。苟才痛子心切，也哭了兩三天。惟有苟太太，雖是以頭搶地的哭，那嘴裏却還是罵人。苟才因是個卑幼之喪，不肯發訃成禮，誰知同寅堂中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已經有許多人知道他遭了喪明之痛，及至明日轅門鈔上刻出了（苟某人請期服假數天）。大家都知道他兒子病了半年，這一下更是通國皆知了。於是送奠禮的，送祭幛的，都紛紛來了。這是他遇了紅點子，當了闕差使之過。若在數年以前，他在黑路上的時候，莫說死兒子，只怕死了爹娘，還沒人理他呢。閒話少提，且說苟才料理過一場喪事之後，又遇了一件意外的事，真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你道遇了一件甚麼事？原來京城裏面有一位都老爺，是南邊人，這年春上，曾經請假回籍省親，在江南一帶，很採了些輿論，察得江南軍政財政兩項，都腐敗不堪。回京銷假之後，便參了一本軍政參了十八款，財政參了十二款，奉旨派了欽差馳驛到江南查辦。欽差到了南京，照例按着所參各員，各行總督，一律先行撤差，撤任，聽候查辦。苟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他自入任途以來，只會耍牌子，講應酬，至於這等風險，却向來沒有經過。這回碰了這件事情，猶如當頭打了個悶雷一般，嚇得他魂不附體。幸而不在看管之列，躲在公館裏如坐針氈一般，沒了主意。一連過了三四天，纔想起一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是一個候補州同，現當着督轅文巡捕的，姓解，號叫芬臣。這個人向來與苟才好，芬臣是個極活動的人，大凡省裏當着大差的道府大人們，他沒有一個不拉攏的。苟才自然也在拉攏之列。苟才却因他是個巡捕，樂得親近親近他。四面消息，都可以靈通點。這回却因芬臣足智多謀，機變百出，而且交遊極廣，託他或有法子好想，定了主意，等到約莫散轍之後，便到芬臣公館裏來，將來意說知。芬臣道：「大人來得正好，卑職正要代某大人去幹旋這件事，就可以順便帶着辦了。但是這裏頭總得要點撥點。」苟才道：「這個自然，但不知道要多少？」芬臣道：「他們也是看貨要價的，一看官階大小，二看原參的輕

重。三他們也查訪差缺的肥瘠。」荷才道：「如此一切費心了。」說罷辭去。從此之後，荷才便一心一意，重託了解芬臣，到底化了幾萬銀子，把個功名保全了。從此和芬臣更成知己。只是功名雖然保全，差事到底撤了。他一向手筆大，不解理財之法，今番再幹掉了幾萬，雖不至於像從前吃盡當光光景，然而不免有點外強中乾了。所以等到事情平靜以後，荷才便天天和解芬臣在一起，釘着他想法子弄差使。芬臣道：「這個時候，最難合城官經了一番大調動，為日未久，就是那欽差臨行時，交了兩個條子，至今也還想不出一個安插之法。這是一層。第二層是最標緻最得寵的五姨太太，前天死了。」荷才驚道：「怎麼外面一點信息沒有？是幾時死的？」芬臣道：「大人千萬不要提起這件事。老帥就恐怕人家和他舉動起來，所以一概不叫知道。前天過去了，昨天晚上威的殮，在花園裏那竹林子旁邊蓋一個小房子，停放着，也不抬出來，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爲了此事，他心上正自煩惱。昨天今天，連客也沒會，不要說沒有機會，就是有機會，也碰不進去。」荷才道：「我也不急在一時，不過能夠快點得個差使，面子上好看點罷了。」又問這五姨太太生得怎麼個臉蛋，老帥共有幾房姨太太，何以單單寵他？芬臣道：「姨太太共是六位，那五姨太太，其實他沒有大不了的姿色，我看也不過情人眼裏出西施罷了。不過有個人情在裏面。」荷才道：「有甚人情？」芬臣道：「這位姨太太，是現任廣東藩臺魯大人送的。那時候老帥做兩廣魯大人是廣西候補府，自從送了這位姨太太之後，便官運亨通起來，一帆順風，直到此刻地位。」荷才聽了，默默如有所思，閒談一會，便起身告辭。回到公館，荷太太正在那裏罵媳婦呢。罵道：「你這個小賤人，命帶掃帚星，進門不到一年，先掃死了丈夫，再把公公的差使掃掉了。」剛剛罵到這裏，荷才回來接口道：「算了罷，這一案南京城裏，撤差的單是道班的，也七八個，全案算起來，有三四十人，難知都討了命，帶掃帚星的媳婦麼？」荷太太道：「沒有他，我沒得好賴，有了他，我就要賴他。」荷才也不再說，由他罵去。到了晚上，夫妻兩個切切私議了一夜。次日是贛期，荷才照例上贛，却先找着了芬臣，和他說道：「今日一點鐘，我具了個小東，

叫個小船，喝口酒去。你我之外，並不請第三個人。在問柳（酒店名）下船。我也不客氣，不具帖子了。芬臣聽說，知道他有機密事，點頭答應。到了散轅之後，便回公館，胡亂吃點飯，便坐轎子到問柳去。進得門來，苟才先已在那裏，便起來招呼。一同在後面下船，把自己帶來的家人留下道：「你和解老爺的管家，都在這裏伺候罷。不用跟來了。解老爺的管家，怕沒吃飯，就在這裏叫飯叫菜請他吃。可別走開。」說罷，挽了芬臣一同跨上船去。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苟才吩咐船家，就近點把船放到夫子廟對岸那棵柳樹底下，停着。芬臣心中暗想，是何機密大事，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正是：

要從地僻人稀處，設出神機鬼詭謀。

未知苟才邀了芬臣，有何秘密事情商量，且待下回再記。

此又家庭怪現狀也。作者於此，不憚再三描寫，却是寫一回是一回神理，寫一回是一回分寸，務各合其分位，不知經歷幾許家庭變態，無論何等家庭，都能描寫逼真。

相傳哺兒者，夫婦宜別室居，所以慎容止也。苟有事後兒求乳，當擠去宿乳少許，然後哺之；不然兒長即成童癆。凡患童癆者，破體後即疾作，不復可治云云。近世新學發明，動輒許求原理，若是者，其原理安在，余非醫者，無從求之。質諸醫者，或以爲無是理，亦未可知。然老人相傳如是，正不妨姑妄從之。如其非是於事無損，亦無礙苟其然也，則保全壽命不少矣。

第八十八回 勸墮節翁姑齊屈膝 諧好事媒妁得甜頭

當下苟才一面叫船上人剪好煙燈，通好煙槍，和芬臣兩個對輪下來，先說些別樣閒話。苟才的談鋒，本來沒有一定，碰了他心事不寧的時候，就是和他相對終日，他也只默默無言。若是過了他高興頭上，那就滔滔汨汨，

詞源不竭的了。他盤算了一天一夜，得了一個妙計，以為非得差，就是得錢升官，也就是在此一舉的了。今天邀了芬臣來，就是要商量一個行這妙法的線索。大凡一個人心裏想到得意之處，雖是未曾成事，他那心中一定打算這件事情一成之後，便當如何佈置，如何享用，如何酬謝，如何報怨，越想越遠。（想著者是衆人肚裏蛔蟲，不然何以知得如此詳細）就忘了這件事未曾成功，好像已經成了功的一般。世上癡人每每如此，也不必細細表他。單表苟才原是癡人一流，他的心中此時已經無限得意，因此對着芬臣、東拉西扯，無話不談。芬臣見他說了半天，仍然不會說到正題上去，忍耐不住，因問道：「大人今天約到此地，想是有甚正事賜教？」苟才道：「正是。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閣下商量，務乞助我一臂之力，將來一定重重酬謝。」芬臣道：「大人委辦的事，但是卑職辦得到的，無有不盡力報效；此刻事情還沒辦，又何必先說酬謝呢？先請示是一件甚麼事情。」苟才便附到他耳邊去，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芬臣聽了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這件事，如果辦成了功，不到兩三年說不定也陳集開簿的了。因說道：「事情是一件好事，不知大人可曾預備了人？」苟才道：「不預備了，怎好冒昧奉託？」又附着耳，悄悄的說了幾句。又道：「咱們是骨肉至親，所以直說了，千萬不要告訴外人。」芬臣道：「卑職自當效力，但恐怕卑職一個人辦不過來，不免還要走內線。」苟才道：「只求事情成功，但憑大才調度就是了。」芬臣見他不省，只得直說道：「走了內線，恐怕不免要多少點綴些，雖然用不着也說不定，但卑職不能不聲明在前。」苟才道：「這個自然是不可少的。從來說欲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啊。」兩個談完了這一段正事，苟才便叫把酒菜拿上來，兩個人一面對酌，一面談天，倒是一個靜局。等飲到興盡，已是四點多鐘。兩個又叫船戶，仍放到閩柳登岸。苟才再三叮囑，務乞鼎力，一有好消息，望即刻給我個信。芬臣一一答應。方纔各自上輪分路，而別。苟才回到公館，心中上下打算，一會兒又想發作，一會兒又想到萬一芬臣辦不到，到底是甚麼事令人捉摸不定。我這裏冒冒失失的發作了，將來難以爲情，不如且忍耐一兩天再說。從這天起，他便如

油鍋上蟻蟻一般，行坐不安。一連兩天，不見芬臣消息，便以上轅爲由，去找芬臣探問。芬臣讓他到巡捕處坐下，悄悄說道：「卑職再三想過，我們倒底說不上去，無奈去找了小跟班和福。福是天天在身邊的，說起來希冀容易點，誰知那小子不受抬舉，他說是包可以成功，但是他要三千銀子，方纔肯說。」苟才聽了，不覺一酸。慢慢的說道：「少點呢，未嘗不可以答應，他太多了，我如何拿得出？就是七捺人湊給了他，我的日子又怎生過呢？不如就費老哥的心，簡直的說上去罷。」芬臣道：「大人的事，卑職那有個不盡心之理，並且事成之後，大人步步高升，扶搖直上，還望大人栽培呢。但是我們說上去，得成功最好，萬一碰了，連轉都沒得轉，豈不是弄僵了麼？還是他們幫忙容易點，就是一下子碰了，他們意有所圖，不消大人吩咐，他們自會想法子再說上去。卑職這兩天所以不給大人回信的緣故，就因和那小子商量少點，無奈他絲毫不肯退讓，到底怎樣辦法，請大人的示在卑職愚見，是不可惜這個小費，恐怕反誤了大事。」苟才聽了，默默尋思了一會道：「既然如此，就答應了他罷，但必要事情成了，賞收了纔能給他呢。」芬臣道：「這個自然。」苟才便辭了回去。又等了兩天，接到芬臣一封密信，說事情已妥，帥座已經首肯，惟事不宜遲，因帥意急欲得人，以慰岑寂也。云云。苟才得信大喜，便匆匆回了個信，略謂此等事，亦當擇一黃道吉日，况置辦套具等，亦略煩時日，當於十天之內辦妥云云。招發去後，便到上房來，運到臥室裏去，招呼苟太太也到屋子裏，悄悄的說道：「外頭是弄妥了，此刻趕緊要說破了，但是一層，必要依我的辦法，方纔妥當，萬萬不能用強的。你可千萬牢記了我的說話，不要又動起火來，那就僵了。」苟太太道：「這個我知道。」便叫小丫頭去請少奶奶來。一會兒少奶奶來了，照常請安侍立。苟太太無中生有的，找些閒話來說兩句，一面支使開小丫頭，再說不到幾句話，自己也走出房外去了。房中只賸了翁媳二人。苟才忽然間立起來，對着少奶奶雙膝跪下，這一下子，把個少奶奶嚇的昏了，不知是何事故，自己跪下也不是，站着又不是，走開又不是，當了面又不是，背轉身又不是，又說不出一句話來。苟才更磕下頭去道：「賢媳，求你救我一命。」少

奶奶見此情形，猛然想起，莫非他不懷好意，要學那新臺故事，想到這裏，心中十分着急，要想走出去，怎奈他跪在當路，在他身邊走過時，萬一被他纏住，豈不是更不成事體？急到無可如何，便顛聲叫了一聲：「婆婆！」荀太太本在門外，並未遠去，聽得叫，便一步跨了進去。大小奶奶正要說話，誰知他進得門來，翻身把門關上，走到荀才身邊，也對着少奶奶撲咯一聲，雙膝跪下。少奶奶又是一驚，這纔忙忙對跪下來道：「公公婆婆，有甚麼事，快請起來說。」荀太太道：「沒有甚麼話，只求賢媳救我兩個的命。」少奶奶道：「公公婆婆，有甚麼事，只管吩咐快請起來，這纔不成個樣子。」荀才道：「求賢媳先答應了，肯救我一家性命，我兩個纔敢起來。」少奶奶道：「公公婆婆的命，令媳婦怎敢不遵？」荀才夫婦兩個方纔站了起來。荀太太一面攙起了少奶奶，捺他坐下，荀才也湊近一步坐下，倒弄得少奶奶踟躕不安起來。荀才道：「自從你男人得病之後，遷延了半年，醫藥之費，化了幾千，得他好了，倒也罷了，無奈又死了，唉，難為賢媳青年守寡，但得我差使好，呢，倒也不必說他了，無端的又把差使弄掉了，我有差使的時候，已是寅支卯糧的了，此刻沒了差使，纔得幾個月，已經弄得百孔千瘡，背了一身虧累，家中親丁雖然不多，然而窮苦親戚，弄了一大窩子，這是賢媳知道的，你說再沒差使，叫以後的日子，怎生得過？所以求賢媳救我一救。」少奶奶當是一件甚麼事，荀才說話時，便拉長了耳朵去聽。聽他說頭一段，自己丈夫病死的話，不覺撲撲的淚落不止，聽他說到訴窮一段，覺得莫名其妙，自己一家人，何以忽然訴起窮來？聽所未後一段，心裏覺得奇怪，莫不是要我代他謀差使，這件事我如何會辦呢？聽完了，便道：「媳婦一個弱女子，能辦得了甚麼事？就是辦得到的，也要公公說個辦法來，媳婦纔可以照辦。」荀才向婆子丟個眼色，荀太太會意，走近少奶奶身邊，猝然把少奶奶捺住，荀才正對了少奶奶，又跪下去，嚇得少奶奶要起身時，却早被荀太太捺住了。况且荀太太也順勢跪下，兩隻手抱住了少奶奶雙膝，荀才却摘下帽子放在地下，然後整的整的碰了三個響頭。原來本期制度，見了皇帝，是要免冠叩首的，所以在旗的仕宦人家，過了元日祭祖，也免冠叩

首，以表敬意。除此之外，隨便對了甚麼人，也沒有行這個大禮的。所以當下少奶奶一見如此，自己又動彈不得，便顫聲道：「公公這是甚麼事？可不要折死兒媳啊！」荷才道：「我此刻明告訴了媳婦，望媳婦大發慈悲，救我一救。這件事除了媳婦，沒有第二個可做的。」少奶奶急道：「你兩位老人家怎樣啊？這怕要媳婦死，媳婦也去死，媳婦就遵命去死就是了。總得要起來好好的說啊！」荷才仍是跪着不動道：「這裏的大帥，前個月沒了個姨太太，心中十分不樂，常對人說，怎生再得一個佳人，方纔快活。我這媳婦生就的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大帥見了一定歡喜的。所以我前天，託人對大帥說定，將媳婦送去，給他做了姨太太，大帥已經答應下來。務乞媳婦屈節順從，這便是救我一家性命了。」少奶奶聽了這幾句話，猶如天雷擊頂一般，頭上轟的響了一聲，兩眼登時漆黑，身子冷了半截，四肢登時麻木起來。歇了半晌方定，不覺抽抽咽咽的哭起來。荷才還只在地下磕頭，少奶奶起先見兩老對他下跪，心中着實驚慌不安，及至聽了這話，倒不以爲意了。荷才只管磕頭，少奶奶只管哭，猶如沒有看見一般。荷太太扶着少奶奶的雙膝勸道：「媳婦不要傷心，求你看我死兒子臉，委屈點救我們一家，便是我那死兒子在地底下，也感激你的大恩呢。」少奶奶聽到這裏，索性放聲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說：「天啊！我的命好苦啊！爸爸啊！你撇得我好苦啊！」荷才聽了，在地下又整的整的碰起頭來，雙眼垂淚道：「媳婦啊！這件事辦的原是我的不是，但是此刻已經說了上去，萬難挽回的了，無論怎樣總求媳婦委屈點，將就下去。」（此刻少奶奶哭訴之聲，早被門外的丫頭老媽子聽見，推了推房門是關着的，只得都伏在窗外偷聽。有個尋着窗縫往裏張的，看見少奶奶坐着，老爺太太都跪着，不覺好笑。暗暗招手，叫別個來看。內中有個有年紀的老媽子，恐怕是鬧了甚麼事，便到後頭去請姨媽出來解勸。）姨媽聽說，也莫名其妙，只得跟到前面來，叩了叩門道：「妹妹開門，甚麼事啊？」荷太太聽得是姨媽聲音，便起來開門。荷才他只得站了起來。少奶奶兀自哭個不止。姨媽跨進來，便問道：「你們這是唱的甚麼戲啊？」荷太太一面仍關上門，一面請姨媽坐下一面

如此這般，這般如此的，告訴了一遍，又道：「這都是天殺的在外頭幹下來的事，我一點也不曉得；我要是早點知道，那裏肯由得他去幹？此刻事已如此，只有委屈我的媳婦就是了。」姨媽沈吟道：「這件事，怕不是我們做官人家所做的罷？」（姨媽差矣，惟其做官人家纔做得出此等事也。）苟才道：「我豈不知道？但是一時糊塗，已經做了出去，如果媳婦一定不答應，那就不好說了。大人先生的事情，豈可以和俺取笑？答應了他，送不出人來，萬一他動了氣，說我拿他開心，做上司的要抓我們的錯處，容易得很，不難栽上一個罪名，拿來參了，那纔糟糕到底呢。」說着嘆了一口氣。姨媽看見房門關着，便道：「你們真幹的好事，大白天的把個房門關上，好看呢！」苟太太聽說，便開了房門，當下四個人相對默默無言。丫頭們便進來伺候裝煙沓茶，少奶奶看見開了門，站起來，只向姨媽告辭了一聲，便揚長的去。了。苟太太對苟才道：「幹他不下來，這便怎樣？」苟才道：「還得請姨媽去勸勸他，他向來聽姨媽說語的。」說罷，向姨媽請了一個安道：「（旗人無長揖禮也）請事拜託了。」姨媽道：「你們幹得好事，却要我去勸，這是各人的志向，如果他立志不肯，又怎樣呢？我可不就這個干繫。」苟才道：「這件事，他如果一定不肯，認真於我功名有礙的，還得姨媽費心；我此刻出去，又有別的事呢。」說罷，便叫預備轎子，一面又夾及了姨媽幾句，姨媽只得答應了。苟才便出來上輪，吩咐到票號裏去。且說這票號生意，專代人家匯劃銀錢，及寄頓銀錢的，凡是這些票號，都是西幫所開。這裏頭的人，最是勢利，只要你有二錢銀子存在他那裏，他見了你時，便老爺咧大人咧，叫得應天響；你若欠上他一釐銀子，他向你討起來，你沒得還他，看他那副面目，就是你反叫他老爺大人，他也不理你呢。當時苟才雖說是撒了差窮了，然而還有幾百兩銀子，存在一家票號裏。這天前去，本是要和他別有商量的，票號裏的當手，姓多，叫多祝三，見苟才到了，便親自迎了出來，讓到客座裏請坐，一面招呼煙茶，一面說大人好幾天沒請過來了，公事忙。苟才道：「差也撒了，還忙甚麼？窮忙罷咧。」多祝三道：「這是那裏的話？看你老人家的氣色，紅光滿面，還不怕馬上就有差使，不定還放缺呢！小

號這裏總得求大人照應照應。」苟才道：「咱們不說閒話，我今日來要和你商量借一萬兩銀子利息呢，一分也罷，八釐也罷，左右我半年之內，就要還的。」多稅三道：「小號的錢，大人要用，只管拿去好了，還甚麼利不利？但是上前天，纔把今年派着的外國款賠墊解到上海，今天又承解了一筆京款，藩台那邊的存款，又提了好些去，一時之間，恐怕調動不轉呢。」苟才道：「你是知道我的向來不肯亂花錢，頭回存在寶號的幾萬，不是爲這個功名甚麼查辦不查辦，我也不至於盡情提了去，只賸得幾百零頭，今天也不必和你商量了，因爲我的一個丫頭，要送給大帥做姨太太，由文巡廳解芬臣解大老爺做的媒人，一切都說妥了，你想給大帥的與給別人的，又自不同，咱們老實的話，我也望他進去之後，和我做一個內綫，所以這一分妝奩，是不能不從豐的。我打算賠個二萬，無奈自己只有一萬，纔來和你商量寶號，既然不便我到別處張羅就是了。」苟才說道：「番話時，稅三已拉長了耳朵去聽，聽完了忙道：「不！因爲這兩天東家派了一個夥計來查帳，大人的明見，做晚的雖然在這裏當手，然而他是東家特派來的人，既在這裏，做晚的凡事不能不和他商量，他此刻出去了，等他回來，做晚的和他說一聲，先盡了我的道理，想來總可以辦得到的，辦到了，給大人送來。」苟才道：「那麼行不行，你給我一個回信，好待我到別處去張羅。」稅三一連答應了無數的是字，苟才自上轎回去。那多稅三送過苟才之後，也坐了轎子，飛忙到解芬臣公館裏來。原來那解芬臣自受了苟才所託之後，不過沒有機會進言，何嘗託甚麼小跟班；不過過了他來討回信，順口把這句話搪塞他，也就順便詐他幾文用罷了。在芬臣當日，不過詐得着最好，詐不着也就罷了。誰知苟才那廝心急如焚，一詐就着芬臣越發上緊，因爲辦成了，可以撈他三千，又是小跟班扛的名氣，自己又還送了個交情，所以日夕在那裏體察動靜。那天他正到簽押房裏要回公事，纔揭起門帘，只見大帥拿一張紙片，往桌子上一丟，重重的嘆了一口氣。芬臣回公事時，便偷眼去瞧那紙片，原來不是別的，正是那死了的五姨太太的照片兒。芬臣心中暗喜，回過了公事，仍舊垂手站立。大帥道：「還有甚麼事？」芬

臣道：「苟道苟某人，他聽說五姨太太過了，很代大帥傷心。因為大帥不叫外人知道，所以不敢說起。」大帥拿眼睛看了芬臣一眼道：「那也值得一回。」芬臣道：「苟道還說已經替大帥物色着一個人，因為未曾請示，不敢冒昧送進來。」大帥道：「這倒費他的心，但不知生得怎樣？」芬臣道：「倘不是絕色的，苟道未必在心。」這位大帥，本是個色中餓鬼，土房裏的大丫頭，凡是稍為生得乾淨點的，他總有點不乾不淨的事幹下去。此刻聽得是個絕色，如何不歡喜？便道：「那麼你和他說叫他送進來就是了。」芬臣應了兩個是字，退了出去，便給信與苟才。此時正在盤算那三千頭，可以穩到手了。正在出神之際，忽然家人報說，票號裏的多老辦來了。芬臣便出去會他，先說了幾句照例的套話。祝三便說道：「聽說解老爺代大帥做了個好媒人，這媒人做得好，將來姨太太對了，大帥的逕兒，媒人也要有好處的呢。我看謝媒的禮，少不了一個缺，應得先給解老爺道個喜。」說罷，連連作揖。芬臣聽了，吃了一驚，一面還禮不送，一面暗想這件事，除了我和大帥及苟觀察之外，再沒有第四個人知道。我回這話時，並且旁邊的家人也沒有，一個，他却從何得知呢？因問道：「你在那裏聽來的，好快的消息！」祝三道：「姨太太還是苟大人那邊的人呢，如何聽得了我？」芬臣是個極機警的人，一聞此語，早已燦然胸中，因說道：「我是媒人，尚且可望得缺，苟大人應該怎樣呢？你和苟大人道了喜沒有？」祝三道：「沒有呢。因為解老爺這邊順路，所以先到這邊來。」芬臣正色道：「苟大人這回只怕官運通了，前回的參案，參他不動，此刻又過了這麼個機會，那女子長得實在好，大帥一定得意的。」祝三聽了，敷衍了幾句，辭了出來，坐上轎子，飛也似的回到號裏，打了一張一萬兩的票子，親自送給苟才，正是：

奸刁市儈眼一孔，
勢利人情紙半張。

未知祝三送了銀票與苟才之後，還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人事之變，至此已極矣。抑吾聞之，人言如此之事，微獨見於苟才已也。社會亦有其人，且能舉其名，惜余志

之耳。若此人者，亦不必叩其名，即視之與苟才等，均諱之曰狗才可也。雖然，吾爲世道憂，吾也爲倫常慟矣！

第八十九回 舌劍脣槍難回節烈 忿深怒絕頓改堅貞

南京地方遼闊，苟才接得芬臣的信，已是中午時候，在家裏胡鬧了半天，纔到票號裏去。多祝三再到芬臣處轉了一轉，又回號裏打票子，再趕到苟才公館，已是掌燈時候了。苟才回到家中，先向妻子問勸得怎樣了。苟太太搖搖頭，苟才道：「可對姨媽說，今天晚上起，請他把鋪蓋搬到那邊去，一則晚上勸勸他，二則要防到他有甚意外。」苟太太此時自是千依百順，連忙請姨媽來，悄悄說知。姨媽自無不依之理。苟才正在安排一切，家人報說，票號裏多先生來了。苟才連忙出來會他。祝三一見面，就連連作揖道：「耽誤了大人的事，十分抱歉，我們那夥計方纔回來，做晚的就忙着他商量大人這邊的事，大人猜我們那夥計說甚麼來？」苟才道：「不過不肯信付我們這背時的人罷了。」祝三拍手道：「正是！大人猜着了也。做晚的倒很很兇給他埋怨一頓，說虧你是一號的當手，眼睛也沒生好，像苟大人那種主兒，咱們求他用錢，還怕苟大人不肯用，此刻苟大人親自賞光，你還要活活的把一個主兒推出去，就是現的墊空了，咱們那裏調不動萬把銀子，還不趕着給苟大人送去？大人你老人家替我想，做晚的不過小心點待也，倒反受了他的一陣埋怨，這不是枉冤嗎？做晚的並沒有絲毫不敢心大人的意思，這是大人可以諒我的。下同如果大人駕到小號，見着他，還得請大人代做晚的表白表白。」說罷在懷裏掏出一個洋皮夾子，在裏面取出一張票子來，雙手遞與苟才道：「這是一萬兩，請大人先收了。如果再要用時，再由小號裏送過來。」苟才道：「這個我用不着，請你先拿了回去罷。」祝三吃了一驚道：「想大人已經向別家用了？」苟才道：「並不。」祝三道：「那麼還是請大人賞用了，左右誰家的都是一樣用。」苟才道：「我用這個錢，並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要用一萬，是要來置備東西用的。三千一處也不定，二千一處也不

定，就是幾百一處，幾十一處，都是論不定的。你給我這一張整票子，明天還是要到你那邊打散，何必多此一舉呢？」祝三道：「是是是。這是做晚的糊塗，請大人的示，要用多少一張的，或者開個橫單子下來，做晚的好去照辦。」（以上一段文字，豈獨錢倫如是而已哉！人情世故大抵然矣。被作者一齊揭破一座西洋鏡，就此拆穿亦一快事也。然而現狀怪矣。）苟才道：「這個那裏論得定？」祝三道：「這樣罷，做晚的回去，送一分三聯支票過來罷，大人要用多少支多少，這就便當了。」苟才道：「我起意是要這樣辦，你却要推三阻四的，所以我就沒臉說下去了。」祝三道：「大人說這是那裏話來？大人不怪小人錯，準定就照那處辦，明天一早再送過來就是了。」苟才點頭答應。祝三便自去了。苟才回到上房，恰好是開飯時候，却不見姨媽。苟才問起時，纔知道在那邊陪少奶奶吃了。原來少奶奶當日本是夫妻同吃的，自從苟太太拆散他夫妻之後，便只有少奶奶一個人獨吃。那時候已是早一頓遲一頓的了。到後來大小爺死了，更是冷一頓熱一頓，甚至有不能下箸的時候。少奶奶却從來沒過半句怨言，甘之若素。却從苟才起了不良之心之後，忽然改了觀，管廚房的老媽，每天還過來請示吃甚麼菜，少奶奶也不過如此。這天中上關了事之後，少奶奶一直在房裏嚶嚶啜泣。姨媽坐生旁邊，勸了一天，等到開出飯來，丫頭過來請用飯，少奶奶說不吃了，收去罷。姨媽道：「我在這裏陪少奶奶呢，快請過來用點。」少奶奶道：「我委實吃不下。」姨媽一定不依，勸死勸活，纔勸得他用茶泡了一口飯，勉強咽下去。飯後姨媽又復百般勸慰。今天一天，姨媽所勸的話，無非是埋怨苟才夫妻，豈有此理的話，絕不敢提到勸他依從的一句。直到晚飯之後，少奶奶的哭慢慢停止了。姨媽漸漸入起穀來，說道：「我們這個妹夫，實在是個糊塗蟲，娶了你這麼個賢德媳婦，在明白點的人，豈有不疼愛得和自己女兒一般的？却在外頭來幹下這沒天理的事情來，虧他有臉當面說得出。我那妹子呢，更不用說，平常甚麼規矩咧，禮節咧，一天到晚鬧不清楚，我看他向來沒有把好臉色給媳婦瞧一瞧。他男人要幹這沒天理的事情，他就幫着腔，也柔聲下氣起來了。」少奶奶道：「豈但柔聲下

辦了，是他的自作自受，極應該的。少奶奶啊！這可是苦了你了。他功名幹掉了，差使不能當了，人家是窮了，這裏沒面子再住了，少不得要回旗去，咱們是京旗，一到了京裏，離你的娘家更遠了；你婆婆的脾氣，是你知道的不必再說了；到了那時候，說起來，公公好好的功名，全是給你幹掉的。你這一輩子的磨折，只怕到死還受不盡呢。——說着，便淌下淚來。少奶奶道：「關到名節上的事情，就是死也不怕，何況受點磨折？」姨媽道：「能死得去，倒也罷了，只怕死不去呢。老實對你說，我到這裏陪你，就是要監守住你，防到你有三長兩短的意思。你想我手裏的幾千銀子，被他們用了，到此刻不會還我，一點事情，我那裏敢不盡心，你又從何死起？唉！總是運氣的原故。你們這件事鬧翻了，他們窮了，又是終年的鬧饑荒，連我養老的幾吊棺材本，只怕從此拉倒了。這纔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呢。」少奶奶聽了這些話，只是默默無言。姨媽又道：「我呢，大半輩子的入，就是沒有這幾吊養老本錢，好在有他們養活着我，我死了下來，這幾根骨頭，怕他們不替我收拾。」（說到這裏，也淌下眼淚來。）又道：「只是苦了少奶奶，年紀輕輕的，又沒生下一男半女，將來誰是可靠的？你看那小子（指小少爺也）已經長到十二歲了，一本中庸還沒念到一半，又頑皮又笨，那裏像個有出息的樣子。將來還望他爲顧嫂嫂。」（說到這裏，少奶奶也抽抽咽咽的哭了。）姨媽道：「少奶奶，這是你一輩子的事，你自己細細想想看。」當時夜色已深，大衆安排睡覺。一宵晚景休題，且說次日，苟才起來梳洗已畢，便到書房裏找出一箇小小的文具箱，用鑰匙開了鎖，翻騰了許久，翻出一箇小包，一箇紙捲兒，拿到上房裏來，先把那小包遞給婆子道：「這一包東西，是我從前引見的時候，在城裏同仁堂買的，你可交給姨媽，叫他吃晚飯時候，隨便酒裏茶裏弄些下去，叫他吃了。」說罷，又附耳悄悄說了那功用。苟太太道：「怪道呢，怪不得一天到晚，在外頭胡鬧，原來是備了這些東西。」苟才道：「你不要這麼大驚小怪，這回也算得着了正用。」說罷，又把那紙捲兒遞過去道：「這東西也交代姨媽，叫他放在一箇容易看見的地方，左右能說能話，叫他隨機應變罷了。」苟太太接過紙捲，要打

開看，纔開了一開，便漲紅了臉，把東西一丟道：「老不要臉的，那裏弄了這東西。」荀才道：「你那裏知道，大凡官照劉子銀票要緊東西裏頭，必要放了這個作爲鎮壓之用；凡我們做官的人，是個個備有這樣東西的。」荀太太也不多辯論，先把東西收下，觀個便遞了姨媽過來，和他細細說知，把東西交給他。姨媽一一領會。這一天荀才在外頭，置備了二三千銀子的衣服首飾之類，作爲妝奩；到得晚飯時，姨媽便撮手撮脚把那小包裏的銀帳東西，放在茶裏面，飯後仍和昨天一般，用一番說話去旁敲側擊。少奶奶自覺得神思昏昏，老早就睡下了。姨媽觀個便，悄悄的把一個小紙捲兒，放在少奶奶的檢妝抽屜裏。這一夜少奶奶竟沒有好好的睡，翻來覆去，短嘆長吁。直到天亮，只覺得人神困倦，盥洗已畢，臨鏡理妝，猛然在檢妝抽屜裏，看見一個紙捲兒，打開一看，只羞得滿臉通紅，連忙捲起來，草草梳妝已畢，終日納悶。姨媽又故意在旁邊說些今日打聽得制臺如何催逼荀才如何焦急等說話，翻來覆去的說了又說。到了晚上，又如法泡製給他點混帳東西吃下，自己又故意吃兩鍾酒，借著點酒意，厚着臉面，說些不相干的話。又說這件事，我也望少奶奶到底不要依從，萬一依從了我們，要再見一面，就難上加難了。做了制臺的姨太太，只怕候補道的老太太，還不及他的威風呢。何況我們窮親戚，要來見一面，自然難上加難了。」少奶奶只不做聲。如此一連四五天，荀才的妝奩也辦好了，芬臣也來催過兩次，姨媽看見這兩天，少奶奶不言不語，似乎有點轉機了，便出來和荀太太說知，如此如此。荀太太告訴了荀才，荀才立刻和妻子兩個過來，也不再諫甚麼規矩，也不避甚麼丫頭老媽，夫妻兩個直走到少奶奶房裏，雙雙跪下，嚇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裏說道：「公公婆婆，快點請起，有話好說。」荀才雙眼垂淚道：「媳婦啊，這兩天裏頭，叫人家逼死我了。我託了人，和制臺說成功了，制臺就要人，天天逼着那代我說的人，他交不出人，只得來逼我。這個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望媳婦大發慈悲罷。」少奶奶到了此時，真是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公公婆婆，且先請起，凡事都可以從長計議。」荀才夫婦方纔起來，姨媽便連忙來攙少

奶奶起來，一同坐下。荷才先說道：「這件事，本來是我錯在前頭，此刻悔也來不及了。古人說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我也明知道對不住人，但是叫我也無法補救。」少奶奶道：「媳婦從小就知道，婦人從一而終的大義，所以自從寡居以後，便立志守節終身，況且這個也無須立志的，做婦人的規矩，本是這樣，原是一件照例之事，却不料變生意外。」（說到這裏不說了。）荷才站起來，便請了一個安道：「只望媳婦順變達權，成全了我這件事。我荷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說着便大放悲聲。姨媽連忙過來解勸。荷太太一面和他拍着背，一面說道：「少奶奶別哭，恐怕哭壞了身子啊。」少奶奶聽說，咬牙切齒的蹀着脚道：「我此刻還是誰的少奶奶！」荷太太聽了，也自覺得無味，要待發作他兩句，無奈此時功名性命，都靠在他身上，只得忍氣吞聲，咽了一口氣下去。少奶奶哭夠多時，方纔住哭。望着姨媽道：「我恨的父女生我不是個男子，凡事作不動主，只得聽從人家擺布。此刻我也沒有話說了，由得人家（親情已絕，無可稱謂，故但曰人家也。）拿我怎樣便怎樣就是了。但是我再到別家人家去，實在沒臉，再認是某人之女了，我爸爸死了，不用說他，我媽呢，苦守了幾年，把我嫁了，我只有一个遺腹兄弟，常說長大起來，要靠親戚照應的，我這一去，就和死了一樣。我的娘家叫我交付給誰？我是死也張着眼兒的！」荷才站起來，把腰子一挺道：「都是我的。」少奶奶也不答話，站起來往外就走。走到大小爺的神主前面，自己把頭上簪子拔了下來，把頭一顛，頭髮都散了一彎，腰坐在地下，放聲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訴，這一哭，真是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任憑姨媽丫頭老媽子苦苦相勸，如何勸得住？一口氣便哭了兩個時辰，哭得傷心過度了，忽然暈厥過去。嚇的衆人七手八腳，先把他抬到床上，捨人中灌開水，灌薑湯，一泡子亂救，纔救了過來。一醒了，便一咕嚕爬起來，坐着，叫聲姨媽，我此刻不傷心了，甚麼三貞九烈，都是哄人的說話。甚麼斷鼻割耳，都是古人的獸氣。唱一齣戲出來，也要聽戲的人懂得，那唱戲的纔有精神，有意思。戲臺下坐了一班又聾又瞎的，他還儘着在臺上拚命的唱，不是個獸子麼？」

他們預備香燭，我要脫孝了。幾時叫我進去，叫他們快快同我。」荀才此時還在房外等候，聽了這話，連忙走近門口，垂手道：「憲太太！馬上就是憲太太可發一笑。」再將息兩天，等把哭的鬚子養好了，就好進去。」少奶奶道：「哼！只要燼得濃濃兒的燕窩，吃上兩頓就好了，還有工夫慢慢的將息。」荀太太在旁邊便一聲連聲叫：「快揀燕窩，要揀得乾淨，落了一根小毛兒在裏頭，你們小心，搵眼睛，搽指頭！」丫頭們答應去了。這裏姨媽招呼着，和少奶奶重新梳妝已畢，少奶奶到大少爺神主前行過四跪入肅禮，便脫去素服，換上綢衣，獨自一個在那裏優笑。（千古傷心是此一笑）過得一天，荀才便託芬臣上去請示，誰知那制臺已是急得了不得，一聽見請示，便說是今天晚上拾了進來就完了。還請甚麼示甚麼？荀才得了信，這一天下午便備了極豐盛的筵席，餞送憲太太，先是荀才，次是荀太太和姨媽，捱次把盞。憲太太此時樂得開懷暢飲，以待新歡。等到筵席將散時，已將交二砲時候，荀才重新起來把了一盞，憲太太接杯在手，往桌上一擱，道：「從古用計，最利害的是美人計；你們要拿我去換差換缺，自然是一條妙計。但是你們知其一，不知其二，可知道古來禍水也是美人做的。我這回進去了，得了寵，哼！不是我說甚麼。」荀才連忙接着道：「總求憲太太栽培。」憲太太道：「看着罷，咧！碰了我高興的時候，把這件事的始末哭訴一遍，怕不斷送你們一輩子。」說着，拿荀才把的一盞酒，一吸而盡。荀才聽了這個話，猶如天雷擊頂一般。荀太太早已當地跪下，姨媽連忙道：「憲太太大人，大量，斷不至於如此。何況這裏還答應招呼憲太太的令弟呢。」原來荀才也防到憲太太到了衙門時，貞烈之性復起，弄出事情來，所以後來把一盞酒，重重的和了些那濕帳東西在裏面。憲太太一口吸盡，慢慢的覺得心上有點與平日不同，勉強坐定了一回，雙眼一傷，說道：「酒也般了，東西也吃飽了，用不着吃飯了，要我走我就走罷。」說着，站起來，站不穩，重又坐下。姨媽忙道：「可是醉了？」憲太太道：「不打轎子罷。」荀才便喝叫轎子打進來。荀太太還兀自跪在地下呢。憲太太早登輿去了。所有妝奩也紛紛跟着轎子抬去。這一去有分教：

宦海風濤驚起落，
侯門顯赫任鋪張。

不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京師諺有曰：「哄死人兒不償命。」（哄騙也）非為狡詐欺騙之流言，非為油嘴滑舌一流言，為世界言也。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無非一哄局而已。立德立功立言，此哄人之言也；立德便如何？立功便如何？立言亦便如何？不立德如何？不立功如何？不立言又便如何？我仍不失為我也。自有此立德立功立言之說，以哄之，遂令世人儘力拚命，以圖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哄死人，不償命也。一旦被大智慧人洞澈之，恰成一笑耳。然非激刺之力，至於絕地，不能洞澈。此一回，少奶奶之洞澈，激刺之力為之也。豈獨此一少奶奶已哉！凡世上厭世之輩，即洞澈之輩，亦即受激刺最甚之輩，吾敢斷言也。然此哄局，終不能使人人洞澈也。使人洞澈之，即從此無世界矣。此又可斷言者也。

恆見有人竭盡平生之力，欲圖一公益之事，惟看來看去，出死力者盡此數人，其餘莫不斂手作旁觀派。久之事仍未成，當局者已力盡聲嘶，旁觀者方加以竊笑，當局者乃忿極撒手，其勢如弓反弦絕，一發不可收拾。嗚呼！是豈當局者之罪哉！此一回，少奶奶唱戲聽戲之喻，所以為千古傷心之語，而非尋常失節墮行者，可引為口實者也。（宣統己酉十月有所感記此）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結功深葭葦復合

荷才自從送了自己媳婦去做制臺姨太太之後，因為他臨行，忽然有禍水出自美人之說，心中着實後悔；夫妻兩個，互相埋怨。從此便懷了鬼胎，恐怕媳婦認真做弄手脚，那時候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了。一會兒又轉念，媳婦不是這等人，斷不至於如此。只要媳婦不脫穿了，大帥一定歡喜的。那就或差或缺，必不落空。如此一想，心

中又快活起來。次日解芬臣又來說那小跟班祁福，要那三千頭。荷才本待要反悔，又恐怕內中多一個作梗的，只得打了三千票子，遞給芬臣說道：「費心轉交過去，並求轉致前路內中有甚消息，大帥還對勁不，隨時給我個信。」芬臣道：「這還有甚不對勁的，今天本是鞞期，忽然止了鞞，九點鐘時候，祁福到阜職那裏要這個阜職問他爲甚麼事止的鞞，祁福說並沒有甚麼事，我也不知道爲甚止鞞的。阜職又問大帥此刻做甚麼，祁福說在那裏看新姨太太梳頭呢。大人的明見，想來就是爲這件事止的鞞了。還有不得意的麼？」荷才聽了，又是憂喜交集，官場的事情，也真是有天沒日，只要賄路通了，甚麼事都辦得到的，不出十天，荷才早奉委了籌防局牙釐局兩個差使，荷才忙得又要謝委，又要拜客，又要到差，自以爲從此一帆順風，扶搖直上的了。却又恰好遇了蘇州撫臺要參江甯藩臺的故事，荷才在旁邊倒得了個署缺。這件事是個甚麼原因，先要把蘇州撫臺的來歷表白了，再好述下文。這蘇州撫臺姓葉，號叫伯芬，本是赫赫侯門的一位郡馬，起先捐了個京職，在京裏住過幾年，學了一身的京油子氣，他有一位大舅爺，是個京堂，倒是一位嚴正君子，每日做事，必寫日記，那日記當中提到他那位葉妹夫，便說他年輕而執袴習氣太重，除應酬外，乃一無所長，又性根未定，喜怒無常云云。伯芬的爲人，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在京裏住的厭煩了，大舅爺又不肯照應他，便忿忿出京，仗着一個部曹，要在外省議差。一位赫赫侯府郡馬，自然有人照應，委了他一個軍裝局的會辦。這軍裝局局面極闊，向來一個總辦，一個會辦，一個襄辦，還有兩個提調。總辦向來是道台，便是會辦襄辦，也是個道台，就連兩個提調，都是府班的。他一個部曹，戴了個水晶頂子去當會辦，比着那紅藍色的頂子，未免相形見絀。何況這局裏的委員，藍頂子的也很有兩個，有甚麼事聚會起來，如新年團拜之類，他總不免踟躕不安。人家也就看他不起。那總辦更是當他小孩子一般看待。伯芬在局裏覺得難以自容，便收拾行李，請了個假出門去了。你道他往那裏去哩？原來他的大舅爺，放了外國欽差，到外國去了。所以他也跟蹤而去，以爲在京時你不肯照應我，罷了，此刻萬里重洋的尋了去，雖然

參贊領事所不敢惹，一個隨員，總要安置我的。誰知千辛萬苦，尋到了外洋，訪到中國欽差衙門，投了帖子進去，裏面馬上傳出來請伯芬便進去相見。欽差一見了他，行禮未完，便問道：「你來做甚麼？」伯芬道：「特地來給大哥請安。」欽差道：「哼！萬里重洋的，特地爲了請安而來。頭一句就是撒謊。」伯芬道：「順便就在這裏伺候大哥，有甚麼差使，求賞一個。」欽差道：「虧你還是任官人家出身，怎麼連這一點節目都不懂得？這欽差的隨員是在中國時，逐名奏調的，等到了此地，還有前任移交下來的人員，應去應留，又須奏明在案。某人派某事，都要據實奏明的。你當是和中國督撫一般，可以隨時調劑私人的麼？」伯芬聽了半天，說不出話來。此時他帶來的行李，早已紛紛發到家人上來，請欽差的示，放在那裏。欽差道：「我這衙門裏沒地方放，猶他攔過一邊，回來等他找定了客店搬去。」伯芬聽說，更覺陵了。欽差道：「我這裏一來地方小，住不下閒人；二來我定的例，早晚各處都要點名，早上點過名，纔開大門，晚上也點過名，纔關門。不許有半個閒人在衙門裏面。所以你這回來了，就是門房裏也住你不下，你可趕緊到外頭去找地方。你是見機的就附了原船回去；要是不知起倒，當作在中國候差委一般候着，我可不理的。這裏饒裏又大較之中國，要頂到一百幾十倍；你自己打算便了。我這裏有公事，不能陪你。你去罷。」伯芬無奈，只得退了出來，便拿片子去拜衙門裏的各隨員。誰知各隨員都受了欽差嚴諭，不敢招呼。一個個都回來說擋駕。伯芬此時急的要哭出來，又是悔，又是恨，又是惱，又是急，一時心中把酸鹹苦辣都湧了上來。到了此地，人生路不熟，又不懂話，正不知如何是好。幸得帶來的家人曾貴和一個欽差大臣帶來的二手廚子認得，由曾貴去央了那二手廚子出來，代他主僕兩個找定了一所客店，纔把行李搬了過來。住下，天天仍然到欽差衙門來求見。欽差只管不見他，到第三天去見時，那號房簡直不代他傳帖子了。說是遞了上去，就碰釘子，還責罵我們說爲甚不打出去。姑老爺你何苦害我們捱罵呢？伯芬聽了，真是有苦無處訴。帶來的盤費看看用盡了，恰好那坐來的船又要開到中國了，伯芬發了急，便寫一封信給欽差，求他借盤纏回

去到了下午，欵差打發人送了回信來，却是兩張三等艙的船票。伯芬真是氣得漲破了肚皮，只得忍辱受了附了船，仍回中國。便去銷假，仍舊到他軍裝局的差。在老婆跟前又不便把大舅子待自己的情形說出，更不敢露出忿恨之色；那心中却把大舅爺恨的猶如不共戴天一般。又因為局裏衆人看不起他，是個部曹，好得他家裏有的是錢，他老太爺做過兩任廣東知縣，很刮了些廣東地皮回家，便向家裏搬這銀子出來，去捐了個候補道，加了個二品頂戴，入京引過見。從此他的頂子也紅了，人情勢利大抵如此，局裏的人看見他頭上換了顏色，也就不敢看他不起。伯芬却是恨他大舅爺的心事，一天甚似一天。每每到睡不着覺時，便打算我有了個道班，做底子怎樣可以謀放缺，怎樣可以升官，幾年可以望到督撫，怎樣設法可以調入軍機，那時候大舅爺的辦子，自然在我手裏，那時便可以如何報仇，如何雪恨了。每每如此胡思亂想，想到徹夜不寐，他却又一面廣交聲氣，凡是有個紅點子的人，他無有不交結的。一天正在局子裏閒坐，忽然家人送上一張帖子，說是趙大人來拜，原來這趙大人也是一個江南候補道，號叫嘯存，這回進京引見，得了內記名出來，從前在京時和葉伯芬本來是相識的，這回出京路過上海（此處始點出上海故為閃爍），便來拜訪。伯芬見了片子，連忙叫請，兩人相見之下，照例寒暄幾句，說些契闊的話。在趙嘯存無非是照例應酬；在葉伯芬看見趙嘯存新得記名，便極力拉攏，等嘯存去後，便連忙叫人到聚豐園定了座位，一面坐了馬車去回拜嘯存。當面約了明日聚豐園及至回到局裏，又連忙備了帖子，開了知單送去。嘯存打了知字回來，伯芬到了次日，下午五點鐘時，便到聚豐園去等候。他所請的雖不止趙嘯存一人，然而其餘的人，都是與這書上無干的，所以我也沒工夫去記他的黃姓台甫了。客齊之後，伯芬把酒入席，坐席既定，伯芬便說悶飲寡歡，不如叫兩個局來談談，同席的人自然都應允。只有嘯存道：「兄弟是個過路客，又是前天纔到，意中實在無人，不啊，就請伯翁給我代一個罷。」伯芬一想，自己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西蒼芳陸蘅舫，一個是東棋盤街吳小紅蘅舫，一向有了交情的，普海盟山已有白頭之約（普海

盟山已有白頭之約諸公聽著，並且蘅舫又親自到過伯芬公館，叩見過葉太太。葉太太雖是滿肚醋意，十分不高興，面子上却還下十分露出來，倒是葉太太十分要好，大約年老人歡喜打扮得好的，自己終年在公館裏所見的無非丫頭老媽，忽然來了個花枝招展的，自是高興，因此和他十分親熱。這些閒話表過不提。且說伯芬當時暗想吳小紅，到底是個么二，又只得十六歲，若薦給嘯存，恐怕他不高興。好在他是個過客，不多幾天就要走的，不如把蘅舫薦給他罷。想定了主意，便提筆寫了局票發出去。一會兒各人的局陸續來了。陸蘅舫來到，伯芬指給嘯存。嘯存一見十分賞識，讚不絕口。伯芬又使個眼色給蘅舫，叫他不要轉局。蘅舫是吃甚麼飯的人，自然會意。席散之後，嘯存定要到蘅舫處坐坐。伯芬只得奉陪。嘯存高興，又在那裏開起謔來。席中與伯芬十分投契，便商量要換帖。伯芬暗想他是個新得記名的人，不久就可望得缺的，並且他這回的記名，是從制臺密保上來的，縱使一時不能得缺，他總是制臺的一個紅人，將來用他之處正多呢。想到這裏，自然無不樂從。互相問了年紀，等到席散，伯芬便連忙回到公館，將一分帖子寫好。次日一早便差一個家人送到嘯存寓所。又另外備了一分請帖，知單請今天晚上，在吳小紅處，不一會嘯存在知單上打了知字回來。且慢。葉伯芬他雖不肯，也還是一個單裝局會辦，雖是純乎用錢買來的，却叫名兒也還是個監司大員，何以玩到么二上去。這么二妓院人物都是些三四等貨，局面尤其狹小，只有幾個店家的小夥計們，去走動走動的，豈不是做書的人撒謊也撒得不像麼？不知非也。這吳小紅本是姊妹兩個，小紅居長，那小的叫吳小芳。小紅十一歲的時候，便出來應局，有叫局的，他姊妹兩個總是一對兒同來。却只算一個局錢，這名目叫做「小雙擋」。此時已經長到十六七歲了，却都出落得秋瞳剪水，春黛岫山。小紅更是生得粉臉窩圓，朱唇櫻小。那時候東棋盤街有一座兩樓兩底的精巧房子，房子裏面門扇窗格，一律是西洋款式，房子外面却是短牆曲繞，芳草平鋪，還種了一棵枇杷樹，一棵七里香。小紅的娘，帶着兩個女兒，就租了那所房子，自開門戶。這是當時出名的，叫做小花園。因為東西棋盤街都

是么二妓女唐聚之所衆人也誤認了他做么二。其實他與那一個妓院，聚了四五十個妓女的么二妓院有天淵之隔呢。不信，但問老於上海的人，總還有記得的。（或問何以此處要插此一段應之曰：所以明其爲信史也。問何以要明爲信史？曰：你去問葉伯芬表過不提。）且說嘯存，下午也把帖子送到伯芬那裏，到了晚上，便在吳小紅那裏暢敘了一宵。嘯存年長做了盟兄，伯芬年少做了盟弟，非常熱鬧。到了次日，嘯存又請在陸蘅舫處鬧了一天。這兩天鬧下來，大哥老弟已是叫得十分親熱的了。加以旁邊的朋友，以賀喜爲名，設席相請，於是又連吃了十多天花酒。每有酒局，嘯存總是帶蘅舫，伯芬總是叫小紅的。他兩個也是你叫我大伯娘，我叫你小嬌嬌的。（其實陸蘅舫一身兼妯娌也一笑。）好不有趣。一連二十多天混下來，嘯存便和蘅舫落了交情，兩個十分要好。嘯存便打算要娶他來，和伯芬商量。伯芬和蘅舫雖曾訂約，却没有說定；此時聽得嘯存要娶，也就只好由他。況且官場中紛紛傳說，嘯存有放缺消息，便索性把醋意捐却，幫着他辦事。一面託人和老鴇說定了身價，一面和嘯存租定公館。到了吉期那天，非但自己穿了花衣前去道喜，並且因爲嘯存客居上海，沒有內眷，便叫自己那位郡主太太，奉了老太太，到趙公館裏去招呼一切。等新姨太太到來，不免逐一向衆客見禮，到得上房，便先向葉老太太和葉太太行禮。這一雙婆媳，因他是勾蘭出身，嘴裏雖連說不敢當，還禮還禮，却並不會還禮。（閱者記着）忙了一天，成其好事。不多幾時，嘯存便帶了新姨太太晉省，得記名的人，真是了不得，不上一年多，嘯存便奉旨放了上海道。伯芬應酬得更爲忙碌，可巧這個時候，他的大舅爺欽差任滿回華，路過上海。此時伯芬的主意，早已改換了，從前把大舅爺恨入骨髓，後來屢閱京報，見大舅爺雖在外洋欽差任上，內裏面却是接二連三的升官，此時已升到侍郎了。伯芬心上一想，要想報仇，是萬不能的了。不如還是借着他的勢子，升我的官。主意打定，等大舅爺到了上海之後，便天天到行轅裏伺候。大舅爺本來挈眷同行的，伯芬是耶舅至親，與別的官員不同，上房咧，簽押房咧，他都可以任意穿插。又先把自己太太，送到行轅裏去，兄妹相見，自有一番友

于之誼。伯芬文設法先把一位舅嫂巴結上了，沒事的時候，便衣到上房，他便拿出手段去伺候，比自己伺候老太太還殷勤。茶咧烟咧，一天要送過十多次。舅太太是個婦道人家，懂得甚麼，便口口聲聲，總說姑老爺是個獨一無二的好人。他在外面巴結大舅爺呢，却又另外一副手段，見了大舅爺，不是請教些政治學問，便是請教些文章學問。大舅爺寫字是寫魏碑的，他寫起字來，也往魏碑一路摹仿。大舅爺歡喜做詩，近體歡喜學老杜，古體歡喜學晉魏六朝。他大舅爺偶然把自己詩箋給他看，他便和了兩首律詩，專摹少陵，又和了兩首古風，專仿晉魏。大舅爺能畫畫，花卉翎毛山水樣樣都來，他雖不懂畫，却去買了兩部畫徵錄來，（畫徵錄要兩部者，一部是國朝畫徵錄也）連夜去看，及至大舅爺和他談及畫理，他也略能回報一二。因此也騙動了大舅爺，說他與前大不相同了。他得了大舅爺這點顏色，便又零外生出一番議論來。做一個不巴結之巴結，不要求之要求。他說做小兄弟的這幾年來，每每想到少年時候的行徑，便深自怨艾，趕忙要學好，已經覺得來不及了，只好求點實學，以贖前愆。軍裝局總辦某道，化學很精通的，兄弟天天跟他學點上海道，趙道，政治一道，很有把握，兄弟也時時前去叨教的。細想起來，我們世受國恩的，若不及早出來報效國家，便是自暴自棄。大哥這回進京復命，好歹要求大哥代兄弟圖個出身，做小兄弟的，並不是要干求躐進，其實我們先人受恩深重，做子孫的，若不圖個出身報效，非但無以對皇上，亦且無以對先人。此時年力正壯，若不及早出來，等將來老大徒傷，縱使出身，也怕精力有限，非但不能圖報微末，而且還怕隕越貽羞了。這位大舅爺的老子，便是伯芬的丈人，是一生講究理學的，大舅爺雖沒有老子講的利害，却也是岸然道貌的。伯芬真會揣摩，他說這一番話時，每說到甚麼世受國恩咧，復命咧，先人咧，皇上咧，這些話，必定垂了手，挺着腰，站起來纔說的。起先一下子，大舅爺還不覺得，到後來覺着了，他站起來說，大舅爺也只得站起來聽了。只他這一番言語舉動，便把個大舅爺騙得心花怒放，說士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這句話古人真是說得不錯。這也是葉伯芬升官的運到了。所以一個極精明極細心極燦亮的

大舅爺被他一騙卽上。正是：

世上如今無直道，

祇須狐媚善逢迎。

不知葉伯芬到底如何升官，且待下回再記。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調反目

趙師母手版誤呈詞

葉伯芬自從巴結上大舅爺之後，京裏便多了個照應，禁得他又百般打點，逢人巴結，慢慢的也就起了紅點子。此時軍裝局總辦，因事撤了差，上峰便以資熟手爲名，把他委了總辦。嘯存任滿之後，便陳臬開藩，連升上去，幾年功夫，伯芬也居然放了海關道。恰好同一日的上諭，趙嘯存由福建藩司，坐升了福建巡撫。伯芬一面寫了稟帖去賀任，順便繳還憲帖，另外備了一分門生帖子夾在裏面寄去，算是拜門。這是官場習氣，向來如此，不必提他。且說趙嘯存出任以來，一向未曾帶得家眷，只有那年在上海娶陸蕪舫，一向帶在任上，升了福建巡撫，不多幾時，便接着家中電報，知道太太死了。嘯存因爲上了年紀，也不思續娶。蕪舫一向得寵，就把他扶正了，作爲太太。從此陸蕪舫便居然夫人了。又過得幾時，江西巡撫被京裏都老爺參了一本，降了四品京堂，奉旨把福建巡撫調了江西。嘯存交卸過後，便帶了夫人，乘坐海船到了上海，以便取道江西。上海官場早得了電報，預備了行轅，嘯存到時，自然是印委各員都去迎接，等憲駕到了行轅之後，又紛紛去稟安稟見。嘯存撫軍，傳命一概攜駕，單請道台相見。伯芬整整衣冠，便跟着巡捕進內。行禮已畢，嘯存先說道：「老弟我們是至好朋友，你又何必客氣，一定學那俗套，繳起帖來，還要加上一副門生帖子，叫我怎麼敢當？」一向想寄過來恭繳，因爲路遠，不便（然則寄去者何以不嫌路遠）此刻我親自來了，明日找了出來，再親自面繳罷。」伯芬道：「承師帥不棄，收在門下，職道感激的了不得。師帥客氣，職道不敢當。」嘯存道：「這兩年上海的交涉還好辦麼？」伯芬道：「

涉及外國人的事，總有點亂瑣，但求師帥教訓。」伯芬的話還未說完，嘯存已是舉茶送客了。伯芬站起來，嘯存送至廊簷底下，又說道：「一兩天裏，內人要過來給老太太請安。」伯芬連忙回道：「職道母親不敢當，師母駕到，職道例當掃逕恭迎。」說罷，便辭了出來，上了綠呢大轎，鳴鑼開導，逕回衙門。一直走到上房，便叫他太太預備着。一兩天裏，頭師母要來呢。這位郡主太太，便問甚麼師母。伯芬道：「就是趙師帥的夫人。」太太道：「他夫人不早就說不在了，記得我們還送奠禮的，已後又沒有聽見他續娶，此刻又那裏來的夫人？」伯芬道：「他雖然沒有續娶，却把那年討的一位姨太太扶正了。」夫人道：「是那一年討的那一位姨太太？」伯芬笑道：「夫人還去吃喜酒的，怎麼忘了？」太太道：「你叫他師母。」伯芬道：「拜了師帥的門，自然應該叫他師母。」太太道：「我呢？」伯芬笑道：「夫人又來了，你我還有甚分別？」太太道：「幾時來？」伯芬道：「方纔師帥交代的，說一兩天就來，說不定明天就來的。」太太回頭對一個老媽子道：「周媽，你到外頭去叫他們趕緊到外頭去打聽，今天可有天津船開有啊，就定一個大菜間，沒有呢，就叫他打聽，今天長江是甚麼船，也定一個大菜間，是到漢口去的。」周媽答應着要走，伯芬覺得詫異，道：「周媽且慢着，夫人，你這是甚麼意思？」那位郡主夫人，臉罩重霜的說道：「有天津船啊，我進京看我哥哥去，不啊，我就走長江回娘家，你來管我！」伯芬心中恍然大悟，便說道：「夫人這個又何必認真，糊裏糊塗應酬他一次就完了。」夫人道：「完了完了！我進了你蘇家的門，一點光也沒有沾着，稀罕過你的兩軸詬命，這東西我家多的，拿竹箱子裝着，一箱一箱的喂蠶魚，你自看得稀罕，我看的拿錢買來的東西，不是香貨。我們家的不是男子們一榜兩榜博到的，就是丈夫們一刀一槍掙來的，我從小兒就看到大稀罕了，你這點東西，開口夫人，閉口夫人，却叫我拜舅姨子做師母，甚麼趙小子長得那個村樣兒，字也不多認得一個，居然也撫臺了，叫他到我們家去倒夜盞，看用得他着不，居然也不要臉，受人家的門生帖子，也有那一種不長進的下流東西，去拜他的門。周媽快去交代來，我年紀雖然不大，也上三四十歲了，不能再

當婊子，用不着認婊子作師母。」伯芬道：「夫人你且息怒，須知道，做此官行此禮，況且現在的官場，在外頭總要融和一點，纔處得下去。如果處處認真，處處要擺身分，只怕寸步也難行呢。」太太道：「我擺甚麼身分來？你不要看得我是擺身分，我不是擺身分的人家出身，我老人家帶了多少年兵，頂子一直是紅的，在營裏頭那一天不是與士卒同甘苦？我當兒女的，敢擺身分嗎？」伯芬道：「那麼就請夫人通融點罷，何苦呢？」夫人道：「你叫我和誰通融？我代你嘗了多少年家調和裏外，體面下情，那一樣不通融來？」伯芬道：「一向多承夫人賢慧。」（說到這裏，底下還沒說出來。）夫人把嘴一披道：「免恭維罷，少糟撻點就夠了。」伯芬道：「我又何敢糟撻夫人？」夫人道：「不糟撻，你叫我認婊子做師母！」伯芬道：「唉，不是這樣說，我不在場上做官呢，要怎樣就怎樣；既然出來做到官，就不能依着自己性子了。要應酬的地方，萬不能不應酬。我再說破一句，直捷痛快，的話簡直叫做要巴結的地方，萬不能不巴結。你想我從前出洋去的時候，大哥把我糟撻得何等利害，鬧的幾幾乎回不得中國，到末了，給我一張三等船票，叫我回來，這算叫他糟撻得夠了罷！論理這種的大舅子，一輩子不見他也罷了。這些事情，我一向並不敬向夫人提起，就是知道夫人脾氣大，恐怕傷了兄妹之情。今天不談起來，我還是在肚裏。後來等到大哥從外洋回來，你看我何等巴結他，如果不是這樣，」（這句話還沒說完）太太把桌子一拍道：「嚇，這是甚麼話！你今天怕是犯了瘋病了，怎麼拿婊子比起我哥哥來，再不口穩些，也不該說這麼一句話。你這不是要糟撻我娘家沒人在這裏，我和你見老太太去，評評這個理。看我哥哥可是和婊子打比較的？」伯芬還沒有答話，丫頭來報道：「老太太來了。」夫妻兩個連忙起身相迎。原來他夫妻兩個鬥嘴，有人通報了老太太，所以老太太來了。好個葉太太，到底是詩禮人家出身，知道規矩禮法，和丈夫拌嘴時，難鬧着說要去見老太太評理，等到老太太來了，他却把一天怒氣，一齊收拾起來，不知放到那裏去了。現出一臉的和顏悅色來，送茶裝煙。伯芬見他夫人如此（只會學樣好笑）也便斂起那悻悻之色。老太太道：「他們告訴我，

說你們在這裏吵嘴，嚇得我忙出來看，誰知原是好好兒的，是他們騙我。」伯芬心中定了主意，要趁老太太在這裏把這件事商量妥當，省得被老婆橫互在當中，弄出笑話。因說道：「兒子正在這裏和媳婦吵嘴呢。」老太太道：「好好的吵甚麼來？你好好的告訴了我，我給你們判斷是非曲直。」伯芬便把上文所敘，他夫妻兩個吵鬧的話，一字不漏的述了一遍。老太太坐在當中，兩手拄着拐杖，側着腦袋，細細的聽了一遍。嘆了一口氣，對太太道：「唉！媳婦啊！你是個金枝玉葉的貴小姐，嫁了我們這麼個人家，自然是委屈你了。」太太嚇得連忙站起來道：「老太太言重了！媳婦雖不敢說知書識禮，然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句俗話是從小兒聽到大的。那裏有甚麼叫做委屈？」說罷連忙跪下。（好葉太太全書僅見，然而說話却妙盡隱然，罵伯芬是雞狗也。）老太太連忙扶他起來道：「媳婦你且坐下，聽我細說這件事。氣呢，原怪不得你氣，就是我也要生氣的。然而要顧全大局呢，也有個無可奈何的時候。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就不能不自己開解自己。我此刻把最高的一個開解說給你聽。我一生最信服的是佛門，我佛說一切衆生，皆是平等；我們便有人畜之分，到了我佛慧眼裏，頭無論是人，是雞，是狗，是龜，是魚，是蛇，是蟲，是鼠，是蠶，是蠅，是子，是蛇，是蚤，總是一律平等。既然是平等，那怕他認真是鼈，我佛都看得是平等。我們就何妨也看得平等呢？何況還是個人。這是從佛法上說起的，怕你們不信服，你兩口子都是做官人家出身，應該信服皇上，你們可知道皇上眼裏，看得一切百姓，都是一樣的麼？那做官的人，不過皇上因為他能辦事，或者立過功，所以給他功名，賞他俸祿罷了；如果他不能立功，不能辦事，還不同平常百姓一樣麼？你不要看着外面的威風勢力是兩樣的，其實骨子裏頭一樣的是皇上家的百姓，並不會說做官的有個官種，做平常百姓的有個平常百姓種。這就不應該誰看不起誰。譬如人家生了幾個兒子，做父母的總有點偏心，或者疼這個，或者疼那個，然而他們的兄弟，還是兄弟，難道那父母疼的，就可以看不起那父母不疼的麼？這是從人道上說起。然而你們（處處稱你們不稱媳婦是兼教兒子口吻，老太太亦善於調和處事）心中總不免有

個貴賤之分；我索性和你們開解到底。媳婦啊！你不要說我袒護兒子，我這是平情酌理的說話。如果說得不對，你只管駁我，並不是我說的話都合道理的。陸蘅舫呢，不錯，他是個娘子出身，然而伯芬並不是在妓院裏拜他做師母的，他並不是做趙家姨太太的時候，拜他做師母的，甚至趙嘯存升了撫台，這邊鹽帖拜門，那時纔有個真正師母在頭上，直等到真正師母死了，嘯存把他扶正了，他纔是師母。須知這個師母不是你們拜認的，是他的運氣好，恰恰碰上的。何況堂堂封疆，也認了他做老婆，非但主中饋，主蘋蘩，居然和他請了謚命，做了朝廷命婦，你想皇上的謚命都給了他，還有甚門生師母的一句空話呢？媳婦你懂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須知他此刻是嫁龍隨龍，嫁虎隨虎了。暫時位分所在，要顧全大局，我請媳婦你委屈一回罷。」太太起先聽到不是在妓院拜師母的一番議論，已經偏促不安，聽得老太太說完了，越覺得臉紅耳熱，連忙跪下道：「老太太息怒，這都是媳婦一時偏執，惹出老太太氣來。」老太太連忙攙起來道：「唉！我怒甚麼，氣甚麼，你太多禮了，你只說我的話錯不錯？」太太道：「老太太教訓的是。」老太太道：「伯芬呢，也有不是之處。」伯芬聽見老太太派他不是，連忙站了起來。老太太道：「我親家是何等人家，你大舅爺是何等身分！你却輕薄薄舌，拿姨子和大舅爺打起來，比較來，說着掄起拐杖，往伯芬腿上就打。」此一打，所以平媳婦之氣也。老太太真善於作用。伯芬見老太太動氣，正要跪下領責，誰知太太早飛步上前，一手接住拐杖，跪下道：「老太太息怒，他他他這話，是分兩段說，並沒有打甚麼比較。是媳婦不會使性，冤他的。老太太要打，把媳婦打幾下罷。」老太太道：「唉！你真正太多禮了！我攙的不動了。」伯芬快來代我攙你媳婦起來。」伯芬便叫丫頭們快攙太太起來。老太太拿拐杖在地下，一柱道：「我要你攙！」（打渾得妙。老太太真是太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伯芬便要走過來攙，嚇得太太連忙站了起來，往後退了幾步。老太太呵呵大笑道：「你們的一場惡鬧，給我一席話，弄得瓦解冰銷，我的嘴也說乾了，你們且慢忙着請師母，先弄一盅酒，替我解解渴罷。」伯芬看着太太陪笑道：「兒子當得孝敬。」太太也看

着伯芬陪笑道：「媳婦當得伺候。」（都笑了妙妙嘗與人言寫此段畢會狂浮大白吾願讀者讀此段畢亦浮一大白）老太太便拄了拐杖，扶了丫頭，由伯芬夫妻送回上頭去了。自有老太太這一番調和，纔把事情弄妥了。過了一天，囑存打發人來知會，說明日我們太太過來，給老太太請安。伯芬便叫人把閤衙門裏裏外外，一齊張燈掛綵，飭下廚房備了上等滿漢酒席。又打發人去探聽明天師母進城的路由，回報說是進小東門，直到道署。伯芬便傳了保甲東局委員來，交代明天轅撫憲太太到我這裏來，從小東門起到這裏，沿道要派人伺候。局勇一律換上鮮明號衣，又傳了本轅督帶親兵的哨弁來，交代明日各親兵一個不準告假，在轅門裏面站隊伺候。又調了滙軍營兩哨勇，在轅門外站隊，一切都預備妥當。到了這天，誥封夫人晉封一品夫人趙憲太太陸夫人（忽然特標全街祝壽耶弔挽耶一笑）在天妃宮行轅，坐了綠呢大轎登程，前頭頂馬，後頭跟馬，轎前高高的一頂日照，十六名江西巡撫部院的親兵，轎旁四名戴頂拖貂佩刀的戈什，簇着過了天妃宮橋，由大馬路出黃浦灘（較之跑馬車兜圈子時如何）迤邐到十六鋪外灘，轉彎進了小東門，便看見沿路都是些巡防局勇，丁往來巡梭。這一天城裏的街道，居然也打掃乾淨了。只怕從有上海城以來，也不曾有過這個乾淨的勁兒。走不多時，忽見前面一排兵勇，扛着大旗，在那裏站隊。有一個穿了灰布缺襟袍，天青羽紗馬褂，頭戴水晶頂，拖着藍翎，脚穿抓地虎快靴的，手裏捧着手版，憲太太的轎，離着他還有二三丈路，那個人便跪下，對着憲太太的轎子，吱啊，咕啊，咕啊，吱啊的，不知他說些甚麼東西。憲太太一聲也不懂，他的肚子裏還想道：「（格格人，朝仔倪癡形怪狀格做啥介）（忽然夾一句蘇州話豈藉以傳耶然已發人一笑矣）想猶未了，又聽得一聲怪叫，那路旁站的兵隊，便都一齊屈了一條腿，作請安式蹲下。一路都是如此。過了旗隊，便是刀叉隊，長矛隊，洋槍隊。忽見路旁，又是一個人，手裏捧着手版，跪着，說些甚麼。憲太太心中十分納悶。（吳儂諺曰：俏眉眼做把瞎子看此之謂也）過去之後，還是旗隊，刀叉隊，洋槍隊。抬頭一看，已到轅門。又是一個捧着手版的東西，跪在那裏吱咕。

憲太太忽然想道：「這些人手裏都拿着喜帖，莫非是要攬與告狀的？看見我護衛人多，不敢過來。」越想越像，要待喝令停轎，收他狀子。無奈轎子已經抬過了，耳邊忽又聽得轟轟轟三聲大砲，接着一陣鼓吹，又聽得一聲：「門生葉某恭迎師母大駕。」憲太太猛然一驚，轉眼一望，原來已經到了宣門。各衙門避今上御名，多改作「宣門」今從之。外面葉伯芬身穿蟒袍補褂，頭戴紅頂花翎，在宣門外垂手站立，等轎子走近，便一手搭在轎槓上，扶着轎槓往裏去。一直拾上大堂，穿過暖閣，進了麒麟門，到二堂下轎。葉太太早已穿了披風紅裙，迎到二堂上，讓到上房。憲太太向老太太行禮，老太太連忙回禮，不迭禮畢之後，又對葉太太福了一福。葉太太却要拜見師母，叫人另鋪拜毡，請師母上坐。憲太太連說：「不敢當！」（曾何幾時施於人者，復受於人矣！白雲蒼狗，滄海桑田，可勝嘆哉。）葉太太已經拜了下去。憲太太嘴裏連說：「不敢當，不敢當，還禮還禮，却並不會還禮。」三句話一說，葉太太已拜罷起身了。然後葉伯芬進來，叩見師母，居然也是一跪三叩首。憲太太却還了個半禮。（回憶盟山普海相約白頭時，不知何以爲情。）伯芬退了出去，這裏是老太太讓坐，太太送茶，分賓主坐定。無非說幾句寒暄客套的話，略坐了一會，老太太便請升珠請寬衣，擺上點心，用過。憲太太又談談福建的景緻，又說這上房收拾得比我們住的時候好了。七拉八扯，談了半天，就擺上酒席。老太太定席，請憲太太當中坐下。姑媳兩人，一面一個相陪。憲太太從前給人家代酒代慣的，著名供量，便一杯一杯吃起來。葉伯芬具了衣冠，來上過一道魚翅，一道燕窩，停了一會，又親來上燒拷。憲太太倒也站了起來，說道：「耐太客氣哉！」原來憲太太出身是蘇州人，一向說的是蘇州話，及至嫁與趙嘯存，又是浙東出乾菜地方的人氏，所以家庭之中，憲太太仍是說蘇州話。嘯存自說家鄉話，彼此可以相通的。因此憲太太一向不會說官話，隨任幾年，有時官眷往來，勉強說幾句，還要帶着一大半蘇州土話呢。就是此次和老太太們說官話，也是不三不四，詞不能達意的。至於葉伯芬能打兩句嚙蘇白，是久在憲太太洞鑿之中的，所以銜口而出，就說了一句蘇州話。葉伯芬未及回答，憲太太又

道：「劃一，」——「劃一」吳諺有此語，惟揣其語意，當非此二字。近人著海上花列傳，作此二字，姑從之。今早倪進城，格辰光，倒說有兩三起攔輿喊冤格呀。」伯芬吃了一驚道：「來浪儉場化？」憲太太道：「就來浪路浪向噲。問倪儉場化，倪是弗認得格噲。」伯芬道：「師母阿會收俚格呈子？」憲太太道：「是打算收俚格，轎子跑得快弗過，略來弗及哉。」伯芬道：「是格儉底樣格人？」憲太太道：「好笑得勢，俚告到狀子，哉還要箭衣方馬褂，還戴起仔紅纓帽子。」伯芬恍然大悟道：「格個弗是告狀格是營裏格哨官，來浪接師母，跪來浪，唱名，是俚篤格規矩。」憲太太聽了，方纔明白，如此一番應酬，把江西巡撫打發過去，葉伯芬的曳尾泥塗，大都如此。這回事，情不過略表一二，正是：

泥塗便是絡南徑，
幾輩憑渠達帝關。

不知葉伯芬後來怎樣做了撫台，為何要參藩台，且待下回再記。

一部怪現狀之中，忽然插入葉伯芬之母之妻，恰如陰霾霧中，忽現祥雲瑞鶴，格外眩目。以葉伯芬之下流混帳，而有此賢母賢妻，又如蠻嶂中得挹醴泉，荆棘中忽茁芝草，令人驚為見所未見。

第九十二回 謀保全擬參僚屬 巧運動趕出冤家

如今晚兒的官場，只要會逢迎，會巴結，沒有不紅的。你想像葉伯芬那種卑劣苟賤的行徑，上司焉有不喜歡他的道理？上司喜歡了，便是升官的捷徑。從此不到五六年，便陳臬開藩，扶搖直上。一直升到蘇州撫臺。因為老太太信佛念經，伯芬也跟着拿一部金剛經，朝夕唸誦。此時他那位大舅爺早已死了，沒了京裏的照應，做官本就難點。加之他誦經成了功課，一天到晚，躲在上房唸經，公事自然廢棄了許多。會客的時候也極少。因此外頭名聲也就差了。慢慢的傳到京裏去，有幾個江蘇京官，便商量要參他一本。因未曾得實據，未曾動手。各各寫

了家信回家，要查他的實在劣跡；恰好伯芬妻黨，還有幾個在京供職的，得了這個風聲，連忙打個電報給他，叫他小心準備。伯芬得了這個信，心中十分納悶。思量要怎樣一個辦法，方可挽回。意思要專摺嚴參幾個屬員，親爲風厲，或可以息了這件事。無奈看看蘇州、合城、文武、印委各員，不是有奧援的，便是平日政績超著的，在黑路裏的各候補人員，便再多參幾個，也不中用。至於外府州縣，自己又沒有那麼長的耳目去觀他的破綻。正在不得主意，忽然巡捕拿了手本上來，回說時某人稟見，說有公事面同。伯芬連忙叫請，原來這姓時的，號叫肖臣，原是軍裝局的一個司事，當日只賺得六兩銀子薪水一月，那時候伯芬正當總辦，不知怎樣看上了他，便竭力栽培他。把他調到帳房裏做總管帳。因此時肖臣便大得其法起來，捐了個知縣，照例引見，指省江蘇分甯候補，恰好那時候伯芬放了江海關道，肖臣由南京來賀任，伯芬便重重的託他在南京做個坐探，所有南京官場一舉一動，隨時報知。肖臣是受恩深重的人，自然竭力報效。從此時肖臣便是伯芬的坐探，也是事有湊巧，伯芬官階的升轉，總不出江蘇、江西、安徽三省，處處都用得着南京消息的，所以時肖臣便代他當了若干年的坐探。此次專到蘇州來，却是爲了他自己的私事，凡上衙門的規矩，是一定要來見的。無論爲了甚麼事，都說是有公事面同的。這時肖臣是伯芬的私人，所以見了手版，就叫請巡捕去領了肖臣進來，行禮已畢，伯芬便問道：「你近來差事還好麼？」肖臣道：「大帥明見，卑職自從交卸揚州釐局下來，已經六個月了，此刻還是賦閒着，所以特爲到這邊來，給大帥請安。」二則求大帥賞封信給江甯、惠、藩、台，吹噓吹噓，希冀望個署缺。」伯芬道：「署缺，那邊的吏治近來怎樣了？」肖臣道：「吏治不過如此罷了。近來賄賂之風極盛，無論差缺，非打點不得到手。」伯芬道：「那麼你也去打點打點就行了。還要我的信做甚麼？」肖臣道：「大帥栽培的，較之鬼鬼祟祟弄來的，那就差到天上地下了。」伯芬心中忽然有所觸，因說道：「你說差缺都要打點，這件事可抓得住憑據麼？」肖臣道：「卑職動身來的那兩天，一個姓張的，署了山陽縣，掛出牌來，合省譁然，無人不知那姓張的，是去年在保甲局內

得了記大過三次，停委兩年處分的。此時纔過了一年，忽然得了缺，這裏頭的毛病，就不必細問了。有人說是化了三千得的，有人說是化了五千得的，卑職以為事不干己，也沒有去查。伯芬道：「要細查起來，你可以查得着麼？」省臣道：「要認真查起來，總可以查得着。」伯芬道：「那麼寫信的事，且慢着談，你的差缺，我另外給你留心。你趕緊回去，把他那費差費缺的實據查幾件來，這件事第一要機密，第二要神速，你去罷。」說罷，照例端茶送客。省臣道：「那麼卑職就動身，不再過來稟辭了。」伯芬點點頭，省臣辭了出來，趕忙趕回南京，四面八方的打聽，却被他打聽了十來起。某人署某缺，費用若干；某人得某差，費用若干；開了一張單，寫了稟函，寄給伯芬。伯芬得了這個，便詳細寫了一封信給南京制臺，臚陳惠藩台的劣跡，要和制台會銜奏參。制台得了信，不覺付之一笑。原來這惠藩台是個旗籍，名叫惠福，號叫錫五。制台也是旗籍，和他帶點姻親，並且惠藩台是拜過制台門的，有了這等淵源，旁人如何說得動壞話？何況還說參他呢？好笑。葉伯芬聰明一世，曠曠一時，同在一省做官，也不知道同寅這些底細，又不打聽打聽，便貿貿然寫了信去。制台接信的第二天，等藩台上轅，便把那封信給藩台看了。藩台道：「既是撫帥動怒，司裏聽參就是了。」制台一笑道：「葉伯芬近來，噲金剛噲金剛塗了，要辦一事情，也不知道過細想想，難道咱們倆的交情，還是旁人唆得動的嗎？」藩台謝過了，回到自己衙門，動了半天氣。一個轉念，想道：「我徒然自己動氣，也無濟於事，古人說得好，無毒不丈夫。且待我幹他一幹，等你知道我的手段。」打定了主意，便親自起了個一百多字的電稿，用他自己私家的密碼譯了出來，送到電局打給他胞弟惠祿。這惠祿號叫受百，是個戶部員外郎，拜在當朝最有權勢的一位老公公膝下，做個乾孫子，十分得寵。無論京外各官，有要走向內線的，若得着了受百這條門路，無有不通的。京官的俸祿有限，他便專靠這個營生，居然臣門如市起來，便是他哥哥錫五，放了江甯藩台，也是因為走路子起見，以為江南是財富之區，做官的容易賺錢。南京是個大省會，候補班的道府，較他處為多，所以弄了這箇缺，要和他兄弟獲獮為好，有要進京引

見的，他總代他寫個信給兄弟叫他照應。如此弄起來，每年也多了無限若干生意。這回因為葉伯芬要參他，他便打了個電報給兄弟，要設法收拾葉伯芬，並須如此如此。受百接了電報，見是哥哥的事情，不敢怠慢，便坐了車子，一逕到他乾祖父宅子裏去求見。由一個小內侍引了到上房，只見他乾祖父正躺在一張醉翁椅上，雙眼迷朦，像是要磕睡的光景，便不敢驚動，垂手屏息，站在旁邊。站了足足半個鐘頭，纔見他乾祖父打了個翻身，嘴裏含糊說道：「三十萬便宜了那小子。」說着又矍矍睡去。又睡了一刻多鐘，纔伸了伸懶腰，打箇呵欠，坐起來。受百走近一步，跪了下來，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說道：「孫兒惠稜，請祖爺爺的金安。」他乾祖父道：「你進來。」受百道：「孫兒進來一會了。」他乾祖父道：「外頭有甚麼事？」受百道：「沒有甚麼事。」他乾祖父道：「爲將軍的禮送來沒有？」受百道：「孫兒沒經手，不知他有送宅上來沒有。」他乾祖父道：「沒你經着手，他敢嗎？他別裝糊塗，仗着老佛爺腰把子硬，叫他看。」受百道：「這個諒他不敢。內中總還有甚麼別的事情。」他乾祖父就不言語了。歇了午，天纔道：「你還有甚麼事？」受百走近一步，跪了下來，道：「孫兒的哥哥惠福有點小事，求祖爺爺做主。」他乾祖父低頭沈吟了一會，道：「你們總是有了事情，就到我這裏麻煩，你說罷，是甚麼事情？」受百道：「江蘇巡撫葉某人，要參惠福。」他乾祖父道：「參出來沒有？」受百道：「沒有。」他乾祖父說道：「那忙甚麼？等他參出來，再說罷。」受百聽了，不敢多說，便叩了個頭，道：「謝過祖爺爺的恩典。」叩罷了起來，站立一旁，直等他乾祖父叫他，你沒事去罷，他方纔退了出來。一逕回自己宅子裏去，入門只見興隆金子店掌櫃的徐老二在坐。原來這徐老二是一個專門代人走路子的，著名叫徐二滑子。後來給人家叫彈了，叫成個徐二化子。大凡到京裏來要走路子的，他代爲經手過付銀錢，從中贈點扣頭過活。所開的金子店，不過是個名色罷了。這回是代爲將軍經手，求受百走乾祖父路子的。當下受百見了徐二化子，便抑着臉，擺出一副冷淡之色來。徐二化子走上前，請了個安，受百把身子一歪，右手往下一拖，就算還了禮。徐二化子歇上一會，纔開口

問道：「二爺這兩天忙？」受百冷笑道：「空得狠呢。空得沒事情做，去代你們碰釘子。」徐二化子道：「可是上頭還不答應？」受百道：「你們自己去算罷。為某人是叫八個都老爺聯名參的罪款至七十多條，贓款八百多萬。牛中堂的查辦有了憑據，罪款已經五十幾條，查出的贓款已經五百多萬。要你們三百萬沒事，那別說我，就是我祖爺爺也沒落着一個。大不過代你們在堂官大人們司官老爺們處打點打點罷了。你們總是那麼推三阻四，咱們又不做甚麼買賣，論價錢對對，不對咱們撒手，何苦那麼一天推一天的，叫我代你們碰釘子。」徐二化子忙道：「這個呢，怨不得二爺動氣，就是我也叫他們鬧的厭煩了。但是君子成人之美，求二爺擔代點罷。我纔到刑部裏去來，還是沒個實在，我也勸他說，已經出到了二百四十萬了，還有那六十萬，值得了多少，麻麻糊糊拿了出來，好歹顧全個大局，無奈為老頭子總像仗了甚麼腰把子是的。」受百道：「叫他仗腰把子罷，已經交代出去，說我並不經管這件事，上頭又催着要早點結案，叫從明天起，只管動刑罷。」徐二化子大驚道：「這可是今天的話？」受百不理他，逕自到上房去了。徐二化子無可奈何，只得出了惠宅，幹他的事去。到了下午，又來求見，受百出來會他。徐二化子道：「前路呢，三百萬並不是不肯出，實在因為籌不出來，所以不敢胡亂答應。我纔去對他說過，他也打了半天的算盤，說七拚八湊，還勉強湊得上來。三天之內，一定交到。只要上頭知道他冤枉就是了。可否求二爺再勞一回，駕進來說說，免了明天動刑的事。」受百道：「老實說，我祖爺要是肯要人家的錢，二十年頭裏早就發了財了，還等到今天？這不過代你們打點的罷了。要我去說是可以的，就是動刑一節，話已經說了出去，只怕不便就那麼收回來。也要有個辦法罷。」徐二化子聽了，默默無言，歇了一會道：「罷罷，無非我們做中人的晦氣罷了。我再走一回罷。」二爺你備等我來了再去。」說罷匆匆而去。歇了一大會，又匆匆來了，又跟着一個人，捧了一大包東西。徐二化子親自打開包裹，只見裏面是一個紫檀玻璃匣，當中放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匣子裏還有一個圓錦匣子。徐二化子取了出來，打開一看，却是一掛朝珠，一百零八顆，都

是指頂大的珍珠穿成的。徐二化子又在身邊取出兩個小小鋪匣來道：「這如意朝珠，費心代送到令祖老太爺處，是不成個禮的，不過見個意罷了。」說罷遞過那兩個小匣子道：「這點點小意思，是孝敬二爺的。務乞笑納。」受百接過也不開看，只往桌上一放道：「你看天氣已經要黑下來了，鬧到這會纔來，又要我連夜的走一躡；你們差使人也得有個分寸。」徐二化子連忙請了個安道：「我的二爺你備那裏不行個方便，這個簡直是作好事。二爺把他辦妥了，就是救了他一家四五十個人的性命，這不感動神佛保佑二爺升官發財嗎？」受百道：「一個人總不要好說話，像我就叫你們麻煩死了。」徐二化子又請了一個安道：「務求二爺方便這一回，我們隨後補報。就是我呢，以後再有這種繁瑣事情，我也不敢再經手了。」受百哼了一聲，又嘆了一口氣，便直着嗓子，喊套車子。徐二化子又連忙請了個安道：「謝二爺！」方纔辭了出去。忽然又回轉來道：「那兩樣東西，請二爺過目。」受百道：「誰要他的東西，你給他拿回去罷。」徐二化子道：「請二爺留着賞人罷。」一面說，一面把兩個小匣子打開，等受百過了目，方纔出去。受百看那兩樣東西，一個是玻璃綠的老式班指，一個是銅錢大的一座鑽石帽花，仍舊把匣子蓋好，揣在懷裏。叫家人把如意朝珠，拿到上房裏去，一面心中盤算，這如意可以留着做禮物送人，帽花班指留下自用。只有這掛朝珠，就是留着他也掛不出去，不如拿去孝敬了祖爺爺和哥哥，幹旋那件事。曉得代哥哥打算還不失為小人之君子。左右是我動刑的一句話嚇出來，定了主意，專等明天行事，一夜無話。次日趕一個早，約莫是他乾祖父下值的時候，便懷了朝珠，趕到他宅子裏去，叩過頭，請過安，便稟道：「烏將軍那裏，一向並不是敢慳吝，實在一時湊不上來。昨天孫兒去責備過了，他說三天之內，照着祖爺爺的吩咐送過來，請祖爺大發慈悲，代他們打點打點。」他乾祖父道：「可不是嗎？我眼睛裏還看得見他的錢嗎？現在那些中堂大人們，那一個不是棺材裏伸出手來死要的。」受百跪下來磕了個頭道：「孫兒孝敬祖爺爺的。」一面將一匣朝珠呈上。他乾祖父並不接受道：「你揭開看。」受百揭開匣蓋，他祖父定睛一

看見是一掛珍珠朝珠。暗想老佛爺現在用的，雖然有這個圓，却還沒有這個大。我一向要弄這麼一掛，可奈纔配不勻停。今天可遇見了。想罷，纔接在手裏道：「怎好生受你的。」受百又磕了一箇頭，謝過賞收，纔站起來道：「這箇不是孫兒的，是孫兒哥哥差人連夜趕送進來，叫孫兒代獻祖爺爺的。」他乾祖父道：「是啊，你昨天說甚麼人要參你哥哥？」受百道：「是江蘇巡撫。」他乾祖父道：「你哥哥在那裏？」受百道：「是江甯藩司。」他乾祖父想了一想道：「江甯藩司，江蘇巡撫，不對啊，他怎麼可以參他呢？」受百道：「他終究是個上司，打起官話來，他要參就參了。」他乾祖父道：「豈有此理，你哥哥也是我孫子一樣。」（是朝珠說話也）咱家的小孩子出去，都叫人家欺負了，那還成個話？你想個甚麼法子，懲治懲治那姓葉的，我替你辦。」受百道：「孫兒不敢放恣，只求把姓葉的調開了就好。」他乾祖父道：「你有甚麼主意，去和軍機上華中堂說去，就說是我的主意。」受百又叩頭謝過，辭了出來，就去謁見華中堂，把主意說了。只說是祖爺爺交代如此辦法。華中堂自然唯唯應命。過了幾天，新疆巡撫出了缺，軍機處奉了諭旨，新疆巡撫着葉某人調補。江蘇巡撫着惠福補授。却把一個順天府府尹放了江甯藩司。另外在京員當中簡了個順天府府尹。這一個電報到了南京，頭一個是藩台快活，閣城文武印委各員紛紛稟賀。制台因為新藩台來向須時日，便先委巡道署理了藩台，好等升撫交代。藩篆先去接印，却委苟才署了巡道。苟才這一喜，正是

憲恩深望如鼂戴，
僉事威嚴展狗才。

未知苟才署了巡道之後，又復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調度才高撫台運泥土

被參冤抑觀察走津門

苟才得署了巡道，那且不必說。只說惠升撫交卸了藩篆，便到各處辭行，乘坐了鈞和差船，到了鎮江起岸，自

長鎮道鎮江府以下文武印委各員，都到江邊恭迓憲節。丹徒舟陽兩縣早已預備行轅，新撫臺捨丹登陸，坐了人抬綠呢大輪到行轅裏去。輪子走過一處地方，是個河邊，只見河岸上磚土堆積如山，沿岸迤邐不絕。惠撫臺坐在輪子裏，默默尋思：這鎮江地方，想不到倒是出土的去處。一路思想，不覺已到行轅。徒陽兩縣坐在那裏伺候。惠撫臺便叫兩縣上來見。兩縣連忙進內，行禮已畢。惠撫臺問道：「方纔兄弟走過一處地方，看見一條河道，兩岸上的土，却堆放得不少，那是甚麼地方？」丹陽縣一想回道：「那條河便是丹徒丹陽的分界，叫做徒陽河。因為年久淤塞，近來僱工挑濬，兩岸的土，都是從河底挖上來的一時沒地方送，暫時堆在那裏的。」惠撫臺大喜道：「兄弟，倒代你們想了一個送處。南京現在開闢馬路，漫到四處的找土填地，誰知南京土少得狠，這裏有了那麼許多土，從明日日起，就陸續把他送到南京去，以為填馬路之用。」徒陽兩縣一時未便稟駁，只得應了幾個是字。下來，恰好遇了開濬徒陽河工程委員進去，兩縣便把上項話告訴了他。委員道：「這個辦不到，爲了那不相干的泥土，還出了運費運到南京呢。」說罷，自端了手版上去謁見。原來惠撫臺的意思，到了鎮江，只見幾個現任官，那地方上一切委員都不見的。因爲看了這個手版，是開濬徒陽河的工程委員，他心中有了運土往南京的一篇得意文章，恰好這是個工程委員，便傳見了委員。行過禮之後，撫台先開口道：「那某某河的工程，是你老哥辦着？」委員道：「是卑職辦着徒陽河工程。」撫台道：「我不管徒羊也罷，徒牛也罷，河裏挖出來的土，都給我送到南京去。因爲南京此刻要修馬路，沒土，這裏挖出來的土太多，又沒個地方存放，往南京一送，豈不是兩得其便嗎？」委員道：「這裏的土，往南京送，恐怕僱不出那許多船，並且船價貴了，怕不合算。」撫臺道：「何必要僱船？就由輪船運去就行了。又快。」委員不敢多說，只得答應了幾個是字。撫臺也就端茶送客。委員退了出來，一肚子又好氣又好笑。一運到鎮江府去，上衙門裏知道這件事，求府尊明日謁見時，轉個圍，府尊道：「這個怎樣辦得到？那稀僻的人家外國人的輪船肯裝嗎？我明日代你們回就是了。」委員退了出來，又到

長鎮道衙門去求見，稟知這件事。道臺聽了，不覺好笑起來道：「好了！有了這種精明上司，咱們將來有得伺候呢。你老哥也太不懂事了。這是撫憲委辦的，你不就照辦，將來報銷多少，是這一筆運費，都往著奉撫憲諭的款子不夠，管上來領，也說是奉撫憲諭的。咱們好駁你嗎？」委員聽了道臺一番氣話，默默無言。道臺又道：「趕明天見了再說罷。」一面拿起茶碗，一面又道：「還是你們當小差使的好，像這種事情，到兄弟這裏一回，老兄的干係就都卸了。釘子由得我去碰。」委員也無言可答，又不便說是是，只得一言不發，退了出來。到了明日，道府兩位一同到行轅稟安。稟見及至相見之下，撫臺又說起要運土往南京的話。道府道：「昨天委員已經到卑府這邊說過，用民船運呢，怕沒那麼些民船，要用輪船運罷。這個稀僻的東西，怕輪船不裝肯。」撫臺道：「外國人的輪船不肯罷了，我們招商局的船呢，也不肯裝，說不過去罷。」府尊道：「招商局船也是外國人在那裏管事。」撫憲道：「他們嫌辦，也有個法子，弄了麻布袋來，一袋一袋的都盛起來縫了口，不就裝去了嗎？」府尊道：「那麼一來，費用更大了，恐怕不上算。到底不過是黏土罷了。」撫臺怒道：「你們怎都沒聽見南京地方後土，這會兒等土用，化了錢，還沒地方買。你當兄弟真糊塗了。」府尊和撫臺答話時，道臺坐在半邊，一言不發。只冷眼看着府尊去碰釘子。此時撫臺却對道臺說道：「凡是辦事的人，全靠一個調度。你老哥想這裏挖出來的土，堆得漫到四處都是，走路也不便當。南京恰在那裏等土用，這麼一調度，不是兩得其益麼？」道臺道：「往常職道晉省，看見南京城裏的河道，也淤塞的了不得，其實也狠可以開濬開濬，那土就怕要用不完了。」撫臺一想，這話不錯，然而又不肯認錯，便道：「那麼這邊的土，就由他那裏堆着。」道臺道：「這邊租界上，有久造房子，要來墊地基，叫他們挑去，非但不化挑費，多少還可以賣幾個錢呢。」撫臺道：「南京此刻沒有開河的工程，咱們既然辦到這個工程，也不在乎費土那點小費，叫人家聽着笑話。還是照兄弟的辦法罷。」道府二人，無可奈何，只得傳知工程委員去辦。那工程委員聽說用麻袋裝土，樂得從中撈點好處，便打發人去辦。登時把鎮江府城

廂內外各麻包店的麻包，買個一空，僱了無限若干人，在那裏一包一包的盛起來，又用了麻線、蓬針，一律的縫了口，從徒陽河邊，一直運送到江邊，上了招商蕙船。這東西雖然不要完稅，却是出口貨物，照例要報關的。又要忙着報關，等上水船到了，便往船上送。船上人問知是爛泥，便不肯放在艙裏，只叫放在艙面上。把一個艙面堆積如山的堆起來，到了南京，又要在下關運到城裏，鬧的南京城廂內外的人，都引為笑話。說新撫合一到鎮江，便刮了多少地皮，却往南京來送。如此裝運了三四回，還運不到十分之一。恰好一回土包上齊了船之後，船便開行，却遇了一陣狂風暴雨，那艙面的土包，一齊溼透了。慢慢的溶化起來，加之船上塔客，看見船上堆了那許多麻包，不知是些甚麼東西，挖破了來看，看見是土，還以為土裏藏着甚麼呢。又要挖進去看，那窟窿便越挖越大，又有些是縫口時候沒有縫好的，過了這一陣狂風大雨，便溶化得一齊卸了下來，鬧得滿艙面都是泥漿。船主恨極了，叫了買辦來罵，買辦告訴他，這是蘇州撫台叫運往南京去的。外國人最是勢利，聽說是撫台的東西，他就不敢多說。一面叫人洗，那裏禁得黃豆般大的雨點，四面八方打過來，如何洗得乾淨，只好由他。等趕到南京時，天色還沒大亮，輪船剛靠了蕙船，便有一班挑夫車夫，與及客棧裏接客的一齊擁上船來。有個喊的是挑子要罷，有個喊的是車子要罷，有兩個是大觀樓啊，名利棧啊，不道一律的聲猶未了，或是仰跌的，或是扑跌的，更有一班挑夫，手裏拿着扁擔扛棒，打在別人身上的，及至爬起來，立脚未定，又是一跌。那站得穩，不至於跌的，被旁邊的人一碰，也跌下去了。登時大亂起來，不上一會功夫，帶得滿艙裏面，都是泥漿。恰好這一回，有一位松江提督，附了船來，要到南京，見制台的。船到時，便換了行裝衣帽，預備登岸。這裏南京，自然也有一班管弁接他的差，無端到了船上，一個個都跌得頭暈眼花。到官艙裏，裏見時，沒有一箇不是泥蛋似的。那提督大人，便起身上岸，不料出了官艙，一腳踏到外面，仰面就是一箇跟斗，把他一半跌在裏面，一半跌在外面，嚇得一眾人，連忙趕來攙扶。誰知一個站脚不穩，恰恰一跌，爬在提督身上，趕忙起來時，已被提督大罵不止。一面起來，

重新到槍裏去，開衣箱換衣服，一根花翎，幸而未會跌斷。更衣既畢，方纔出來。這回却是戰戰兢兢的，低下頭一步一步的，捱着走，不敢攔他，那昂藏氣概了。那一班在槍外站班的，見他老人家出來，軍營裏的規矩，總是請一個安。誰知這一請安，又跌下了四五個人。那提督也不暇理會，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蘆船上。又從蘆船上捱到馬頭上。這一回幸未墮越，方纔上橋而去。再說船上那些爛泥包兒，一個個多已瘡了，用手提一提，便擠出無限泥漿。馬頭上小工，都不肯搬，鬧了一會，船上買辦急了，通知了岸上巡防局，派了局勇到船上來彈壓。衆小工無奈，只得連拖帶拽的，起到蘆船上。好好的一座蘆船，又變成一隻泥船了。蘆船上人急了，只得又叫人拖到岸上去，偏偏連日大雨不止，鬧得招商局碼頭泥深沒踝，只這一下子，便鬧到怨聲載道。以後招商船也不肯裝運了，方纔罷休。且說惠撫合，在鎮江就鬧了兩天，遊過金山、焦山、北固山等名勝，便坐了官船，用小火輪拖帶，向蘇州進發。一面領出紅諭，定期接印。蘇州那邊，合城文武，自然一體恭迎。在八旗會館，備了行轅，撫台接見過僚屬之後，次日便去拜前任撫合，無非說幾句寒暄套話。到了接印那天，新撫合傳諭，因爲前任官眷未曾出署，就在行轅接印。舊撫合便委了中軍，齎了撫臺印信及旗牌、令箭等，排齊了職事，送至八旗會館。新撫臺接印謝恩受賀等，煩文不必細表。且說舊撫臺葉伯芬，交過印之後，便到新撫臺惠錫五處辭行。坐談了一會，伯芬興辭，錫五道：「兄弟有一句臨別贈言的話，不知閣下可肯聽受？」伯芬當他是甚麼好話，連忙應道：「當得領教。」錫五道：「閣下到了新疆那邊，正好多參兩個藩司。」伯芬聽了，不覺目定口呆，漲紅了臉，回答不上來。只好搭趣着走了。到了動身那天，錫五只差人拿個片子去送行。伯芬也自覺得無味，這裏錫五却又專人到京裏去，和他兄弟受了百商量，羅織了伯芬前任若干款，買出兩箇都老爺奏參出去。有旨即交惠福查明覆奏。他那覆奏中，自然又加了些油鹽醬醋在裏面。葉伯芬便奉旨革職。可憐他萬里長征的，到了新疆上任，不到半年，便碰了這一下子，好不氣惱。却又無可出氣，只揀了幾十個屬員有的沒的，出了些惡毒考語，繕成奏摺，倒填日子，奏參出去，以洩

其忿。等他交卸去了之後，過了若干日子，纔奉了上諭，葉某妻參某某等，着照所請該部知道。這一箇大參案出來了，新疆官場，無不恨如切骨。無奈他已去的遠了，奈何他不得。只此一端，亦可見葉伯芬的爲人了。且說苟才，署了巡道之後，因爲是箇短局，却還帶着那籌防局牙釐的差使，署了兩個多月。新任藩臺到了，接過了印，那原任巡道，應該要回本任的了。因爲制臺要栽培苟才，就委原任巡道去署淮揚道。傳見的時候，便說道：「老兄交卸藩篆下來，極應該就回本任，無奈揚州近日出了一起鹽務訟案，連鹽運司都被他們控到，兄弟意思，要委員前去查辦，無奈此時第一要機密，若是委員前去，恐怕他們得了信息，倒查不出個實情來。並且兄弟意中，也沒有第二個能辦事的人，所奉託辛苦一臄，務請到任之後，暗暗查訪，務得實情，以憑照辦。所有那訟案的公事，回來叫他們點查清楚，送過來就是了。」巡道受了這個米湯，自然是覺得感恩高厚，憲眷優隆了。奉了公事，便到署任去了。這裏苟才，便安穩穩署他的巡道。此時一班候補道，見苟才的署缺，變了個長局，便有許多人鑽謀他的籌防局牙釐局了。制臺也覺得說不過去，便委了別人。苟才雖然不高興，然而自己現成，抓了印把子，也就罷了。誰知道個當刻兒，又出了調動，那位兩江制臺，調了直隸總督，並且有迅速來京，陛見字樣。兩湖總督，調了兩江。電報一到，那南京城裏的官場，忙了個奔走汗流。登時稟賀的轎馬，把兩江保障，三省鈞衡兩面，鞍門，都塞滿了。制臺忙着交卸進京，照例是藩臺護理總督，巡道署理藩臺。苟才這一樂，登時就同成了天仙一般。雖然是看幾天印把，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好處，面子上却增了多少威風。因此十分得意。誰料他所用的，一個家人，名叫張福的，係湖北江夏人。他初署巡道時，正是氣餒初張的時候，那張福忽然偷了他一點甚麼東西，他便拿一張片子，叫人把張福送到首縣去叫辦。首縣便把張福打了兩百小板子，遞解回籍。張福是個在衙門公館當差慣了的人，自有他的路子，遞回江夏之後，他便央人弄到總督衙門文案委員趙老爺處做家人。他心中把苟才恨如徹骨，沒有事時，便把苟才送少奶奶給制臺的話，加點材料，對同事各人淋漓盡致的說起來。大家

傳作新聞，久而久之，給趙老爺聽見了，便把張福叫上去問。張福見主人問到這一節，便盡情傾吐。趙老爺聽了，也當作新聞，茶餘酒後，未免向各同事談起。久而久之，連兩湖督憲都知道。說南京道員當中有這麼一個人，還叫他署事。那吏治就可想了。加以他的大名叫得別致，大家都叫別了，總是叫他狗才。所以一入耳之後，便不會忘記的。因此苟才的行爲，久已在兩湖督憲洞鑿之中的了。兩湖督憲奉了上諭調補兩江之後，便料理交代。這邊的印務，是奉旨交湖北巡撫兼署的。交代過後，便料理起程，坐了一號淺水兵輪，到了南京，領出紅輪定期接印。那時離原任總督交卸的日子，雖然不過十多天，然而苟才已經心滿意足了。却是新制臺初到時，各官到馬頭迎迓。新制臺見了苟才手版，心中已是一條刺。及至延見之時，不住的把雙眼向苟才釘住。苟才那裏知道這裏面的原委，還以爲新制臺賞識他的相貌呢。及至新制臺接印之後，苟才也交卸藩篆，仍回署任。不出三日之內，忽然新制臺一個札子下來，另委一個候補道去署淮揚道篆，却飭令原署淮揚道，仍回巡道本任。現署巡道苟才，着另候差委。這麼一個札子下來，別人猶可，惟有苟才，猶如打了個悶雷一般。正不知是何緣故。要想走走路子，無奈此時督轅內外各人，都已換了重新交結起來，狼要費些日子。有兩個新督憲，要調過來的人，明知他是紅的，要去交結他時，他却有臉像要理不理的樣子。苟才心中滿腹狐疑，無從打聽。不料新督憲到任三個月之後，照例甄別屬員，便把苟才插入當中，用了「行止齷齪，無恥之尤」八個字考語，把他參掉了。這一氣，把苟才氣的直跳起來。罵道：「從他到任之後，我就共不過見了他三次，他從那裏看見我的行止齷齪，從何知道我是無恥之尤？我這官司要和他到都察院裏打去。」罵了一頓，於事無濟，又不免拿家人僕婦去出氣。那些家人僕婦，看見主人已經革職，便有點看不在眼裏的樣子。從前受了主人的罵，無非逆來順受，此時受罵，未免就有點退有後言了。何況他是借此出氣的，罵得不在理上，便有兩個藉此推辭，另投別人的了。苟才也無可如何，回到上房，無非是唉聲歎氣。還是姨媽有主意，說道：「自從我們把少奶奶送給前任制台之後，也不會得着他

甚麼好處，他便走了。」苟才忙道：「可不是？早知道這樣，我不會留下，等送這一個」（奇想）姨媽道：「不是這樣說。你要送姨太太給他，也要探聽着他的脾氣，是對這一路的，纔送得着。要是不對這一路的，送他也不受呢。」苟太太道：「罷罷，我看他們男人們，沒有一個不對這一路的。隨便甚麼臭婊子，都拿着當寶貝，何況是人家的呢？」（第四十四回至此處猶吃醋餘波復蕩漾不止）姨媽道：「你們都不知說些甚麼，我在這裏替你們打算正經事呢。大凡人總有一箇情字，前任制台，白受了我們一位姨太太，我們並未得着他甚麼好處，他便走了。此時妹夫壞了功名，這邊是站不住的了，我看不如到北洋走一躡，求求他，總應該有個下文。你們看我的話怎樣？」只這一句話，便提醒了苟才道：「是呀，我到天津伸冤去。」即日料理到北洋去。正是：

三窟未能師狡兔，

一枝尙欲學鵲橋。

不知苟才到北洋去後如何，且待下回再記。

第九十四回 圖恢復冒當河工差 巧逢迎壟斷銀元局

苟才自從聽了姨媽的話，便料理起程到天津去。却是苟太太不答應。說是要去大家一股腦兒去，你走了，把我們丟在這裏做甚麼？苟才道：「我這回去，不過是盡人事以聽天命罷了。說不定有差使，沒差事，要是大家同去，萬一到了那邊，沒有事情，豈不又是個累好？歹我一個人去，有了差使，仍舊接了你們去，謀不着差事，我纔要回來打算的。一個人往來的，饒裏輕，要是一家子同去，有那饒裏，就可以過幾個月的日子了。何苦呢？」姨媽也從旁相勸。苟太太道：「你不知道，放他一個人出去，又是他的世界了。甚麼浪蹄子臭婊子，弄個一大堆，還不算數，還要叫他們充太太呢。」姨媽道：「此刻他又多了好幾年的年紀了，斷不至於這樣了，你放心罷。」苟太太仍是不肯。苟才道：「如果必要全眷同行，我就情愿住在南京，餓死也不出去了。」還是虧得姨媽從旁百般解

勤勤的苟太太點了頭，苟才方纔收拾行李，打點動身。附了江輪，到得上海，暫時住在長發棧。却在棧裏認得一個人，這個人姓童號叫佐閩，原是廣東人氏，在廣東銀元局裏做過幾天工匠，犯了事革出來，便專門做假洋錢，向市上混用，被他騙着的錢不少。此時因為事情穿了被人告發，地方官要拿他，他帶了家眷，逃到上海，也住在長發棧。恰好苟才來了，住在他隔壁房間，兩人招呼起來，從此相識。苟才問起他到上海何事的，佐閩隨口答道：「不要說起，是兄弟前幾年，向制台處上了一個條陳，現在我們中國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銀圓，利權外溢，莫此為甚，不如辦了機器來，我們設局自鑄。制台總算給我臉，批准了辦了機器來，開了個銀元局，鼓鑄，委了總辦會辦提調。因為兄弟上的條陳，機器化學一道，兄弟也向來考究的，就委了兄弟做總監工。當時兄弟曾經和總辦說明白，所有局中出息，兄弟要用二成，餘下八成歸總辦會辦提調，與及各司事等人俵分。辦了兩年，相安無事。不料前一向換了個總辦，他却要把那出息一股腦提去，只給我五釐，因此我不願意，辭了。差到上海頑一頑。」苟才道：「那銀元局總辦一年的出息有多少呢？」佐閩道：「那就看他派幾成給人家用了。我拿他二成，一年就是八十萬。」苟才聽了，暗暗把舌頭一伸，從此天天應酬佐閩。佐閩到上海，原是為的避地而來，住棧究非長策，便在虹口蓬路地方租了一所洋房，置備家私，搬了進去。在新賃房子裏，也請苟才吃過兩頓。苟才有事在身，究竟不便過於耽擱，便到天津去了。到得天津，下了客棧，將息一天，便到總督衙門去稟見。制台見了手本，觸起前情，便叫請。苟才進去，行禮之後，制台先問道：「幾時來的？」苟才道：「昨天纔到。」制台道：「我走了之後，你到底怎麼攪的把功名也弄掉了？」苟才道：「革道一向當差謹慎，是大帥明鑒的。從大帥榮升之後，不到半個月，就奉札交卸巡道印務，以後並沒得過差使，究竟怎樣被革的，革道實在不明白。」制台道：「你這回來有甚麼意思沒有？」苟才道：「求大帥栽培。」制台道：「北洋這邊呢，不錯，局面是大然而人也不少，現在候差的人，兄弟也記不了許多。況且你老哥是個被議的人，你只管候着罷，有了機會，我再來知照。」說罷，端茶送客。苟才只

得告辭出來。從此苟才十天八天去上一趟轅，朔望照例掛號請安；上轅的日子，未必都見着，然而十回當中，也有五六回見着的。幸得他這回帶着饒裏豐足，在天津一耽閣，就是大半年，還不至於拮据。而且制台幕裏一個代筆文案，姓冒號叫士珍，被他拉攏得極要好，兩個人居然換了帖。苟才是把兄，冒士珍是把弟，因此又多一條內線。看看候到八個月光景，仍無消息，又不敢當面催着，惟正想託冒士珍在旁邊探一探聲口，忽然來了個弋什，說是大帥傳見。苟才連忙換了衣冠，坐轎上轅，手版上去，馬上就請制台一見面便道：「你老兄來了差不多半年了罷？」苟才想了一想，回道：「革道到這邊八個多月了。」制台道：「我一點事沒給你，也抱歉得很。」苟才道：「革道當得伺候大帥。」制軍道：「今天早起來了個電報，河工上出了事了，口子決得不小，兄弟今天忙了半天，人都差不多委定了，纔想起你老兄來。」苟才道：「這是大帥栽培。」制台道：「你雖是個被議的人員，我要委你個差使呢，未嘗不可以，但是無端多你一個人去分他們的好處，未免犯不上，你曉得他們巴了多少年，就望這一點工程上撈兩個。（幸災樂禍直說出來）此刻仗了我的面子，多壓你一個人下去，在我固然犯不上，在你老哥也好像……」（說倒這裏，就停住了口。）苟才道：「只求大帥的栽培，甚麼都是一樣。」制台道：「所以啊，我想只管給你一個河工上的公事，你也不必到差，我也不批薪水，就近點就在這裏善後局，領點夫馬費，暫時混着，等將來合攏的時候，我隨摺開復你的功名。」苟才聽到這裏，連忙爬在地下，叩了三個頭道：「謝大帥恩典。」制台道：「這麼一來啊，我免了人家的閒話，你老哥也得了實在了。」苟才連連稱是。制台端茶送客，苟才回到下處，心中十分得意。到了明日，轅上便送了札子來，苟才照例賞了札費，打發去了。看那札子時，雖不會批薪水，却批了每月一百兩的夫馬費，也就樂得拿來往候家后去送。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早又過了三四個月，河工合攏了，制台的保摺出去了，不多幾日，批迴到了，別的與這書上不相干的，不要提他，單說苟才是賞還原官原銜，並賞了一枝花翎。苟才這一樂，樂得他心花怒放，連忙上轅去叩謝感恩，一面打電報到南京，

叫匯銀來，要進京引見。不日銀子匯到，便上轅裏見請咨，恭辭北上。到京之後，他原想指到直隸省的，因為此時京裏京外，佛佛揚揚的傳說，北洋大臣某人，聖眷優隆，有召入軍機之議。苟才恐怕此信果確，不難北洋一席，又是調來南京那魔頭，我若指了直隸，豈非自己碰到太歲頭上去？因此進京之後，未曾引見，先走路子，拜了華中堂的門心中一算，安徽撫台華筱他是華中堂的堂兄弟，並且是現任北洋大臣的門生，因此引見指省，便指了安徽，在京求了新拜老師華中堂一封信，到了天津，又求了制台一封信，對制台只說澆裏帶得少，短少指省費，是軍機掣了安徽的制軍自然給他一封信。苟才得了這封信，却去和冒士珍商量，不知鬼鬼祟祟的，送了他多少，叫他再另寫一封。原來大人先生著人的信，若是泛泛的，不過由文案上寫一封楷書，入行就算了，要是親切的，便是親筆信。但是說雖說是親筆，仍由代筆文案寫的。這回制臺給他的信，已是冒士珍代筆的了。他却還嫌保舉他的字眼，不甚着實，所以不惜工本，央求冒士珍另寫一封異常着實的。方繪上轅辭行，仍走海道，到了上海，先去訪着了童佐閣，查考了銀元局的章程，機器的價錢，用人多少，每天能進多少，官中餘利多少，一一問個詳細，便和童佐閣商定，有事大家招呼，方纔回南京去。見了鑒子，把這一年多的事情，約略述了一遍。消停幾天，便到安慶，去到省。安徽撫臺華照，本是軍機華中堂遠房兄弟，號叫筱池，因他歡喜優笑，人家就把他叫渾了，叫他做笑癡。當下苟才照例穿了花衣裏到，一面繳憑投信，一面遞履歷。（署過藩司想這履歷也大有可觀了，一笑）撫臺見有了一封軍機哥哥的信，一封老師的信，自然另眼相看，並且老師那封信，還說得他品端學粹，才識深長，更是十分器重。當下無非說兩句客套話，問問老中堂好啊，老師帥好，京裏近來光景怎樣啊？兄弟在外頭一碰，又七八年沒進京了，你老哥的才具是素仰的，這回到這裏幫忙，將來仰仗的地方多着呢。照例說了一番過去，不上半個月，便委了他一個善後局總辦。苟才一面謝委拜客到差，一面租定公館，專人到南京去接取眷屬。一面又自己做了一個條陳底稿，自到差之後，本來請的有現成老夫子，便叫老夫子修改，老夫子又代他

斟酌了幾條，又把他連篇的白字改正了，文理改順了，方纔騰正。到明日上轎，便遞了上去。他是北洋大臣說過保才識優長的，他的條陳，撫臺自然要格外當心去看。當下只揭了一揭，看了大略，便道：「等兄弟空了，慢慢細看罷。」苟才又回了幾件公事，方纔退出。又過了兩天，他南京家眷到了，正在忙的不堪，忽然來了個戈什，說院上傳見。苟才立刻換了衣冠上院，撫臺一見了，便道：「老兄的才具，着實可以。我們安徽本來是個窮省分，要說到理財呢，無非是往百姓身上想法子。安徽百姓窮，禁得住幾回敲剝？難為老兄想得到。」苟才一聽，知道是說的條陳上的事情，便道：「大帥過獎了。其實這件事，首先是廣東辦開的頭，其次是湖北，此刻江南也辦了。職道不過步趨他人，後塵罷了。」撫臺道：「是啊，兄弟從前也想辦過來，問問各人，都是說好的。甚麼裕國便民咧，收回利權咧，說得天花亂墜。等問到他們要緊的話，却都說住了。你老哥想沒一個內行懂得的人，單靠兄弟一個那裏擔代得許多？老哥的手摺，兄弟足足看了兩天，要找一件事再問問，都沒有了。都叫老哥說完了。」苟才此時心中十分得意，因說道：「便是職道承大帥栽培，到了善後局差之後，細細的把歷年公事看了一遍，這安徽公事實在難辦。在底下當差的原是奉命而行，沒有責成的，就難為上頭的籌劃。所以不能不想個法子出來，活動活動。」撫臺道：「是啊，這句話對極了。當差的人，要都跟老哥一樣，還有辦不下來的事情嗎？但是這件事情，必要委筆了，纔可以開辦。你老兄肯擔了這個干係，兄弟就馬上拜摺了。」苟才道：「大帥的栽培，職道自然有一分心，盡一分力。」撫臺喜孜孜的，送客之後，便去和妻摺老夫子商量，繼了個妻摺。次日便展拜發出。苟才上院回家之後，滿面得意，自不必說。忙了兩天，纔把一座公館收拾停當。那位苟太太却在路上受了風寒，得了感冒，延醫調治，迄不見效。纏綿了一個多月，竟嗚呼哀哉了。苟才平日本是厭惡他，悍妒潑刺，樣樣俱全，巴不得他早死了，不過有姨媽在旁，不能不乾號兩聲罷了。苟才一面料理後事，一面叫家人拿手版上稟去請十天期服假。可巧這天，那妻摺的批迴到了，居然準了。撫臺要傳苟才來見，偏偏他又在假內，把個撫臺急的，了不得。苟

才是撫帥的紅人，同寅中那個不巴結，出了個喪事，吊唁的人，自然不少。忙過了盛殮之後，便又商量刻訃，擇日開吊，又到城外一個甚麼廟裏，商量寄放棺木。諸事辦妥，假期已滿，上院銷假。撫合便和他說：「上頭準了，這件事要仰仗老兄的了。兄弟的意思，要連工程建造的事，都煩了老兄。」苟才道：「這一着且慢一慢，先要到上海定了機器，看了機器樣子，量了尺寸，纔可以造房子呢。」撫合見他樣樣在行，越覺歡喜。又說了兩句唁慰的話，苟才便辭了回家。到一晚時，院上已送了一個札子來，原來是委他到上海辦機器的。苟才便連忙上院謝委，辭行。乘輪到了上海，先找着了童佐蘭，和他說知辦機器一事。童佐蘭在上海已經差不多兩年了，一切情形都甚熟悉，便帶苟才到洋行裏去，商量了兩天，妥妥當當的定了一分機器，訂好了合同，交付過定銀。他上條陳時，原是看定了一片官地，可以作為基址的。此番他來時，又叫人把那片地皮量了尺寸四至，草草畫了一個圖帶來。的又託佐蘭找一個工程師，按着地勢，打了一個廠房圖樣。凡以上種種，無非是童佐蘭教他的。他那裏懂得許多事情已畢，還不到二十天功夫，他便忙着趕回安慶，給死老婆開吊。一面和童佐蘭商定，一力在撫臺跟前保舉他，叫他一得信，就要趕來的。童佐蘭自然答應。苟才回到安慶之後，上院銷差，順便請了五天假，因為後天便是他老婆五七開吊之期，到了那天，却也熱鬧異常。便是撫院也親臨弔奠。當由家丁慌忙擋駕，忙過了一天，次日便出殯，出殯之後，又謝了一天客，方纔停當。上院銷差，順便就保舉了童佐蘭，說他熟悉機器工藝，又深通化學。撫臺就答應了將來用他，先叫他來見。苟才又呈上那張廠房圖，撫臺看過道：「這可是老兄自己畫的？」苟才道：「不，職道不過草創了個大概，這同奉差到上海，請外國工程師畫的。」撫臺道：「有了這個，工程可以動手了罷？」苟才道：「是。」撫臺送過客之後，跟着就是一個督辦銀元局房屋工程的札子下來。苟才一面打電報給童佐蘭，叫他即日動身前來，撫院立等傳見。不多幾天，佐蘭到了。苟才便和他一同上轅，撫院也都一齊請見。無非問了幾句機器製造的話，便下來了。從此苟才專仗了佐蘭做線索，自己不過當個傀儡，一面招募水木

匠前來估價起造房屋，有應該包工做的，有應該點工造的，又揀幾個平素肯巴結他的，佐貳裏請下來，派做了甚麼木料處、磚料處、灰料處的委員，便連他自己公館裏一班不識字沒出息，永遠惹不出事情的貧親戚，都有事了。甚麼督工司事、監工司事、某處司事、某處司事、胡亂裝些名目，一個個都支領起薪水來了。誰知他當日畫那片地圖時，畫掉了一缺，稍爲畫開了二三分，那個打樣的工程師，是照他的地勢打的，此時按圖佈置起來，却少了一個犄角，約莫有四尺多長，是個三角式。雖然照面積算起來，不到十方尺的地皮，然而那邊却是人家的一座祠堂，若把那房子挪過點來，這邊又沒出路。承造的工匠，便來請示。苟才也無法可想，只得和佐闈商量的。佐闈自去看過，又把這圖樣再三審度，也無法可想道：「爲今之計，只有再畫清楚地圖，再叫人打樣的了。」苟才道：「已經動了工了，那裏來得及？」佐闈道：「不然，就把那房子買了下來。」苟才一想，這個法子還可以使得便親自去拜懷甯縣，告知要買那祠堂的原故，請他傳了地保來，查明祠主，給價買他的。懷甯縣見是省裏第一箇紅人委的，如何敢不答應，便傳了地保，叫了那業主來，說明要買他祠堂的話。那業主不肯道：「我這箇是七八代的祠堂，如何賣得？」縣主道：「你看築起鐵路來，墳墓也要遷讓呢，何況祠堂？這個銀元局，是奏明開辦的，是朝廷的工程，此刻要買你的，是和你客氣辦法，不啊，就硬拆了你的，你往那裏告去？」那業主慌道：「這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這是合族的祠堂，就是賣，也要和我族人父老商量，他父老商量妥了，纔賣得啊。」懷甯縣道：「那麼限你明天回話，下去罷。」那人回去，只好驚動了族人父老商量，他以官勢壓來，無可抵抗，只得賣了。合族到祠堂裏請出神主，至於業主，到底得了多少價，那是著書的無從查考，不能造他謠言的。不過這筆錢，苟才是不能報銷的，不知他在那一項上的中飽，提出來彌補的就是了。從此之後，直到廠房落成，機器運到，他便一連當了兩年銀元局總辦，直到第三個年頭，却出了欽差查辦的事，正是：

追風莫漫誇良驥，

失火須防因驢龍。

從第八十六回之末，苟才出現，八十七回起，便敘苟才的事，直到此處九十四回已終，還不知苟才爲了何事，再到上海。誰知他這回到上海，又演出一場大怪劇的。且待下回再記。

第九十五回 苟觀察就醫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苟才自從當了兩年銀元局總辦之後，腰纏也滿了；這兩年當中，弄了五六個姨太太。（送了一個弄來五六個却是上算也可發一笑）等那小兒子服滿之後，也長到十七八歲了，又娶了一房媳婦。此時銀子弄得多，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只要這個銀元局總辦，由得他多當幾年，他便心滿意足了。不料當到第三年上，忽然來了個九省欽差，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財賦的。那欽差奉旨之後，便按省去查。這一天到了安慶，自撫臺以下各官，無不慄慄慄慄；第一是個藩臺，被他纏了又纏，弄得走頭無路，甚麼釐金咧，雜捐咧，錢糧咧，查了又查，駁了又駁。後來藩臺走了小路子，向他隨員當中去打聽消息，纔知道他是個色厲內荏之流，外面雖是雷厲風行，裝模作樣，其實說到他的內情，只要有錢送給他，便萬事全休的了。藩臺得了這個消息，便如法泡製，果然那欽差馬上就圓通了。同上去的公事，怎樣說怎樣好，再沒有一件駁下來的了。欽差初到的時候，苟才也不免慄慄危懼，後來見他專門和藩臺爲難，方纔放心。後來藩司那邊設法調和了，他却纔一封咨文，到撫臺處，叫把銀元局總辦苟道，先行撤差，交府廳看管；俟本大臣澈底清查，再行參辦。這一下子，把苟才嚇得三魂去了二魂，六魄賸了一魄。他此時功名，倒也不在心上；一心只愁兩年多，與童佐蘭狼狽爲奸，所積聚的一注大錢，萬一給他查抄了去，以後便難於得此機會了。當時奉了札子，府經歷便來請了他到衙門裏去。他那位小少爺，名叫龍光，此時已長到十七八歲了，雖是娶了親的人，却是字也不會多識幾個，除了吃喝嫖賭之外，一樣也不懂得。此刻他老子苟才，撒差看管，倘是有點出息的，就應該出來張羅打點了，他却還是昏天黑地的一天到晚，躲在賭場妓館裏。

胡鬧，苟才打發人把他找來，和他商量，叫他到外頭打聽打聽消息。龍光道：「銀元局差事，又不是我當的，怎麼樣的做算？我又沒經過手。這會兒出了事，叫我去打聽些甚麼？」苟才大怒，着實把他罵了一頓，然而於實事到底無濟，只好另外託人打聽。幸得他這兩年，出息的好，他又向來手頭是闊的，所有省裏印委候補各員，他都應酬得面面週到，所以他的人緣還好。自從他落了府經歷之後，來探望安慰他的人，倒也絡繹不絕。便有人暗中把藩台如何了事的一節，悄悄地告訴了他。苟才便託了這個人去代他竭力斡旋。足足忙了二十多天，苟才化了六十萬兩銀子，好容易，就此偃旗息鼓的去了。苟才把事情了結之後，雖說免了查辦，功名亦保住了，然而一個銀元局差使，却弄掉了化的六十萬雖多，幸得他還不在乎此。（六十萬還不在乎此，真是嚇煞人。）每每自己寬慰自己道：「我只當代他白當了三個月差使罷了。」幸得撫台憲眷還好，欽差走後，不到一箇月，又委了他兩三個差使，雖是遠不及銀元局的出息，面子上却是狠過得去的了。如此又混了兩年。撫台調了去，換了新撫臺來，苟才便慢慢的，不似從前的紅了，幸得他官囊豐滿，不在乎差使的了。閒閒蕩蕩的，過了幾年，覺得住在省裏，沒甚趣味，兼且得了個怔忡之症，夜不成寐，聞聲則驚。在安慶醫了半年，不見有效，便帶了全眷，來到上海，在靜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遍處訪問名醫，醫了兩個月，也不見效。所以又來訪繼之，也是求薦名醫的意思。已經來過多次，我却沒有遇着，不過就聽得繼之談起罷了。當下繼之到外面去應酬他，我自辦我的正事。我的正事辦完，還聽得他在外面高談闊論，我不知他談些甚麼，心裏熬不住，便走到外面與他相見。他已經不認得我了，重新談起，他方纔省悟。又和他拉拉扯扯，說些客氣話。我道：「你們兩位在這裏高談闊論，不要因我出來了，打斷了話頭，讓我也好領教領教。」苟才聽說，又回身向繼之，汨汨而談，直談到將近斷黑時，方纔起去。我又問了繼之，他所談的上半年截，方纔知道，是苟才那年，帶了大兒子到杭州去就親，聽來的一段故事。今日偶然提起了，所以談了一天。你道他談的是誰？原來是當日做兩廣總督，汪中堂的故事。那位汪中堂是錢塘縣人。

正室夫人早已沒了，只帶了兩個姨太太赴任。其餘全眷人等，都住在錢塘原籍，把自己的一個妹子，接到家裏來當家。他那位妹子，是個老寡婦了，夫家沒甚家累，哥哥請他回去當家，自然樂從。在府中上下人等，自然都稱他爲姑太太。中堂的大少爺，早已亡故，只賸下一個大少奶奶，還有一個孫少爺，年紀已經不小，已娶過孫少奶奶的了。那位大少奶奶，向來治家嚴肅，內外界限極清，是男底下人，都不準到上房裏去。丫頭們除了有事，跟上人出門之外，不準出上房一步。因此家人們，上他一個徽號，叫他迂奶奶。自從中堂接了姑太太來家之後，迂奶奶把他待得如同婆婆一般，萬事都稟命而行，教訓兒子，也極有義方。因此內外上下，都有個賢名。只有一樣未能免俗之處，是最相信的菩薩。除了家中香火之外，還天天要入廟燒香。別的婦女入廟燒香起來，是無論甚麼廟，都要到的。迂奶奶却不然，只認定了一個甚麼寺，是他燒香所在。其餘各廟，他是永遠不去的。有一天他去燒香回來，轎子進門時，看大門上家裏所用的裁縫，手裏做着一件質地紗披風，便喝停住了轎，問那披風是誰叫做的？裁縫連忙垂手稟稱，是孫少爺叫做的。大約是孫少奶奶用的。迂奶奶便不言語，等轎子抬了進去，回到上房之後，把兒子叫來。孫少爺不知就裏，連忙走到迂奶奶見了，劈面就是一個巴掌。問道：「你做紗披風給誰？」孫少爺被打了一下，吃了一驚，不知何故。及至迂奶奶問了出來，方纔知道，回道：「這是媳婦要用的，並不是給誰。」迂奶奶道：「他沒有這個。」孫少爺道：「有是有的，不過是三年前的東西，不大時式了，所以再做一件。」迂奶奶聽說，劈面又是一個巴掌，嚇得孫少爺連忙跪下。孫少奶奶知道了，也連忙過來跪着陪不是。迂奶奶只是不理。旁邊的丫頭老嫗，看見了，便悄悄的去報知姑太太。姑太太聽了，便過來說情。迂奶奶道：「這些賤孩子，我平日並不是不教訓他，他總拿我的話，當做耳邊風，出去應酬的衣裳，有了一件就是了，偏是時式咧，不時式咧，做了又做，三年前的衣服，就說不時式了，我穿的，還是二十年前的呢。不要說是自己沒能耐，不能進學中舉，自己混個出身去賺錢吃的穿的，都是祖老太爺的，就是自己自有能耐，做了官賺了錢，（必要做官方能賺錢是仕

官人家口吻)也要想想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的話,一絲一縷,當思來處不易,這些話我少說點一天也有四五遍,教他們,他們拿我的話不當話,你說氣人不氣人?」姑太太道:「少奶奶說了半天,到底誰做了甚麼來啊?」迂奶奶道:「那年辦喜事,我們盤裏是四季衣服都全的,他那邊陪嫁過來的,完全不完全,我可沒留神,就算他不完全罷,有了我們盤裏的,也就夠穿了,叫甚麼少奶奶嫌式子老了,又在那裏做甚麼實地抄披風了,你說他們鬧不鬧?」姑太太道:「年輕孩子們要時式要好,看是有的,少奶奶教訓過就是了,饒了他們,叫起去罷,叫他們下回不要做就是了。」迂奶奶道:「呀,姑太太這句話可寵起他們來了,甚麼叫做年輕小孩子,就應該要時式要好好看我也從年輕小孩子上過來的,不是下娘胎就老的,我可沒那樣過,我偏不饒他們,看拿我怎麼?」姑太太無端碰了這麼個釘子,心裏老大不快活,冷笑道:「不要說我們這種人家,多件把披風,算不了甚麼,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只要做起來,不拿他瞎糟撻,也就算得一絲一縷,想到來處不易的了,要是天下人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氣,只怕那開綢緞舖子的人,都要餓死了。」迂奶奶聽了,並不答姑太太的話,却對着兒子媳婦道:「好好!怨得呢!你們是仗了硬腰把子來的,可知道你們終究是我的兒子媳婦,憑你腰把子再硬點,是沒用的。」姑太太聽了,越發氣了上來,說道:「少奶奶這是甚麼話?他是姓汪的人,化他姓汪的錢,再化多點,也用不着我旁人做甚麼腰把子。」迂奶奶道:「就是這個話,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管得着姓汪的事,我可沒管到別姓人家去。」姑奶奶這一氣,更是非同小可,要待和他發作起來,又礙着家人僕婦們,看着不像樣,暫時忍了這口氣,不再理他,回到自己房裏,把迂奶奶近年的行爲,起了個電稿,用自己家裏的密碼,編了電報,叫家人們送到電報局,發到廣東。那位兩廣制軍,得了電報,心裏悶悶不樂,想了半天,纔發一個電報給錢塘縣,這裏錢塘縣知縣,無端接了廣東一個頭等印電,心中驚疑不定,不知是何事故,連忙叫師爺譯了出來,原來是某寺僧,名某某,不守清規,祈着訪問,提案嚴辦,餘俟函詳。共是二十二個字,其餘便是收電人名,發電人名及一個印

字知縣看了，十分惶惑，不知道這位老先生爲了甚事。老遠的從廣東打個電報來，辦一個和尚。這和尚又犯了甚麼事？杭州城裏多少紳士，都不來告發，却要勞動他老先生，老遠的告起來。又叫我作爲訪案，又叫我嚴辦，却又只說得他不守僧規四個字，叫我怎樣嚴辦法呢？辦到甚麼地步纔算嚴呢？便拿了這封電報，和刑名老夫子商量。老夫子道：「據晚生看來，我們這位老中堂，是一位阿彌陀佛的人，聽說他在廣東殺一回強盜，他還代那強盜念一天往生咒。（千古奇事若使之行兵賞如何）他有到電報要辦的人，所犯的罪，一定是大的。不啊，便怕有關係到他任府上的事。據晚生的意思，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來，一面打個電，請示辦法。好得他有餘俟函詳一句，他墨信裏頭總有一個辦法在內，我們就照他辦就是了。老父臺（刑名皆紹興人故稱錢塘縣爲老父臺也）以爲如何？」知縣也沒甚說得，只好照他的辦法，立刻出了票子，傳了值日差役，去提和尚。說馬上要人問話，不一會提到了，知縣意思要先問一堂，回想這件事，又沒個原告，那電報又叫我作爲訪案的，叫我拿甚麼話問他呢？沒奈何，叫把他先押起來，明天再問。誰知道了，明天大清早，知縣纔起來，門上來報，任府上大小奶奶來了，知縣吃了一驚，便叫自己孺人迎接。款待奶奶，行過禮之後，便請見老父臺。知縣在房裏聽見十分詫異，只得出來相見。見禮已畢，奶奶先開口道：「聽說老父臺，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來，不知他犯了甚麼事？」知縣聽說心中暗想，刑席昨天料說這和尚關涉他家的事，這句話想是對了。此刻他問到了，叫我如何回答呢？若說是我訪拿的，他更要釘着問他犯的是甚麼罪，那更沒得回答了。奶奶見知縣不答話，又追問一句道：「這個案又是誰的原告？」知縣道：「原告麼，大得狠呢。」嘴裏這麼說，心裏想到，不如推說上司叫拿的，他便不好再問。回想又不好，他們那等人家，那個衙門他不好去，我項多不過說撫台叫拿的，萬一他走到撫台那裏去問，我豈不是白碰釘子？奶奶又頂着問道：「到底那個是原告，大到那麼個樣子，也有個名兒？」知縣此時主意已定，便道：「是閩浙總督昨天電札叫拿的。」奶奶吃了一驚道：「他有甚麼事，犯到福建去要那邊

電札來拿他？」（兩句他字奇極）知縣道：「這個侍生那裏知道？大約福建那邊有人把他告發了。」迂奶奶低頭一想道：「不見得。」知縣道：「沒有人告發，何至於驚動到督帥呢？」迂奶奶道：「這麼罷，此刻還不知道他犯的是甚麼罪，若父台也不便問他，拿他擱在衙門裏，倒是個累贅（你拿去了又嫌累贅一笑）念他是個佛門子弟，準他交了保羅。」知縣道：「這是上憲電拿的犯人，似乎不便交保。」迂奶奶道：「交一個靠得住的保人，隨時要人，隨時交案，似乎也不要緊。」知縣道：「那麼侍生叫保出去就是。」迂奶奶道：「叫誰保呢？」知縣道：「那得要他自己找出入來。」迂奶奶道：「就是我来保了他罷。」知縣心中只覺好笑，因說道：「府上這尋人家，少夫人出面保個和尚，似乎叫旁人看着不大好看，不如少夫人回去，叫府上一個管家來保去罷。」迂奶奶臉上也不覺一紅，說道：「那就叫我的轎夫，具個名可使得？」知縣道：「這也使得。」迂奶奶便叫跟來的老媽子，出去叫轎夫阿三，具保狀馬上保了和尚出去。知縣便道：「如此少夫人請寬坐，待先出去發落了他們。」說罷，便到外頭去，叫傅地保。原來知縣心中，早就打了主意，知道這裏面，一定有點蹊蹺，不過看着那迂奶奶也差不多有五十歲的人，疑心不到那裏去就是了。但是叫他們保了去，萬一將來在中堂，一定要人，他們又不肯交，未免要怪我辦理不善，所以特地出來，傳了地保，硬要他在保狀上，也具個名字，並交代他，切要留心，如果被地走了，追你的狗命。」那地保無端背了這個干係，只得自認晦氣，領命下去。這件事，早又傳到姑太太耳朵裏去了，不覺又動了怒。詳詳細細的，又是一個電報到廣東去。此時錢塘縣，也有電報去了。不一日，就有回電來，和尙仍請拿辦，並請到西湖邊某園某堡地方，額鑄某某精舍屋內，查抄本宅失賊，並將房屋發封云云。知縣一見，有了把握，立刻飭差去提和尙。立時三刻就要人，一面親自坐了轎子，帶了差役書吏，叫地保領路去查賊封屋。到得那裏，入門一看，原來是三間兩進的一所精緻房屋，後面還有一座兩畝多地的小花園，外邊當中供了一尊哥審觀音大士像，有幾件木魚鐘磬之類，入到內進，只見一律都是紅木家伙，擺設的都是夏鼎商彝，牆上

的字畫，十居其九，是在中堂的上款。再到房裏看時，紅木大床，流蘇熟羅帳子，妝奩器具，應有盡有。甚至便盥馬桶，也不遺一件。衣架上掛着一領袈裟，一頂僧帽；床下又放着一雙女鞋。還有一面小鏡架子，掛着一張小照，仔細一看，正是那個迂奶奶。知縣先拿過來，揣在懷裏，書吏便一一查點東西登記，差役早把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和尚，及兩個老嫗，一個丫頭，拿下了。查點已畢，便打導回衙。一面發出封條，把房屋發封。知縣回到衙門時，誰知迂奶奶已在上房了。見了面，就問道：「聽說老父臺把我西湖邊上一所別墅封了，不知爲着何事？」知縣回來時，本要到上房更衣歇息，及見了迂奶奶，不覺想起一樁心事來，便道：「侍生是奉了老中堂之命而行，回來問過了，果然是少夫人的，自然要送還。此刻侍生要出去發落一件稀奇古怪的案件，就在二堂上問話。」又對孺人道：「你們可以到屏風後面看看。」說着，匆匆出去了。正是：

只爲遭逢強令尹，頓教愧煞少夫人。

不知那錢塘縣出去發落甚麼稀奇古怪案件，且待下回再記。

近日見一文鈔，所爲文高談忠孝節義，良知良能，罵他人之屈膝事敵，賣國求榮者，幾於十之五六，以爲必大君子之作矣。掩卷視書眉，乃錢謙益之文也。嗚呼！今而後吾又當換一副讀史之眼矣。雖高談忠義之古人，而畢生未遭顛沛如文文山謝枋得者，吾不敢信其果能躬行實踐矣。此非吾之厚誣古人。錢謙益有以啓之也。吾亦不敢輕於發言矣。吾言之，吾不敢自知能行之否，亦非吾之甘於自棄。錢謙益有以啓之也。今更觀於迂奶奶之得賢名，觀人之道，益懍懼矣。

第九十六回

教供詞巧存體面

寫借據別出心裁

原來那錢塘縣知縣，未發迹時，他的正室太太，不知與和尚有了甚麼事，被他查着憑據，欲待聲張，却又怕於

面子有礙，只得咽一口氣，寫一紙休書，把老婆休了。再娶這一位孀人的。此刻恰好遇了這個案子，那迂奶奶又自己碰了來，他便要借這箇和尚，出那個和尚的氣，借迂奶奶，出他那已出老婆的醜。（真是奇想然而事到其間，却人人有此心理也。）當時坐了二堂，先問和尚，提到了沒有？回說：「提到了，又叫先提小和尚上來問道：『你有師父沒有？』」回說：「有！」又問：「甚名字？」回說：「叫某某。」又問：「你還有甚麼人？」回說：「有個師太。」問：「師太是甚麼人？」回說：「師太就是師太，不知道是甚麼人。」問：「師父師太可是常住在那裏？」回說：「不是，他兩個天天來一遍就去了。」問：「天天甚時候來？」回說：「或早上或午上，說不定的。」問：「他們住在那裏？」回說：「師父住在某廟裏，師太不知道住在哪裏。」（可見辦得極秘密也。）問：「他們天天來做甚麼？」回說：「不知道。」來了便都到裏面去了，我們都趕在外面，不許進去，不知他們做甚麼。有一回我要偷進去看看，老媽子還喝住我，不許我進去。說：「師父和師太口口呢？」（小孩子語可發一笑。）知縣喝道：「胡說！」隨在身邊取出那張小照，叫衙役遞給小和尚，問他這是誰？小和尚一看見，便道：「這就是我的師太。」知縣叫把小和尚帶下去，把和尚帶上來。知縣叫抬起頭來，和尚抬起頭，知縣把他仔細一端詳，只見他生得一張白淨面孔，一雙烏溜溜的色眼，倒也唇紅齒白。知縣把驚堂一拍道：「你知罪麼？」和尚道：「僧人不知罪。」知縣冷笑道：「好個不知罪。本縣要打到你知罪呢！」把鐵子往下一撒，差役便把和尚按倒，褪下褲子，一啊二啊的打起來。打到二十多下，知縣喝叫停住了，問那行刑的差役道：「你們受了那和尚多少錢，打那個盧板子？」差役嚇得連忙跪下道：「小的不敢，沒有這件事！」知縣道：「哼！我做了二十多年老州縣，你敢在我跟前搗鬼呢？」喝叫先把他每人先打五十大杖，鎖起來，打得他兩個皮開肉綻，鎖了下去。知縣喝叫再打和尚，這同行刑的雖是受了錢，也不敢做手脚了。用盡平生之力，沒命的打下去，打得那和尚，發楞發亂，一口氣打了五百板，打得他血肉橫飛，這纔退堂。入到上房，只見那迂奶奶，臉色青得和鐵一般，上下三十二個牙齒，一齊叩動，渾身瑟瑟亂抖。

來知縣，說是發落稀奇古怪案，又叫他孺人去看，孺人便拉了迂奶奶同去。迂奶奶就有點疑心，不肯去，無奈一邊儘管相讓，迂奶奶回念一想，那和尚已經在保，今天未聽見提到，或者不是這件事，也未可知，不妨同去看看。原來那和尚被捉時，他一黨的人都不在寺裏，所以沒人通信。及至同黨的人回來知道了，趕去報信，迂奶奶已先得了封房子的信，趕到衙門裏來，所以不知那和尚已經提到。當下走到屏風後頭，往外一張，見只問那和尚心中雖然吃了一驚，回想小和尚不知我的姓氏，問他我倒不怕，諒他也不敢叫我去對質。後來見知縣拿小照給小和尚看，方纔顏色大變，身上發起抖來。孺人不知就裏，見此情形，也吃了一驚，忙叫丫頭仍扶了到上房去。再三問他覺得怎麼，他總是一言不發。又叫打轎子我回去，誰知這縣衙門宅門在二堂之後，若要出去，必須經過二堂，堂上有了堂事，是不便出去的。迂奶奶愈加驚怪，以為知縣故意和他為難，又聽得老媽子們來說，老爺好古怪，問了小和尚的話，却拿一個大和尚打起來。此刻打的要死快了！迂奶奶聽了，更是心如刀刺，又是羞，又是惱，又是痛，又是怕。羞的是自己不合到這裏來，當場出醜；惱的是這個狗官，不知聽了誰的唆使，毫不留情。痛的是那和尚的精皮嫩肉，受此毒刑，怕的是那知縣，雖然不敢拿我怎樣，然而他退堂進來，着實拿我挖掘一頓，又何以爲情呢？有了這幾個心事，不覺越抖越利害，越見得臉青唇白，慢慢的通身抖動起來，嚇得孺人沒了主意，恰好知縣退堂進來，他的本意，是要說兩句挖掘話給他受受的，及至見了他如此光景，也就不便說了。連忙叫人去拿薑湯來，調了定驚丸灌下去，歇了半晌，方纔定了。又不覺一陣陣的臉紅耳熱起來。知縣道：「少夫人放心，這件事只怪和尚不好，別人不打緊，老中堂臉上侍生是要顧着的，將來辦下去，包管不碍着府上絲毫的體面。」迂奶奶此時說謝也不是，說感激也不是，不知說甚麼好，把一張臉，直紅到頸脖子上去。知縣便到房裏換衣服去了。迂奶奶無奈，只得搭越着坐轎回府。這邊知縣，却叫人拿了傷藥，去替和尚敷治。說用完了再來拿他的傷好了，來同我家人拿了出去交代明白。過了幾天，却不見來取傷藥。知縣心裏疑惑，打發人去問，回說

是已經有人從外頭請了傷科醫生，天天來診治了。知縣不覺一笑，等過了半個月，人來說和尙的傷好了，他又去坐堂。提上來喝叫打，又打了一百板，押下去。那邊又請醫調治，等治得差不多好了，他又提上來打。如此四五次，那知縣借這個和尙，出那個和尙的氣，也差不多了。（身諺有云：黑狗得食，白狗當災，其是之謂乎？）然後叫人去給那和尙說：「你犯的罪，你自己知道，你到了堂上，如果供出實情，你須知汪府上是甚麼人家，只怕你死無葬身之地呢！我此刻教你一個供法，你只說向來以化齋爲名，去偷人家的東西，並且不要說都是偷姓汪的，只揀那有款的字畫，說是偷姓汪的，其餘一切東西，偷張家的，偷李家的，胡亂供一陣，如此不過辦你一個積竊，頂多不過枷幾天，就沒事了。」和尙道：「他提了我上去，一問也不問，就是打。打完了，就帶下來，叫我從何供起？」那人道：「包你下次上去不打了。你只照我所教的供，是不錯的。」和尙果然聽了他的話，等明日問起來，便照那人教的供了。知縣也不再問，只說道：「據你所供，東西是偷來的，是個賊，但是你做和尙的，爲甚又置備起婦人家的妝奩用具來？又有女鞋在床底下，顯見得不守清規了！」喝叫拖下去打，又打了三百板，然後判了個永遠監禁。一面叫人去招呼汪家，叫人來領贓，只把幾張時人字畫領了去，一面寫個稟帖，稟復汪中堂，也只含糊的說和尙所偷贓物，已訊明，由府上領去，和尙不守清規，已判定永遠監禁。汪中堂還感激他辦得乾淨呢。他却是除了汪府領去幾張字畫之外，其餘各贓無人來領，他便聲稱存庫，其實自行享用。更把那一所甚麼精舍，充公召費，却又自己出了二百吊錢，用一個旁人出面來買了，以爲他將來致仕時的齋麥。苟才和繼之談的，就是這麼一樁故事，我分兩板聽了，便拿我的日記簿子記了起來。天已入黑了，我問繼之道：「苟才那廝說起話來，沒有從前那麼亂了。」繼之道：「上了年紀了，又經過多少閱歷，自然就差得多了。」我道：「他來求薦醫生，不知大哥可曾把端甫薦出去？」繼之道：「早十多天，我就薦了，吃了端甫的藥，說是安靜了好些。他今天來，算是謝我的意思。」說話間，已開夜飯，忽然端甫走了來。繼之便問吃過飯沒有，端甫道：「沒有呢。」繼之道：

「那麼不客氣，就在這裏便飯罷。」端甫也就不客氣，坐下同吃。飯後端甫對繼之道：「今天我來有一件奇事奉告。」繼之忙問甚麼事，端甫道：「自從繼翁薦我給荷觀察看病後，不到兩三天，就有一個人來門診，說是有個怔忡之症，夜不成寐，聞聲則驚，求我診脈開方。我看他六脈調和，不像有病的，便說你六脈裏面都沒有病象，何以說有病呢？他一定說是晚上睡不着，有一點點小舉動，就要嚇的了不得。我想這個人，或者膽子太小之過，這膽小可是無從醫起的，雖然藥書上間中或有此一說，我看也不過說說罷了，未必靠得住。就隨便開了個安神定魄的方子把他。他又問這個怔忡之症，會死不會？我對他說，就是真正得了怔忡之症，也不見得一時就死，何況你還不是怔忡之症呢？他又問忌嘴不忌？我同他說不要忌的，他纔去了。不料明天他又來，仍舊是翻觀瑣瑣的，問要忌嘴不要，怕有甚麼吃了要死的？我只當他一心怕死，就安慰他幾句，誰知他第三天又來了，無非是那幾句話。我倒疑心他得了痰病了，及至細細的診他脈象，却又不是，仍舊胡亂開了個甯神方子給他。叫他纏了我六七天，上前天我到荷公館裏去，可巧巧兒碰了那個人，他一見了我，就漲紅了臉，回身去了。當時我道不以為意，後來仔細一看，這個情形不對，他來看病時，口口聲聲說的病情和荷觀察一樣的，却又口口聲聲只問要忌嘴不要，吃了甚麼是要死的。從來沒問過吃了甚麼快好的話。這個人又是荷公館裏的人，不覺十分疑惑起來。要等他明天再來問他，誰知他從那天碰了我之後，就一連兩天沒來了。真是一件怪事。我今天又細細的想了一天，忽然又想起一個疑竇來，他天天來診病，所帶來的原方，從來是沒有抓過藥的，大凡到藥舖裏抓藥，藥舖裏總在藥方上蓋個戳子，打個碼子的，我最留神這個，因為常有開了要緊的藥，那病人到那小藥舖子裏去抓，我常常知照病人，誰家的靠得住，誰家的靠不住，所以我留神到這個。繼翁你看這件事，奇不奇？」我和繼之聽了，都不覺腹住了。我想了一想道：「這個是他家甚麼人，倒不得明白。」端甫道：「他家一個少爺，一個書啓老夫子，一個帳房，我都見過的，並且我和他帳房談過，問他有幾位同事，他說只有一個書啓，並無他人。」

「我道：『這樣說來，難道是底下人？』」端甫道：「那天我在他們廳上碰見他，他還手裏捧着個水烟袋抽烟，並不像是個下人。」繼之道：「他來的窮親戚，本來極多，然而據他說，早都打發完了。」端甫道：「不問他是誰，我今天是過來給繼翁告個罪，那個病我可不敢看了，他家有了這種人，不定早晚要出個甚麼岔子，不要怪到醫生頭上來。」繼之道：「這又何必呢？端翁只管就病治病，再知照他忌吃甚麼，他要在旁邊出個甚麼岔子，可與你醫生是不相干的。」端甫道：「好在他的病，也不差甚麼，要痊愈了，明天我再請我，我告訴他要出門去了，叫他吃點丸藥，他那種闊佬，知道我動了身，自然去請別人，等別人看熟了，他自然就不請我了。」說罷，又談了些別的話，方纔辭去。我和繼之參詳，這個到底是甚麼人，聽那個聲口，簡直是要探聽了一個吃得死的東西，好送他終呢。繼之道：「誰肯作這種事情，要就是他的兒子。」我道：「幹是旁人是不肯幹這個的，幹到這個，無非爲的是錢，旁人幹了下來，錢總還在他家裏，未必拿得動他的，要說是兒子呢，未必世上真有這種象貌。」繼之道：「這也難說，我已經見過一個差不多的了，這裏上海有一個富商，是從極貧寒極微賤起家的，年輕時候，不過提個竹筐子，在街上叫賣洋貨，那出身就可想而知了，不多幾時，便發了財，到此刻是七八家大洋貨鋪子開着，其餘大行大店，他有股分的，也不知多少，生下幾個兒子，都長大成人了，內中有一個最不成器的，終年在外頭，非嫖即賭，他老子知道了，便限定他的用錢，每月叫帳房支給他二百洋錢，這二百塊錢，不定他兩三個時辰就化完了，那裏夠他一個月的用，鬧到不得了，便在外頭借債用，起初的時候，仗着他老子臉，人家都相信他，商定了利息，訂定日期，寫了借據，及至到期，向他討時，非但本錢討不着，便連一分幾釐的利錢，也付不出，如此攪得多了，人家便不相信他了，他又鬧急了，找着一個專門重利盤剝的老西兒（京師土語稱山西錢儉爲老西兒，蓋亦輕之意也）要和他借錢，老西兒道：『咱借錢給你是容易的，但是你沒有還期，咱有點不放心，所以啊，咱就不借了。』」他說道：『我和你訂定一個日子，說明到期還你，如果不還，憑你到官去告好了罷。』老西兒

道：「哈哈，咱老子上你的當呢！打到官司，多少總要化兩文，這個錢叫誰出啊？你說罷，你說訂個甚期限罷。」他說道：「一年如何？」老西兒搖頭不說話，他道：「半年如何？」老西兒道：「不對不對。」他道：「那麼準定，三個月還你。」老西兒哈哈大笑道：「你越說越不對了。」他想這個老西兒，倒不信我近還日子，我就約他一個遠期，看他如何；他要我訂遠期，無非是要多到我幾個利錢罷了。好在我不在乎此（竊到乞貸，尚言不在乎此的，是闊少口吻）因說：「短期你不肯，我就約你的長期，三年五年，隨便你說罷。」老西兒搖頭，他急道：「那麼十年八年，再長久了，恐怕你沒命等呢。」老西兒仍是搖頭不語，他着了氣道：「長期又不是，短期又不是，你不過不肯借罷了。你既然不肯借，為甚不早說？就鬧我這半天！」老西兒道：「咱老子本說過不借的啊，但是看你這個急法兒，也實在可憐，咱就借給你。但是還錢的日期，要我定的。」他道：「如此要那一天還你說？」老西兒道：「咱也不要你一定的日子，你只在借據上寫得明明白白的，說我借到某人多少銀子，每月行息多少，這筆款子，等你的爸爸死了，就本利一律清算歸還，咱就借給你了。」他聽了一時不懂，問道：「我借你的錢，怎麼要等你的爸爸死了還錢？莫非你這一筆款子，是專預備着辦你爸爸要事的麼？」老西兒道：「呸！咱說是等你的爸爸死了，怎麼錯到咱的爸爸頭上來？呸呸呸！」他心中一想，這老西兒的主意，却打得不錯，我老頭子不死，無論約的那一年一月，都是靠不住的，不如依了他罷。想罷，便道：「這倒依得你，你可以借一萬給我麼？」老西兒道：「你依了咱，咱就借你一萬，可要五分利的。」他嫌利息太大，老西兒說道：「咱這個是看見款子大，格外相讓的，咱平常借小款子給人家，總是如一加二的利錢呢。」兩個人你爭多我論少，好容易磋商到三分息。那老西兒又要逐月滾息，一面不肯，於是又重新磋商，說到逐年滾利，方纔取出紙筆借據。可憐那位富翁的兒子，從小不會好好的讀書，提出筆來，要有十來勛重，平常寫十來個字的一張請客條子，也要費他七八分鐘時候；內中還要犯了四五个別字，筆畫多點的字，還要那一個字來對着臨仿，及至仿了下來，還不免有一兩筆裝錯。

的。此刻要他寫一張借據，那可就比新貢士殿試寫一本策還難點了。好容易寫出了某人借到某人銀一萬兩的。幾個字，以後便不知怎樣寫法。沒奈何請教老西兒。老西兒道：「咱是不懂的，你只寫上等爸爸死了還錢就是。」他一想，先是爸爸兩個字，非但不會寫，並且生平沒有見過。不要管他，就寫個父親罷。提起筆來，先寫了一個父字，却不會寫成艾字，總算他本事的了。又寫了半天，寫出一個親字來，却把左半邊寫了個幸字，底下多了兩點；右半邊寫成一個頁字，又把底下兩點變成個兀字。自己看看有點不像，也似乎可以將就混過去了。又想一想，就寫死了兩個字，總不成文理。還諱文理可發一笑，却又想不出個甚麼字眼來，拿着筆，先把寫好的念了一遍，偏又在「父」字上頭偏寫了個「等」字，只急得他滿頭大汗，沒奈何放下筆來，說道：「我寫不出來，等我去找一個朋友商量好稿子，再來寫罷。」老西兒沒奈何，由他去。他一走走到一家烟館裏，是他們日常聚會所在，自有他的一班嫖朋賭友，他先把緣由敘了出來，叫衆人代他想個字眼。一個道：「這有甚麼難，只要寫等父親死後便了。」一個說：「不對，不對，他原是要避這個死字，不如用等父親死後。」一個道：「也不好，我往常看見人家死了父母，刻起訃帖來，必稱孤哀子，不如寫等做孤哀子後罷。」正是：

局外莫譏牆面子，

此中都是富家郎。

不知到底鬧出個甚麼笑話，且待下回再記。

描摹富家子之寫借據，可謂淋漓盡致。吾每慨夫吾國中之富家兒，少有保守至三代者，初不得其故。由此觀之，則不教之爲害也明矣。字且不識，遑問義理哉？義理不明，則入於流蕩，流蕩所以破家也。恆見爲父母者，對於子女，惟知以婚嫁爲急務，一若捨是之外，更無父母之事也。者其尤甚者，則惟恐其子女之不得暢於逸豫，又從而導之嗚呼！無異乎創業者猶僅見，而守成者且絕無也，傷哉！

昔聞人談一笑柄云，山西人託友帶家信與其子，外並銀六十四兩。其友疑之，私發其函，則空無一字，惟一

紙中畫飛蛾二，蛾下畫一螺，螺下畫一繩，繩作結狀；再下畫一蠅，蠅下連畫兩箭而已。友益疑，仍封固交其子，而僅予以錢六十兩。其子閱函畢，曰：「何故缺四兩？」友益奇之，曰：「誠然，第吾不解函中意，請為我詳言之，當返璧。」其子曰：「是何難解？」指二飛蛾以次而下，曰：「蛾（我）兒，蛾（我）兒，螺（老）子，結（寄）（結蠅之結也，凡下註之字以山西音讀之，均諧一字）蠅（銀）子，蠅（入）蠅（入）六十四兩也。」由此觀之，對於山西人繪圖諧聲為之足矣。富家子毋乃多事，附記之以博一笑。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競奔忙 親族中冒名巧頂替

「內中有一個稍為讀過兩天書的，却是這一班人的某片，起來說道：『列位所說的幾個字眼，都是狠通的，但是都有點不狠對。』衆人忙問何故，那人道：『他因為死了兩個字不好聽，纔來和我們商量改個字眼，是嫌那死字的死面不好看之故；諸位所說的，還是不免死啊，死啊的，至於那孤哀子三個字，也嫌不祥；我倒想了四個字，狼好的，包你合用。但是古人一字值千金，我雖不及古人，打個對折是要的。』他屈指一算，四個字是二千銀子，便說道：『承你的情，打了對折，却累我借來的款，就打了八折了，如何使得？』於是衆人做好做歹，和他兩個說定，這四個字，一百元一個字，還要那人跟了他去代筆。那人應允了，纔說出是（待父天年）四個字。衆人當中還有不懂的，那人早拉了他同去見老西兒了。那人代筆寫了，老西兒又不答應，說一定要親筆寫的方能作數。他無奈又辛辛苦苦的，對臨了一張簽名畫押，式式齊備。老西兒自己已不認得字，一定要拿去給人家看過，方纔放心。他又恐怕老西兒拿了借據去，不給他錢，不肯放手。於是又商定了，三人同去。他自己拿着那張借據，走到胡同口，有一個測字的，老西兒叫他看測字的看了道：『這是一張寫據，』又顛來倒去看了幾遍，說道：『不通不通，甚麼父天年，老子年紀和天一般大，也寫在上頭做甚麼？』老西兒聽了，就不答應。那人道：『這測』

字的不懂這個，你要找讀書人去請教的。」老西兒道：「有了我們到票號裏去，那裏的先生們，自然都是通通的。於是」於是一起同行，到得一家票號，各人看了，都是不懂，偏偏那個寫往來書信的先生，又不在家。老西兒便嚷靠不住，你們這些人，串通了做手脚，騙咱老子的錢，那可不行。其時票號裏有一個來提款子的客人，老西兒覺得票號裏各人都看過了，惟有這個客人沒有看過，何不請教請教他呢。便取了那借據，請那客人看。那客人看了一遍，把借據向桌子上一拍道：「這是那一個沒天理沒王法，不入人類的混帳畜生，忘入旦（好一條崇街）幹出來的。」老西兒未及開口，票號裏的先生，見那客人忽然如此臭罵，當是一張甚麼東西，連忙拿起來再看。一面問道：「到底寫的是甚麼？我們看好像是一張借據啊。」那客人道：「可不是個借據？他却拿老子的性命抵錢用了！這不是放他媽的狗臭大驢屁！」票號裏的先生不懂道：「是誰的老子，可以把性命抵得錢？」客人道：「我知道是那個龜獍幹出來的，他這借據上，寫着等他老子死了還錢，這不是拿他老子性命抵錢嗎？唉！外國人常說雷打是沒有，不過偶然觸着電氣罷了。唉！雷神爺爺不打這種人，只怕外國人的話，有點意思的。」一席話，當面罵得他置身無地，要走又走不得，幸得老西兒聽了，知道寫的不錯，連忙取回借據，辭了出來，去劃了一萬銀子給他。那人坐地分了四百元，他還問道：「方纔那個客人，拿我這裏臭罵，為甚又忽然說我孝敬呢？」那人不償道：「他幾時說你孝敬？」他道：「他明明說着孝敬兩個字，不過我學不上他那句話罷了。」那人低頭細想，方悟到龜獍二字，被他誤作孝敬。（孝敬其貌，龜獍其心，作者於此有微詞矣。）不覺好笑，也不和他多辯，樂得拿了四百元去享用。這個風聲傳了出去，凡是曾經借過錢給他的，一律都拿了票子來，要他改做了待父天年的期，他也無不樂從，免得人家時常向他催討。據說他寫出去的這種票子，已經有七八萬了。我聽了不禁吐舌道：「他老子有多少錢，禁得他這等胡鬧？」繼之道：「大約分到他名下幾十萬總還有，然而照他這樣鬧，等他老子死下來，分到他名下家當，只怕也不夠還債了。」說話時夜色已深，各自安歇。過得幾天，便是

那陳輝農開吊之期，我和他雖然沒甚大不了的交情，但是從他到上海以來，我因為買銅的事，也和他混熟了；況且他臨終那天，我還去看過他，所以他訃帖來了，我亦已備了奠禮過去。到了這天，不免也要去磕個頭應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甚麼場面。吃過點心之後，便換了衣服，坐個馬車，到壽聖庵去。我一經先到孝堂去行禮，只見那孝帳上面，七長八短掛滿了挽聯，當中供着一幅電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沒個親人，却由繆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帶，戴了摘纓帽子，在旁邊還禮謝奠。我行過禮之後，回轉身，便見計醉公穿了行裝，衣迎面一揖，我連忙還禮。同到客座裏去。座中先有兩個人，由醉公代通姓名，一個是莫可文，一個是卜子修。這兩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聞名不如見面，可惜我一枝筆，不能敘兩件事，一張嘴，不能說兩面話，只能把這開吊的事敘完了，再補敘他們來歷的了。當下計醉公讓坐送茶之後，又說道：「當日我們東家輪了下來，這裏道合知道，禪翁在客邊沒有人照應，就派了卜子翁來幫忙。子翁從那天來了之後，一直到今天，調排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實在感激得很。」卜子修接口道：「那裏的話，上頭委下來的差事，是應該効力的。」我道：「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勞。」醉公又道：「今天開弔，子翁又荐了莫可翁來同做知客，一時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場要來的，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員，上司來起來，他二位招呼，不大便當，閣下來了最好，就奉屈在這邊多坐半天，吃過便飯去，代招呼幾個客。」說罷，連連作揖道：「沒送帖子，不恭得很。」我道：「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沒事的人，就在這裏多坐一會，是不要緊的。」卜子修連說：「費心費心。」我一面和他們週旋，一面叫家人打發馬車先去。下半年再來。一面卸下元青單褂，一面端詳這客座，只見四面掛的，都是挽幛挽聯之類，却有一處牆上，粘着許多五色箋紙，我既在這裏和他做了知客，此刻沒有客的時候，自然隨意起坐。因走到那邊仔細一看，原來都是些挽詩，詩中無非是讚嘆他以身殉母的意思。我道：「訃帖散出去沒有幾天，外頭吊挽的倒不少了。」醉公道：「我是初到上海，不懂此地的風土人情，幸得卜子翁指教，略略吹了個風到外面去，如果有人作

了。這詩來的，一律從豐送潤筆，這個風聲一出去，便天天有得來。或詩或詞，或歌或曲，色色都有。就是所辦的禮，多半也是外頭來的。他用詩箋寫了來，我們自備綾綢重寫起來的。」我道：「這件事情辦得好。陳穉翁從此不朽了。」醉公道：「這件事已經由督撫學三大憲，聯銜出奏，請宣付史館，大約可望準的。」說話之間，外面投進帖子來，是上海縣到了。卜莫兩個，便連忙跑到門外去站班。我做知客的，自不免代他迎了出去。先讓到客座裏，這位縣尊是穿了補褂來的，便在客座裏，單上元青外褂，方到，靈前行禮。卜莫兩個，早跑到孝堂裏，筆直的垂手挺腰站着班。上海縣行過禮之後，仍到客座裏，脫去單褂，坐下，纔向我招呼。問黃姓台甫。此時我和上海縣對坐在匠上。卜莫兩個在下面交椅上，斜簽着身子，把臉兒身子向裏，只坐半個屁股。上海縣問道：台來過沒有，他兩個齊齊回道：「還沒有來。」忽然外面轟轟放了三聲大砲，把雲板聲音都蓋住了。人報松滬釐捐局總辦周觀察，糖捐局總辦蔡觀察同到了。上海縣便站起來，到外頭去站班迎接。卜莫兩個更不必說了，這兩位觀察，却是單了元青褂來的，纔到孝堂行禮。他三個早在孝帳前站着班了。行禮過後，我招呼着讓到客座升匠。他兩個就在匠上脫去單褂，自有家人接去，略談了幾句套話，便起身辭去。大家一齊起身相送。到得大門口時，上海縣和卜莫兩個，先跨了出去，垂手站了個出班。等他兩個轎子去後，上海縣也就此上轎去了。卜莫兩個，仍舊是站班相送。從此接連着是會審委員海防同知，上海道及各局總辦委員等紛紛來平。卜莫兩個，但是遇了上海縣以上的，都是照例站班。計醉公又未免有些瑣事，所以這知客竟是我一個人嘗了。幸喜來客無多，除了上海縣個官場之外，就沒有甚麼人了。忙到十二點鐘之後，差不多客都到過了。開上飯來，醉公便招呼升冠升珠。於是大家換過小帽，脫去外褂。法人也脫去白袍。因為人少，只開了一個方桌，我和卜莫兩個各坐了一面，繆計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對坐着，忽見他襟頭上垂下了一個二寸來長的紙條兒，上頭還好像有字，因為近視眼看不清楚，故意帶上眼鏡，仔細一看，上頭確是有字的。並且有小小的一個紅字，像是木頭

戲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聲。席間談起來，纔知道莫可文現在新得了貨捐局稽查委員的差使，卜子修是城裏東局保甲委員，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飯，只喝了幾杯酒就算了。吃過飯後，莫可文先辭了去。我便向卜子修問道：「方纔可翁那件袍子，拴着一個紙條兒，上頭還有幾個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聽了一臉，纔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個東西露出來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請教呢。那紙條兒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而未了還有個甚麼四十八兩五錢的碼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時倒省悟過來了，禁不住醉公釘着要問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來了，每有應酬，都是到兄弟那邊借衣服用。今天那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麼能夠再借給他呢？」兄弟除了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襪子是個小羔，還可以將就用得，就借給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頭太大了，這個天氣穿不住，叫他到別處去借罷。他偏又交遊極少，借不出來。幸得兄弟在東局多年，彩衣街一帶的衣莊，都認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兩件灰鼠袍子來，說是代朋友買的。先要拿去看過，看對了纔要。可是這個朋友在吳淞，要送到吳淞去着，今天不及送回來，要耽擱一天。那衣莊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無有不肯的。不過交代說鈕絆上的碼子，是不能解下來的。解了下來，是一定要買的。其實解了下來，穿過之後，仍舊替他拴上，有甚要緊。這位莫可翁太老實了，恐怕他們拴的有暗記，便不敢解下來。大約因為有外褂單住，想不到要寬衣吃飯，穿上時又不曾掖進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話。」醉公聽了，方纔明白。坐了一會，家人來說：「馬車來了。」我也辭了回去。換過衣服，說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陳穉農要宣付史館一節，不禁嘆道：「從此是連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繼之道：「你這樣說，可當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難道還有比他可信的麼？」繼之道：「你只要去檢出南北史來看便知，儘有一個人列傳，在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壽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舉此一端，已可概其餘了。後人每白費精神，往往引經註史，引史證經，生在幾千年之後，瞎論幾千年以前的事，還以為我說得比古人的確，其

實極顯淺的史事隨便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倒沒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麼史事？」繼之道：「天下最可信的書，莫如經禮記上載的（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這可是讀過禮記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紂，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歲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歲。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歲就生武王的了。通鑑却載武王生於帝乙二十三年，計算起來，這一年文王六十三歲，請教依那一說的好？還有一層，按了通鑑，武王十九年崩，那年纔得五十四歲，那又列入六經的禮記，反為不足信了。有一說說是五十四歲，是依（竹書紀年）的竹書紀年，托稱晉太康二年發魏襄王墓所得的，其書未經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幾部版子的竹書紀年，都載的是武王九十四歲，並無五十四歲之說。據此看來，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證禮記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來，他的長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歲？難道武王入十一歲纔生長子的麼？你只管拿這個翻來覆去的去反覆印證，看可能尋得出一個可信之說來。這還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並且明朝遺老國初尚不乏人，只一個建文皇帝的踪跡，你從那裏去尋得出信史來？再近點的，莫如明末，只一個宏光皇帝，就有人說他是個假的，說是張獻忠篡位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稜酒）。那時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庫藏亦已散失，遺廝在冷攤上買着了福王那顆印，便冒起福王來，亦有人說是福王府中奴僕等輩冒的。但是當時南都許多人，難道竟沒有一個人認得他的？賀賀然推戴他起來，要我們後人瞎議論，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終未曾當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的。像這麼種種的事情，又從那裏去尋一個信據？我道：「據此看來，經史都不能信的了。」繼之道：「這又不然，總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紀，或世家，或列傳的，總有這個人，但不過有這個人就是了。至於那本紀世家列傳所說的事跡，只能當小說看，何必去問他真假？他那內中，或有幾點出來的，或有傳聞失實的，或有故為隱諱的，怎麼能信呢？譬如陳稗農宣付史館，將來一定入孝子傳的，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

子百年以後的人，那就都當他孝子了。就如我們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傳，誰敢保他那裏頭，沒有陳穉農其人呢？」說話之間，外面有人來請繼之去有事。繼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們說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帶着紙條兒的事，大家說笑一番。我又道：「這兩個，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見了，真是聞名不如見面。」子安道：「據此說來，那兩個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說故事，今天你何妨說點給我們聽呢？」我道：「說是可以，叫我先說那一個呢？」德泉道：「你愛先說誰就說誰，何必問我們呢？」我道：「我頭一次到杭州，就聽得這莫可文的故事，原來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十八歲上便進了學，一直不得中舉，保過兩回廩，都被革了。他的行為，便不必說了。一向以訓蒙為業，但是訓蒙不過是個名色，骨子裏頭，攪詞訟，魚肉鄉民，大約無所不爲的了。到三十歲頭上，又死了個老婆，便又借着死老婆為名，硬派人家送奠分，撈了幾十吊錢。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可文的老子，是一個江西候補縣丞，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過兩次尋常保舉，好容易捱得過了班，滿指望署缺，抓印把子，誰知得了一病，就此嗚呼了。可文年紀尚輕，等到三年服滿之後，纔得二十歲左右，一面娶親，一面想克承父志，便寫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個巡檢，並代辦驗看，指省江蘇，到部領憑領到之後，便寄到杭州來。誰知可文連一個巡檢都消受不起，部憑寄到後，正要商量動身到省，稟到，不料得了個急痧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親骨肉無多，不免要過來幫忙，料理喪事，虧得他足智多謀，見景生情，便想出一個法子來，去和弟婦商量，說此刻兄弟已經死了，又沒留下一男半女，弟婦將來的事，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教幾個小學生度日，如何來得及呢？兄弟捐官的憑照，放在家裏，左右是沒用的，白糟撻了，不如拿來給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個把差使，也可以顧家，總比在家裏坐蒙館好上幾倍。他弟婦見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沒用，又不能抵錢用的，就拿來給了他。他得了這個，便馬上收拾趁船到蘇州，買了莫可文名字去稟到。」正是：

源流雖一派，涇渭竟難分。

未知假莫可文稟到之後，尙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第九十八回 巧攘奪弟婦作夫人

遇機緣僚屬充西席

「從此之後，莫可基便變成了莫可文了。從此之後，我也只說莫可文，不再說莫可基了。莫可文到了蘇州，照例稟到繳憑，自不必說。他又求上頭，分到鎮江府當差，上頭自然無有不準的。他領到札子，又忙到鎮江去稟。到你道他這個是甚麼意思？原來鎮江府王太尊是他同鄉，並且太尊的公子，號叫伯丹，小時候曾經從他讀過兩三年書的。他向來雖未見過王太尊，却有個賓東之分在那裏，所以莫可文到得鎮江，稟見過本府下來，就拿帖子去拜少爺。片子後面，注明原名可基。王伯丹見是先生來了，倒也知道敬重，親自迎了出來。先行下拜，行禮已畢，便讓可文上座。可文也十分客氣，口口聲聲，只稱少爺，只得分賓坐了。說來說去，無非說些套話。在可文的意見，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噓給個差使；但是初見面，又不便直說，只說得一句：「此次到這邊來，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伯丹還是個十七八歲的孩子，只當他是客氣話，也支些客氣話回答他。可文住在客棧裏，十多天不見動靜，又去拜過兩次伯丹。伯丹請他吃過一回館子，却是個早局，又叫了四五個局來，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伯丹却傾倒的，了不得。可文很以爲奇，暗暗的打聽，纔知道王太尊自從斷弦之後，並未續娶，又沒有個姨太太，衙門裏頭並無內眷，管兒子極嚴，平常不準出衙門一步，閒話也不敢多說一句。伯丹要出來玩玩，無非是推說那裏文會，那裏詩會出來玩個半天，不到太陽下山，就急急的回去了。就是今天的請客，也是稟過命，說出去會文，纔得出來的。所以雖是牛鬼蛇神的妓女，他見了就如海上神仙一般，可望不可即的了。可文得了這個消息，知道伯丹還純乎是個孩子家，難託了他，也是沒用。據如此說，太尊還不知我和他是賓東呢，要想當面說自己

又初入任途，不知道話說得說不得。躊躇了兩天，忽然想了一個辦法，便請了幾天假，趕回杭州去。此時他住的兩間租屋，早已租了給人家住了。這一次回來，便把行李搬到弟婦家去，告訴弟婦，已經裏到過了。此刻分在鎮江，不日就可以有差使了。我此刻回來接你到鎮江同住，從此就一心一意，在鎮江當差候補，免得我身子在那邊，又不曉得你幾時沒了錢用，又恐怕不能接着時候給你，因此想把你接了去同住在一起，我賺了錢，便交給你替我當家，有是有的過法，沒有是沒有的過法，自己一家人，那是總好說話的。弟婦聽了他這個話，自然是感激他，便問幾時動身。可文道：「我來時只請了十五天的假，自然越趕快越好，今天不算數，我們明天收拾起來罷。」弟婦答應了，因為他這道回來，便打了二觔三白酒請他吃晚飯，居鄉的人，不甚講究規矩，便同桌吃起飯來。可文自吃酒，讓弟婦先吃飯，等弟婦飯吃完了，他的酒還只吃了一半，却仗着點酒意，便和弟婦取笑起來。說了幾句不三不四的話。他弟婦本是個鄉下人，雖然長得相貌極好，却是不可懂得道理。聽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話，雖然知道漲紅了臉，却不懂得迴避開去。可文見他如此，便索性道：「弟婦，我和你說一句知己話，你今年纔二十歲。」弟婦道：「只有十九歲，你兄弟纔二十歲呢。」可文道：「那更不對了，你十九歲，便做了寡婦，往後的日子怎樣過。雖說是吃的穿的，有我大伯子當頭，但是人生一世，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過去的啊。並且還有一層，我雖說帶了你去同住，但是一個公館裏面，只有一個大伯子帶着一個小婦人家看看，也不雅相。我想了一個兩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弟婦道：「怎樣的法子呢？」可文道：「如果要兩得其便，不如我們從權做了夫妻。」弟婦聽了這句話，不覺登時滿面通紅，連頸脖子也紅透了，却只低了頭不言語。（是小家女子神情。）可文又連喝了兩杯酒道：「你如果不肯呢，我斷不能勉強你，不過有一句話，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節，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不過像你那個守法，就守到頭髮白了，那節孝牌坊，都輪不到你的頭上。街鄰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蘇的大小官員，都知道我叫莫可文，兩面證起來，你還是個有夫

之婦。你這個節，豈不是白守了的麼？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頭，我和你做了夫妻，豈不是兩得其便？並且你肯依了，跟我到得鎮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亦並不拘束你，你歡喜怎樣就怎樣；出去看戲，唎，上館子唎，只要我差使好，化得起，儘你去化，我斷不來拘管你的。你看好麼？」他弟婦始終不會答得一句話。還伏侍他吃過了酒飯，兩個人大約就此苟且了。幾日之間，收拾好家私行李，僱了一號船，由內河到了鎮江，仍舊上了客棧，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進一間，後進兩間，另外還有個小小廚房，甚為合式，便搬了進去。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帶來不少，稍為添置，便夠用了。搬進去之後，又用起人來，用了一個老媽子，又化幾百文一月，用了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便當是家人。弟婦此時便升了太太，安排妥當。明日便上衙門銷假，又去拜少爺，稍停了兩天，自己家裏弄了兩樣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專誠去請王伯丹去吃飯。說是前因擾了少爺的，一向未曾還東，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舍着搬了來，今日特為備了幾樣菜，請少爺賞光去吃頓晚飯。伯丹是：「先生賞飯，自當奉陪；爭奈家君向來不準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署的，因此不便。」可文道：「那麼就改作午飯罷。務乞賞光。」伯丹只得答應了。不知又向老子討個甚麼鬼，早上溜了出來，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然自又是一番恭維，又說道：「兄弟初入仕途，到此地又沒得着差使，所以租不出好地方。這房子小，簡慢得狠，好在我們同硯，彼此不必客氣。回來請到裏面去坐就是。內人也無容迴避。」伯丹連稱好說好說。門生本當要拜見師母，坐了一會，可文又到裏面走了兩陣，方纔讓伯丹到裏面去。到得裏面，伯丹便先請見師母，可文揭開門帘，到房裏一會，便帶了太太出來。伯丹連忙跪下叩頭。太太也忙說不敢當，還禮還禮。一面說，一面還過禮。可文便讓坐。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先開口說道：「少爺我們都是一家人一般，沒有事時候，不嫌簡慢，不妨常請過來坐坐。」伯丹道：「門生應該常來給師母請安。」閒話片時，老媽子端上酒菜來。太太在旁邊也幫着擺設。一面是：可文請酒，伯丹讓讓入座；又說師母也請喝杯酒。可文也道：「少爺不是外人，你也來陪着吃罷。」太太也就「不客氣」坐了過來，敬茶敬

酒，有說有笑。暢飲了一回，方纔吃飯。飯後就在上房散坐。可文方纔問道：「兄弟到了這裏，不知少爺可會對尊大人提起，我們是同過親的話？」伯丹道：「這個倒不會。」原來伯丹這個人，有點傻氣，他老子恐怕他學壞了，不許他在外交結朋友。其時有幾個客籍的文人，在鎮江開了個文會，他老子只準他到文會上去，與一班文人結交，所以他在外頭識了朋友，回去絕不敢提起。這回他先生來了，也絕不敢提起。在可文是以爲與太尊有個賓東之分，自己雖不便面陳，幸得學生是隨任的，可以借他說上去，所以真到之後，就去拜少爺，誰知碰了這麼個傻貨，今才請他吃飯，正是想透達這個下情。當下又說道：「少爺何妨提一提呢？」伯丹道：「家君向來不準學生在外面交結朋友，所以不便提起。」可文道：「這個又當別論，尊大人不準少爺在這裏交結朋友，是恐怕少爺誤交損友，尊大人是個官身，不便在外面體察的原故。像我們是在家鄉認得的，務請提一提。」伯丹答應了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又說：「這位莫可文先生，是進過學的。」太尊道：「原來是先生，你爲甚不早點說，我還當是一個平常的同鄉，想隨便安插他一個差使呢。你是幾歲上從他讀書的？」伯丹道：「十二三四歲幾年。」太尊道：「你幾歲上完篇的？」伯丹道：「十三歲上。」太尊道：「那麼你還是他手上完的篇。」隨手又檢出莫可文的履歷一看道：「他何嘗在庠，是個監生報捐的功名。」伯丹道：「孩兒記得清清楚楚，先生是個秀才。」太尊道：「我是出外幾十年的人，家那的事，全都糊裏糊塗的了。你既然在他手下完的篇，明天把你文會上作的文章，謄一兩篇去請他改改看，可不必說是我叫的。」伯丹答應了，回到書房，謄好了一篇，文章明日便拿去請可文改。可文讀了一遍，搖頭擺尾的，不住讚好道：「少爺的文章，進境真是了不得。這個叫兄弟從何改起？只有五體投地的了。」伯丹道：「先生不要客氣，這是家君叫請先生改的。」（他偏要說起妙）可文兀的一驚道：「少爺昨天回去，可是提起來了？」伯丹道：「是的。」可文丟下了文章不看，一直釘住問如何提起，如何對答，尊大人的顏色如何。伯丹不會撒謊，只得一一實說。可文聽到秀才監生一說，不覺呆了，呆低頭歎歎尋

思，如果問起來，如何對答，須要預先打定主意。到底包攬詞訟的先生，主意想得快，一會兒的功夫，早想定了。並且他料到叫改文章的意思，便不再和少爺客氣，拿起筆來，唼唼的一陣改好了。加了眉批總批，雙手遞與伯丹道：「放恣放恣，尊大人跟前，務求吹噓吹噓。」伯丹連連答應，坐了一會，便去了。到了明日是十五，一班佐雜太爺，站過香班，上過道臺衙門，又上本府衙門。太爺們見太尊，向來是班見，沒有坐位的。這一天號房拿了一大疊手版上去，一會兒下來，把手版往桌上一丟，却早抽出一個來道：「單請莫可文莫太爺。」衆佐雜太爺們聽了這句話，都把睛眼向莫可文臉上一望，覺得他臉上的氣色，是異常光彩，運氣自然與衆不同，無怪他獨荷垂青了。莫可文也覺得洋洋得意，對衆同寅拱拱手，說聲失陪，便取了手版進去。走到花廳，見了太尊，可文自然常禮請安。太尊居然同安拉，可文那裏敢坐，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太尊先開口道：「小兒久被化雨，費心得狠，老夫子到這邊來，又不提起，一向失敬，還是昨天小兒說起，方纔知道。」可文聽了這番話，又居然稱他老夫子，真是受寵若驚，不知怎樣纔好。答應也答應不出來，末了，只應得兩個是字。太尊又道：「聽小兒說，老夫子在庠。」可文道：「卑職僥倖補過，此次爲貧而仕，是不得已之舉，所以沒有用廉名報捐，到了鄉試年分，還打算請假下場。」太尊點頭道：「足見志氣遠大。」說罷，舉茶送客。可文辭了出來，只見一班太爺們，還在大堂底下，東站兩個，西站三個的，在那裏談天。見了可文，便都一圍上前，圍住問見了太尊說些甚麼，想來一定得意的。可文洋洋得意的說道：「無意可得，至於太尊傳見，不過談談家鄉舊事，並沒有甚麼意思。」內中一個便道：「閣下和太尊想來，必有點淵源。」可文道：「沒有沒有，不過同鄉罷了。」說着，便除下大帽子，自有他帶來那小家人接去，送上小帽，換上，他又卸下了外褂，交給小家人。他的公館近在咫尺，也不換衣服，就這麼走回去了。從此之後，伯丹是奉了父命的，常常到可文公館裏去，每去必在上房談天。那師母也絕不迴避，一會兒送茶，一會兒送點心，十分殷勤。久而久之，可文不在家，伯丹也這樣直出直進的了。可文又打聽得本府的一個帳房師爺，

姓危號叫瑚齋的，是太尊心腹，言聽計從的，於是央伯丹介紹了，見過幾面之後，又請瑚齋來家裏吃飯。也和請伯丹一般出妻見子的，絕無迴避。那位太太，近來越發出落得風騷，逢人都有說有笑，因此危瑚齋也常常往來。如此又過了一個來月，可文纔求瑚齋向太尊說項。太太從旁也插嘴道：「正是纔要求危老爺想法子，替他弄個差使當當纔好。照這樣子空下去，是要不得了的。這裏鎮江的開銷樣樣，此我們杭州貴，是要鬧到不得了。我們只好回杭州去了。」（是何說話是何神理）說罷嫣然一笑。危瑚齋受了他夫妻囑託，便向太尊處代他說項。太尊說：「這個人啊，我久已在心的了，因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還要打聽打聽，所以一直沒給他的事。只叫小兒仍然請他改改課卷，我節下送他點節敬罷了。」瑚齋道：「莫某人的人品倒也沒甚麼。」太尊道：「你不知道，我看讀書人當中，要就是中了進士，點了翰林，飛黃騰達上去的，十人之中，還有五六是個好人，若是但進了個學，補了個廩，以後便蹭蹬住的，那裏頭簡直要找半個好人都沒有。他們也有不得不做壞人之勢，單靠着坐館，能混得了幾個錢，自然不夠他用，不夠用起來，自然要設法去算錢。你想他們有甚弄錢之法，無非是包攬詞訟，干預公事，魚肉鄉里，傾軋善類，佈散謠言，混淆是非，甚至窩娼庇賭，暗通匪類，那一種奇奇怪怪的事，他們無做不到。我府底下雖然沒有甚麼重要差使，然而委出去的人，也要揀個好人，免得出了岔子，叫本道說話莫某人他是個廩生，他捐功名，又不從廩買上報捐，另外弄個監生，我狠思疑他在家鄉幹了甚麼事，是個被革的廩生。那就好人有限了。」瑚齋道：「依晚生看去，莫某人還不至於如此。不過頭巾（頭巾上應加一綠字）一笑，氣太重，有點迂腐騰騰的罷了。晚生看他世情，都還不甚了了。太尊所說種種，他未必會去做。」太尊道：「既然你保舉他，我就留心給他個事情罷了。」既而又說道：「他既是世情都不甚了了的，如何能當得差呢？我看他筆墨還好，我這裏的書啓張某人，他屢次接到家信，說他令兄病重，一定要辭館回去省親，我因為一時找不出人來，沒放他走，不如就請了莫某人罷。好在他本是小兒的先生，一則小兒還好早晚請教他，二來也叫他

在公事上歷練歷練。『珣齋道：『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如此一來，他雖是個壞人，也要感激的學好了。』說罷辭了出來，揮個條子，叫人送給莫可文，通知他。可文一見了信，直把他喜得賽如登仙一般。正是：

任爾端嚴銜品行，奈渠機智善欺蒙。

不知莫可文，嘗了鎮江書啓之後，尙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媿媿講官箴 少大人殷殷來僕從

「莫可文自從做了王太尊書啓之後，辦事十分巴結，王伯丹的文章，也改得十分週到，對同事各人，也十分和氣，並備了一分鋪蓋，在衙門裏設一個床鋪，每每公事忙時，就在衙門臺下榻，人家都說他過於巴結了，自己公館近在咫尺，何必如此。王太尊也是說他辦事可靠，那裏知道他是別有用心的呢。他書啓一席，就有了二十兩的薪水，王太尊喜他勤慎，又在道臺那邊，代他求了一個洋務局掛名差使，也有十多兩銀子一月。連他自己鬼鬼祟祟做手弄腳的，一個月也不在少處。後來太湖捕鹽案內，太尊代他開個名字，向太湖水師統領處，說個人情，列入保舉案內，居然過了縣丞班，過得兩年，太尊調了蘇州首府，他也跟了進省。不幸太尊調任未久，就得病死了。那時候他手邊已經積了幾文，想要捐過知縣班，到京辦引見，算來算去，還缺少一點。正在躊躇設法，他那位弟婦過班的太太，不知和那一個情人一同逃走了，把他幾年的積蓄，雖未盡行捲逃，却已經十去六七了。他那位夫人，一向本來已是公諸同好，作爲謀差門路的，一旦失了靠山一般，何況又把他積年心血弄來的，捲了一大半去，只氣得他一個半死。自己是個在官人員，家裏出了這個醜事，又不便聲張，真是啞子吃黃連，自家心裏苦。久而久之，同寅中漸漸有人知道了，指前指後，引爲笑話。他在蘇州蹲不住了，纔求分了上海道差遣，跑到上海來，因爲沒了美人局，只怕是一直癩到此刻的，這是莫可文的來歷。至於那卜子脩呢，他的出身更奇。

了，他是甯波人，姓卜，却不叫子脩，叫做卜通。小時候在甯波府城裏，一家雜貨店當學徒。有一天他在店樓上洗東西，洗完了，拿一盆潑水從樓窗上潑出去，不料蓋縣縣大老爺從門前經過，這盆水不偏不倚，恰恰潑在縣大老爺的轎子頂上。」金子安聽我說到這裏，忙道：「不對不對！他在樓上看不見底下，容或有之；大凡官府出街，一定是鳴鑼開導的，難道他聾子聽不見？」我道：「你且慢着駁。這一天恰好是忌辰，官府例不開導鳴鑼呢。縣大老爺大怒，喝叫停轎，要捉那潑水的人。乘差役如狼似虎般，擁到店裏，店裏衆夥計，誰敢怠慢，連忙從樓上叫了他下來。那差役便橫拖豎曳，把他抓到轎前，縣大老爺喝叫打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褪下袴子，當街打了五十小板子。」（金子安道：「忌辰例不理刑名，怎麼他動起刑來？」我道：「這就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當時打得血流漂杵，只這一打，把他的官輿打動了（奇談）他暗想做了官，便如此威風，可以任意打人，若是我們被人潑點水在頭上，頂多不過罵兩聲，我還可以和他對罵，他如果打我，我也不客氣和他對打了。此刻我的水，不過潑在他轎子上，並沒有潑濕他的身，他便把我打得這麼利害，一面想，一面喊痛，哼聲不絕。一面又想道：『幾時得我做了官，也拿人家這樣打打，纔出了今日的氣。』可憐只幾下板子，把他打得潰爛了一個多月，方纔得好。東家因為他犯了官刑，便把他辭歇了。他本是一個已無父母，不會娶妻的人，被東家辭了，便無家可歸。想起有個遠房叔祖，曾經做過一任那裏典史的，刻下住在鎮海，不免去投奔了他，請教請教，做官是怎樣做的，像我們這樣人，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如果可以的，我便上天入地，也去弄個官做做，方纔遂心。主義打定，便跑到鎮海去。不一日到了，找到他叔祖家去，他叔祖名叫卜士仁，曾經做過幾年溧陽縣典史。後來因為受了人家二百文銅錢，私和了一條命案，偏偏弄得不週，到苦主那邊，因此浪費上吃了點虧，告發起來，便把他功名幹掉了。他纔回到鎮海，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兒子卜仲容，在鄉間的土財主家裏管理雜務，因此不常在家。孫子卜才，在府城裏當裁縫，還有個曾孫，叫做卜兌，只有八歲，代人放牛去了。卜士仁一個老頭子，

在家裏甚是悶氣，雖然媳婦孫媳婦都在身邊，然而和女人們，總覺沒有甚麼談頭。忽看見姪孫卜通來了，自是歡喜。問長問短，十分親熱。卜通也一一告訴，只瞞起了被蓋縣大老爺打屁股的事。他談談便問起做官的事，說道：「叔公是做了幾十年官的了，外頭做官的規矩，總是十分熟的了。不知怎樣纔能有個官做？不瞞叔公說，姪孫此刻也狠想做官。所以特地到叔公跟前求教的。」卜士仁道：「你的志氣倒也不小。將來一定有出息的。至於做官的規矩，那不過是叩頭請安，站班，却都要歷練出來。任你在家學得怎樣純熟，初出去的時候，總有點躡手躡腳的。等歷練得多了，自然純熟了。這是外面的話。至於骨子裏頭，第一個秘訣，是要巴結。只要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我明給你說穿了，你此刻沒有娶親，沒有老婆，如果有了老婆，上司叫你老婆進去當差，你送了進去，那是有缺的，馬上可以過班候補的，馬上可以得缺，不消說的了。次一等的是上司叫你叩口口，你便馬上遵命，還要在這口口上頭，加點恭維話。這也是升官的吉兆。你不要說做這些事難為情，你須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結起上司來，也是和你巴結他一般的，沒甚難為情。譬如我是個典史，巴結起知縣來，是這樣；那知縣巴結知府，也是這樣；知府巴結司道，也是這樣；司道巴結督撫，也是這樣。總而言之，大家都是這樣。沒甚難為情。你千萬記着，不怕難為情，五個字的秘訣，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難為情三個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連官場的氣味也聞不得一聞的了。」（以上一大篇却是大好官箴也。）這是我幾十年老閱歷得來的，此刻傳授給你，但不知你想做個甚麼官？」卜通道：「其實姪孫也不知做甚麼官好，譬如要做個縣大老爺，不知要多少錢捐來？」卜士仁道：「好好，好好的志氣，那個叫做知縣，是我的堂翁了。又問你讀過幾年書了？」卜通道：「讀書幾年，一天也沒有讀過，不過在學堂門口聽聽，聽熟了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兩句罷了。」卜士仁道：「沒有讀過書，怎樣做得文官？你看我足足讀了五年書，破承題也作過十次多，出起身來，不過是個捕廳

傳你這不讀書的，只好充地保罷了。」卜通不覺唬住了，說道：「不讀書，末能做官的麼？」卜士仁道：「如果沒讀過書，都可以做官的，那個還去讀書呢？」又沈吟了一會道：「我看你志氣甚高，你文官一途雖然做不得，但是武弁一路，還不妨事。我有一張六品藍翎的功牌，從前我出一塊洋錢買來的，本來打算給我孫子去用的，無奈他沒志氣，學了裁縫，我此刻拿來給了你，你只要還我一塊洋錢就是了。」卜通道：「六品藍翎的功牌，是個甚麼官？」卜士仁道：「不是官，是個頂戴，你有了他，便可以戴白石頂子，拖根藍翎，到營裏去當差。」卜通道：「此刻姪孫有了這個，可是跑到營裏，就有人給我差使？」卜士仁道：「那裏有這麼容易？就有了這個，也要有人舉薦的。」卜通道：「那麼姪孫有了這個，到那裏去找人薦事情呢？」卜士仁又沈吟了一會道：「路呢，是有一條，不過是要我走一踰。」卜通道：「如果叔公可以薦我差使，我便要了那張甚麼功牌。」卜士仁道：「這麼說罷，我們大家賭個運氣，我們做伴到定海去走一踰，定海鎮的門政大爺，是我拜把子的兄弟，我去託他，把你託在那裏，吃一份口糧，這一踰的船錢，是各人各出，事情不成，我自賠了來回盤纏，如果事成了，你怎麼樣謝我？」卜通道：「叔公怎說怎好，只請叔公分付就是了。」卜士仁道：「如果我薦成功了你的差使，我要用你三個月口糧的，但是你每月的口糧，都給了我，你自己一個錢都沒了，如何過得？我和你一個兩得其便的法子，三個月口糧，你分六個月給我，這六個月之中，每月大家用半個月的錢，你不至於吃虧，我也得了實惠了，你看如何？」卜通道：「不知每月的口糧是多少？」卜士仁道：「多多少少，是大家的運氣，你此刻何必多問呢？」卜通道：「那麼就依叔公就是了。」卜士仁道：「那功牌可是一塊錢，我是照本賣的，你不能少給一文。」卜通道：「去吃一分口糧，也要用那功牌麼？」卜士仁道：「暫時用不着，你帶在身邊，總是有用的。將來高升上去，做百長做哨官，有了這個，就便宜許多。」卜通道：「這樣罷，姪孫身邊，實在不多幾個錢，來不及買了。此刻一塊洋錢，兌一千零二十文銅錢，我出了一千二百文，如果事情成功，我便要了，也照着分六個月拔還，每月還二百文罷，可

有一層事情不成功，我是不不要他的。」卜士仁見有利可圖，便應允了。當日卜士仁叫添了一塊臭豆腐，留姪孫吃了晚飯，晚上又教他叩頭請安，站班各種規矩。卜通果然聰明，一學便會。次日一早，公孫兩個附了船到定海去。在路上卜士仁悄悄對卜通道：「你要得這功牌的作用，你就不要做我姪孫。」卜通吃驚道：「這話怎講？」卜士仁道：「這張功牌填的名字，叫做賈冲，你要他就用了他的名字，不能再叫卜通了。」卜通還不懂其中玄妙，卜士仁逐一解說給他聽了，他方纔明白。說道：「那麼我一輩子要姓賈，不能姓卜的了。」卜士仁道：「只要你果然官做大了，可以呈請歸宗的。」卜通又不懂那歸宗是甚麼東西，卜士仁又再三和他解說，他纔明白。卜士仁道：「有此一層道理，所以你就不能做我的姪孫了。回來到了那邊，你叫我一聲外公，我認你做外孫罷。」兩個商量停當，又把功牌交給卜通收好。到了定海，卜士仁帶着卜通，問到了鎮台衙門，挨到門房前面，探頭探腦的張望。便有人問我那個的，卜士仁忙道：「在下要拜望張大爺，不知可在家裏？」那人道：「那麼你請裏面坐坐，他就下來的。」卜士仁便帶了卜通到裏面坐下。歇了一會，張大爺下來了，見了卜士仁，便笑吟吟的問道：「若大哥，是甚麼風吹你到這裏的，許久不見了。」卜士仁也謙讓了兩句，便道：「我有個外孫名叫賈冲，特為帶他來叩見你。」說罷，便叫賈冲過來叩見。賈冲是前一夜已經演習過的，就走過來跪下，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起來又請了一個安。張大爺道：「好漂亮的孩子。」卜士仁道：「過獎了。」又交代賈冲道：「張大爺是我的把兄，論規矩他是稱呼太老伯的，然而太醜陋了，我們索性親熱點，你就叫一聲叔公罷。」張大爺道：「不敢當，不敢當。」一面問幾歲了，一向辦甚麼事。卜士仁道：「一向在鄉下，不曾辦過甚麼，我在江蘇的時候，曾經代他弄了個六品功牌，打算拜託老弟，代他謀個差使當當。等他小孩子歷練歷練。」張大爺道：「若大哥你也是官場中過來人，文武兩途，總是一樣的，此刻的世界，喚這成個說話，嗚呼遊擊都司空着的一大堆，守備千總求當個什長，都比登天還難，靠着一個功牌想當差使，不是做兄弟的說句荒唐話，免了罷。」卜士仁忙道：「不是

這麼說。但求鼎力位置一件事，或者派一分口糧；至於事情是無論甚麼都不拘的。」張大爺道：「那麼或者還有個商量。」卜士仁連連作揖道謝。賈冲此時真是福至心靈，看見卜士仁作揖，他也走前一步請了個安，口稱謝叔公大人栽培。張大爺想了一會道：「事情呢，是現成有一個在這裏，但是我的意思，是要留着給一個人的。」卜士仁連忙道：「求老爺盡栽培了罷。」左右老爺這邊衙門大機會多，再揀好的栽培那一位罷。」說時賈冲又是一個安。張大爺道：「但不知你們可嫌委屈？」卜士仁道：「豈有此理！你老爺盡肯栽培，那是求之不得的，那裏有甚委屈的話？」張大爺道：「可巧昨天晚上，上頭攆走了一個小跟班，方纔我上去，正是上頭和我要人，這個差使，只要當得好，出息也不算壞；現在的世界，隨便甚麼事，都是事在人爲的了。但不知老大哥意下如何？」卜士仁道：「我當是一件甚麼事，老爺要說委屈，這是面子上的差使，便連我愚兄也求之不得，何況他小孩子？就怕他初出茅廬，不懂規矩，當不來是真的。」張大爺道：「這個差使沒有甚麼難當，不過就是跟在身邊，伺候茶煙及一切零碎的事，不過就是一樣。一天到晚，是走不開的，除了上頭到了姨太太房裏去睡了，方纔走得開一步。」卜士仁道：「這是當差的一定的道理，何須說得？但怕他有多少規矩禮法，都不懂得，還求老爺盡教訓教訓。」張大爺道：「這個他狼夠的了，但是穿的衣服不對。」低頭想了一想道：「我暫時借一身給他穿罷。」賈冲又忙忙過來請安謝了。張大爺就叫三小子去取了一身衣服，一雙挖花雙梁鞋子來，叫他穿上。那身衣服，是一件嫩藍竹布長衫，二藍甯綢一字肩的背心。賈冲換上了，又換鞋子。張大爺道：「衣服長短倒對了，鞋子大小對不對？」賈冲道：「小一點，不要緊的，還穿得上。」穿上了，又向張大爺打了個杆，謝過。張大爺笑道：「這身衣服，還是我五小兒的，你就穿兩天罷。」賈冲又道了謝。卜士仁道：「穿得小心點，不要弄壞了，弄壞了那時候賠還新的，你叔公還不愿意呢。」張大爺又道：「你的帽子也不對，不要戴罷，左右天氣不十分冷，還要重打個辮子。」三小子在旁邊聽了，連忙叫了剃頭的來，和他打了一根油鬆辮子。張大爺端詳一會道：「狠過

得去了。」這時候已是吃中飯的時候了，便留他祖孫兩個便飯。吃飯中間，張大爺又教了賈沖多少說話，又叫他買點好牙粉，把牙齒刷白了，又交代慈蒜是千萬吃不得的。（獨惜板花掩飾不過一笑）卜士仁在旁又插嘴道：「叔公教你的，都是金石良言，務必一一記了，不可有負栽培。」一時飯罷，略為散坐，一會張大爺便領了賈沖上去。賈沖因為鞋子小，走起路來一扭一扭的，甚為好看。果然魏鎮李大人一見便合，叫權且留下，試用三天。再說三天過後，李大人便把他用定了，批了一分口糧給他。他從此之後，便一心一意的伺候李大人，又十分會巴結。大凡別人做不到的事，他無有做不到的。李大人站起來，把長衣一撩，他已是雙手捧了便壺，屈了一膝，把便壺送到李大人膝下。李大人偶然出恭，他便拿了水煙袋，半跪着在跟前裝煙。李大人一面纔起來，他早已把馬子捧到外間去了。連忙回轉來，接了手紙，纔帶馬子盪出去，跟着就是捧了熱水進來，請李大人洗手。凡此種種，雖然是他叔祖教導有方，也是他福至心靈，官星透露，纔得一變而為聞一知十的聰明人。所以不到兩個月功夫，他竟做了李大人跟前第一個得意的人。無論坐着睡着，寸步離他不得。又多賞了他一分什長口糧，他越發感激厚恩的了不得。却有一層，他面子上雖在這裏當差，心裏却是做官之念，不肯稍歇。沒事的時候，和同事的談天，不出幾句話，不是打聽捐官的價錢，便是請教做官的規矩。同事的既妒他的專寵，又嫌他的歡氣，便相約叫他買老爺，他道：「你們莫笑我，我賈沖未必沒有做老爺的時候。」同事的都不理他。光陰似箭，不覺在李大人那裏伺候了三四年頭。他手下也積了有幾個錢了。李大人有個兒子，捐了個同知，從京裏引見了回來。向李大人要了若干錢，要到河南到省去。這位少大人，是有點放誕不羈的，暗想此次去河南，行李帶的多，自己所帶兩個底下人，恐怕靠不住，看見賈沖伺候老人家，一向小心奔奔，若得他在路上招呼，自己可少煩了多小心；不如向老人家處要了他去，豈不是好主意定了，便向李大人說知此意。李大人起初不允，禁不得少大人再四相求，無奈只得允了，叫了賈沖來說知，並且交代送到河南，馬上就趕回來，路上不可就閑。賈沖得了這個

差使，不覺大喜。」正是：

騰身逃出奴才籍，奮力投歸仕宦林。

不知賈冲此文跟了小主人出去，有何可喜之處，且待下回再記。

第一百回 巧機緣一旦得功名 亂巴結幾番成笑話

「賈冲得了送少大人的差使，不覺心中大喜，也虧他真有機智，一面對着李大人，故意做出多少戀戀不捨的樣子；一面對於少大人，竭力巴結。少大人是家眷尚在湖南原籍，此次是單身到河南裏到，因為一向以為賈冲靠得住，便把一切重要行李，都交代他收拾。他却處處留心，甚麼東西裝在那一號箱子裏，都開了一張橫單。他雖不會寫字，却叫一個能寫的人在旁邊，他口中報着，叫那個人寫，忙忙的收拾了五天，方纔收拾停當。這一天長行，少大人到李大人處叩辭，賈冲等少大人行過了禮，也上去叩頭辭行。李大人對少大人道：『你此次帶賈冲出去，只把他當一員差官相待，不可當他下人，等他這回回來，我也要派他一個差使的了。』賈冲聽了，連忙叩謝。少大人道：『孩兒的意思就是如此，不消爹爹分付。』說罷便辭別長行。自有一衆家人親兵等，押進行李。賈冲緊隨在少大人左右，招呼一切，上了輪船，到了上海，便到一家甚麼吉陞棧住下。那少大人到了上海，自有他一班朋友，請吃花酒，吃大菜，看戲，自不必題。這兩個帶來的家人，也有他的朋友招呼應酬，不時也抽個空，跑到外頭頑去。只有賈冲獨自一個，守在棧裏，看守房間。你道他果然赤心忠良，代主人看行李麼？原來他久已存了一個不肖之心，在甯波時，故意把某號箱子裝的甚麼東西，某號箱子裝的甚麼衣服，都開出帳來，交給主人。主人是個闊佬，拿過來不過略為過目，便把那篇帳夾在靴掖子裏去了。那裏還一一查點？他却收拾行李時，每個衣箱裏，都騰出兩件，不寫在帳上。這不寫在帳上的，又都做了暗號，又私下配好了鑰匙。到了此時，他便

乘隙一件件的偷出來，放在自己箱子裏。他爲人又乖巧，不過此時是四月天氣，那單的夾的紗的，他却絲毫不動；只揀棉的皮的動手。那棉皮東西，是此時斷斷查不着的。等到查着時，已經隔了半年多，何況自己又有一篇帳交出，去的箱子裏東西，只要和帳上對了，就隨便怎樣，也疑心不到他。你道他的心思細不細？深不深？險不險？他在棧裏做，只個手脚，不是一天做得完的，恰好這天做完了，收拾停當，一個家人名叫李福的，在外回來，了，坐下來就嘆氣。賈冲笑問道：「那裏受了氣來了，却跑回來長吁短嘆？」李福道：「沒有受氣，却遇了一件極不得意的事。」賈冲道：「在這裏不過是個過客罷了，有甚得意不得意的事？」李福道：「說來我也是事不干已的，我從前伺候過一位卜老爺，叫做卜同，原是福建候補知縣，安徽人氏。」賈冲聽得一個卜字，便伸長了耳朵去聽。李福又道：「一位少爺，名叫卜子脩，隨在公館裏，恰好那兩年臺灣改建行省，劉省三大人放了臺灣撫臺，少爺本只有一個監生，想弄個官出來當差，便到臺灣投效，得了兩個獎札。後來卜老爺死了，少爺扶柩回籍安葬，起復後，便再到福建，希圖當個差使。誰知局面大變了，在那裏一住十年，窮到吃盡當光，此刻老太太病重了，打電報叫他回去送終。他到得上海來，就盤纏斷絕了。此刻拿了一張監照，兩個獎札在這裏兜費。」賈冲道：「是獎的甚麼功名，要賣多少錢呢？」李福道：「頭一個獎是不論雙單月選用從九，第二個是免選本班以縣丞歸部儘先選用，都是臺灣改省，開盤案內保的。只要賣二百塊錢，聽說此刻單是一個三班縣丞，捐起來最便宜，也要三百多兩呢。還是會想法子的人去辦，不然還辦不來。此刻只要賣二百塊東西，是便宜的。」賈冲道：「只要是真的，我倒有個朋友要買。」李福道：「東西自然是真的，這是我們看他弄來的東西，怎麼會假？但不知你這朋友，可在上海？」賈冲道：「是在上海的，你去把東西拿來，等我拿把前路看看，我們也算代人做了一件方便事情。」李福道：「如果真有人要，我便馬上去拿來。」賈冲道：「自然是有人要，我騙你做甚麼？」李福道：「那麼我去拿來。」說罷匆匆去了。原來賈冲在定海鎮衙門混了幾年，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遇了人便打

聽，又隨時在公事上留心，他雖然不認得字，但是何處該用硃筆，何處該用墨筆，各移呈札各種款式，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並且一切官場的毛病，甚麼冒名頂替，假札假憑等事，他尤爲查察得爛熟胸中。此刻恰好碰了一個姓卜的獎札，如何不心動？因叫李福去取來看。不一會，李福取了來，他接過仔細察看了一遍，雖然不識字，然而公事的款式處處不錯，便說道：「待我拿去給朋友看看，但不知二百塊的價錢可能讓點？」李福道：「果然有人要了再說罷。」賈冲便拿了這東西，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心中暗暗打算，這東西倒像真的，可惜沒有一個內行人，好去請教。但是據李福說，看着他弄來的，料來假不到那裏。一個人蕩來蕩去，沒個着落，只得到占卦攤上去占個卦，以定吉凶。那占卦的演成卦象，問占甚麼事。賈冲道：「求名。」占卦的道：「求名卦，財旺生官，近日已經有了機緣，可惜還有一點點小阻礙。過了某日日干冲動官爻，當有好消息。」（江湖糗話千篇一律）賈冲道：「我只問這個功名是真的，是假的？」占卦的道：「官爻持世，真而又真，可惜未曾發動。過了某日子，水子孫冲動已火官鬼，况且財爻得助，又去生官，那就恭喜從此一帆順風了。」賈冲聽了，付過卦資，心中倒有幾分信他。因他說的甚麼財旺生官，自己本要拿錢去買這東西，這句已經應了。又說甚麼目下有點阻礙，這明明是我信不過他的真，假做了阻礙了。又回頭一想，在衙門裏會聽見人說拿了假官照出來當差，只要不求保舉，是一輩子也鬧不穿的。但不知獎札會鬧穿不會？忽然又決意道：管他真的假的，我只要撻便宜的還他價，他若是肯的，說是在外頭當不得差，拿回鄉下去嚇唬鄉下人，也是好的。定了主意，便回到棧去，只見仍是李福一個人在那裏，便把東西交還他道：「前路怕東西靠不住，不肯還價。」李福着急道：「這明明是我的舊日小主人在臺灣當差得來的，那時候還有上諭登過申報，我們還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叩喜的，怎麼說靠不住？」賈冲道：「就是真的，前路也出不起這個價，他說若是十來塊洋錢，不妨談談。」李福道：「那是上天要價，下地還錢，我不怪他；若說是個假的，他買了這東西，我肯跟他到部裏投供去。如果部裏說是假的，那就請部裏辦我。」

賈沖聽了這話，心中又一動，暗想看他這着急樣子，確是像真的。因說道：「你且去問問他價錢如何，再說。」李福嘆道：「人到了背時的時候，還有甚說得？」說罷自去了。過了一會，又回來說道：「前路因為老太太有病，急於回去，說至少要一百塊，少了他就不費了。」賈沖又還他二十塊，叫他去問，李福不肯。賈沖又還到三十，李福方纔肯去。如此住返磋商，到底五十塊洋錢成的。交少大人應酬過幾天，便要到外面買東西，甚麼孝敬上司的，送同寅的，自己公館用的，無非是洋貨。他們闊少，到省局面自然又是一樣。凡買這些東西，總是帶了賈沖去。或者由賈沖到店裏叫人送來看，買完了洋貨，又買綢緞。這兩宗大買賣，又翻刺賈沖賺了不少。賈沖心中一想，我買了那獎札，是要謀出身的，此刻除了李福，沒有人知道，萬一我將來出身，這名字傳到河南去，叫他說穿了，總有許多不便，不如設法先除了他。恰好這幾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鷄，身上弄了些毒瘡，行走不便。那野鷄妓女，又到棧裏來看他，賈沖便乘勢對少大人說，李福這個人，狼有點不正經，恐怕靠不住，就在棧裏這幾天，他已鬧的一身毒，還弄些甚麼婆娘三天五天到棧裏來，照這個樣子，帶他到河南去，恐怕於少大人官聲有礙。此刻不過出門在客中，他尚且如此，跟少大人到了河南，少大人得了好差使，他還了得麼？在外頭歡喜頑笑的人，又沒本事賺錢，少不免偷拐搶騙，亂背窟空，鬧出事情來，却是某公館的家人，雖然與主人不相干，却何苦被外頭多這麼一句話呢？何況這種人，保不住他不借着主人勢子，在外頭招搖撞騙，請少大人的示，怎樣做戒，做戒他纔好。不然帶到河南去，倒是一個累。他天天拿這些話對少大人說，少大人看看李福，果然滿面病容，走起路來，是有點不便當樣子，便算給工錢把他開發了。另外託朋友薦過一個人來，又過了幾天，少大人頑夠了，要動身了。賈沖忽然病起來。一天到晚，哼聲不絕。一連三天不茶不飯。請醫生來給他看過，吃了藥下去，依然如此。少大人急了，親到他榻前問他怎樣了，可能走得動，他爬在枕上，叩頭道：「是小的沒福氣，跟隨少大人，所以無端生起病來，望少大人上緊動身，不要誤了正事。小的在這裏將養好了，就兼程趕上去伺候。」少大人道：「我想等你病好

了，一起動身呢。」賈冲道：「少大人的前程要緊，不要爲了小的，就誤了小的的病。自己知道，早晚是不會好的。」少大人無奈，只得帶了兩個家人動身，到鎮江取道清江浦，往河南去了。這邊少大人動了身，那邊賈冲馬上就好了，另外搬過一家客棧住了，不叫賈冲，就依着獎札的名字，叫了卜子脩，結交起朋友來，託了一家捐局代他辦事。就把這獎札寄到京裏，託人代他在部裏改了籍貫（或問何以不改三代？曰：他的三代本無非阿貓阿狗，無可稽考的，不如不改也。）辦了驗看，指省江蘇，部憑到日，他便往蘇州裏到分在上海道差遣。他那上衙門，是天天不脫空的。又稟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訓，見了上司，那一種巴結的勁兒，簡直形容他不出來。所以分道不久，就得了個高昌廟巡防局的差使。高昌廟本是一個鄉僻地方，從前沒有甚麼巡防局的，因爲同治初年，湘鄉曾中堂、合肥李中堂、奏準朝廷，在那邊設了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那局子一年年的擴充起來，那委員司事，便一年多似一年；至於工匠小工之類，更不消說了。所以把局前一片荒野之地，慢慢的成了一個聚落，有了兩條大街，居然是個鎮市了。所以就設了一個巡防局。卜子脩是初出茅廬的人，得了那個差使，猶如抓了印把子一般，倒也凡事必躬必親，他自己坐在轎子裏，看見路上的東洋車子攔路停着，他便喝叫停下轎子，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來對那些車夫亂打，嚇得那些車夫四散奔逃。他嘴裏還是混帳，王八蛋，娘摩洗亂砲（娘摩洗亂砲甯波人罵人之詞也，故作別字可發一笑）的亂罵。製造局裏的總辦提調，都是些道府班，他又多一班上司伺候了。新年裏頭，他忽然到總辦那邊裏見總辦，不知他有甚公事，便叫請他進來。見過之後，就有他的家人，拿了許多魚燈荷花燈，兔子燈之類上來。還有一個手版，他便站起來，垂手稟道：「這是卑職孝敬少爺玩的，求大人賞收。」總辦見了，又是可笑，又是可惱，說道：「小孩子頑的東西，何必老兄費心？」卜子脩道：「這是卑職的一點窮孝心，求大人賞收了。」又對總辦的家人道：「費心代我拿了上去，這手版說我替少爺請安。」總辦倒也拿他無可如何，從此外面便傳爲笑柄。那年恰好碰了中東之役，製造局是個軍火重地，格外戒嚴，每

天晚上，各處的委員司事，都輪班查夜。就是總辦提調，也每夜輪流着到處稽查。到半夜時，都在公務廳會齊一次，叫做會哨。這卜子脩雖是局外的人，到了會哨時候，他一定穿了行裝，帶了兩名巡勇去獻殷勤。常時還帶着些點心去孝敬總辦，請各委員司事。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抬了一口行竈，放在公務廳天井裏，做起湯圓來。總辦來了，看見了，問是做甚麼的，家人回說是巡防局卜老爺做湯圓的。總辦道：「算了，東洋人這場仗打下來，如果中國人打了勝仗，講起和來，開兵費賠款的帳，還要把卜老爺的點心帳開上一筆呢。」不提防卜子脩已在旁邊站着班，聽了這句話，走前一步，請了個安道：「謝大人栽培。」（令人笑不可仰）總辦見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却又不敢拿他怎樣。只有對着別人微微的冷笑一聲。此時會哨的人，都已齊集，大家不過談些日來軍事新聞。只有卜子脩趕出趕進，催做湯圓。衆人見他那付神氣，都在肚子裏暗笑。卜子脩只不覺着，催得湯圓熟時，一碗一碗的，盛在那裏，未曾拿上去。子脩自己親來一看，見是每碗四個，便拿起湯匙來，在別個碗上，取了兩個，湊在一個碗裏，過細數一數，是六個無疑了。便親自雙手捧了，送至總辦跟前，雙手一獻，至額道：「這是卑職孝敬大人的，祿位高陞。」總辦倒也拿他無可如何，笑說道：「老兄太忙了，破了鈔，不算數，還要那麼忙，這是我們下回不敢再查夜了。」總辦說話時，他還垂着手，挺着腰，洗耳恭聽。等總辦說完了，他便接連答應是是，是是。旁邊的人都幾乎笑起來。他總是不覺着，又去取一碗，添足了九個，親自捧了，又拿了一個手版，走到總辦的家人跟前道：「費心費心，代我拿上去孝敬老太太，說是卑職卜子脩孝敬老太太的，久長富貴。這個手版費心代回一回，是卑職卜子脩恭請老太太晚安。」總辦道：「算了罷，不要觀瑣了，老太太早已睡了。」卜子脩道：「這是卑職的一點孝心，老太太雖然睡了，也一定歡喜的。」總辦無可如何，只得由他去鬧。諸如此類的笑話，也不知鬧了多少。最可笑的是，有一回一個甚麼大員路過上海，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辦差。等到那位大員駕到之日，自然閩城印委各員，都到碼頭恭迓。那卜子脩打聽得大員坐的是招商局船，泊在金利源碼頭，便坐了轎子去。

迎迓。偏偏那轎子走得慢，看見那製造局總辦提調，以及各廠的紅委員，凡夠得上去接的，一箇箇都坐了馬車，超越在轎子前頭，如飛的去了。那總辦提調，都是一個人一輛馬車，其餘各委員，也有兩個人一輛的，也有三個人一輛的，最寒廔的，是四個人一輛。卜子脩心中無限懊悔，悔不和別人打了夥，僱個馬車，那就快得多了。一面想，一面罵轎班走得慢，你們吃老爺的飯，都吃到那裏去了，腿也跑不動了。一面罵，一面在轎子裏躁腳，躁得轎班的肩膀生疼，越發走不動了。他更是狠的了，不得罵道：「等一會回到局子裏，叫你們對付我的板子。」嘴裏罵着，心中生怕到得遲了，那邊已經上了岸，那就沒意思了。又想到：「怎樣能再遇見一個熟人是坐馬車的，那就好了。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喊住了他，附坐了上去。」思想之間，轎子將近西門，忽然看見一輛轎子馬車，從轎後超越到轎前去。卜子脩定睛從那轎車後面的玻璃看進去，內中只坐了一人，便大呼小叫起來道：「馬車停一停，馬車停一停。」前頭那馬車夫聽見了，回頭一看，是卜老爺坐在轎子裏招手叫停車，也不知他有甚麼要緊公事。姑且把馬韁勒住，看他作何舉動。卜子脩見馬車停住了，便喝叫停轎，自己走了下來，交代轎班趕緊到碼頭去伺候。到遲了，誤了我的差使，小心你們的狗腿。說罷，三步兩步跑到那馬車跟前，伸手把機關一擰，用力一拉，開了門，一腳踏了上去。抬頭一看，只把他急個半死，你道車子上是誰，正是卜子脩的頂頭上司，欽命二品銜，江南指巡蘇松太兵備道。卜子脩這一嚇，竟是魂不附體。那馬夫看見他一脚上了車，便放開韁繩，那馬如飛而去了。只有卜子脩此時臉紅過耳，連頸脖子都紅了。還有一半身子在車子外面，跨又跨不進去，退又退不出來，攛着身子站，又站不直的，又開口不得。道台見了這個情形，又可笑又可惱，便冷笑道：「你坐下罷。」卜子脩如奉恩詔一般，纔敢把第二條腿拿了進來，順手關上車門。誰知身上佩帶的檳榔荷包上一顆料珠兒，夾在門縫裏，那門便關不上，只好把一隻手拉着門。這一邊呢，又不敢和道台平坐，若要斜坐着身子呢，一條腿又要壓到道台膝蓋上，鬧得他左不是，右不是。他平日見了上司，是最會說話的，這回却急得無話可說。正是：

大人莫漫嫌唐突，卑聽專誠附驥來。

未知卜子脩到底怎樣下場，且待下回再記。

曾聞諸大言，合肥李文忠恆置人曰：「天下最易的是做官，連官都不會做，真是無用的東西了。」昔者聞而疑之，何文忠之輕視做官一至於此。今觀此回，以一蠢如鹿豕之人，僅在官署當僕役數年，即能袍笏登場，儼然人上，始信文忠之言爲不謬也。以不通一進而爲不知羞，即可做官，是殆作者之微言歎。昔年晤余晉珊中丞，言任滬道時，某甲附車事，猶吃吃笑不休，曰：「此儉亦可憐也。忽借以綴於此，殊足以博一噱。」

第一百一回 王醫生淋漓談父子

樛頂糞恩愛割夫妻

「幸喜馬車走得快，不多幾時，便到了金利源碼頭了。卜子脩連忙先下了車，垂手站着，等道臺下車時，他還問道：『是大人叫卑職坐的。』道臺看了他一眼，只得罷了。後來他在巡防局裏沒有事辦，便常常與些東洋車夫爲難，又每每誤把製造局委員司事的包車夫拿了去。因此大家都厭惡了他。有起事來，偏偏和他作對，他自己也覺得乏味了，便託人和道臺說，把他調到城裏東局去。一直當差到此刻，也算當得長遠的了。這個便是卜子脩的來歷。」（且慢從九十七回的下半回起，敘這件事，是我說給金子安他們聽的。直到此處一百一回的上半回，方纔煞尾。且莫問有幾句說話，就是數數字數，也一萬五六千了。一個人那裏有那麼長的氣，又那個有那麼長的功夫去聽呢？不知非也。我這兩段故事，是分了三四天和子安們說的。不過當中說說停住了，那些節目，我懶得敘上，好等這件事成個片段罷了。這三四天功夫，早又有了別的事了。）原來這兩天，苟才又病了，去請端甫，端甫推辭不去。苟才便寫個條子給繼之，請繼之問他是何原故。繼之便去找着端甫問道：「聽說苟觀

舉來請端翁，端翁已經推掉了。端甫道：「不錯，推掉了。」繼之道：「端翁你這箇就太古板了，他這箇又不是不起之症，你又何必因一時的疑心，就辭了人家呢？」端甫道：「不起之症，我還可以直說，他公館裏住着一個要他命的人，叫我做醫生的如何好過問？我在上海，差不多二十年了，雖然沒甚大名氣，却也沒有庸醫殺人的名聲。我何苦叫他裁我一下？雖然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但是現在的世人，總是人云亦云的居多，况且他家裏人，既然有心弄死他，等如願以償之後，賊人心虛，怕人議論，豈有不盡力推在醫生身上之理？此刻只要苟觀察，離了他公館，或者住在寶號，或者逕到我這裏住下二十天，半個月光景，我可以包治好了。要是他在公館裏請我，我一定不去的。」繼之聽了，倒也沒得好說，只得辭了出來，便去找苟才。其實苟才沒甚大病，不過仍是怔忡氣喘罷了。繼之見面之下，只得說端甫這個人，是有點脾氣的，偶然遇了有甚不如意的事，莫說請出門，就是到他那裏門診，他也不肯診的。說是心緒不甯，恐怕診亂了脈，誤了人家的事。（真是善於詞令，不可不學。）苟才道：「這個倒好，這種醫生纔難得呢。等他心緒好了再請他。」說話時，苟才兒子龍光走進來，和繼之請過安，便對苟才道：「前天那箇人又來了，在那屋裏等着。家人們都不敢來回。」苟才道：「你在這裏陪着吳老伯。」又對繼之道：「繼翁請寬坐，我去去就來。」說罷自出去了。繼之不免和龍光問長問短。又問公館裏有幾位老夫子，及令親龍光道：「從前人多，現在只有帳房先生、老伯、書啓老夫子、王老伯，至於舍親等人，早年就都各回旗去了。此刻沒有甚麼。」繼之忽然心中一動，道：「我何妨設一個法，試探試探他看呢？」因問道：「尊大人的病，除了欬喘怔忡，還有甚麼病？近來請那一位先生？」龍光道：「一向是請的老伯所薦的王端甫先生，這兩天請他，不知怎的，王先生不肯來了。昨天今天，都是請的朱博如先生。」繼之道：「是那一位薦的？」龍光道：「沒有人薦的，不過在報上看見告白，請來的罷了。老伯有甚朋友高明的，務求再薦一兩個人，好去請教請教，也等家父早日安痊。」繼之又想了一想，道：「尊大人這個病，是不要緊的，不過千萬不要吃錯了東西。據我聽見的這

個款喘怔忡之症，最忌的是鮑魚。」龍光道：「甚麼鮑魚？」繼之道：「就是海味舖裏賣的鮑魚，還有洋貨舖手裏賣那個東洋貨，是裝了罐子的，這東西吃了，要病勢日深的。」剛說完了話，荷才已來了。龍光站起來，俄延了一會就去了。繼之和荷才略談了一會，也就辭回號裏對衆人談起朱博如來。管德泉道：「朱博如這個名字熟得狠，是在那裏見過的？」金子安道：「就是甚麼兼精辰州符失物圓光的那個，天天在報上上告白的，還有誰？」德泉道：「哦不錯了，然而荷觀察何以請起這種醫生來？」繼之道：「他化了錢，自然是愛請誰請誰，誰還管得了他？我不過是疑心端甫那句話，他家裏共一個兒子，一個帳房，一個書啓，是那箇要弄死他，這件事要做，只有兒子做，說起憤世嫉俗的話來，自然處處都有稟報，但是平心而論，又何必人人都是稟報呢？何況龍光那孩子，心裏我不得而知，言他外貌，不像那樣人。我今天已下了一個探聽的種子，再過幾天，就可以探聽出來了。」我道：「怎麼探聽有種子的？」繼之道：「你且不要問，你記着下一個禮拜提我請客。」我答應了。光陰似箭，轉瞬又過了一禮拜了。繼之便叫我寫請客帖子，請的荷才是正客，其次便是王端甫，餘下就是自己幾個人。並且就請在自己號裏，並不上館子。下午端甫先來，問起請客是甚意思，可是又要我和荷觀察診脈。繼之道：「並不，我並且伐你辯得甚好的，你如果不願意，只說自己這兩天心緒不甯，不肯替人家診脈的就是了。」不多一會，荷才也來了，大家列坐談天。荷才又夾及端甫診脈，端甫道：「診脈是可以，方子可不敢開，因為近來心緒不甯，恐怕開出方子來不對。」荷才道：「不開方不要緊，只要賜教脈象如何。」端甫道：「這個可以。」荷才便坐了過來，端甫伸出方子來，在荷才兩手上診了一會道：「脈象都和前頭差不多，不過兩尺沈遲一點，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不要緊的。」荷才道：「不知應該吃點甚麼藥？」端甫道：「這個實在因為心緒不安，不敢亂說。」荷才也就罷了。一會兒席面擺好了，繼之起身把盞讓坐，酒過三巡，上過魚翅之後，便上一碗清燉鮑魚。繼之道：「這是我這個廚子拿手的一樣精品。」說罷，親自一一敬上兩片。荷才道：「可惜這東西，我這兩天吃的膩了。」

繼之聽了，顏色一變，把筷子往桌上一擱。苟才不會覺着，我雖覺着了，因為繼之此時，尚沒有把對龍光說的話告訴我，所以也莫名其妙。因問苟才道：「想來是頓頓吃這個？」苟才道：「正是。因為那醫生說是要多吃鮑魚，纔易得好，所以他們就頓頓給我這個吃。」端甫道：「據食物本草這東西是滋陰的，與怔忡不有甚麼相干，這又奇了。」繼之問苟才道：「公子今年貴庚多少了？」苟才道：「二十二歲了。」繼之道：「年紀也不小了，何不早點代他弄個功名，叫他到外頭歷練歷練呢？」苟才道：「我也有這個意思，並且他已經有個同知在身上，等過了年，打算叫他進京辦個引見，好出去當差。」繼之道：「這又不是揀日子的事情，何必一定要明年呢？」苟才笑道：「年裏頭也沒有甚麼日子了。」端甫是箇極聰明極機警的人，聽了繼之的話，早已有點會意，便笑着接口道：「我們年紀大的人，最要有自知之明，大凡他們年輕的少爺奶奶，看見我們老人家，是第一件討厭之物。你看他臉上十分恭順，處處還你規矩，他那心裏頭不知要罵多少老不死，老殺才呢！」說的合席人都笑了。端甫又道：「我這箇是在家庭當中閱歷有得之言，並不是說笑話，所以我五個小兒，沒有一箇在身邊，他們經商的經商，處館的處館，雖是娶了兒媳，我却叫他們連媳婦兒帶了去。我一個人，在上海逍遙自在，何等快活。他們或者一年來看我一兩次，見了面，那種親熱要好，孝順的勁兒，說也說不出來；平心而論，那倒是他們的真天性了。何以見得呢？大約父子之間，自然有一分父子的天性；你把他隔開了，他便有點聖念，越隔得遠，越隔得久，越是聖念的利害。一旦忽然相見，那天性不知不覺的，自然流露出來。若是終年在一起的，我今天惱他做錯了一件甚麼事，他明天又怪我罵了他那一項，久而久之，反為把那天性泯沒了。至於他們做弟兄的，尤其要把他遠遠的隔開，他那友于之情，總不免那爭執口角的事情。一有了這個事情，總要鬧到兄弟不和完結。這還是父母窮的話，若是父母有錢的，更是免不了爭家財，爭田舍等事。若是個獨子呢？（點睛語何苟才猶未悟也）他又惱着老子在前，不能由他揮霍，他還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說着，又專對苟才說道：「

這是兄弟泛論的話，觀察不要多心。」（再逼近）「句惜乎其不悟也。」荀才道：「議論得高明得很，我又多心甚麼？兄弟一定遵兩位的教，過了年，就叫小兒辦引見去。」繼之道：「端翁這一番高論，爲中人以下說法，是好極了。」端甫道：「若說爲中人以下說法，那就現在天下算得沒有中人以上的人，別的事情我沒有閱歷，這家庭的閱歷，是見得不少了。大約古聖賢所說的話，是不錯的。孟夫子說是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賊恩之大者。此刻的人，却昧了這個道理，專門責善於其子，這一着呢，還不必怪他，他期望心切，自然不免出於責善一類。最奇的他一面責善，一面不知教育，你想父子之間，還有相得的麼？還有一種人，自己做了多少男盜女娼的事，却責成兒子做仁義道德，那纔難過呢！」（談談說說，不覺各人都有了點酒意，於是吃過稀飯散坐。）荀才因是有病的人，先辭去了。繼之纔和端甫說起前兩天見了龍光，故意說不可吃鮑魚的話。今日荀才便說吃的膩了，看來這件事，竟是他兒子所爲。端甫拍手道：「是不是呢！我斷沒有冤枉別人的道理，但是已經訪得如此確實，方纔爲甚不和他直說，還是那麼吞吞吐吐的，你看荀才，他應酬上很像精明，但是於這些上頭，我也平常得很，不見得他會得過意來。」繼之道：「直說了恐怕有傷他父子之情呢。」端甫跳起來道：「罷了罷了，不直說出來，恐怕父子之情傷得更甚呢。」繼之猛然省悟道：「不錯不錯，我明天就去找他（來不及了）把他請出來，明告訴他這個底細罷。」端甫道：「這纔是個道理。」又談了一會，端甫也辭去了。一宿無話。次日繼之便專誠去找荀才，誰知他的家人回道：「老爺昨天赴宴回來，身子不大爽快，此刻還沒起來。」繼之只得罷了。過一天再去，又說是這兩天厭煩得很，不會客。繼之也只得罷休。誰知自此以後，一連幾次，都是如此。繼之十分疑惑，便說你們老爺不會客，少爺是可以會客的，你和我通報通報。那家人進去了一會，出來說請繼之進去見了龍光，先問起尊大人的病，爲甚連客都不會了，不知近日病情如何。龍光道：「其實沒甚麼，不過醫生說是務要靜養，不可多談天，以致費氣勞神，所以小姪便勸家父不必會客。五庶母曾在房裏，早晚伏侍，方纔睡着了，失迎老伯

大駕繼之聽說，也不能怎樣，便辭了回來。過一天又寫個條子去約荀才出來談談。詎接了回條，又是推辭。繼之雖是疑心，却也無可如何。光陰如駛，早又過了新年。到了正月底邊，忽然接了一張報喪條子，是荀才死了。大家都不覺吃了一驚。繼之和他略有點交情，不免前去送殯，順便要訪問他那致死之由。誰知一點也訪不出來。倒是龍光哭喪着臉，向繼之叩頭，說上海並無親戚朋友，此刻出了大事，務求老伯幫忙。繼之只得應允。到了春分左右，北河開了凍，這邊號裏接到京裏的信，叫這邊派人去結算去年帳目。我便附了輪船，取道天津。此時張家灣河西務兩處所設的分號，都已收了，歸併到天津分號裏。天津管事的是吳益臣，就是吳亮臣的兄弟。我在天津盤桓了兩日，打聽得文杏晨已不在天津了，就僱車到京裏去。此時京裏分號已將李在茲辭了，由吳亮臣一個人管事。我算了兩天帳目，沒甚大進出，不過核對了幾條出來，叫亮臣再算。我沒了事，就不免到琉璃廠等處逛逛，順便到山邑會館，問問王伯述蹤跡。原來應暢懷倒在那裏，伯述是有事回山東去了。只見一個年輕貌美的少年，在暢懷那裏坐着，暢懷和我介紹，代通姓名。原來這個人是旗籍，名叫喜潤，號叫雨亭，是個內閣中書。這一天拿了一個小說回目，到應暢懷這邊來，要打聽一件時事，湊上對一句。原來京城裏風氣，最歡喜講些對子，及小說回目等，異常工整，講了出來，便一時傳誦，以為得意。但是講的人，全是翰林院裏的太史公。這位喜潤中書，有點不伏氣，說道：「我不信，只有翰林院裏有人才，我們都般他不上！」因得了一句，便硬要對一句，却苦於沒有可對的事情。我便請教，是一句甚麼？暢懷道：「你要知道這一句，却要先知這禮事情的底細，纔有味。」我道：「那就費心你談談。」暢懷道：「有一位先生，姓溫，號叫月江，孟夫子說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這位溫月江先生，却是最喜的是為人師。凡有來拜門的，他無有不笑納，並且視贊禮之多少，為情誼之厚薄。生平最惱的是洋貨，他非但自己不用，就是看見別人用了洋貨，也要發議論的。有一天他又收了一個門生，預先託人送過贊禮，然後謁見。那位門生去見他時，穿了一件天青呢馬褂，他便發話了，說甚麼？孟子說的，吾朝用夏夷者

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若是服夷之服，簡直是變於夷了。老弟的人品學問，我久有所聞，是很純正的；但是這件馬褂，不應該穿。我們不相識呢，那是彼此無從切磋起。今日既然忝在同學，我就不得不說了。」那門生道：「門生這件馬褂，還是門生祖父遺下來的，門生家寒，有了兩個錢，買書都不夠，那裏來得及置衣服？像這個馬褂，門生一向都不敢穿的，因為係祖父遺物，恐怕穿壞了，無以對先人。今天因為拜見老師，禮當恭敬的，纔敢請出用。」

溫月江聽了，倒肅然起敬起來，說道：「難得老弟這一點追遠之誠，一直不混，真是可敬，我倒失言了。」那門生道：「門生要告稟老師一句話，不知怕失言不怕？」溫月江道：「請教是甚麼話，但是道德之言，我們儘談。」

那門生道：「門生前天託人送進來的贄禮一百元是洋貨。」溫月江聽了，臉紅過耳，張着口半天纔說道：「這這這這這，可不可可不可不是嗎？我我我馬上就叫人拿去換了銀子來了。」自從那回之後，人家都說他是個臭貨。但是他又自高位置，目空一切，自以為他的學問，誰都及不了他。人家因為他又高又臭，便上他一個徽號，叫他做「樑頂糞」。取最高不過屋樑之頂，最臭不過是糞之義。那年溫月江來京會試，他自以為這一次禮闈，一定要中要點的，所以進京時，就帶了家眷回來。來到京裏，沒有下店，也不住會館，住在一個朋友家裏。可巧這朋友家裏，已經先住了一個人，姓武，號叫香樓，却是一位太史公。溫月江因為武香樓是個翰林，便結交起來。等到臨會場那兩天，溫月江因為這朋友家在城外，進場不便，因此另外租了考寓，獨自一人，住到城裏去。這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情。誰知他出場之後，忽然出了一個極奇怪的變故。」正是

白戰不曾持寸鐵，青巾從此晉頭銜。

未知出了甚麼變故，且待下回再記。

第一百二回 溫月江義讓夫人

麥致祿孽遺婦子

溫月江出場之後，回到朋友家裏，入到自己老婆房間，自以為這回三場得意，一定可以望中的。正打算拿頭場首藝，念給老婆聽聽，以自鳴其得意。誰知一脚纔跨進房門口，耳邊已聽得一聲喊。溫月江吃了一驚，連忙站住了，抬頭一看，只見他夫人站在當路，喝道：「你是誰，走到我這裏來！」月江訝道：「甚麼事，甚麼話？」他夫人道：「嚇，這是那裏來的，敢是一個瘋子？」頭們都到那裏去了？還不給我打出去！」說聲未了，早跑出四五個丫頭，手裏都拿着門門棒，打將出來。溫月江只得抱頭鼠竄而去，自去書房歇下。這書房本是武香樓下榻所在，與上房雖然隔着一個院子，却與他夫人臥室遙遙相對。溫月江坐在書桌前，面臉對窗戶，從窗戶望過去，便是自己夫人的臥室，不覺定了眼睛出了神。忽然看見武香樓從自己夫人臥室裏出來，向外便走。溫月江直跳起來，跑到院子外面，把武香樓一把捉住。（讀者亦代武香樓嚇煞，將謂必有一場鬧矣。）嚇得香樓魂不附體，登時臉色泛青，心裏突突兀兀的跳個不住，身子都抖起來。溫月江把他一把拖到書房裏，捺他坐下，然後在考籃裏取出一個護書，在護書裏取出一疊稿來，道：「請教請教，看還可以有甚麼？」武香樓這纔把心放下，定一定神，勉強把他頭場文稿看了一遍，不住的擊節讚賞道：「氣量宏大，允稱元作。」（氣量宏大是實話，元者元緒，公也可發一笑。）這回一定恭喜的了。」月江不覺洋洋得意，又強香樓看了二三場的稿，香樓此時心已大放，便樂得同他敷衍，無非是讀一篇讚一篇，讀一句讚一句，及至三場的稿都看完了，月江呵呵大笑道：「兄弟此時也沒有甚麼望頭，只在閣下跟前稱得一聲老前輩，（可知他已稱了你做老前輩也一笑）就夠了。」香樓道：「不敢當，不敢當，這回一定是恭喜的。」從此以後，倒就相安了。不過溫武兩個易地而處罷了。這一科溫月江果然中了，連着點了，誰知他偏不爭氣，纔點了翰林，便上了一箇甚麼摺子，激得萬歲爺龍顏大怒，把他的翰林革了。他纔死心塌地回家鄉去。近來聽說他又進京來了，不知攬甚麼路子，希圖開復。人家觸動了前事，便諷一了句小說，回目是（溫月江甘心戴綠帽）這位喜雨翁要對上一句，却對了兩天沒有對上。」我道：「這

個難題，必要又有個那麼一回實事，纔講得上呢。若是單對字面，却是容易的；不過溫對涼，月對星，江對海之類，就得了。」喜雨亭道：「無奈沒有這件實事，總是難的。」當下我見伯述不在，談了幾句就走了。回到號裏，只見一個人在那裏和亮臣說話，不住的噉聲歎氣，滿臉的愁眉苦目，談了良久纔去。亮臣便對我說道：「所謂貨侍而入者，亦恃而出。這句話真是一點不錯。」我問是甚麼事，亮臣道：「方纔這個人，是前任福建侯官縣知縣，裘致祿的妾舅，裘致祿他在福建日子甚久，仗着點官勢，無惡不作。歷署過好幾任，繁缺，越弄越紅。後來補了缺，調了侯官首縣，所刮得的地皮，也不知他多少。後來被新調來的一位閩浙總督，查着他歷年的多少劣跡，把他先行撤任，着實參了他一本，請旨革職，歸案訊辦。這位裘致祿，信息靈通，得了風聲，便逃走到租界地方去。等到電旨到日，要捉他時，他已是走的無影無蹤了。後來訪着他在租界，便動了公事，向外國領事要人。他又花言巧語，對外國人說，他自己並沒有犯事，不過要改革政治，這位總督不喜歡他，所以冤枉參了他的。外國人向來有這麼個規矩，凡是犯了國事的，叫做國事犯，別國人有保護之例。據他說所犯的是改革政治，就是國事犯，所以領事就不肯交人。閩浙總督急的不得了，派了委員去辯論，派了一起，又是一起，足足耽誤了半年多，好容易纔把他要了回來。自然是惱得火上加油，把他重重的定了罪案，查抄家產，發極邊充軍。當時就把他省城寓所查抄了。又動了電報，咨行他原籍，也把家產抄沒了。還要提案問他寄頓之處，裘致祿便供家產盡絕了，然後起解充軍。這裘致祿有個兒子，名叫豹英，（豹英者報應也一笑）因為家產被抄，無可過活，等他老子起解之後，便悄悄向各處寄頓的人家，去商量取回應用。誰知各人不約而同，一齊抵賴，個乾乾淨淨。你道如何抵賴得來？原來裘致祿得了風聲時，便將各種家財，分向各相好朋友處寄頓。一一要了收條，藏在身邊。因為兒子豹英一向揮霍無度，不敢交給他，他自己逃到租界時，便帶了去。等到一邊外國人把他交還中國時，他又把那收條託付他一個朋友，代為收貯。其時他還仗着上下打點，以為頂多定我一個革職查抄罷了，萬不料這一次總督大人動

了真怒，錢神技窮，竟把他發配極邊。當他紅的時候，是傲視一切的，多少同寅，沒有一個在他眼裏的；因此同寅當中，也沒有一個不恨他入骨。此次他犯了事，凡經手辦這個案的人，沒有一個不拿他當死囚看待的。有時他兒子到監裏去看他時，前後左右看守的人，寸步不離，沒有一個不是虎視眈眈的。父子兩個，要通一句私話，都不能夠。要傳遞一封信，更是無從下手。直到他發配登程的那天，豹英去送他，纔覷了個便，把幾家寄頓的人家，說個大略，還不曾說得週全，便被那解差叱喝開了。又忘記了說寄放收條的那個朋友，豹英呢，也是心忙意亂，聽了十句，倒忘了四五句。所以鬧得不清不楚，便分手去了。代他存放收條的那個朋友，本是福建著名的一個大光棍，姓單，名叫占光。當日得了收條，點一點數，一共是十三張，每張上都開列着所寄的東西，也有田產房契的，也有銀行存摺的，也有金珠寶貝的，也有衣服箱籠的，也有字畫古董的，估了估價，大約總在七八十萬光景的。單占光暗想這廝，原來在福建刮的地皮，有這許多；此刻算算，已有七八十萬，還有未曾拿出來的，與及匯回原籍的呢。還許他另有別處寄頓的呢。此刻單占光已經有意要想法子的了。等到裴致稜定了充軍罪案，見了明文，他便帶了收條，逕到福州省城，到那十三家出立收條人家，挨家去拜望。只說是裴致稜所託，要取回寄頓各件，又拿出收條來照過。大家自然沒有不應允的道理。他却只是只有這麼一句話，說過之後，却不來取。等十三家人家挨次見齊之後，裴致稜的案一天緊似一天，那單占光又拿了收條挨家去取，却都只取回一半，譬如寄頓十萬的，他只取回五萬，在收條上注了某月某日取回某物字樣，底下注了裴致稜名字。然後發出帖子去請客。單請這十三家人等，都到齊了，坐了席，酒過三巡，單占光舉起酒杯，敬各人都乾了一鍾道：「列位可知道，裴致稜一案，已是無可挽回的了。當日他跑到租界，兄弟也會幫助他一臂之力，無如此老先生運氣不對，以至於有今日之事，想來各位都與他相好，一定是代他捱腕的。」衆人聽了，莫不齊聲嘆息。單占光又道：「兄弟今天又聽了一個不好的消息，不知諸位可曾知道？」各人齊說：「弟等不會聽得有甚消息。」單占光道：「兄弟也知道列

位，未必有那麼信息靈通，所以特請了列位來，商量一個進退。」衆人又齊說願聞大教。占光道：「兄弟這兩天，代他經手取了個寄頓東西出來，原打算向上下各處打點打點，要翻案的。不料他老先生不慎，等我取了東西，將收條交還他時，却被禁卒看見了，一齊收去了，說是要拿去同上頭。我想倘使被他同了上頭，是連各位都有不是的。一經吊審起來，各位都是窩家，就是兄弟這兩天，代他向各位處取了些東西，也要擔個不是。所以請了各位來商量個辦法。」衆人聽了，面面相覷，不知所對。占光又催着道：「我們此刻，統共一十四個人，真正同舟共命，務求大家想個法子，脫了干係纔好。」衆人歇了半天無話。占光又再三相促，衆人道：「弟等實無善策，還求閣下代設個法兒，非但閣下自脫干係，就是我等衆人，也是十分感激的。」占光道：「法子呢，是還有一個，幸而那禁卒頭兒兄弟和他認得，一向都還可以說話，爲今之計，只有化上兩文，把這收條取了回來，是個最高之法。」衆人道：「如此最好，但不知要化多少？」占光道：「少呢，我也不能向前途說，多呢，我也不能對衆位說，大約你們衆位多則一萬，一個人少則八千，一個人是要出的。」衆人一聽大驚道：「我們那裏來這些錢化？」占光把臉一沈，默默不語，慢慢的說道：「兄弟是洋商所用的人，萬一有甚麼事牽涉到我，只要洋東一出面，就萬事都消了。兄弟不過爲的是衆位或在官的，或在幕的，一旦牽涉起來，未免不大好看，所以多此一舉罷了。各位既然不原諒我兄弟這個苦衷，兄弟也不多管閒事了。」說着連連冷笑。內中有一個便道：「承閣下一番美意，弟等並不是不願早了此事，實係因爲代姓委的寄存這些東西，並無絲毫好處，却無辜被累，憑空要化去一萬人，未免太不值得。所以在這裏躊躇罷了。」占光呵呵大笑道：「虧你們虧你們，還當我是壞人，要你們掏腰包化了一萬八千，把收條取回來，一把火燒掉了，他來要東西，憑據呢？請教你們各位是得了便宜，是失了便宜。至於我兄弟爲自己脫干係起見，絕不與諸位計較，辦妥這件事之後，酬謝我呢，我也不却，不酬謝我呢，我也不怪。聽憑各位就是了。」衆人聽了，恍然大悟道：「如此，我等悉聽占翁分付辦理就是了。」占光道：「辦我只管

去辦，至於各出多少使費，那是要各位自願的，兄弟不便強派。」衆人聽了，又互相商議，有出一萬的，有出八千的，有出五六千的，就共湊起來，也有十一萬五千了。」占光搖頭道：「這點恐怕不夠，白費唇舌不要緊，兄弟是在洋東處告了假出來，不能多耽擱的，怕的是耽擱時候。」衆人見他這麼說，便又商量商量，湊夠了十二萬銀子給他，約定日子過付。他等銀子收到了，又請了一天客，把十三張收條取了出來，一一交代清楚。衆人便把收條燒了，所以等到豹英去取時，衆人樂得賴個乾乾淨淨。豹英至此，真是走頭無路，忽然想起他父親有一房姨太太，寄住在泉州，那姨太太還生有一個小兄弟，今年也有人歲了，那裏須有點財產，不免前去分點來用。想罷，便逕到泉州來尋着那位姨娘，說明來意。那姨娘道：「阿彌陀佛，我這裏個個月靠的是老爺寄來十兩銀子過活，此刻有大半年沒寄來了，我娘兒兩個正愁着沒處過活，要投奔大老爺呢。」說着便抽抽咽咽起來。豹英不覺曉住了。但既來之則安之，姑且住下再說。姨娘倒也不能攆他，只得由他住下。豹英終日觀瑣，總說老人家有多少錢，寄頓在這裏，姨娘如果不拿出來，我只得到晉江縣去告了。姨娘急了，便悄悄的請了自己兄弟來商量。不如把家財各項，暫時寄頓到乾媽那裏去，原來這位姨娘是裘致祿從前署理晉江縣的時候所置，及至卸任時，因為家中太太濺惡不過，不敢帶回去，便另外置了一所房屋給他居住。又恐怕沒有照應，因在任時，有一個在籍翰林楊堯嵩太史，十分交好，這楊堯嵩本名叫楊弄嵩，因為應童子試時，屢試不售，大家都說他名字不利，他有一回小試，就故意把嵩字寫成弄字，果然就此進了學，聯捷上去。因此點到翰林。那年已經四十多歲了，就不肯到京供職，只回到家鄉，靠着這太史公的頭銜，包攬幾件詞訟，結識兩個官府，也就把日子過去了。裘致祿在任時，和他十分相得，交卸之後，這位姨娘已經有了六個月身孕，因為叫他獨住在泉州放心不下，所以和楊太史商量，把這個姨娘拜在楊太史的姨太太膝下，做乾女兒。過了三四個月，姨娘便生下個孩子，此時致祿早已晉省去了。這邊往來得十分熱鬧，楊太史又給信與致祿，和他道喜。致祿得了信，又到泉州走了一次，見母子

相安；又重新拜託了楊太史照應。所以一向乾爹乾媽乾女兒，叫的十分親熱。此時豹英來了，開口告官，閉口告官，姨娘沒了主意，便悄悄叫了自己兄弟來，和他商量，不如把緊要東西，先寄頓在乾娘那裏，就是他告起來，官府來抄，也沒得給他抄去。定了主意，便把那房產田契，與及金珠首飾值錢的東西，放在一個水桶裏，上面放了兩件舊布衣服，叫一個心腹老媽子，裝做到外頭洗衣服的樣子，堂哉皇哉，拿出了大門。姨娘的早在外頭接應着，跟着那老媽子，看着他進了楊太史的大門，方纔走開。如此一連三天，把貴重東西，都運了出去。連姨娘日常所用的金押髮簪子，都除了下來，拿自己去換上一支包金的，恰好豹英這天吃醉了酒，和姨娘大鬧，鬧到不堪，便仗着點酒意，竟然翻箱倒篋起來。搜了半天，除了兩件細毛衣服之外，竟沒有一樣值錢東西。豹英至此，也自索然無味。（別有有味的在那裏）只得把幾件父親所用的衣服，及姨娘幾件細毛衣服要了，動身回省。這邊姨娘等大小爺去了，便親帶了那老媽子，去見乾媽，仍舊十分親熱。及至問起東西時，楊姨太太不勝驚訝，說是不會見來。姨娘也大驚，指着老媽子道：「是我叫他送來的，一共送了三次，難道他交給乾爹了？」連忙請出楊太史來問。楊堯嵩道：「我沒看見啊，是幾時拿來的？」姨娘道：「是放在一個水桶裏拿來的。」楊姨太太笑道：「這便有了。」連忙叫人在後房取出三個水桶來，姨娘一看，果然是自己家中之物。幾件破舊衣服，還在那裏。連忙把衣服拿開一看，裏面是空空洞洞的，那裏有甚麼東西？姨娘不覺目定口呆。老媽子便插嘴道：「是我第一天送來，這個桶裏面兩個拜匣，我都親手拿出來交給姨太太的。我還要帶了水桶回去。姨太太說是不必拿了，你出來時候，那衣服堆在桶口，此刻回去，却落在桶底，叫人見了，反要起疑心。我纔把桶丟在這裏。第二天送來，是一個大手巾包，也是我親手交給姨太太的。姨太太還說有甚麼緊東西，趕緊拿來。如果被你家大小爺看見了，就不是你家姨娘的東西了。第三天送來，是兩個福州漆盒，因為那盒子沒有鎖，還用手巾包着，也是我親手點交姨太太的。怎麼好賴得掉？」楊太史道：「住了，這拜匣手巾包盒子裏，都是些甚麼東西？你且說說。」

姨娘道：「一個拜匣裏，全是房契田契，其餘都是些金珠首飾。」楊太史道：「嚇！你把房契田契金珠首飾都交給我，好好你家的東西，爲甚要交給我呢？」姨娘道：「因爲我家大老爺要來霸佔，所以纔寄到乾爹這裏的。」楊太史道：「那些東西，一股腦兒值多少錢呢？」姨娘道：「那房產是我們老爺說過的，置了五萬銀子，那首飾是陸續買來的一時也算不出來，大約也總在五六萬光景。」楊太史道：「你把十多萬銀子的東西交給我，就不要我一張收條，你就那麼放心？我就那麼糊塗？我看你也不是甚麼糊塗人，你不要在這裏撒賴。」姨娘急的哭起來，又說老媽子乾沒了，老媽急的跪在地下對天叩響頭，賭咒把頭都碰破了，流出血來。楊太史索性大罵起來，叫譁。姨娘只得哭了回去，和兄弟商量，只有告官一法。你想一個被參誦戍知縣的眷屬和一個現在活着的太史公打官司，那裏會打得贏？因此縣裏府裏道裏司裏，一直告到總督，都不得直。此刻跑到京裏來，要到都察院裏去告，方纔那個人，便是那姨娘的兄弟。裴致祿的妾舅了。莫說告到都察院，只怕等皇帝出來叩關，都不得直呢。一正是。

莫怪人情多鬼域。

須知木腐始蟲生。

不知道回到都察院去控告，得直與否，且待下回再記。

嘗聞古人對於解一衣推一食者，卽感恩知己，誓以死報；不知武香樓之對於溫月江，更當何如也。可發一笑。

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斯言諒哉。裴致祿以其子之揮霍無度，不之信，轉以收條付諸單占光，遂使數十萬資財，於無影無形之中，盡歸於他人之手。姨娘不願以資產益其嫡子，寄頓於楊太史，遂致一旦被占，而無冤可伸，嗚呼！何其愚耶？天下未有內訌不已，而外援可恃者也。雖然，今之士夫，猶有倡言借外債以興實業，聘客卿以脩內政者，何竟智與？致祿姨娘等也！

第一百三回

親嘗湯藥媚倒老爺

婢學夫人難爲媳婦

我這回進京，纔是第二次，京裏沒甚朋友，符籙軒已經了承，重慶出京去了。北院同居的專文琴，已經外放了。北院裏換了一家旗人住着，我也不曾去拜，只有錢鋪子裏憚洞仙，是有往來的，時常到號裏來談談。但是我看他的形迹，並不是要我號裏來的，總是先到北院裏去，坐個半天，纔到我這邊略談一談，不然就是北院裏的人不在家，他便到我這邊來坐個半天。等那邊的人回來，他就到那邊去了。我見得多次，偶然問起他，洞仙把一個大拇指頭豎起來道：「他麼，是當今第一個的紅人兒。」我聽了這個話，不懂起來，近日京師奔競之風，是明目張膽，冠冕堂皇做的，他既是當今第一紅人，何以大有門庭冷落車馬稀的景象呢？因問道：「他是做甚麼的？」是那行的紅人兒，門外頭宅子條兒也不貼一個。洞仙道：「他是個內務府郎中，是裏頭大叔的紅人，差不多的，人到了裏頭去，是沒有坐位的。他老人家進去了，是有個一定的坐位，這就可想了。」我道：「永遠不見他上衙門拜客，也沒有人拜他，那裏像個紅人？」洞仙道：「你甯不大到京裏來，怨不得你甯不知道。這紅人兒裏頭有明的，有暗的，傳他那是暗的。」我道：「他叫個甚名字，說他紅，他究竟紅些甚麼？你告訴我，等我也好巴結巴結他。」洞仙道：「巴結上他，倒也不錯，像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飯，仰仗他的地方也不少呢。」我笑道：「那麼我更要急於請教了。」洞仙也笑道：「他官名叫多福，號叫貢三，是裏頭經手的事，他都辦得到，而且比別人便宜，每年他的買賣，也不在少處。這兩年元二爺住開了，買賣也少了許多。」我道：「怎麼又鬧出個元二爺來了？」洞仙道：「這位多老爺，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吉祥，我們都稱他做祥大爺，是個俊子；第二個叫吉元，我們都稱他做元二爺，捐了個主事，在戶部裏當差。他父子兩個，向來是連手多老爺在暗裏招呼，元二爺在明裏招徠生意。」我道：「那麼爲甚麼又要住開了呢？」洞仙道：「這個一言難盡了，多老爺年紀大了，斷

了弦之後，一向沒有續娶，先是給傻子祥大爺娶了一房媳婦；不到兩年，就難產死了。多老爺也沒給他續娶，只由他買了一個姨娘，就算了。却和元二爺娶了親，親家那邊是狠體面的，一副妝奩十分豐厚，還有兩個陪嫁丫頭，大的十五歲，小的纔十二歲。過了兩三年，那大了頭有了十七八了，就嫁了出去。只有這個小的，生得臉蛋兒狠俊，人又機靈。元二爺狠歡喜他，一直把他養到十九歲，還沒嫁。元二爺常常和他說笑鬼混，那位元二奶奶看，在眼裏，惱在心裏；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懂得規矩禮法，雖是一大錘子的山西老醋，攔在心上，却不肯潑撒出來。只有心中暗暗打算，亂個便要早早的嫁了他。後來越看越不對了，那丫頭眉目之間，有點不對了；行動舉止也和從前兩樣了；心中越加焦急。那丫頭也明知二奶奶吃他的醋，不免懷恨在心。恰好多老爺得了個脾泄的痼疾，做兒媳婦的，別的都好伺候，惟有這攙扶便溺，替換小衣，是辦不到的。就是僱來的老媽子，也不肯幹這箇。元二奶奶一想，不如播了這丫頭去伺候公公，等伺候得病人好了，他兩個也就相處慣了。希冀公公把他收了房，做箇姨娘，就免了二爺的心事了。打定了主意，便把丫頭叫了來，叫他去伺候老爺。這丫頭是一箇絕頂機警的人，一聽了這話，心中早已明白，便有了主意，唯唯答應了。即刻過去伺候老爺。多老爺正苦沒人伺候，起臥都覺得不便，忽然發覺姨婦派了這個丫頭來伺候，心中自是歡喜。況且這丫頭又善解人意，嘴唇動一動，便知道要茶。眼睛抬一抬，便知道要煙。無論是茶是藥，一定自己嘗過，纔給老爺吃。起頭的兩天，還有點縮手縮脚的，過了兩天，慣了，更是伺候得週到。老爺要上馬子，他抱着腰，老爺躺下來，他挺着背，並且他自從過來之後，便把自己鋪蓋搬到老爺房裏去。到了晚上，就把鋪蓋開在老爺廂前地下假寐。那廂前又是夜壺，又是馬子，又是痰盂，他並不厭煩。半夜裏要小解了，他怕老爺着了涼，拿了夜壺，遞到被窩裏伏侍小解。那夜壺是瓷的，老爺大腿碰着了，噉了一聲，說冰涼的。丫頭等小解完後，便把夜壺盪乾淨，拿來烤在自己被窩裏。等到老爺再要用時，已是烤得暖煖兒的了。（春秋諫心云爾此等舉動求之於孝子慈孫亦不多觀也果有此婢吾願母之）及至次日，請了

大夫來。凡老爺夜來起來幾次，小解大解幾次，是甚麼顏色，稀的稠的，幾點鐘醒，幾點鐘睡，有吃東西沒有，只有他記得清清楚楚。所以那大夫用藥，就格外有了分寸。有時晚上，老爺要喝滾湯，坐起來呢，怕冷，轉動又不便。當他便問準了老爺，用茶漱過口，刷過牙，刮過舌頭，把滾湯呷到嘴裏，伏下身子，一口一口的，慢慢哺給老爺吃。有時老爺來不及上馬子，弄髒了袴子，他却早就預備好了的。你說他怎麼預備來，他預先拿一條乾淨袴子，貼肉橫束在自己身上，等到要換時，他伸手割被窩裏，拭擦乾淨了，纔解下來，替老爺換上。又是一條緩緩兒的袴子。這一條纔換上，他又束上一條預備了（春秋誅心云爾，誠哉可母也）如此伺候了兩個多月，把老爺伺候好了，雖然起了匠，却是片時片刻也少他不得了，便和他說道：「我兒！叫得親熱好聽，辛苦你了！怎樣補報你纔好？」他這兩個多月裏頭，已經把老爺巴結得甜蜜兒一般，由得老爺撫摩玩弄，無所不至的了。聽了老爺這話，便道：「奴才伺候主子，是應該的，說甚麼補報？」老爺道：「我此刻倒是一刻也離不了你了。」丫頭道：「那麼奴才就伏侍老爺一輩子。」老爺道：「這不是誤了你的終身，你今年幾歲了？」丫頭道：「做奴才的，還說甚麼終身？奴才今年十九歲，不多幾天就過年，過了年就二十歲了。半輩子都過完了，還有那半輩，不還是奴才就結了嗎？」老爺道：「你可是嫌我老了？」丫頭道：「奴才怎敢嫌老爺？」老爺道：「那麼你為甚麼不答應了？」丫頭仍是低頭不語。問了四五遍，都是如此。老爺急了，握着他的兩隻手，一定要他說出個道理來。丫頭道：「奴才不敢說。」老爺道：「我這條老命，是你救回來的，你有話只管說就是。那怕說錯了，我不怪你。」丫頭道：「老爺少爺的恩典，如果打發奴才出去，那怕嫁的還是奴才，甚至於嫁個化子，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不願意當姨娘。如果要奴才當姨娘，不如還是當奴才的好。」老爺道：「這還不容易，我收了你之後，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丫頭道：「老爺這句話，可是從心上說出來的？」老爺道：「有甚不是？」丫頭咕咚一聲，跪下來叩頭道：「謝過老爺天高地厚的恩典。」老爺道：「我和你已經做了夫妻，為甚麼還行這箇禮？」丫頭道：「一天沒有

拜堂，一天還是奴才等拜過了堂，纔算夫妻呢。還有一層，老爺便這般抬舉，還怕大爺二爺他們不服呢。」老爺道：「有我擔了頭，怕誰不服？」丫頭此時也不和老爺客氣了，挨肩坐下，手握手的細細商量。丫頭說道：「雖說是老爺擔了頭，沒誰敢不服，但是事前必要機密，不可先說出來。如果先說出來，總不免有許多阻擋的說話。不如先不說出來，到了當天纔發作，一會兒生米便成了熟飯，叫他們不服也來不及。至於老爺續娶，禮當要驚動親友，擺酒請客的，我看這個不如也等當天一早出帖子，不過多用幾個家人，分頭送送罷了。」此時老爺低着頭聽分付，丫頭說一句，老爺就答應一個是字。猶如下屬對上司一般。等分付完了，自然一切照辦。好了，丫頭真有本事，有能耐，一切都和老爺商量好了。他卻是不動聲色，照常一般。有時伺候好了老爺，還要到元二奶奶那邊去敷衍一會。這件事竟除了他兩個之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的。家人們雖然承命去刻帖子，却也不知道娶的是那一門親，就是那帖子簽子都寫好了，只有日子是空着，等臨時填寫的。更不知道是那一天。老爺又分付過，不準叫大爺二爺知道的。更是無從打聽。只有照辦就是了。直到了辦事的頭一天下午，老爺方纔分付出來，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明日清早派人分頭散去。又分付明天清早傳價相，傳喜娘，傳樂工，預備燈彩。這一下子，合宅上下人等都忙了，却一向不見行聘。不知女家是甚麼人。祥大爺是傻的，不必說他；元二爺便覺着這件事情古怪，想道：這兩三箇月，都是丫頭在老爺那邊伺候，叫他來問，一定知道。想罷便叫老媽子，去把丫頭叫來問道：「老爺明天續弦，娶的是那一家的小姑娘？（何不應之曰：就是自己家的）怎麼我們一點不曉得？你天天在那邊伺候，總該知道。」丫頭道：「奴才也不知道，也是方纔叫預備一切，纔知道有這回事。」二爺道：「那邊要鋪設新房了，老爺的病也好了許久了，你的鋪蓋也好搬回這邊來了。」丫頭道：「是，奴才就去回了老爺搬過來。」說着去了。過了一會，又空身跑了過來道：「老爺說要奴才伺候新太太，等伺候過了三朝，纔叫奴才搬

夫妻兩個，方纔起來，只見傻大爺的姨娘跑了來，噴裏不住的稱奇道：「二爺二奶奶，可知道老爺今天娶的是那一個姑娘？」二爺見他瘋瘋傻傻的，不大理會。二奶奶問道：「這麼大驚小怪的做甚麼？不過也是個姑娘罷了，不見得娶個三頭六臂的來。」姨娘道：「只怕比三頭六臂的還奇怪呢。娶的就是二奶奶的丫頭。」二爺二奶奶聽了這話，一齊吃了一驚，問道：「只是那裏來的話？」姨娘道：「那裏來的話，喜娘都來了，在那裏代他穿衣服打扮呢。我也要去穿衣服了。回來怕有女客來呢。」說着自去了。這邊夫妻兩個，如同呆了一般，想不出個甚麼道理來。歇了一會，二爺冷笑道：「吃醋咧，怕我怎樣咧，叫他去伺候老人家咧，當主子使喚奴才不好，倒要做媳婦去伺候婆婆。你看罷咧，日後的戲有得唱呢！」一面說，梳洗過了，換上衣服，上衙門去了。可憐二奶奶，是個沒爪子的螃蟹，走不動，只好穿上大衣，先到公公那邊叩喜。此時也有得帖子早的，來道喜了。一會兒吉時已到，喜娘扶出新太太，價相賀禮拜堂。因為辦事匆促，一切禮節都從簡略，所有拜天地，拜花燭，廟見，交拜，都併在一時做了。過後便是和衆人見禮。傻大爺首先一個，走上前行了一跪三叩首的禮。老爺自是兀然不動。便連新太太也直受之而不辭。傻大爺行過禮之後，家人們便一疊連聲叫二爺。有人回說：「二爺今天一早奉了堂諭，傳上衙門去了。老爺已是不喜歡。二奶奶沒奈何，只得上前行禮。可惱這丫頭居然兀立不動，一時大衆行過禮之後，便有許多賀客紛紛來賀。熱鬧了一天，二爺是從這天上衙門之後，一連三天不曾回家。只苦了二奶奶，要逼他做媳婦的規矩，天天要去請早安，請午安，請晚安。到了請安時，碰了新太太高興的時候，鼻子裏哼一聲，不高興的時候，正眼也不看一看。二奶奶這個冤枉，真是無處可伸。倒是傻大爺的姨娘上去請安，有說有笑。二爺直到了第四天纔回家。上去見過老爺，請過安便要走，老爺喝叫站着。二爺只得站着。老爺歇了好一會，纔說道：「你這一向當的好紅差使，大清早起就是堂官傳了一傳，傳了三四天，連老子娘都不在眼睛裏了。」二爺道：「兒子的娘早死了，兒子丁過內艱來。」老爺把桌子一拍道：「嚇！好利害！誰家的繼母不是娘？」二爺道：

老爺在外頭娶一百個，兒子認一百個娘，娶一千個，兒子認一千個娘；這是兒媳婦房裏的丫頭，兒子不能認他做娘。老爺正待發作，忽聽得新太太在房裏道：「甚麼丫頭不丫頭？我用心替你把老子伺候好了，就娘也不過如此。」老爺道：「可不是我病在匹上，誰看我一看來，得他伺候我好了，大家打夥兒，倒翻了臉了。你出來，看他認娘不認？」新太太巴不得一聲，走了出來。二爺早一翻身向外跑了。老爺氣得叫：「抓住了他，抓住了他！」二爺早一溜烟跑到門外，跳上車子去了。這裏面一個是老爺氣的暴跳如雷，大叫反了反了，一個是新太太撒嬌撒癡哭着，說二爺有意丟我的臉，你也不和我做主，你既然做不了主，就不要娶我。哭鬧個不了。二奶奶知道是二爺闖了禍，連忙過來賠罪，向公公跪下請息怒。老爺氣得把鬍子一根根都豎了起來。新太太還在那裏哭着。良久，老爺纔說道：「你別跪我，和你婆婆說去。」二奶奶站了起來，千委屈萬委屈，對着自己賠嫁的丫頭跪下。新太太擦着嘴，把身子一扭，端着不動。（王莽謙恭下士時，全爲新皇帝之一日耳。此誅心之筆，所不可廢也。）二奶奶千不是萬不是，賠了多少不是，足足跪了有半個鐘頭。新太太纔冷笑道：「起去罷！少奶奶不要折了我這當奴才的。」二奶奶方纔站了起來，依然伺候了一會，方纔退歸自己房裏。越想越氣，越想越苦，便悄悄的關上房門，取一根帶子，自己吊了起來。老媽子們有事要到房裏去，推推房門不開，聽了聽，寂無聲息，把紙窗兒戳破一個洞，往裏一瞧，嚇得魂不附體，大聲喊救起來。驚動了閤家人等，前來把房門撞開了，兩個粗使老媽子，便端了櫬子，墊了脚，解將下來。已經是筆直挺硬的了。舌頭吐出了半段，眼睛睜得滾圓，像大爺癡娘一看道：「這是不中用的了！」頭一個先哭起來，便有家人們一面去找二爺，一面往二奶奶娘家報信去了。這裏幸得一個解事的老媽子道：「你們快別哭別亂，快來拖着二奶奶，此刻是不能放他躺下的。」便有人來抱住，那老媽子便端一張櫬子來，自己坐下，纔把二奶奶抱過來道：「你們扳他的腿，扳的彎過來，好叫他坐下。」於是就有人去扳彎了。這老媽子把自己的波羅蓋兒，堵住了二奶奶的穀道，一隻手便把頭髮提起，叫人輕輕的代

他揉頸脖子，撻喉管，又叫人撻他肩膀，又叫拿管子來吹他兩個耳朵。衆人手忙腳亂的，搓揉了半天，覺得那舌頭慢慢的縮了進去，那老媽子又叫拿個雄雞來，要鷄冠血灌點到嘴裏。這纔慢慢的覺着鼻孔裏有點氣了。正在忙着，二爺同來了，可巧親家老爺親家太太也一齊進門。二爺嚷着怎樣了。親家太太一跨進來就哭了。那老媽子忙叫別哭別哭，二爺快別嚷，快來和他度一口氣罷。二爺趕忙過來度氣，用盡平生之力，度了兩口，只聽得二奶奶哼的一聲，哼了出來。那老媽子道：「阿彌陀佛，這算有了命了，快點扶他躺下罷。只能灌點開水，薑湯是用不得的。」那親家太太看見女兒有了命，便叫過一個老媽子來，問那上吊的緣由。不覺心頭火起。此時親家老爺也聽明白了，站起來便去找老爺，見了面就是一把辮子。正是：

好事誰知成惡事，

親家從此變冤家。

不知親家老爺這一把辮子，要拖老爺到那裏去，且待下回再記。

第一百四回

夏夫人毒打親家母

承舅爺巧賺朱博如

「你道那親家老爺是誰？原來是內務府掌印郎中夏果，號叫伯凶，是內務府裏頭一個紅人。當着多老爺散帖子那天，二爺不是推說上衙門，大早就出去了麼？原來他並不會上衙門，是到丈人家去，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丈人丈母。所以這天夏伯凶雖然接了帖子，却並不送禮，也不道喜，只當沒有這件事。打算將來說起來，只是沒有接着帖子就是了。他那心中無非是厭惡多老爺，把丫頭抬舉的太過分了，却萬萬料不到有今天的事。今天忽然見女婿又來了，訴說老人家如此如此，夏伯凶因夫妻兩個正在歎息說多老爺年紀大了，做事顛倒了，忽然又見多宅家入來說，二奶奶上了吊了。這一嚇非同小可，連忙套了車，帶了男女僕人，喝了馬夫重賞的加上兩鞭，和二爺一同趕了來。一心以爲女兒已經死了，所以到門便奔向二奶奶那邊院子裏去。看見衆人正在

那裏救治，說可望救得回來的，鼻子裏已經有點氣了。夫妻兩個權且坐下，等二奶奶一聲哼了出來，知道沒事的了。夏夫人又把今天新太太如何動氣，二奶奶如何下跪賠罪的話，問了出來。夏伯因站起來，便往多老爺那邊院子裏去。多老爺正在那裏罵人呢。說甚麼婦人女子，動不動就拿死來嚇唬人，你們不要救他，由他死了。看可要我公公抵命？說聲未了，夏老爺飛跑過來，一把辮子拖了就走道：「不必說抵命不抵命，咱們都是內務府的人，官司也不必打到別處去，咱們同去見堂官，評評這個理看。」多老爺陡然吃了一驚道：「親親親家，有話好好的說。」夏老爺道：「說甚麼？咱們同堂去，左右不叫你公公抵命的。」多老爺道：「回甚麼堂？你撒了手好好說話啊。」夏老爺道：「世界已經反了，還說甚麼話？我也不怕你跑了，有話你說。」說着把手一撒，順勢向前一推，多老爺跌了兩步，幾乎立腳不住。夏老爺揀一把椅子坐下道：「有話你說。」此時家人僕婦紛紛的站了一院子，看新開，三三兩兩傳說，幸得二奶奶救過來了，不然還不知怎樣呢。這句話被多老爺聽見了，便對夏老爺說道：「你的女兒死了沒有啊？就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夏老爺道：「你是要人死了，纔心安呢。我也不說甚麼，只要你和我同堂去，問問這縱奴凌主，是那一個的國法？那一家家的家法？」正說話時，只見家人來報說親家太太來了。多老爺吃了一驚，暗想一個男的，已經鬧不了，又來一個女的，如何是好？想猶未了，只見夏夫人帶了自己所用的老媽子，咯啾咯啾的跑了過來，見了多老爺，也不打招呼，直奔到房裏去。房裏的新太太，正在那裏打主意呢。他起頭聽見說二奶奶上吊，心裏還不知害怕，以為這是他自己要死的，又不是我逼死他，就死了有甚麼相干。正這麼想着，家人又說親家老爺親家太太都來了，新太太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暗想這是個主子，他回來拿起主子的腔來，我就怎樣呢？回頭一想，他到了這裏，須是個客，我迎出去，自己先做了主人，和他行賓主禮，叫他親家母，他自然也得叫我親家母。總不能拿我怎樣。心中自有打定了主意，却遇了夏老爺過來，要拉多老爺到內務府裏去，聲勢洶洶，不覺又替多老爺擔憂，呆呆的側耳細聽，倒把自己的心事，閑過一邊，不提防夏

夫人突如其來一直走到身邊，伸出手來，左右開弓的劈劈拍拍早打了七八個嘴巴（只算親家母的見面禮一笑）新太太不及提防，早被打得耳鳴眼花。夏夫人喝叫帶來的老媽子道：「王媽抓了他過去，我問他。」王媽便去攙新太太的膀子。夏夫人把桌子一拍道：「抓啊！你還和他客氣！」原來這王媽是夏宅的老僕婦，這位新太太當小丫頭時，也曾被王媽教訓過的。此刻聽得夫人一喝，便也不客氣，伸手把新太太的簪子一拔，把頭髮抓在手裏。新太太連忙掙扎，拿手來擋，早被王媽劈臉一個巴掌罵道：「不知死活的蹄子，你當我拖你，這新太太抓你呢！」王媽的手重，這一下，只把新太太打得眼中火光迸裂，耳中轟的一聲，猶如在耳邊放了一門大砲一般。夏夫人喝叫抓了過去，王媽提了頭髮，橫拖豎曳的先走。夏夫人跟在後頭便去。老爺看見了道：「這是甚麼樣子？這是甚麼樣子？」嘴裏只管說，却又無可如何。由得夏夫人押了過去。到得二奶奶院裏，夏夫人喝叫把他衣服刺了，王媽便去動手。新太太還要掙扎，那裏禁得二奶奶所用的老媽子爲了今天的事，一個個都把他恨入骨髓，一哄上前，這個捉手，那個捉脚，一霎時把他的一件金銀嵌大襖剝下一件細狐小襖也刺了下來。夏夫人又喝叫把棉袴也刺了，纔叫他綁了，喝叫帶來的家人包旺替我用勁兒打。今天要打死了纔歇。這包旺又是夏宅的老家人，他本在老太爺手下當書僮出身，一直沒有換過主子，爲人極其忠心。今天聽見姑爺來說，那丫頭恁生巴結上多老爺，怎生做了太太，怎生欺負姑娘，他便嚷着磨腰刀，我要殺那浪蹄子去。後來夏老爺帶他到這邊來，他一到便想打到上房裏，尋丫頭廝打。無奈規矩所在，只得隱忍不言。今聽得太太分付打正中下懷，連忙答應一聲，便跑到門外問馬夫要了馬鞭子來，對準丫頭身上，用盡平生之力，一下一下抽將下去。抽得那丫頭殺豬般亂喊，滿地打滾。包旺不住手的一口氣抽了六七十，把皮也抽破了，那血迹透到小衣外面來。新太太這纔不敢撒撒了。膝行到夏夫人跟前跪着道：「太太饒了奴才的狗命罷！奴才再也不敢了。情願仍舊到這邊來服侍二奶奶。」夏夫人劈臉又是一個嘴巴道：「誰是你二奶奶？你是誰家的奴才？你到了這

沒起倒的人家來，就學了這沒起倒的稱呼。我一向倒是囁囁糊糊的過了。你們（你們妙連親家老爺馬在裏頭也）越鬧越不成話了。奴才跨到主子頭上去了。誰是你的二奶奶，你說？」說着，又是兩個嘴巴。新太太忙道：「是奴才糊塗，奴才情願仍舊伺候姑奶奶了。」夏夫人叫包旺道：「把他拉到姑娘屋裏，再抽給姑娘下氣去。」新太太聽說，也不等人拉，連忙站起來跑到二奶奶屋裏。二奶奶正靠着匹枕上哭呢。新太太咕咚一下跪下來，可憐他雙手是反綁了的，不能爬下叩頭，只得彎下腰把頭向地下咯嘣咯嘣的亂碰，說道：「姑奶奶啊，開恩罷！今天奴才的狗命，就在姑奶奶的身上了。再抽幾下，奴才就活不成了。」說猶未了，包旺已經沒頭沒腦的抽了下來，嘴裏說道：「不是天地祖宗保佑（如聞其聲，真寫得出其愚在此，其忠亦在此，也可想）我姑奶奶的性命，就送在你這賤人手裏。今兒就是太太姑奶奶饒你，我也不饒你活活的抽死你。我和你到閻王爺那裏打官司去。」一面說，一面着力的亂抽，把新太太臉上也七縱八橫的抽了好幾條血路。包旺正抽得着力時，忽然外面來了兩三個老媽子，把包旺手拉住道：「包二爺（或疑京師之稱少爺者，輒曰幾爺幾爺，將與稱家人者無別如此）同元二爺之與包二爺是也，不知當面稱謂時上一字聲低爺字，曼長其音者為稱少爺上一字聲重爺字聲低略一吐音更無餘韻者為稱家人。此南方人讀小說所不可不知者也）且住手！這邊的舅太太來了。」包旺只得住了手，出來對夏夫人道：「太太今天如果饒了這賤人，天下從此沒有王法了。就是太太姑奶奶饒了他，奴才也要一頭撞死了。到閻王爺那裏告他，要他的命的。」（愚得可憐，忠得可敬，怪現狀中有此人物，真是鳳毛麟角）夏夫人道：「你下去歇歇罷，我總要懲治他的。」原來元二爺陪了丈人文母到家，救得二奶奶活了，不免溫存了幾句。二奶奶此時雖然未能說話，也知道點點頭了。元二爺便到多老爺院子裏去悄悄打聽，只聽得夏老爺口口聲聲要多老爺去見堂官。這邊夏夫人又口口聲聲要打死那丫頭。想來這件事情是自己父親理短，牽涉着自己老婆，又不好上去勸哥哥呢，又是個傻子，今天這件事，沒有人解勸，一定不能下場的。

躊躇了一會，便撇下了二奶奶，出門坐上車子，趕忙到舅老爺家去。（好好若不如是，惟知有老婆便不成人了。）如此這般說了一遍，要求娘舅舅母同去解圍。舅老爺先是惱着妹夫糊塗，不肯去，禁不得元二爺再三央求，又叩頭請安的，說道：「務望娘舅不看僧面看佛面，只算看我母親的面罷。」舅老爺纔答應了，叫套車。元二爺恐怕耽擱時候，把自己的車讓娘舅舅母坐了，自己騎了匹牲口，跟着來家，虧得這一來，由舅老爺舅太太兩面解勸，方纔把舅老爺夫妻勸好了，坐了車子回去。元二爺從此也就另外賃了宅子，把二奶奶撇開了。向來的生意，多半是元二爺拉攏來的，自從鬧過這件事之後，元二爺就不去拉攏了，生意就少了許多。我笑道：「原來北院裏住的，是個老糊塗，但不知那丫頭後來怎樣發落？」洞仙道：「此刻不還是當他的太太。」我道：「他兒子媳婦雖說是撇開了，然而總不能永不上門，以後怎樣見面呢？」洞仙道：「這個就沒有去考求了。」說着，北院裏有人來請他，洞仙自去了。我在京又耽擱了幾天，接了上海的信，說繼之就要往長江一帶去了，叫我早回上海。我看看京裏沒事，就料理動身。到天津住了兩天，附輪船回上海，在輪船上却遇見了符彌軒。我看他穿的還是通身綢緞，不過帽結是個藍的，暗想京裏人家，都說他丁了承重，憂出京的，他這個裝扮，那裏是個丁憂的樣子？又不便問他，不過在船上沒有伴，和他七拉八扯的談天罷了。船到了上海，他殷殷問了我的住處，方纔分手。我自回到號裏，知道繼之前天已經動身了，先到杭州，由杭州到蘇州，由蘇州到鎮江，這麼走的。歇息了一天，到明天忽然外面送了一封信來，拆開一看，却是符彌軒請我即晚吃花酒的。到了晚上，我姑且去一踰，座上幾個人，都是浮頭滑腦的，沒有甚麼事可記。所最奇的，是內中有一個是苟才的兒子龍光。我屈指一算，苟才死了好像還不到百日，龍光身上穿的是素紅華本銀鼠袍，泥金甯綢銀鼠馬褂，心中暗暗稱奇。席散回去，和管德泉說起，見看龍光並不穿孝，屈指計來，還不滿百日，怎麼荒唐到如此的話。德泉道：「你的日子也過糊塗了，苟才是正月廿五死的，二月三十的五七開吊，繼之這去吊的。初七繼之動身，今天纔七月初十，離末七還有三四天。」

呢。你怎便說到百日了？」我聽了倒也一呆。德泉又道：「繼之還留下一封長信，叫我給你，說是苟才致死的詳細來歷，都在上頭，叫我交給你，等你好做筆記材料。是我忘了，不曾給你。」我聽了，便連忙要了來，拿到自己房裏，挑燈細讀。原來龍光的老婆，是南京駐防人，老子是個安徽候補府經歷，因為當日苟才把寡媳送與上司，以謀差缺，人人共知，聲名洋溢，相當的人家，都不肯和他對親，纔定這頭親事。誰知這位姑娘，有一個隱疾，是害狐臭的。所以龍光與他，不甚相得。雖不會反目，却是恩義極淡的。倒是一個妻舅，名叫承暉的。龍光與他十分相得，把他留在公館裏，另外替他打掃一間書房，耶舅兩個終日在一處廝鬧，常常不同臥室歇息。就在書房抵足。龍光因為不喜歡這個老婆，便想納妾，却也奇怪，他的老婆聽說他要納妾，非但並不阻擋，並且竭力慫恿。也不知他是生性不妒呢，還是自慙形穢，或是別有會心，那就不得而知了。龍光自是歡喜，然而自己手上沒錢，只得和老子商量。苟才却不答應，說道：「年紀輕輕的，不知道學好，只在這些上頭留心，你此刻有了甚麼本事，養活得起多少人？不能瞞你們的，我也是五十歲開外，纔納妾的。」一席話教訓得龍光閉口無言。退回書房，喃喃吶吶的，不知說些甚麼東西。承暉看見，便問何事。龍光一一說知。承暉道：「這個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向來如此的。你看太親爺那麼一把年紀，有了六個姨，還不夠，前一回還討個六姨，姊夫要討一個，就是那許多說話。這個大約老頭子的通脾氣，也不是太親爺一個人如此。」龍光道：「他說他五十歲開外，纔討小的，我記得小時候，他在南京討了個釣魚巷的貨，住在外頭，後來叫先母知道了，找得去打，了個不亦樂乎，後來不知怎樣打發的，這些事，他就不提一提呢。」承暉道：「總而言之，是自己當家，萬事都可以做得了。若是自己不能當家，莫說五十歲開外，只怕六七十開外，都沒用呢。」說得龍光默然。兩個年輕小子，天天在一起，沒有一個老成人在旁邊，他兩個便無話不談。真所謂言不及義，那裏有好事情串出來。承暉這小子，雖是讀書不成，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若要他設些不三不四的詭計，他却又十分能幹。就和龍光兩個幹了些沒天理的事情出來。龍

光時時躲在六姨屋裏，承暉却和五姨最知己，四個人商量天長地久之計。承暉便想出一個無毒不丈夫的法子來，恰好遇了荀才，把金卷撥到上海來就醫。龍光依舊把承暉帶了來，却不叫荀才知道。到了上海租的洋房，地方有限，不比在安慶公館裏面七八個院子，隨處都可以藏得下一個人。龍光只得將自己臥室隔作兩間，把後半間給舅爺居住，雖然暫時安身，却還總嫌不便。何況地方促迫，到處都是警款相聞的，因此逼得承暉愈謀愈急，起先端甫去看病時，承暉便天天裝了病，到端甫那裏門診，病情說得和荀才一模一樣，却不問吃甚麼可以痊愈，只問忌吃甚麼。在他與龍光商量的本意，是要和醫生串通，要下兩樣反對的藥，好叫病人速死。因看見端甫道貌盎然，不敢造次。（小人偏有眼力亦奇）所以只打聽忌吃甚麼，預備打聽明白，好拿忌吃的東西給荀才吃，好送他的老命。誰知問了多天，都問不着，偏偏那天又在公館裏，被端甫遇見，做賊心虛，從此就不敢再到端甫處討鬼了。過了兩天，家人去請端甫，端甫忽然辭了不來。承暉龍光兩個心中暗喜，以為醫生都辭了，這病是不起的了。誰知荀才按着端甫的舊方，調理起來，日見痊愈。承暉心急了，便進去和五姨商量，凡飲食起居裏頭，都出點花樣。年老人禁得幾許食積，禁得幾次勞頓，所以不久那舊病又發了。原來荀才煞是作怪，他自到上海以來，所寵幸的就是五姨一個，日夜都在五姨屋裏，所以承暉愈加難過。在五姨也是一心只向承暉的，看見荀才的鬚髮鬍子，十分討厭。（有鬍子之人聽者，討小老婆，須防此着也）所以聽得承暉交代，便依計而行。荀才果然又病了。承暉又打聽得有一個醫生叫朱博如，他的招牌是專醫男婦老幼大小方脈，又是專精傷寒咽喉痘疹諸科，包醫楊梅結毒，兼精辰州神符治病失物圓光。（不倫不類寫來一笑）是江湖上一個人物，在馬路上租了一間門面，兼賣點草頭藥的，便慇懃龍光請朱博如來看。龍光告知荀才，荀才因為請端甫不動，也不知上海那個醫生好，只得就請了他。那承暉却又照樣到朱博如那裏門診，也是說的病情和荀才一模一樣，問他忌吃甚麼。朱博如是個江湖子弟，一連三天，早已看出神情，却還不說出來。這天繼之去看荀才的病，故意

對龍光說忌吃鮑魚。龍光便連忙告訴了承暉，承暉告訴五姨，五姨交代廚子，有人說老爺這個病要多吃鮑魚纔好，從此便煎的是鮑魚，燉的是鮑魚湯，也是鮑魚，膾也是鮑魚，把荷才吃膩了。繼之的請客，也是要試探他有吃鮑魚沒了。可惜試了出來，當席未曾說破他，就誤了荷才一命。原來繼之請客那天，正是承暉龍光朱博如定計的那天。承暉一連到博如處去了幾天，朱博如看出神情，便用言語試探。彼此漸說漸近，不多幾天，便說合了。攏這一天，便約定在四馬路青蓮閣烟間裏會齊商量辦法。龍光承暉到時，朱博如早已到了，還有三四個不三不四的人同在一起。博如見了他兩個，便撇了那幾個人，迎前招呼。另外開了一隻燈。博如先道：「你兩位的意思，是要怎樣辦法？」承暉道：「我們明人不必細說，只要問你先生辦得到辦不到，要多少酬謝便了。」博如道：「這件事要辦是人人辦得到的，不過就是看辦得乾淨不乾淨罷了。若要辦得不乾淨的，也無須來與我商量。就是潘金蓮對付武大郎一般就得了。我所包的，就是一個乾淨。隨便他叫神仙來驗，也驗不出一個痕迹。不過不是一兩天的事情，總要個把月纔妥當。」龍光道：「你要多少酬謝呢？」博如道：「這件事不小，弄起來是人命關天的，老實說，少了我，不幹，起碼要送二萬銀子。」龍光不覺把舌頭吐了出來。承暉默然無語。忽然站起來，拉龍光到闌干邊上，唧唧噥噥的好一會，又用手指在闌干上，再三畫給龍光看。龍光大喜道：「如此一聽，尊命便了。」承暉便過來和朱博如再三磋商，說定了一萬兩銀子。承暉道：「這件事要請你先說出法子來呢，你不信我，要我先付銀呢，我不信你，怎生商量一個善法呢？」博如聽了，也呆着臉一籌莫展。承暉道：「這樣罷，我們立個筆據罷。不過這個筆據若是真寫出這件事來，我們龍二爺是萬不肯的。若是不明寫出來，只有寫借據之一法，若是就這麼糊裏糊塗寫了一萬銀子借據，知道你的法子靈不靈呢？借據落了你的手，你就不管靈不靈，也可以拿了這憑據來要錢的。這張票子，到底應該怎樣寫法呢？若是想不出個寫法來，這個交易只好作為罷休。」正是。

舌底有花翻妙諦，胸中定策賺醫生。

未知到底想出甚麼法子來，且待下回再記。

第一百五回 巧心計暗地運機謀

真膿包當場寫伏辯

朱博如聽得承暉說出的話，句句在理上，不覺回答不出來。並且已經說妥的「萬銀子好處，此刻十有九成的時候，忽然被這難題目難住，看着就要撒決了。但是看承暉的神情，又好像胸有成竹一般，回心一想，我幾十年的老江湖，難道不及他一個小孩子這裏頭一定有個奧妙。不過我一時想不起來罷了。想到這裏，拿着烟槍在那裏出神。承暉却拉了龍光出去，到茶堂外面看各野雞妓女，逗着談笑。（胸有成竹自然暇豫）良久纔到烟榻前去問博如道：「先生可想出個法子來了？」博如道：「想不出來，如果閣下有妙法，請賜教了罷。」承暉道：「法子便有一個，但是我也不肯輕易說出。」博如道：「如果實在有個妙法，其餘都好商量。」承暉道：「老實說了罷，你這一萬銀子，肯和我對分了，我便教你這個法子。」博如道：「那裏的話，我也擔一個極大干係的，你怎麼就要分我一半？」承暉道：「也罷，你不肯分，我也不能強你，時候不早了，我們明天會罷。」博如着急道：「好歹商量妥了去，忙甚麼呢？」龍光道：「一萬兩我是答應了，此刻是你兩個的事情，你們商量罷。我要走了。」博如道：「索性三面官明了，就好動手辦事了。」承暉道：「這是你自己不肯通融，與我們甚麼相干？」博如道：「你要分我一半，未免太狠。這樣罷，我打八折收數，歸你二成罷。」承暉不答應。後來再三磋商，言定了博如七折收數，以三成歸承暉。兩面都允了。承暉又要先訂合同。博如道：「我這裏正合同都不會定，這個忙甚麼？」承暉道：「不行，萬一我這法子說了出來，你不認帳，我又拿你怎樣呢？」博如沒法，只得由他。承暉在身邊取出紙筆來，（紙筆都帶來了，可見來時已先有成算也）一揮而就，寫成一式兩紙，叫博如簽字。博如一看，只見寫

的是：

茲由承某介紹朱某，代龍某辦一要事；此事辦成之後，無論龍某以若干金酬謝朱某，朱某情願照七折收數。其餘三成，作為承某中費。兩面訂明，各無異言。立此一式兩紙，各執一紙為據。

朱博如看了道：「怎麼不寫上數目？」承暉道：「數目是不能寫的，我們龍二爺出手闊綽，或者臨時他高興，多拿一千八百出來請你吃茶吃酒，那個我可也要照分的。如果此時寫實了一萬一萬之外，我可不能分你絲毫了。這個我不幹。」博如聽了，暗暗歡喜，便簽了字。承暉也簽了字，各取一紙，放在身邊。博如就催着問是何妙法。承暉道：「這件事難得狠呢。我拿你三成謝金，實在還嫌少。你想罷，若不明寫出來，不成個憑據；若明寫了，說是某人託某人設法致死其父，事成酬銀若干萬一鬧穿了，非但出筆據的人要凌遲，只怕代設法的人也不免要殺頭呢。這個非但他不敢寫，寫了，你也不敢要。」博如道：「這個我知道。」承暉道：「若是不明寫，却寫些甚麼？總不能另外謄一摺事情出來。若說是憑空寫個欠據，萬一你的法子不靈呢？欠據落在你手裏，你隨意可以來討的。叫龍二爺拿甚法子對付你？數目又不在少處，整萬呢。」博如道：「這個我都知道，你說你的法子罷。」承暉道：「時候不早了，這裏人多，不是談機密地方，你趕緊吃完了烟，另外找個地方去說罷。」博如只得匆匆吸完了烟，叫堂倌來收燈，給過烟錢。博如又走過去，和那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說了幾句話，方纔一同走出。龍光約了劉雅敘圍掙一個房間坐下，點了菜。博如又急於請教。承暉坐近一步，先問道：「那老頭子到底幾時纔可以死得？」博如道：「弄起來看，至遲明年二月裏纔可以成功了。」承暉又坐近一步，拿自己的嘴對了博如的耳朵道：「此刻叫龍二爺寫一張借據給你，日子就寫明年二月某日，日子上空着，由得你臨時填上。那借據可是寫的（立借券某人，今因猝遭父喪大故，匯款未到，暫向某人借到銀一萬兩，匯款一到，立即清還。蒙念相好，不計利息，棘人某某親筆）等到明年二月，老頭子死了，你就可以拿這個借據向他要錢了。博如側着頭一想道：

「萬一不死呢？」承暉道：「就是爲的是這個，如果老頭子不死，他又何嘗有甚父喪大故，向人借錢？又何故好好的自稱棘人？這還不是一張廢紙麼？當真老頭子死了，他可是爲了父喪大故借用的？又有蒙念相好不討積息的一層交情在裏面，他好欠你分毫嗎？」朱博如不覺恍然大悟道：「妙計妙計，真是鬼神不測之機也。」（誰知還有鬼神不測的在後頭）於是就叫龍光照寫龍光拿起筆來，猶如捧了鐵棒一般，半天纔寫好了。却嫌萬字的筆畫太多，只寫了個方字，缺一點的方字。朱博如看過了十分珍重的，藏在身邊，恰好跑堂的送上酒菜，龍光讓坐，斟過一巡酒，然後承暉請教博如法子。博如道：「要辦這件事，第一要緊不要叫他見人，恐怕有人見愈調理病愈深，要疑心起來（也是做賊心虛的話）明日再請我，等我把這個話先說上去，只說第一要安心靜養，不可見人，不可勞動，不可多說話，費氣，包管他相信了。你們自己再做些手脚，我天天開的藥方，你們只管撮了來煎，却不可給他吃。」龍光道：「這又是何意？」博如道：「這不過是掩人耳目，就是別人看了方子，也是藥對脈案的。但是服了對案的藥，如何得他死？所以掩了人耳目之後，就不要給他吃了。而我每天另外給你兩個方子，分兩家藥店去撮，同來和在一起給他吃。」龍光又道：「何必分兩家撮呢？」博如道：「兩個方子是寒熱絕不相對的，恐怕藥店裏疑心。」承暉道：「這也是小心點好。」（都是做賊心虛的話）博如又附耳教了這甚麼法子，方纔暢飲而散。從次日起，他們便如法泡製起來，無非是寒熱兼施，攻補並進，拿着苟才的臟腑，做他藥石的戰場。上了年紀的人，如何禁受得起？從年前十二月，捱到新年正月月底邊，那藥石在臟腑裏面，一邊要堅壁清野，一邊要架雲梯施火砲，那戰場受不住這等蹂躪，登時城崩池潰，四郊延蔓起來，就此嗚呼哀哉了。三天成殮之後，龍光就自己當家，正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陸續把些娘，先打發出去，有給他一百的，有給他八十的，任他自去擇人而事。大二三四四個娘，都不等滿七，就陸續的打發了。後來這班人無非落在四馬路，也不必說他了。只有打發到五姨，却預先叫承暉在外面租定房子，然後打發五姨出去，面子上是和衆

人一般，暗底子不知給了承暉多少。只有六姨留着。又把家中所用男女僕人等，陸續開除了。另換新人。開過吊之後，便連書啓帳房兩個都換了。這是他爲了六姨，要掩人耳目的意思。朱博如知道苟才已死，把那借據填了。二月初一的日子，初二便去要銀。承暉道：「你這個人真是性急，你要錢也要有個時候，等這邊開過吊，纔像個樣子。照你這樣做法，難道這裏窮在一天，初一急急要和你借，初二就有得還你了？天下那有這種情理！」一席話說得朱博如閉口無言，只得別去。直捱到開吊那天，他還買了點香燭紗元，親來吊奠。承暉看見了大喜，把他大書特書記在禮簿上面。又過了三天，認真捱不住了，恰好這天龍光把書啓帳房辭去，承暉做了帳房。一切上下人等都是自己牙爪，是悉無忌憚的了。承暉見博如來了，笑吟吟的請他坐下，說道：「先生今天是來取那筆教子的？」博如道：「是。」承暉道：「請把票據取出來。」博如忙在身邊取出，雙手遞與承暉。承暉接過看了一看，道：「請坐請坐。我拿給先生。」博如此時真是心癢難抓，眼看着立時三刻，就是七千兩銀子到手了。忙向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承暉拿了借據，放在帳桌上，提起筆來，點了兩點，隨手拿了一張七十兩銀子的莊票，交給博如。道：「一向費心得狠。」博如吃了一驚，道：「這道這是怎麼說？」承暉道：「那三成歸了兄弟，也是早立了字據的。」博如道：「不錯，我只收七折，但是何以要做七十兩呢？」承暉笑道：「難道先生眼睛不便，連這票據上的字，都沒有看出來？」博如連忙到案頭一看，原來所寫那一萬的万字，被他在一撇一鈞的當中，加了兩點，變成個百字了。（此是青蓮閣閣干上所教者也。）博如這一怒非同小可，一手便把那借據搶在手裏，承暉笑道：「先生惱甚麼？既然不肯還我票據，就請仍把莊票留下。」博如氣昏了，便把莊票擲在地下，要走。承暉含笑攔住道：「先生惱甚麼？到那裏去？茶還沒喝呢！來啊，沏茶來啊！客來了，茶都不沏了？你們這班奴才是幹嗎的？是嗎？」一面說，一面重復讓坐。又道：「先生還拿這票子到那裏去呢？」博如怒道：「我只拿出去請大眾評評這道理，可是萬字可以改百字的？」承暉道：「萬字本來不能改百字啊，這句話怎講？」博如道：「我不和你說，你

們當初故意寫個小寫的萬字，有意賴我。」承暉笑道：「這句話你說錯了，數目大事，你再看着那票子上（「一」字尚且寫個「壹」字，豈有萬字倒小寫起來之理？只怕說出去，人家也不相信。」博如道：「我不管，我就拿了這票子到上海縣去告，告你們塗改數目，明明借我一萬銀子，硬改作一百，這個改的樣子，明明在那裏是瞞不過的。」說話時，家人送上茶來，承暉接過，雙手遞了一碗茶，說道：「好好！這個怪不得，先生要告，整萬銀子的數目，變了個一百，在我也是要告的。但不知先生憑甚麼作證？」博如道：「你就是個證人。見了官我，不怕你再賴。」承暉道：「是我絕不敢賴，但是恐怕上海縣問起來，他不問你先生，只問我，問道：『（荷）大人是兩省的候補道，當過多少差使，署過首道，署過藩台，上海道台是荷大人的舊同寅，就是本縣從前也伺候過荷大人來。後來到了安徽，當了多少差使，誰不知道荷大人是有錢的？一旦不幸身故了，何至於就要和人家借錢辦喪事？就說是一時匯款沒到，湊手不及，本縣這裏啊，道合那裏啊，還有多少闊朋友，那裏不挪動一萬八千，却要和他麼個賣草頭藥的江湖醫生去借錢？荷大人是署過藩台的，差不多的入，那裏彀得上和他拉交情？這個甚麼朱博如，他彀得上和荷大人的少爺說相好，不計利息的話嗎？他們究竟有甚麼交情？你講！』這麼一篇話問下來，應該怎樣回答？還請先生代我打算打算，預先串好了，免得臨時慌張。」朱博如聽了，默默無言。良久，承暉又道：「先生這官司，你是做原告，上海縣他也不能不問你話的。譬如他問：『你不過是個江湖醫士，你從那裏和荷大人父子拉上的交情？可以整萬銀子不計利息的借給他？你這些人倒狠慷慨！本縣很敬重你，但不知道你借給他的一萬銀子，是那裏來的？在那裏賺着的？交給龍光的時候，還是鈔票，還是元寶，還是洋錢？還是那家銀行的票子？還是那家錢莊的票子？』這麼一問，先生你又拿甚麼話回答？也得要預先打算打算，免得臨時慌張。」朱博如本來是氣昂昂雄糾糾的，到了此時，不覺慢慢的把頭低下去，一言不發。承暉又道：「大凡打到官司，你說得不清楚，官也要和你查清楚的。況且整萬銀子的出進，豈有不查之理？他先把你實號的帳簿帶去，

一查，有付這邊一萬銀子的帳沒有；再把這裏的帳簿弔去一查，看有收到你一萬銀子帳沒有。你的帳簿呢？我不敢知道。我們這邊帳簿，是的確沒有這一筆，沒有這筆，倒也罷了，反查出了某。天請某醫生醫金若干，某。天請某醫生醫金若干，官又問了，說你們既然屬在相好，整萬銀子都可以不計利息的，何以請你診病，又要天天出醫金呢？相好交情在那裏，並且查到禮簿上，你先生的隆算，是索燭壹斤，鈔元四匣，與不計利息的交情，差到那裏去了？再拿這個一問，先生你又怎樣說呢？這個似乎也。要預備預備。」說罷仍舊坐到帳桌上，去取過算盤帳簿，剔剔撻撻算他的帳去了。一會兒就有許多人來領錢的，來同事的，絡繹不絕。一個家人拿了票子來，說是糊塗上來領壽衣價的，共是七十一兩五錢六分銀子。承暉呆了一呆道：「那裏來這瓏瓏帳，甚麼幾錢幾分的？」想了一會道：「這麼罷，這一張七十兩的票子，是朱先生退下來不要的，叫他先拿去罷。那個等頭併在下回算，總有他們便宜。」那家人拿了去。朱博如坐在那裏，聽着好不難過。站起來急到帳桌旁邊，要和承暉說話。承暉又是笑吟吟的道：「先生請坐，我這會忙，沒功夫招呼你。要茶啊，烟啊，只管叫他們，不要客氣來啊。招呼客的茶烟。」說着又去辦他的事了。一會兒又跑了一個家人來，對承暉說道：「二爺請。」承暉便把帳簿往帳箱裏一放，拍撻一聲鎖上了，便上去。博如連忙站起來，要說話。承暉道：「先生且請坐，我馬上就來。」博如再要說話時，承暉已去的遠了，無奈只得坐着等。心中暗想：這件事上當上的不小，而且這口氣咽不下去。看承暉這廝今天神情大為兩樣，面子上雖是笑口吟吟的，那神氣當中却純乎是挖掘我的樣子。我想這件事，一不做二不休，縱使不能告他欠項，他藥死父親可是真的。我就拿這個去告他，我雖然同謀，自首了總可以減等。我拚了一個充軍的罪，博他一個凌遲，總博得過。心裏頭來倒去，只是這麼想。那承暉可是一去不來了。看看等到紅日沈西，天色要黑下來了，纔聽得承暉一路嚷着說：「怎麼還不點燈啊！你們都是幹嗎的！一大夥兒都是木頭，撥一撥動。」

道：「對不住對不住！不知先生主意打定了沒有？如果先生有甚麼意思，我們都好商量。」博如道：「總求閣下想個法兒，替我轉個圈，不要叫我太吃虧了。」承暉道：「在先生的意思怎樣辦法呢？」博如道：「好好的一萬憑空改了個一百，未免太下不去。」承暉道：「你先生還是那麼說，我就沒了法子了。」博如道：「這件事情，如果一定鬧穿了，只怕大家也不大好。」承暉道：「甚麼不好看呢？」博如道：「你們請我做甚麼來的呢？」承暉正色道：「下帖子，下片子，請了大夫來，自然為的是治病。」正說話間，忽然龍光走了進來，一見了博如，便回身向外叫道：「來啊！」外面答應一聲，來了個家人，龍光道：「趕緊出去，在馬路上叫一個巡捕來，把這忘入蛋先抓到巡捕房裏去。」那家人答應去了。博如吃了一大驚道：「二爺這是那一門？」龍光不理他，又叫「王二啊！」便有一個人進來，龍光道：「你懂兩句外國話不是？」王二道：「是家人略懂得幾句。」龍光又叫「來啊！」又走了一個人進來，龍光道：「到我屋裏去，把那『壹』藥方子拿來。」那人去了，龍光方纔坐下。博如又道：「二爺你這個到底是那一門？」龍光也不理他。此時承暉已經溜出去了。一會兒，那個人拿了一疊藥方來，龍光接在手裏，指給王二說道：「這個都是前天上海縣官督看過的，你看哪？這一張是石膏羚羊犀角，這一張是附子肉桂炮薑，一張一張都是你不對，我不對你的，上海縣方大老爺，前天當面說過，叫把這忘入蛋扭交巡捕房，解新衙門送縣辦他，你可拿好着，這方子上都蓋有他的姓名圖記，是個真憑實據。回來巡捕來了，你跟着劉巡捕房裏去，說明這個原故，請他明天解新衙門。巡捕房要這方子做憑據的，就交給他，若不要的，帶回來，明日呈堂。」王二一一答應了。龍光又問：「舅爺呢？」家人們便一疊連聲請舅爺。承暉便走了進來。龍光道：「那天上海縣方大老爺說這個話的時候，新衙門程大老爺也在這裏聽着的，你隨便寫個信給他，請他送縣，我現在熱裏裏頭不便出面，信上就用某公館具名就是了。」承暉一一答應。只見那去叫巡捕的家人來說，此刻是巡捕交班的時候，街上沒有巡捕。龍光道：「你到門口站着，有了就叫進來，不問是紅頭白臉的。」那家人答應

出去了。龍光又指着博如對王二道：「他就交給你，不要放跑了。」說着佯長而去。博如此時真是急得手足無措，走又走不了，站着不是，坐着不是，心裏頭就如臘月裏喝了凉水一樣，瑟瑟的亂抖。無奈何走近一步，向承暉深深一揖道：「這是那一門的話，求大爺替我轉個圈罷。」承暉仰着臉冷笑道：「鬧穿了不過大家不好看，有甚要緊？」博如又道：「大爺我再不敢胡說了，求你行個方便罷。」承暉道：「你就認個庸醫殺人，也不過是個杖罪，好像還有罰錢贖罪的例，化幾兩銀子就是了，不要緊的。」說着站起來要走，嚇得博如連忙扯住跪下道：「大爺你救救我罷，這一到官司啊，這上海我就不能再住了。」一面說，一面取出那借據來，遞給承暉道：「這個我也不敢要了。」承暉道：「還有一張甚麼七折三成的呢？」博如也一併取了出來，交給承暉。承暉接過道：「你可再胡鬧了？」博如道：「再也不敢了。」承暉道：「你可肯寫下一張伏辯來，我替你想法子。」博如道：「寫寫寫！大爺要怎樣寫，就怎樣寫。」正是：

未得羊肉吃，惹得一身臊。

未知這張伏辯如何寫法，且待下回再記。

第一百六回 符彌軒調虎離山 金秀英遷鶯出谷

朱博如當下被承暉佈置的，機謀所窘，看着龍光又是赫赫官威，自己又是個外路人，帶了老鑿兒子來上海，所有吃飯穿衣，都靠着自己及那草頭藥店賺來的。此刻聽說要捉他到巡捕房裏去，解新衙門送上海縣，如何不急？只急得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便由得承暉說甚麼是甚麼，承暉便起了爲伏辯稿子來，要他照寫，無非是（具伏辯人某某，不合妄到某公館無理取鬧，被公館主人飭僕送捕，幸經某人代爲求情，從寬釋出，自知理屈，體具伏辯，從此不敢再到某公館滋鬧，並不敢在外造言生事，如有前項情事，一經察出，任憑送官究治。）云云。

博如一一照寫了，承暉方纔放他出去。他們辦了這件事之後，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的了。誰知他打發出來的幾箇姨娘，與及開除的男女僕人，不免在外頭說起，更有那朱博如雖說是寫了伏辯，不得在外造言生事，那禁得他一萬銀子變了七千，七千又變了七十，七十再一變是個分文無着，還要寫伏辯，那股怨氣，如何消得了？總不免在外頭逢人伸訴。旁邊人聽了這邊的，又聽了那邊的，四面印證起來，便知得個清清楚楚。古語說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果然說得不錯。我仔仔細細把繼之那封信看了一遍，把這件事的來歷透底知道了，方纔安歇。此次到了上海之後，就住了兩年多，這兩年多，凡是長江蘇杭各處，都是繼之去查檢，因為德泉年紀大了，要我在上海幫忙之故。我因為在上海住下，便得看見龍光和符彌軒兩個衍出一場怪劇。原來符彌軒在京裏頭久耳荷才的大名，知道他創辦銀元局發財不少，恰遇了他祖父死了，他是個承重孫，照例要報丁憂。但是丁憂之後，有甚事業可做呢？想來想去，便想着了荷才，恰好那年的九省欽差，到安慶查辦事件，得了荷才六十萬銀子的那位先生，是符彌軒座主，那一年安慶查案之後，荷才也拜在那位先生的門下，論起來是個同門。因此彌軒求了那位先生一封信，給荷才，便帶了家眷，扶了靈柩出京，到得天津，便找了一處義地，把他祖父的棺材厝了，又找了一處房子安頓下家眷，在侯家後，又胡混了兩個多月，方纔自己一個人動身到上海。一到了安頓下行李，即刻去找荷才，誰知荷才已經死了。見着了龍光，彌軒一看龍光這箇人舉止符躁，便存了一個心，假意說是從前和荷才認得，又把求來那封信交給龍光。他們旗人是最講究交情禮節的，龍光一聽見說是父親的，同門相好，便改稱老伯。彌軒謙不敢當，談了半天。彌軒似有行意，龍光道：「老伯尊寓在那裏？怨小姪在熱衷裏，不便回候。」彌軒道：「這個閣下太迂了，我並不是要閣下回候，但是住在上海，大可以從權，你看兄弟也是下着承重憂，何嘗穿甚麼素，雖然也要看處的是甚麼地位，如果還在讀書的時候，或是住在鄉，那就不宜過於親略。如果是在場上應酬的人，自己又是箇創事業的材料，那就大可以不必守這些禮節了。况且我看閣下是

箇有作有爲的人才，隨時都應該在外頭碰機會，而且又在上海，豈可以過於拘謹，叫人家笑話！我明天就請閣下吃飯，一定要賞光的。」說着便辭了去，又去找了幾個朋友，就有人請他吃飯。上海的事情，上到館子，總少不免叫局。彌軒因爲離了上海多年，今番初到，沒有熟人，就托朋友薦了一個當席，就約了明天吃花酒。到了次日，他又再去訪龍光，面訂他晚上之局。龍光道：「老伯跟前，小姪怎敢放恣？」彌軒道：「你這個太客氣，其實當日我見尊大人時，因尊大人齒德俱尊，我是稱做老伯的。此刻我們拉箇交情，拜個把罷，晚上一局，請你把帖子帶到席上，卽席換帖。」龍光道：「這箇如何使得？」彌軒道：「如果說使不得，那就是你見外了。」龍光見彌軒如此親熱，便也欣然應允。彌軒又諄囑晚上不必穿素衣，須知花柳場中，就是炎涼世界，你穿了布衣服去，他們不懂甚麼道理，要看不起你的。我們既然換到帖，總不給你當上的。龍光本是箇無知統跨，被彌軒一次兩次的說，就居然難了喪髮，換上綢衣，當夜便去赴席。從此兩個人便結交起來。龍光本是個混蛋，加以結識了彌軒，更加昏天黑地起來，不到百日，孝滿便接連娶了兩個妓女回去，化錢猶如潑水一般。彌軒屢次要勸龍光的法子，因看見承暉在那裏管着帳，承暉這個人，甚是精明強幹，而且一心爲顧親戚，每每龍光要化些冤枉錢，都是被他止住。因此彌軒不敢下手，暗想總要設法把他調開了，方纔妥當。看荷才死的百日將滿，龍光偶然說起，道：「這個同知太小，打算過個道班。」彌軒便乘機竭力慫恿，又說徒然過個道班，仍是無用，必要到京裏去設法走路子，最少也要弄個內記名，不然就弄個特旨班纔好。龍光道：「這樣又要到京裏跑一跑。」彌軒道：「你不要嫌到京裏跑一跑辛苦，只怕老弟就去跑一跑，受了辛苦，還是無用。」龍光道：「何以故呢？」彌軒道：「不是我說句放香的話，老弟太老實了，過班上兒，那是沒有甚麼大出進的，要說到走路子的話，一碰就要上當，白冤了錢，影兒也沒一個。就是路子走的不差，會走的和不會走的，化錢差得遠呢。」龍光道：「既然如此，也只好說說罷了。」彌軒道：「那又不然，只要老弟自己不去，打發一個能辦事的人替你去就得了。」龍光道：「別樣都可以

做得，難道引見也可以叫人代的麼？」彌軒笑道：「你真是少見多怪，便是我就替人家代過引見的了。」龍光歡喜道：「既如此，我便找個人代我走一踰。」彌軒道：「這個人必要精明強幹，又要靠得住的纔行。」龍光道：「我就叫我的舅爺去，還怕靠不住麼？」彌軒暗喜道：「這是好極的了。」龍光性急，即日就和承暉商量要辦這件事。承暉自然無不答應，便向往來的錢莊上，託人薦了一個人來，做公館帳房。承暉便到京裏去了。彌軒見調虎離山之計已行，便向龍光動手說道：「令舅爺進京走路子，將來一定是恭喜的，然而據我看來，還有一件事要辦的。」龍光問是甚麼事。彌軒道：「無論是記名是特旨，外面的體面是有了，所差的就是一個名氣。老弟纔二十多歲的一個人，如果不先弄個名氣在外頭，將來上司見了，難保不拿你當執紼相待。」龍光道：「名氣有甚麼法子，可以弄出來的？」彌軒道：「法子是有，不過要化幾文，然而倒是個名利兼收的事情。」龍光忙問是怎麼個辦法。要化多少錢。彌軒道：「現在大家都在那裏講時務，依我看，不如開個書局，專聘了人來，一面著時務書，一面繙譯西書，等著好了譯好了，我們就拿來揀選一遍，揀頂好的，出了老弟的名，只當老弟自己著的譯的，那平常的就仍用他本人名字，一齊印起來發賣。如此一來，老弟的名氣也出去了，書局還可以賺錢，豈不是名利兼收麼？等到老弟到省時，多帶幾部自己出名的書去送上司，送同寅，那時候誰敢不佩服你呢？博了個熟識時務學貫中西的名氣，怕不久還要得明保密保呢。」龍光道：「著的書還可以充得，我又沒有讀過外國書，怎樣好充起繙譯來呢？」彌軒道：「這個容易，只要添上一個人名字，說某人口譯，你自己充了筆述，不就充了麼？」龍光大喜，便託彌軒開辦。彌軒和龍光訂定了合同，便租起五樓五底的房子來，亂七八糟，請了十多個人，繙譯的，著撰的，一面向日本人家定機器定鉛字，各人都開支薪水。他認真給人家幾個錢一月，不得而知。他開在帳上，總是三百一月，五百一月的，鬧上七八千銀子一月開銷。他自己又三千一次，二千一次的，向龍光費用。龍光是糊裏糊塗的，由他混去。這一混，足足從四五月裏，混到年底下，還沒有印出一頁書來。龍光也還真

名其妙。却遇了一個當繙譯的，因為過年等用，向彌軒借幾十塊錢過年。彌軒道：「一局子差不多有二十人，過年又是人人都要過的，一個借開了頭，便個個都要借了。」因此沒有借給他。彌軒開這書局是專做毛病的，差不多人人都知道，只有龍光一個是糊塗蟲。那個借錢不遂的繙譯先生，挾了這個嫌，便把彌軒作弊的事情，寫了一封匿名信給龍光。後來越到年底，人家等用的越緊，一個個向他借錢，他却是一個不應酬。因此大家都同聲怨他。那繙譯先生就把寫信通知東家的一節，告訴了兩個人。於是便有人舉樣起來。龍光接二連三的接了幾封信，也有點疑心。便和帳房先生商量，帳房先生道：「做書生意，我本是外行，但是做了大半年，沒有印出一部書來，本是一件可疑的事。為今之計，只有先去查一查帳目，看他一共用了多少錢，統共譯了著了多少書，要合到多少錢一部，再問他為甚還不印出來的道理，看是怎樣的再說。」龍光暗想，這件事最好是承暉在這裏，就辦得爽快。無奈他又到京裏去了。雖然他有信來過，說過班一事已經辦妥，但是走路子一事，還要等機會。正不知他幾時纔回上海。此刻無可奈何，只得就叫這個帳房先生去查的了。想罷，就將此意說出來。帳房先生道：「查帳是可以查的，但是那所譯所著的書，精粗美惡，我可不知道。」龍光道：「好歹你不知多少，總看得見的。你就去查個多少罷了。」帳房先生奉命而行。次日一早便去查帳。彌軒問知來意，把臉色一變道：「這個局子，是東家交給我辦的，就應得相信我。要查帳，應得東家自己來查。這個辦書的事情，不是外行人知道的。並且文章價值，有甚一定；古人一字千金，尚且肯出，你回去說我這裏的帳，是查不得的。等我會了他面再說。」帳房先生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回去告訴龍光。龍光十分疑訝，且等見面之後再說。當天晚上，彌軒便請龍光吃花酒。龍光以為彌軒見面之後，必有一番說話，誰知他却是一字不提，猶如無事一般。龍光甚是疑心。自己又不好意思先問。席散之後，回去和帳房先生說起，帳房先生道：「他不服查帳，非但是有弊病，一定是存心不良的了。此刻已到年下，且等過了年，想個法子收回自辦罷。」龍光也只好如此。光陰荏苒，又過了新年。龍光又和帳房先生

商量這件事。帳房先生道：「去年要查一查他的帳，尚且不肯；此刻要收他回來，更不容易了。此刻的世界，只有外國人最兇。人家怕的也是外國人，不如弄個外國人去收他回來，諒他見了外國人，也只得軟下來了。」龍光道：「那裏去弄個外國人呢？」帳房先生道：「外國人是有的，只要主意打定了，就只好去弄。」龍光道：「就是這個主意罷，叫他再辦下去，不知怎樣了局呢？」帳房先生便去找了一個外國人來，帶了繙譯來見龍光。龍光說知叫他收回書局的話，由繙譯告訴了外國人，又兩面傳遞說話，言明收回這家書局之後，就歸外國人管事，以一年為期，每月薪水五百兩。外國人又叫龍光寫一張字據，好向彌軒收取。龍光便寫了，遞給外國人。外國人拿了字據，興興頭頭去見彌軒，說明來意。彌軒道：「我在這裏辦得好好的，為甚又叫你來接辦？」外國人道：「我不知道，龍大人叫我來辦，是有憑據給我的。」說罷取出字據來給彌軒看。彌軒道：「龍大人雖然有憑據，叫我接辦，却沒有憑據叫我退辦，我不能承認你那張憑據。」外國人道：「東家的憑據，你那裏有權可以不承認？」彌軒道：「我自然有權，我和龍大人訂定了合同，辦這個書局，合同上面沒有載定期限，這個書局我自自然可以永遠辦下去，就是龍大人不要我辦了，也要預先知照我，等我清理一切帳目，然後約了日子，注銷了合同，你纔可以拿了憑據來接收啊。」外國人說他不過，只得去回覆龍光。龍光吃了一驚，去對帳房先生說。帳房先生吐出了舌頭道：「這個人連外國人都不怕，還了得？」（世俗之見自然如此，然味其所言，則又如外國人不可不情者，論者皆怪社會媚外之性，根不知實國勢之弱所致也，傷哉！）再和他商量時，他也沒了法子，過了三天，那外國人開了一篇帳來，和龍光要六千銀子。說是講定在前，承辦一年，每月薪水五百，一年合了六千；此刻是你不要我辦，並不是我不替你辦。這一年薪水，是要給我的。龍光沒奈何，只得給了他。暗想若是承辦爺在這裏，斷不至於叫我面皮吃虧。此刻不如打個電報，請他先回來罷。定了主意，便打個電報給承辦，叫他不要等開河。王為先回來。這邊的符彌軒，自從那外國人來過之後，便處處迴避，不與龍光相見。却拿他的錢，格外撒佈。

的支用起來。又天天和他的相好鬼混。他的相好妓女，名叫金秀英，年紀已在二十歲外了，身邊掙了有萬把銀子，金珠首飾，然而所背的債，差不多也有萬把。原來上海的妓女，外面看着雖似闊綽，其實他穿的戴的，十個有九個是租來的。而且沒有一個不肯債。這些債都是向那些龜奴，龜爪大姐，娘姨等處借來的。每月總是二三分利息。龜奴等輩借了債給他，就跟着伺候他，其名叫做帶帶。這個風氣，就同官場一般，越是背得債多的，越是紅入。那些帶帶的，就如官場的帶肚子師爺一般。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個紅妓女，所以他手邊雖置了萬把銀子，首飾，不至於去租來用，然而所欠的債，也足抵此數。符彌軒是一個小白臉，從來姐兒愛情，彌軒也垂涎他的首飾（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可想），便一個要娶一個要嫁起來。這句話也並非一日了，但是果然要娶他，先要代他還了那筆債。彌軒又不肯出這一筆錢，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甜言蜜語去騙他，騙得秀英千依百順，兩個人樣樣商量妥當，只待時機一到，即刻舉行的了。可巧他們商量妥當，承暉也從京裏回來，龍光便和他說知。彌軒辦書局的事情，不服查帳，不怕外國人，一一都告訴了承暉，又一一盤問了一遍道：「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還是不要他辦算了呢？」龍光道：「算了罷，他已經用了的，怎麼還追得回來，能夠不要他辦，我就顧了。」承暉道：「這又何難？怎麼這點主意都沒有？你只要到各錢莊去，知照一聲，凡是書局裏的摺子，一律停止付款。他還辦甚麼？」（真是盡材）龍光恍然大悟，即刻依計而行。彌軒見忽然各莊都支錢不動，一打聽是承暉回來了，想道：「這家伙來了，事情就不好辦了。」連忙將自己箱籠鋪蓋搬到客棧裏去，住了兩天，這天打聽得天津開了河，泰順輪船今天晚上開頭，廣大輪船同時開，廣東，彌軒便寫了兩張泰順官艙船票，叫底下人押了行李上泰順船，却到金秀英家，說是附廣大輪船到廣東去，開銷了一切酒局的帳，金秀英自然依依不捨，就是房裏衆人，因為他三天碰和兩天吃酒的，也都有些捨不得他走之意。這一天的晚飯，是在秀英家裏吃的，吃過晚飯，又俄延到了十二點多鐘，方纔起身。秀英便要親到船上送行，於是叫了一輛馬車回去，房裏一個老

媽子也跟着同行。三個人一輛車，直到了金利源碼頭。走上了泰順輪船，尋到官艙，底下人已開好行李，在那裏伺候。彌軒到房裏坐下，秀英和他手攬手的平排坐着，媽媽私語。那老媽子屢次催秀英回去，秀英道：「忙甚麼？開船還早呢。」真到兩點鐘時，船上茶房到各艙裏喊道：「送客的上岸啊！開船啊！」那老媽子還不省得，真等喊過兩次之後，外邊隱隱聽得抽跳的聲音。秀英方纔正色說出兩句話來，只把老媽子嚇得尿屁直流。正是：

報道一聲去也，

情郎風歸天津。

未知金秀英說出甚麼話來，且待下回再記。

第一百七回 觀天良不關疏戚 驚地裏忽遇強梁

常時船將開行，船上茶房到各艙去分頭招呼喊道：「送客的上岸啊！開船咧！」如此已兩三遍，船上汽笛又嗚嗚的響了兩聲，那老媽子再三催促登岸。金秀英直到此時，方纔正色道：「你趕緊走罷，此刻老實對你說，我是跟符老爺到廣東的了。你回去對他們說，一切都等我回來自有料理。」老媽子大驚道：「這個如何使得？」秀英道：「事到其間，使得也要使得，使不得也要使得的了。你再不走，船開了你又沒有鋪蓋，又沒有盤纏，外國人拿你吊起來，我可不管，無論你走不走，你快到外頭去罷。這裏官艙，不是你坐的地方。」說時外面人聲嘈雜，已經抽跳了。那老媽子連爬帶跌的跑了出去，急忙登岸。回到妓院裏去告訴了龜奴等衆，未免驚得魂飛魄散。當時夜色已深，無可設法。惟有大衆互相埋怨罷了。這一夜害得他們又急又氣，又恨，一夜沒睡，到得天亮，便各人出去設法，也有求神的，也有問卜的，那最有主意的，是去找了個老成的嫖客，請他到妓院裏來問他有甚麼法子可想。那嫖客問了備細，大家都說是坐了廣大輪船到廣東去的，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媽子也說是到廣大船去的。又是晚上，又是不識字的人，他如何鬧得清楚？就是那嫖客，任是十分精明，也斷斷料不到再有他故。所

以就代他們出了個法子，作爲拐案，到巡捕房裏去告。巡捕房問了備細，便發了一個電報到香港去，叫截拿他兩個人。誰知那一對狗男女，却是到天津去的。只這個便是高談理學的符彌軒所作所爲的事了。唉！他人的事，且不必說他，且記我自己的事罷。我記以後這段事時，心中十分難過，因爲這一件事，是我平生第一件失意的事。所以提起筆來，心中先就難過。你道是甚麼事？原來是接了文述農的一封信，是從山東沂州府蒙陰縣發來的。看一看日子，却是一個多月以前發的了。文述農何以又在蒙陰起來呢？原來蔡侶笙自弄了個知縣，到山東之後，憲眷極隆，歷署了幾任繁缺。述農一向跟着他做帳房的，倍益這個人，他窮到擺攤字攤時，（照應三十四回）還是一介不取的，他做起官來，也就可想了。所以雖然署過幾個缺，仍是兩袖清風。前兩年補了蒙陰縣，所以述農的信，是從蒙陰發來的。當下我看見故人書至，自是歡喜。連忙拆開一看，原來不是說的好事，說是（久知令叔聽鼓山左弟自抵魯之後，亟謀一面，終不可得。後聞已補沂水縣汶河司巡檢，至今已近十年，以路途未及趨謁。前年蔡侶翁補蒙陰，弟仍爲司帳席。沂水於此爲隣縣，汶水距此不過百里，到任後，曾專車往謁，得見顏色，鬚髮蒼然矣。談及閣下，令叔亦以未得一見爲憾。今年七月間，該處癘疫盛行，令叔令嬭相繼去世，遺孤二人，纔七八歲，聞身後異常清苦。此間爲鄉僻之地，往來殊多不便。弟至昨日始得信，閣下應如何處置之處，敬希裁奪。專此通知。）云云。我得了這信，十分疑惑。十多年前，就聽說我叔父有兩個兒子了。（第十六回伯母口中之言也。）何以到此時仍是兩個？又只得七八歲呢？我和叔父，雖然生平未嘗見過一面，但是兩個兄弟同是祖父一脈，我斷不能不招呼的。只得到山東走一踰，帶他回來。又想這件事，我應該請命伯父的。想罷，便起了個電稿，發到宜昌去。等了三天，沒有回電。我沒有法子，又發一個電報去，並且代付了二十個字的回電費。電報去後，恰好繼之從杭州回來，我便告知底細。繼之道：「論理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電，你就自己去辦就是了。不過令叔是在七月裏過的，此刻已是十月了，你再趕早些去也來不及。就是再就閣點，也不過如此的了。我查

杭州這幾天，只管心驚肉跳，當是有甚麼事，原來你得了這個信。」我道：「到沂水去這條路，還不知怎樣走呢？還是從烟臺走，還是怎樣？」繼之道：「不不，山東沂州是和這邊徐州交界，大約走王家營去不遠，要走烟臺那是要走到登州了。」管德泉道：「要是走王家營，我倩江浦有個相熟朋友，可以託他招呼。」我道：「好極了，等我動身時，請你寫一封信。」閒話少提，轉眼之間，又是三日。宜昌仍無回電，我不覺心焦之極，打算再發電報，繼之道：「不必了，或者令伯不在宜昌，到那裏去了，你索性再等幾天罷。」我只得再等，又過了十多天，纔接了我伯父的一封信，連忙拆開一看，只見雞蛋大的字，寫了四張三十二行的長信紙，說的是：「自從汝祖父過後，我兄弟三人，久已分炊，東西南北，各自投奔，禍福自當，隆替無涉。汝叔父逝世，我不暇過問，汝欲如何便如何。據我之見，以不必多事爲妙。」云云。我見了這封信，方悔白等了半個多月，即刻料理動身。問管德泉要了信，當夜上了輪船到鎮江。在鎮江就閣一夜，次日一早上了小火輪到清江浦去。到了清江，便叫人挑行李到仁大棧，行找着一個人姓劉號叫次臣，是這仁大行的東家，管德泉的朋友。我拿出德泉的信給他，他看了一面，招呼請坐喝茶，一面拿一封電報給我道：「這封電報想是給閣下的。」我接來一看，不覺吃了一驚，我纔到這裏，何以倒先有電報來呢？封面是鎮江發的。連忙抽出來一看，只見「仁大劉次臣轉某人」幾個字。已經譯了出來，還有幾個未譯的字。連忙借了電報新編譯出來一看，是「接滬電繼之丁憂返里。」幾個字。我又不覺添一層煩悶。怎麼接二連三，都是些不如意的事。電報上雖不會說甚麼，但是內中不過是叫我早日返滬的意思。我已經到了這裏，斷無折回之理。只有早日前去，早日回來罷了。當下由劉次臣招呼一切，又告訴我到王家營如何僱車上路之法，我一一領略。次日便渡過黃河，到了王家營，僱車長行。走了四半天，纔到了汶河。原來地名叫做汶河橋。這回路過宿遷，說是楚項王及伍子胥的故里。過剡城，說有一座孔子閣官祠，又過沂水，說是二疏故里。諸葛孔明故里，都有石碑可證。許多古迹，我也無心去訪了。到了汶河橋之後，找一家店住下。要打聽前任巡檢太爺

家眷的下落，那真是大海撈針一般。問了半天，沒有人知道的。後來我想起一法，叫了店家來問，你們可有誰認得巡檢衙門裏人的？沒有。店家回說沒有。我道：「不管你們認得不認得，你可替我找一個來，不問他是衙門裏的甚麼人，只要找出一個來，我有得賞你們。」店家聽說有得賞，便答應着去了。過了半天，帶了一個弓兵來，年紀已有五十多歲。我便先告訴了我的來歷，並來此的意思。弓兵便叫一聲少爺，請了個安。一旁站着。我便問你前任太爺的家眷，住在那裏，你可知道？弓兵回說，在這裏往西去七十里，赤屯莊上。我道：「怎麼住到那裏呢？兩個少爺有幾歲了？」弓兵道：「大少爺八歲，小少爺只有六歲。」我道：「你只說爲甚住到赤屯莊去？」弓兵道：「前任老爺聽說斷過好幾回弦，娶過好幾位太太了，都是不得到老少爺已生過好幾位了。聽說最大的大小爺如果在着，差不多要三十歲了。可惜都養不住。那年到這邊的任，可巧又是太太過了，就叫人做媒，把赤屯馬寡的閨女兒娶來，養下兩個少爺。今年三月裏，太太害春瘟過了，老爺打那麼也得了病，一直沒好過。到七月裏頭就過了。」我道：「躺下來之後，誰在這裏辦後事呢？」弓兵道：「虧得舅老爺剛剛在這裏。」我道：「那個舅老爺？」弓兵道：「就是現在少爺的娘舅，馬太太的哥哥，叫個馬茂林。」我道：「後事是怎樣辦的？」弓兵道：「深處買了棺木來，把老爺平日穿的，一套大衣服，裝裹了去，就把兩個少爺帶到赤屯去了。」我道：「棺木此刻在那裏呢？」弓兵道：「在就近的一塊義地上，印着。」我道：「這嗎？」弓兵道：「不遠，不過二三里地。」我道：「你有公事嗎？可能帶我去看看？」弓兵道：「沒事。」我就叫他帶路先走。我沿途買了些紙錢香燭之類，一路同去。果然不遠就到了。弓兵指給我道：「這是老爺的，這是太太的。」我叫他代我點了香燭，叩了三個頭，化過紙錢，生平雖然沒有見過一面，然而想到骨肉至親，不過各爲謀食起見，便鬧到彼此天涯淪落，各不相顧，今日到此，已隔着一塊木頭，不覺流下淚來。細細察看那棺木，却是不及一寸厚的薄板。我不禁道：「照這樣怎麼盤運呢？」弓兵道：「如果要盤運，是要加外槨的了。要用起外槨來，還得要上沂州府去買呢。」徘徊了一會，回到店

裏。弓兵道：「少爺可要到赤屯去？」我道：「去是要去的，不知一天可以趕個來回不？」弓兵道：「七十多里路呢，要是夏天，還可以，此刻冬月裏，怕趕不上來回。」少爺明日動身，後天回來罷。弓兵也去請個假，陪少爺走一踫。」我道：「你是有公事的人，怎好勞動你？」弓兵道：「那裏的話？弓兵伺候了老爺十年多，老爺平日待我們十分恩厚，不過缺苦官窮，有心要調劑我們，也力不從心罷了。我們難道就不念一點恩義的麼？少爺到那邊，他們一個個都認不得少爺，知道他們肯放兩個小的跟少爺走不呢？多弓兵一個去了，也幫着說說。」我道：「如此，我感激你得很，等去了回來，我一起謝你。」弓兵道：「少爺說這句話，已經要折死我了。」說着便辭了去。一宿無話。次日一早，那弓兵便來了，我帶的行李，只有一個衣箱，一個馬包，因為此去只有兩天，便不帶衣箱，寄在店裏。只把在清江浦換來的百把兩碎紋銀，在箱子裏取出來，放在馬包裏，重新把衣箱鎖好，交代店家，便上車去了。此去只有兩天的事，我何必拿百把兩銀子放在身邊呢？因為取出銀包時，許多人，在旁邊，我怕露了人眼，不便，因此就整包的帶着走了。我上了車，弓兵跨了車簷，行了半天，在路上打了個尖。下午兩點鐘，光景，就到了。是一所七零八落的村莊。那弓兵從前是來過的，認得門口，離着還有一箭多地，他便跳了下來。一疊連聲的叫了進去，說甚麼：「大小爺來了啊！你們快出來認親啊！」只他這一喊，便驚動了許多人出來觀看。我下了車，都被鄰里的人圍住了，不能走動。那弓兵在人叢中，伸手來拉了我的手，纔得走到門口。弓兵隨即在車上取了馬包，一同進去。弓兵指着一個人對我道：「這是舅老爺。」我看那人時，穿了一件破舊繭綢面的老羊皮袍，腰上束了一根腰裏硬，腳上穿了一雙露出七八處棉花的棉鞋，雖在冬月裏，却還光着腦袋，沒帶帽子。我要對他行禮時，他却只管說請坐啊，請坐啊。地方小，委屈得很啊。看那樣子，是不懂行禮的。我也只好糊裏糊塗敷衍過了。忽然外面來了個女人，穿一件舊到泛白的青蓮色繭綢老羊皮襖，穿一條舊到泛黃的綠布紮腿棉袴，梳一個老式長頭，手裏拿了一根四尺來長的旱煙袋。弓兵指給我道：「這是舅太太。」我也就隨便招呼一聲。舅太太道：

「這是姪少爺啊？往常我們聽姑老爺說得多了，今日纔見着，爲甚不到屋裏坐啊？」於是馬茂林讓到房裏。只見那房裏佔了大半間，是個土匠，匠上放了一張矮脚几，几那邊一團東西，在那裏蠕蠕欲動。弓兵道：「諸匠上坐罷。這邊就是這樣的了。那邊坐的是他們老老。」我心中又是一疑，北邊人稱呼外祖母，多有叫老老的，何以忽然弄出個老老來，實在奇怪。我這邊纔坐下，那邊又說老老來了。就見一個老婆子，一隻手拉了個小孩子回來。我此刻是神魂無主的，也不知是誰打誰，惟有點頭招呼而已。弓兵見了小孩子，便拉倒我身邊道：「叫大哥啊！請安啊！」那孩子便對我請了個安，叫一聲大哥。我一手拉着道：「這是大的嗎？」弓兵道：「是。」我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孩子道：「我叫祥哥兒。」我道：「你兄弟呢？」舅太太接口道：「今天大姨媽叫他去吃大米粥去的。已經叫人叫去了。小的叫魁哥兒，比大的長得還好呢。」說着話時，外面魁哥兒來了，兩手捧着一個吃不完的小棒子饅頭，一進來便在他老老身邊一靠，張開兩個小圓眼睛看着我。弓兵道：「小小爺來來，這是你大哥，怎麼不請安啊？」說着伸手去攙他。他只管躲着，不肯過來。老老道：「快給大哥請安去，不然要打！」魁哥兒纔慢慢騰騰的走近兩步，合着手把腰彎了一彎，嘴裏說得一個安字，這想是夙昔所教的了。我彎下腰去，拉了過來，一把抱在膝上。這隻手又把祥哥兒拉着問道：「你兩個的爸爸呢？好苦的孩子啊！」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這眼淚煞是作怪，這一流開了頭，便止不住了。兩個孩子見我哭了，也就譁然大啼。（請教哭些甚麼，即哭者當日也不知道此之謂天性）登時惹得滿屋子的人，一齊大哭。連那弓兵都在那裏擦眼淚。哭夠多時，還是那弓兵把家人勸住了，又提頭代我說起要帶兩個孩子回去的話。馬茂林沒甚說得，只有那老老和舅太太不肯，後來說得舅太太也肯了。老老依然不肯。追冬日子短得很，天氣已輕快斷黑了，舅太太又去張羅晚飯，炒了幾個雞蛋，烙了幾張餅，大家圍着糊裏糊塗吃了。就算一頓。這是北路風氣如此，不必提他。這一夜我帶着兩個兄弟，問長問短，無非是哭一場笑一場。到了次日一早，我便要帶了孩子動身。那老老又一定不肯，說長說短。

說到中午時候，他們又拿出麪飯來吃。好容易說得老老肯了，此時已是擠滿一屋子人，都是鄰居來看熱鬧的。我見馬家實在窮得可憐，因在馬包裏取出那包碎紋銀來，也不知那一塊是輕的是重的，生平未曾用過戲子，只揀了一塊最大的，遞給茂林道：「請你代我買點東西，請老老他們吃罷。」茂林收了道謝，我把銀子包好，依然塞在馬包裏。舅太太又遞給我一個小包裏，說是小孩子衣服，我接了過來，也塞在馬包裏。車夫提着出去，我抱了魁哥兒，弓兵攙了祥哥兒，辭別衆人，一同上車。兩個小孩子哭個不了，他的老老，在那裏倚門痛哭。我也禁不住落淚。那舅太太更是兒啊肉啊的哭喊。便連趕車的眼圈兒也紅了。那哭聲震天的光景，猶如送喪一般。外面看的人擠滿了，把一條大路緊緊的塞住。車子不能前進，趕車的拉着牲口，慢慢的走。一面嘴裏喊着讓讓讓讓，讓啊，讓啊，纔慢慢的走得動。路旁看的人，也居然有落淚的。走過半里多路，方纔漸漸人少了。我在車上盤問祥哥兒，纔知道那老老，是他老老的娘，今年一百零四歲，只會吃不會動的了。（還活着做甚麼一笑）在車上談談說說，不覺日已沈西，今天這兩匹牲口，煞是作怪，只管走不動，看看天色黑下來了，問問程途，說還有二十多里呢。忽然前面樹林子裏一聲響，趕車的失聲道：「罷了！」弓兵連忙抱過魁哥兒，跳下車去道：「少爺下來罷。好漢來了。」我雖未曾走過北路，然而響馬兩個字是知道的，但不知對付他的法子。看見弓兵下了車，我也只得抱了祥哥兒下來。趕車的仍舊趕着牲口向前走。走不到一箭之地，那邊便來了五、六個彪形漢子，手執着明晃晃的對子大刀，奔到車前，把刀向車子裏一攪，伸手把馬包一捉，捉了出來便要走。此時那弓兵和趕車的，都站在路旁，行所無事，任其所爲。我見他要走了，因向前說道：「好漢且慢着東西，你只管拿去，內中有一個小包裏，是這兩個小孩子的衣服，你拿去也沒用，請你把他留了，免得兩個孩子受冷，便是好漢們的陰德了。」那強盜果然就地打開了馬包，把那小包裏提了出來，又打開看了一看，纔提起馬包，大踏步向樹林子裏去了。我們仍舊上車前行。那弓兵和那趕車的，說起這一夥人，是從赤屯跟了來的，大約是管見那包銀子之故。趕車

的道：「我和你懂得規矩的，我怕這位老客，他是南邊來的，不懂事，鬧出亂子來。」我道：「鬧甚麼亂子呢？」弓兵道：「這一路的好漢，只要東西不傷人，若是和他爭論搶奪，他便是一刀一個。」我道：「那麼我問他討還小孩子衣服，他又不怎樣呢？」趕車的道：「是啊！從來沒聽見過，遇了好漢，可以討得情的。」一路說着，加上幾鞭，直到定更時分，方纔趕回汶水橋，正是：

只爲窮途憐幼穉，致教強盜發慈悲。

未知到了汶水橋之後，又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第一百八回 負屈含冤賢令尹結果 風流雲散怪現狀收場

我們趕回汶水橋，仍舊落了那個店，我仔細一想，銀子是分文沒有了，便是鋪蓋也沒了，取過那衣箱來翻一翻，無非幾件衣服，計算回南去，還有幾天，這大冷的天氣，怎樣得過？翻到箱底，却翻着了四塊新板洋錢，不知是幾時我愛他好頑，把他收起來的。此時交代店家弄飯，那弓兵還在旁，一會兒店家送上些甚麼片兒湯烙餅等東西，我就讓那弓兵在一起吃過了。我拿着洋錢，問他這裏用這個不用？弓兵道：「大行店還可以將就，只怕吃虧不小。」我道：「這一踏，我帶的銀子一起都沒了，辛苦你一踏，沒得好謝你，送你一個頑頑罷。」弓兵不肯要，我再四強他，說這裏又不用這個的，你拿去也不能使用，不過給你頑頑罷了。他纔收下。我又問他這裏到蒙陰有多少路？弓兵道：「只有一天路，不過是要趕早，少爺可是要到那邊去？」我道：「你看我錢也沒了，鋪蓋也沒了，叫我怎樣回南邊去？蒙陰縣蔡大老爺是我的朋友，我趕去要和他借幾兩銀子，纔得了啊。」弓兵道：「蔡大老爺嗎？那是一位真正青天佛菩薩的老爺，少爺你和他是朋友嗎？那找他一定好的。」我道：「他是鄰縣的縣大老爺，你們怎麼知道他好呢？」弓兵道：「今年上半年，這裏沂州一帶起蝗蟲，把大麥小麥吃個乾淨，各縣的縣

官非但不理，還要徵收上忙錢糧呢。只有蔡大老爺，墊出款子到鎮江去，販了米糧，到蒙陰散賑；非但蒙陰百姓忘了是個荒年，就是我們隣縣的百姓，趕去領賑的，也幾十萬人。蔡大老爺也一律的散放。直到六月裏，方纔散完。這一下子，只怕救活了幾百萬人。這不是青天佛菩薩嗎？少爺你明天就趕着去罷。」說着他辭去了。我便在箱子裏，翻出兩件衣服，代做被窩，打發兩個兄弟睡了。我只和衣躺了一會。次日一早，便動身到蒙陰去。這裏的客店錢，就拿兩塊洋錢出來，由得他七折八扣的勉強用了。催動牲口，向蒙陰進發。偏偏這天又下起大雪來，直趕到斷黑纔到蒙陰。已經來不及進城了。就在城外草草住了一夜，次日趕早，仍舊坐車進城。進城走了一所路，忽然過了一大堆人，把車子擠住不得過去。原來這裏正是縣前大街的一個十字街口，此時頭上還是紛紛大雪，那些人並不避雪，都擠在那裏。我便下車分開衆人過去一看，只見沿街鋪戶，都排了香案，供了香花燈燭，一盂清水，一面銅鏡，幾十年老的人，穿了破缺不全的衣帽，手執一炷香，都站在那邊，涕淚交流。我心中十分疑惑。今天來了，又過了甚麼把戲？正在懷疑之間，忽然見那一班老者，都紛紛在雪地跪下，嘴裏紛紛的嚷着，不知他嚷些甚麼。人多聲雜，聽不出來。只彷彿聽得一句「青天大老爺」罷了。回頭看時，只見一個人穿了元青大褂，頭上戴了沒頂的大帽子，一面走過來，一面蹀脚道：「起來啊！這是朝廷欽命的，你們怎麼攔得住？」我定睛細看時，這個人正是蔡侶笙。面目蒼老了許多，嘴上留了鬍子，顏色有十分顛頹。我不禁走近一步道：「侶翁，這是甚麼事？」侶笙向我仔細一看，拱手道：「久違了！大駕幾時到的？我此刻一言難盡。述農還在衙門裏，請和述農談罷。」說着就有兩個白鬍子的老人過來跪下道：「青天大老爺啊！你這是去不得的哪！」侶笙蹀脚道：「你們都起來說話，我是個好官啊，皇上的天恩，我是保管沒事的。我要不是個好官呢，皇上有了天恩，天地也不害我。你們替我急的是那一門啊？」一面說，一面挽起兩個老人，又向我拱手道：「再會罷。恕我打發這班百姓，都打發不了呢。」說着往前行去。有兩個老百姓，撐着雨傘，跟在後頭代他擋雪。（得百姓如此失官何憾）又

有一頂小轎，跟在後頭，緩緩的往前去了。後頭圍隨的人，也不知多少。一般的都是手執了香，涕淚交流的，一會兒漸漸都跟隨過去了。我暗想，侶笙這個人，真了不得，鬧到百姓如此愛戴，真是不愧為民父母了。一面過來招呼了車子，放到縣署前。我投了片子進去，專拜前任帳房文師爺。述農親自迎出外面來。我便帶了兩弟進去，教他叩見。不及多說閒話，只述明了來意。述農道：「幾兩銀子，事情還容易，不過你今天總不能動身的了，且在這裏住一宿，明日早起動身罷。」我又談起遇見侶笙如此，述農道：「所以天下事，是說不定的。我本打算十天半月之後，這裏的交代辦清楚了，還要到上海和你或繼之商量借錢，誰料你倒先遇了強盜。」我道：「大約是爲侶笙的事。」述農道：「可不是？四月裏各屬鬧了蝗蟲，十分利害，侶笙便動了常平倉的款子，先行賑濟。後來又在別的公款項下，挪用了點。統共不過化到五萬銀子。這一帶地方，便處治得安然無事。誰知各鄰縣同是被災的，却又匪災不報，鬧得上頭疑心起來，說是蝗蟲是往來無定的，何以獨在蒙陰。就派了查災委員下來查勘。也不知他們是怎樣查的，都報了無災。上面便說這邊捏報災情，擅動公款，勒令繳還。侶笙鬧了個典盡賣絕，連他夫人爵首飾都變了，連我歷年積蓄的都借了去。我幾件衣服，也當了，七拼八湊，還欠着八千多銀子。上面便參了出來，奉旨革職嚴追。上頭一面委人來署理，一面委人來守提。你想這件事冤枉不冤枉？」我道：「好在只差人千兩，總好商量的。倒是我此刻幾兩銀子，求你設個法。」述農道：「你急甚麼？我頂多不過十天八天，算清了交代，也到上海去代侶笙張羅。你何妨在這裏等幾天呢？」我道：「我這車子，是從王家管傭的長車，回去早一天，少算一天價，何苦在這裏耽擱呢？況且繼之下要回去了。」述農驚道：「幾時的事？」我道：「我動身到了清江浦，纔接到電報的。電報簡略，雖沒有說甚麼，然而總是囑我早回的意思。」述農道：「雖然如此，今天是萬來不及的了。」我道：「一天半天，是沒有法子的。」述農事忙，我便引過兩個孩子，逗着頑笑，讓述農辦事。捱過了一天，述農借給我兩分鋪蓋，二十兩銀子。我便坐了原車，仍舊先回汶水橋。此時缺少盤費，靈柩是萬來不及盤

運的了。備了香楮，帶了兩個兄弟去叩別了，然後長行。到了王家營，開發了車價，渡過黃河，到了清江浦，入到仁大船行。劉次臣招呼到裏面坐下，請出一個人來，和我相見。我抬頭一看，不覺吃了一大驚。原來不是別人，是金子安。我道：「子翁爲甚到這裏來？」子安道：「一言難盡。我們到屋裏說話罷。」我就跟了他到房裏去。子安道：「我們的生意已經倒了。」我吃驚道：「怎樣倒的？」子安道：「繼之接了丁憂電報，我們一面發電給你，一面寫信給各分號，東家丁了憂。通個信給夥計，這也是常事。信裏面不免提及你到山東，大約是這句話，提壞了。我們知道兩個做主的都走開了，漢口的吳作猷頭一個倒下來，他自己還捲逃了五萬多，恰好有萬把銀子藥材裝到下江來的，行家知道了，便發電到沿江各埠，要扣這一筆貨。這一下子，可全局都被牽動了。那天晚上，一口氣接了十八個電報，把德泉這老頭子當場急病了。我沒了法子，只得發電到北京、天津，叫停止交易。蘇杭是已經跟着倒下来的。當夜便把號裏的小夥計叫來，有的存項都還了他。工錢都算清楚了，還另外給了他們一個月工錢，叫他們悄悄的搬了鋪蓋去。次日就不開門了。管德泉嚇得家裏也不敢回去，住在王端甫那裏。我也暫時搬到文述農家裏。」我道：「述農不在家啊？」子安道：「杏農在家裏。」我道：「此刻大局怎樣了？」子安道：「還不知道。大約連各處算起來，不下百來萬。此刻大家都把你告出去了，却没有繼之名字。」我道：「本來當日各處都是用的我的名字，這不能怪人家，但是這件事怎了呢？」子安道：「我已有電給繼之，大約能設法弄個三十來萬，諱個折頭，也就了結了。我恐怕你貿貿然到了上海，被他們扣住，那就糟糕了。好歹我們留個身子在外頭好辦事，所以我到這裏來迎住你。」我聽得倒了生意，倒還不想樣，但是難以善後，因此坐着呆想主意。子安道：「這是公事談完了，還有你的私意呢。」說罷在車邊取出一封電報給我，我一看封面是寫着宜昌發的。我暗想何以先有信給我再發電呢？及至抽出來一看，却是已經譯好的。「子仁，故速來。」五個字，不覺又大吃一驚道：「這是幾時到的？」子安道：「同是倒閉那天到的。連今日有七天了。」我道：「這樣我還到宜昌去

一蹶家伯又沒有兒子，他的後事不知怎樣呢？（還急些甚麼，真是到死不悟。）子翁你可有錢帶來？」子安道：「你要用多少？」我便把遇的強盜一節告訴了他。又道：「只要有幾十元，夠宜昌的來回盤費就得了。」子安道：「我還有五十元，你先拿去用罷。」我道：「那麼兩個小孩子，託你代我先帶到上海去。」子安道：「這是可以的。但是你到了上海，千萬不要多露臉，一直到述農家裏纔好。」我答應了。當下又商量些善後之法。次日一早，坐了小火輪到鎮江去。恰好上下水船都未到，大家便都上了菱船。子安等下水到上海，我等上水到漢口。去到了漢口，只得找個客棧住下。等了三天，纔有宜昌船。船到宜昌之後，我便叫人挑了行李，進城到伯父公館裏去。入得門來，我便逕奔後堂，在靈前跪拜舉哀。續弦的伯母從房裏出來，也哭了一陣。我止哀後，叩見伯母，無非是問幾時得信的。幾時動身的。我問問伯父是甚麼病，怎樣過的。講過幾句之後，我便退到外面。到花廳裏，只見坐着兩個人，一個老者，鬚髮蒼然，一個是生就的一張小白臉，年紀不過四上下，嘴上留了漆黑的兩撇鬍子。眉下生就一隻小圓眼睛，極如貓兒頭鷹的眼。猝然問我道：「你帶了多少錢來了？」我愕然道：「沒有帶錢來。」他道：「那麼你來做甚麼？」我拂然道：「這句話奇了，是這裏打了電報叫我來的啊。」他道：「奇了，誰打的電報？」說着往裏去了。我纔請教那老者貴姓，原來他姓李，號良新，是這裏一個電報生的老太爺。因為伯父過了，請他來陪伴的。他又告訴我，方纔那個人姓丁，叫寄筆。南京人是這位陳氏伯母的內親，排行第十五。人家都尊他做十五叔。自從我伯父死後，他便在這裏幫忙。天天到一兩次。我兩個纔談了幾句，那個甚麼丁寄筆又出來了。伯母也跟在後頭，大家坐定。寄筆說道：「我們一向當令伯是有錢多的，誰知他躺了下來，只賸得三十吊大錢。算一算他的虧空，倒是一千多吊。這件事怎樣辦法，還得請教。」我冷笑一聲，對良新道：「我就是這幾千天裏纔倒了一百多萬，從江漢關道起，以至九江道、蕪湖道、常鎮道、上海道，以及蘇州、杭州，都有我的告案。這千把吊錢，我是看得稀鬆。既然伯父死了，我來承當，叫他們就把我告上一狀就是了。如果伯母怕我倒了百多萬，

的人拖累着，我馬上滾蛋也使得。」我說這話時，眼睛却是看着丁寄筆。伯母道：「這不是使氣的事，不過和少爺商量個辦法罷了。」我道：「姪兒並不是使氣，所說的都是真事。不然啊，我自己的事都打發不開，不還接了這表電報，當日先伯母過的時候，我又兼挑過的，所以不得不來一踫。」伯母道：「你伯父臨終的交代，說是要在你叔叔的兩個兒子裏頭擇繼一個呢。」丁寄筆道：「照例有一房有兩個兒子的，就沒有要單丁那房兼挑的規矩。」我道：「老實說一句，我老人家躺下來的時候，賡下萬把銀子，我錢毛兒也沒撈着一根，也過到今天了。兼挑不兼挑，我並不爭，不過要擇繼叔父的兒子，那可不能。」丁寄筆變色道：「這是他老人家遺言，怎好不依？」我道：「伯父遺言，我沒聽見，可是伯父先有一個遺囑給我的。」說罷時，便打開行李，在護書裏取出伯父給我的那封信，遞給李良新道：「老伯，你請先看。」良新拿在手裏看了，寄筆也過去看，又念給伯母聽。我等他們看完了，我一面收回那信，一面說道：「照這封信的說話，伯父是不會要那兩個姪兒的，要是兩個孩子，還在山東呢，我也不敢管那些閒事，此刻兩個孩子，經我千辛萬苦帶回來了，倘使承繼了伯父，叫我將來死了之後，見了叔叔，叔叔問我，你既然得了伯父那封信，爲甚還要把我的兒子過繼他？叫我拿甚麼話回答叔叔？」丁寄筆聽了，看看伯母，伯母也看了寄筆。寄筆道：「那兩位令弟，是在那裏找回來的？」我便將如何得信，如何兩次發電給伯父，如何得伯父的信，如何動身，如何找着那弓兵，那弓兵如何念着，如何帶我到赤屯，如何相見，如何帶來，如何遇強盜，如何到蒙陰借債，如何在清江浦得這裏電報，一一說了。又對伯母說道：「姪兒斗膽說一句話，我從十幾歲上拿了一隻白手空拳出來，和吳繼之兩個混，我們兩個向沒分家，掙到了一百多萬，大約少說點，姪兒也分得着四五十萬的了。此刻並且倒了市面，也算見過了那個忘入蛋崽子，纔想着靠了兼挑的名目，圖謀家當。既然十五叔這麼疑心，我就搬到客棧裏住去。」寄筆道：「啊啊，這是你們的家事，怎麼派到我疑心起來？」伯母道：「這不是疑心，不過因爲你伯父虧空太大了，大家商量個辦法。」我道：「商量有商量的話，

我見了伯父，還我伯父的規矩；這是我們的家法。他姓差了一點的配嗎？」寄篋站起來對伯母道：「我還有點事，先去去再來。」說罷去了。我對伯母道：「這是個甚麼混帳東西，我一來了，他劈面就問我道：『你來做甚麼？』我又不認得他，真是豈有此理。他要不來，來了，我還要好好的當面損他呢！」伯母道：「十五叔向來心直口快，每每就是這個上頭討人嫌。」又說了幾句話，便進去了。我便要叫人把行李搬到客棧裏去，倒是良新苦苦把我留住，坐了一會，忽聽得外面有女子聲音，良新向外一張，對我道：「寄篋的老婆來了。」我也並不在意。到了晚上，我在花廳對過書房裏開了鋪蓋，便寫了幾封信，分寄繼之、安述、農等，又起了一個計帖稿子，方纔睡下。無奈翻來覆去，纔睡不着。到得半夜時，似乎房門外有人走動，我悄悄起來一張，只見幾個人在那裏悄悄的抬了幾個大皮箱往外去。約莫有七八個，我心中暗暗好笑，我又不是山東路上強盜，這是何苦到了明日，我便把計帖稿子發出去，叫刻查了有幾處是上司，應該用寫本的，便寫了不多幾日寫的寫好了，刻的印好了，我就勸良新把伯父的朋友，一一記了出來，開個橫單，一一照寫了簽子，也不和伯母商量，填了開吊日子發出去。所有送奠禮來的，就煩良新經手記帳。到了受吊之日，應該用甚麼的，都拜託良新在人家送來的奠分錢上開支。我只穿了期親的服制，在旁邊回禮。那寄篋被我那天說了之後，一直沒有來過。直到開吊那天，纔來行過了禮就走了。忙了一天，到了晚上，我便把鋪蓋拿到上房，對着伯母打開來，又把箱子拿進去，開了把東西一一檢出來，請伯母看過道：「姪兒這幾件東西來，還是這幾件東西去，並不會多拿一絲一縷。姪兒就此去了。」伯母呆呆的看了一言不發。我在靈前叩了三個頭起來，便叫人挑了行李出城。偏偏今天沒有船，就在客棧住了兩夜，方纔附船到漢口。到了漢口，便過到下水船去，一直到了上海，叫人挑了行李進城。走到也是圍爐文述農門首抬頭一看，只見斷壁頽垣，荒涼滿目。看那光景，是被火燒的。那燒不盡的一根柱子上，貼了一張紅紙，寫着：「文宅暫遷運糧河」八個字。好得運糧河濱離此不遠，便叫挑夫挑了過去，找着了地方，挑了進去。只見述農

敝衣破冠的迎了出來。彼此一見，也不解何故，便放聲大哭起來。我纔開發了挑夫，問問房子是怎樣的。述農道：「不必說起。我在蒙陰算清了交代，便趕回上海，纔知道你們生意倒了。只得回家替個笙設法。本打算把房子典去，再賣幾畝田，雖然不夠，姑且帶到山東，在他同鄉同寅處，再商量設法。看見你兩位令弟，方代你慶慰。誰知過得兩天，廚下不戒於火，延燒起來，燒個罄盡。連田上的方單都燒掉了。不補了出來，賣不出去，要補起來呢。此刻又敲了個甚麼升科局，補起來那費用比買的價還大。幸而只燒我自己一家，並未延及鄰居。此刻這裏是暫借舍親的房屋住着。」我道：「令弟否？」述農道：「他又到天津謀事去了。」我道：「子安呢？」述農道：「這裏房子少住不下，他到他親戚家去了。」我道：「我兩個舍弟呢？」述農道：「在裏面這兩天和內人混得狼熟了。」說着便親自進去帶了出來，見我彼此又太息一番。述農道：「這邊的訟事消息一天緊似一天，日間有船，你不如早點回去，商議個善後之法罷。」我到了此時，除回去之外，也是束手無策。便依了述農的話，又念我自從出門應世以來，一切奇奇怪怪的事，都寫了筆記。這部筆記足足盤弄了二十年了。今日回家鄉去，不知何日再出來，不如把他留下給述農覓一個喜事朋友，代我傳揚出去，也不枉了這二十年的功夫。因取出那個日記來，自己題了個簽，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又注了個「九死一生筆記。」交給述農，告知此意。述農一口答應了，我便帶了兩個小兄弟，附輪船回家鄉去了。

看官須知第一回楔子上說的，那在城門口插標賣書的，就是文述農了。死裏逃生得了這部筆記，交付了橫濱新小說社，後來新小說停版，又轉託了上海書局陸續印了出來。到此便是全書告終了。正是：

悲歡離合廿年事，

隆替興亡一夢中。

上回之冤弟，為著者生平第一快意事，曾情畫師為作赤屯得弟圖。旋以遷徙，流離，不知失落何所，以滿腹眼淚寫之者。此事以快意起，仍以失意終也。惜乎全書於此殺青，不克窺其全豹耳。

此回之治喪，爲著者生平第一懊惱事。當時返棹道出荆門，曾紀以一律云：「此身原似未歸魂，匝月羈留
滋淚痕。猶子窮途禮多缺，旁人誹語舌難捫。而今真抱無涯戚，往事翻成不白冤。回首彝陵何處是？一天風
雨出荆門。」爲錄於此，以見此雖小語，顧不盡空中樓閣也。

總評：

全書一百八回，以看疾遭喪起，以得電奔喪止，何也？痛死者之不可復生也。死者長已矣，痛之何益？記此痛
也，亦何益？蓋非記死者也，記此九死一生者也。意若曰：「死者長已矣，吾雖九死而猶幸留得一生，吾當愛
惜此僅有之一生，以爲報致我於九死者之用，且宜振奮此僅有之一生，急起直追，毋令致我於九死者之
先我而死，得逃吾報也。若是乎此書皆惋惜之言也。吾豈妄測之哉！吾曾讀著者之詩矣，其詠伍員曰：「鞭
屍三百仍多事，何若當年早進兵。」可以見矣。」

讀新著小說者，每咎其意味不及舊著之濃厚，此書所敘悲歡離合情景，及各種社會之狀態，均能令讀者
如身入箇中，竊謂於舊著不必多談。

新著小說，每每取其快意，振筆直書，一瀉千里；至支流衍蔓時，不復知其源流所從出；散漫之病，讀者議之。
此書舉定一人爲主，如萬馬千軍，均歸一人操縱，處處有江漢朝宗之妙，遂成一團結之局。且開卷時，幾個
重要人物，於篇終時，皆一一回顧到，首尾聯絡，妙轉如圓，行文家有神龍掉尾法，疑卽學之。



Handwritten red ink markings, possibly a date or a signature,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area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